

飄花夢（新派俠情倫理小說）東方英・著

筆者以生花之筆，描述對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鋤強扶弱，僅其身世的飄零，離奇遭遇，及其生平事蹟更爲悲壯，情節清新，變幻莫測，亦俠亦艷，閱之猶如騎駿[illegible]草原，心神暢快

$4.00

1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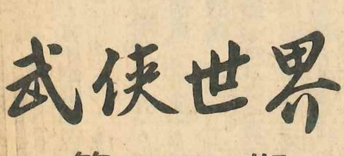
編者話 一部由倫理、恩怨、愛情……結構而成的超級武俠巨著「飄花夢」今期隆重推出，山東方英執筆。本文作者之作品，素爲讀者所喜愛閱讀，由於他不但對寫作態度認眞，而且描寫細膩，尤對江湖兒女私情，恩怨仇讎，寫來特別精采，刻劃入微，是篇「飄花夢」亦不例外，而閱讀之下，保証令你愛不釋卷。

＊＊　＊＊　＊＊

「雷霆千里」故事今期完結，過程發展緊張刺激，一代奇俠沈勝衣與白玉樓連番與司馬王朝決鬥，一場江畔血戰令人不忍卒睹，死傷纍纍，鬼哭神嚎，司馬王朝在力戰之下，終於……？內文有交代。黃鷹先生即將由下期起，另篇沈勝衣故事「銷魂令」接續刋出。而他的御用殺手故事「碧血濺京華」則提前在今期刋出，敬希留意。

＊＊　＊＊　＊＊

西門丁自「雙鷹神捕」問世後，因爲該故事題材新穎，懸疑性濃厚，故而甚得一般讀者讚許，編者爲了鼓勵西門丁再接再厲，特別情商他下期精心撰著一部「香車夫人」給各位，以酧讀者捧場雅意。



第117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　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型俠義傳奇故事

飄花夢

東方英・文
黃耀基・圖

明明墓前　兩俠爭鬥

通往巫山道旁有一家「杏花村」。

照說「杏花村」該是酒好菜好的地方，可惜這家「杏花村」的菜，還馬馬虎虎過得去，說到酒，那就叫人眼睛裏冒火，鼻孔裏生烟了。

因爲，他們根本就不賣酒。

要喝酒，對不起，請另走別家。

可是，這裏會有別家麼?三十里之內，就此一家，你要走別家，就得再走三十里路。

所以，這家「杏花村」雖然沒有酒，菜也不怎麼樣，你還得非照顧他的生意不可。

「杏花村」是家小店，四張桌子就把整個的店都擺滿了，不過還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有點風雅的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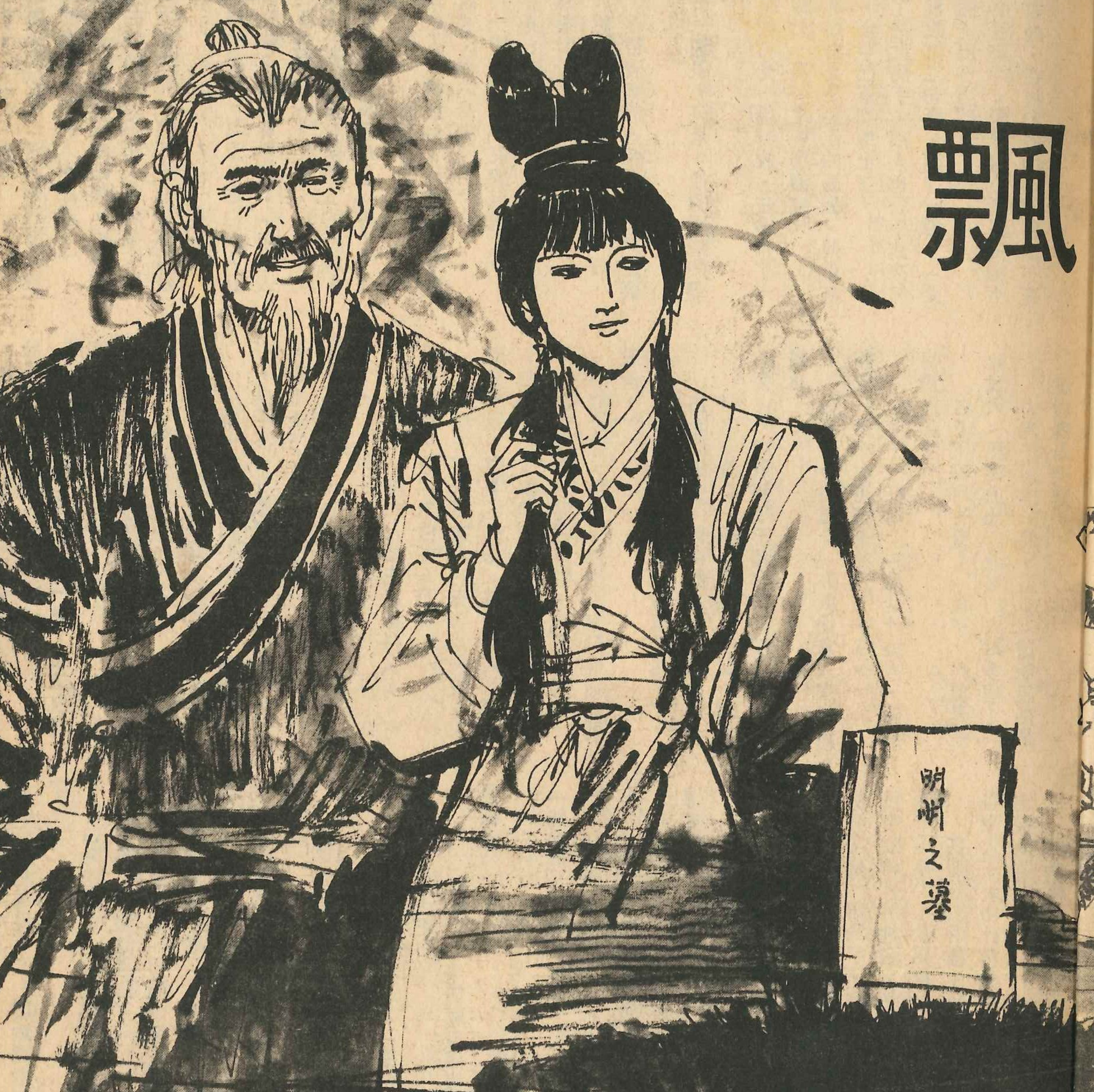
「杏花村」掌厨做菜的是個老頭子，前後照顧生意的是個大姑娘。

老頭叫老白，大姑娘叫玲子，是二個相依爲命的祖孫。

到了中午時分，座上只來了一位座客，那是一個身穿藍色勁裝的年輕人，身上帶了一把鯊魚皮鞘的單刀，江湖人的裝束，但有着讀書人的氣質，斯斯文文的，叫了一葷一素二樣菜，在慢慢的吃着。

接着又進來了一位年輕人，這位年輕人穿了一身紫色勁裝，身上帶了一把寶劍，叫了菜又要酒，當玲子告訴他沒有酒時，他只皺了一皺眉頭，又加了一個菜。





店中只有兩位客人，少不得彼此都想看看對方，當他們目光一接時，兩人的劍眉不由得都是輕輕的一軒。

他們這是第三次碰面了，事情可是眞巧！

太巧的事情，總叫人心裏有點不大舒服，藍衣人暗「哼」了一聲：「好小子，你在跟踪我！」

白衣人也有着同樣的感覺：「好小子，你在跟踪我！」

他們的修養都不壞，心裏的不愉快，都沒有掛在臉上，甚至還微微一笑，打了一個點頭招呼。

白衣人的菜送上來了，這時門外傳來一陣快馬奔騰聲，馬到人到，旋風般進來了六條彪形大漢，一聲：「拿酒菜來！」

他們就自己動手，把二張空桌子併在一起，各據一方坐了下去。

白玲子見了這種威勢，活潑開朗的態度立時變得畏畏縮縮：「大爺們，要些什麼菜?」

「快，有什麼菜來什麼菜，拿好的來就是。」

白玲子應了一聲：「是！」

另一個漢子叫道：「先來五斤白乾，解解老子的渴。」

「大爺，我們這裏沒有酒哩！」白玲子心裏怕怕的臉色都白了。

「沒有酒，什麼話，再說沒有酒，老子砸了你們的店，去！去！去！快去把酒送來。」又一個漢子冒火了。

白玲子失措了片刻，忽然，壯起胆子道：「大爺們，我們是不賣酒的。」

「不賣酒，開什麼店！」

「不賣酒，叫什麼杏花村！」

「今天沒有酒，就是不行！」

白玲子原本壯起了的胆子，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又壯不起來了，口中：「這……這……」竟不知如何是好。

這間小飯舖，一眼可以看個對穿，外面客人在鬧事，裏面做菜的白老頭，無不看得一清二楚，說來也眞奇怪，他竟看見當作沒有看見，就不出來答上二句話，任由自己的孫女兒受窘受逼。

那六人之中，有位三十多歲的漢子，倒是先替白玲子說話了：「你一言我一語，別把人家姑娘嚇壞了，大家先靜一靜，待我來向這位姑娘打個商量。」

他一開口，大家都不作聲了，顯見這漢子定是他們六人之首。

那漢子又向白玲子道：「你們不賣酒也許是事實，不過我們兄弟們卻不能一餐無酒，姑娘，就麻煩你，請你到附近村子去看看，替我兄弟讓些酒來可好?這是五两銀子，除了酒錢之外，多餘的就算是你姑娘的跑腿錢好了。」這人說話倒是有情有理，而且，把五两銀子也放在桌上了。

白花花的銀子，誰見了誰不愛，可是，白玲子沒點頭，因爲附近根本就沒村子，她到那裏去讓酒去，有點歉然，欠着身道：「大爺，這附近十里之內找不出第二戶人家，實在抱歉，小女子無能爲力。」

事實就是這樣，只要稍爲明白事理的人，這都不能勉强人家。

那爲首漢子點了點頭，道：「姑娘的話，說得也是。」

白玲子一欠身道：「多謝大爺……」轉身就要走了開去。

「且慢！」那爲首的漢子又說話了，而且臉上還堆滿了笑容，不過笑得有點怪異，有點邪氣。

白玲子又回到原地道：「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那爲首漢子道：「姑娘說買不到酒，我們大夥兒也不怪你，可是吃悶飯我們吃不來，姑娘就坐下來，陪大爺們談談吃吃吧。」

這小子說得好聽，原來沒安着好心，看來，他比那些呼呼喝喝的人還壞。

白玲子臉色一變，她身旁的一個漢子已是哈哈大笑，道：「姑娘，這可是現成的，你沒話說了吧，來！來！來！坐下來！」伸手一把，扣住了姑娘的玉肘，一帶一送就把白玲子送到了那爲首漢子懷中。

那爲首漢子笑了半聲，就被一聲怒喝

之聲，喝得把笑容凍結在臉上了。

早他們而到的那位白衣人倒挑着一雙劍眉，冷冷的道：「放開人家姑娘！」

那爲首漢子不能不放開姑娘，因爲抱着一個姑娘在懷裏，怎能和人家動手，所以說，他放開那姑娘，倒不是怕了那白衣人。

一臉不屑的冷笑，打量了那白衣人好幾眼，然後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年輕人，你可知道大爺是誰？」

白衣人一抬眼，望着屋頂上的橫樑，看都懶得看他了，但鼻子却冷「哼！」了一聲。

那爲首之人一翻怒目，大吼一聲，道：「你聽說過江南六條狼沒有？」

白衣人一搖頭道：「沒聽說過。」

那爲首漢子道：「本大爺就是六狼之首，笑面狠秦大川……。」

白衣人說道：「你就叫秦大川，好，認識你了，你帶着你的人乖乖的離開這裏吧！」

秦大川一翻眼，可是，他的眼睛却傻了。

只見眼前白光一現一收，左邊少了一隻耳朵，臉上一邊多了一道裂痕。

如說那道白光是要他的腦袋，他就有十個腦袋，也早已落到地上了。

遇見了絕世高手，狠人也狠不起來了，秦大川沒說第二句話，應了一聲：「是！」第一個走出了店門。

憑他們這德行，居然還能活到三四十歲，理由無他，在打不過的人面前絕不死要面子。

六條狼什麼也沒有吃到，就這樣餓着肚子走了。

白衣人望了那藍衣人一眼，回了自己座頭。

藍衣人這時忽然輕笑一聲，自言自語，道：「狗拿耗子！」

白衣人冷笑了一聲，却沒有答話。

所謂一隻巴掌拍不響，白衣人讓了一步，自是沒有好戲可看，白衣人後到，却先吃飽走了。

藍衣人却向白玲子微微一笑，接着也走了。

看樣子，藍衣人是在追踪白衣人，可是入店時，他却先白衣人而到。

白玲子望着藍衣人的背影消失後，秀眉兒一挑，道：「爺爺，這藍衣人不簡單，他好像知道我們似的。」

白老頭剛才裝聾作啞，現在可說話了，哈哈一笑，道：「他也沒有瞞過爺爺的眼睛。」

白玲子道：「爺爺，你認識他？」

白老頭道：「爺爺認識他師父。」

白玲子道：「爺爺認識他師父，那他師父也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了，他比爺爺你……」

白老頭一笑道：「你就愛拿人家和爺爺比，這次你可把爺爺比下去了。」

白玲子一怔道：「他是什麼人，能高得過爺爺？」

白老頭呵呵笑道：「孩子，你眞是坐井觀天，江湖上比爺爺高的人可多哩！」

白玲子微微一笑，道：「爺爺說得是，謙虛就是美德。」

白老頭哈哈大笑，道：「小丫頭，你是越來越沒有規矩了，居然調戲起爺爺來了。」

白玲子道：「玲兒不敢，只是玲兒好像還沒聽爺爺服氣過誰。」

白老頭道：「刀魔劍怪在江湖行道時，敢不服氣他們的人，只怕不多。」

白玲子大眼睛猛地一睜，微帶不尋常的聲音，道：「你說那藍衣人是刀魔的傳人？」

白老頭道：「錯不了，準是刀魔的傳人。」

白玲子柳眉一蹙道：「那白衣人不會是劍怪的傳人吧。」

白老頭道：「事情就有這樣巧，他正是劍怪的傳人。」

白玲子緊張得有點喘不過氣來，道：「他們終於來了。」

白老頭微笑道：「他們是來了。」

白玲子道：「我們怎樣辦？」

白老頭道：「關門打烊，今天不做生意了。」

小飯店關門打烊了，白老頭和白玲子從店後山上翻了出去，行了一程，來到一座墳墓之前。

墳前墓碑上用大力金剛指力寫着：「明明之墓」四個字，沒有立碑的時間，也沒有立碑人的姓名，甚至「明明」兩字也看不出墓中人是男抑女。

墓前左右各種了一株松柏，松柏倒是很高大了，由此可知這座墳墓的時間也一定很久遠了。

白老頭與白玲子走到墓前，各自行了一禮，一幌肩便拔身而起投入墳墓後面隱起身形。

就在白老頭與白玲子隱身不久之後，山前冒起一條人影，直落到墳墓之前。

他，就是那白衣人。

白衣人打量了墳墓四週一眼，然後走近墓前，看清了墓碑，一作式，就要拜了下去。

「且慢！」藍衣人接着現身出來，喝住了白衣人。

白衣人收式回頭，見是藍衣人，心中老大不樂，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朋友，你陰魂不散，一直跟在在下身後做什麼？」

藍衣人的個性顯然比白衣人圓滑，帶着笑容哈哈地道：「朋友，我們一路而來，時先時後，怎能說是在下跟在朋友你後面，難道不能說是朋友你跟踪在下麼？」

白衣人想想實情確然如此，倒一時說不上話來，怔了一怔，道：「在下來此上墳，你又爲何而來？」

藍衣人一笑道：「可巧了，在下也是上墳而來……」

白衣人劍眉一挑道：「你……」

藍衣人還是笑吟吟的道：「你早就該知道在下是什麼人才對。」

白衣人訕訕的說道：「你是刀魔的傳人？」

藍衣人道：「說對了，劍怪的傳人，在下該如何稱呼你才對？」

白衣人道：「在下杜平。」

藍衣人抱拳道：「原來是杜兄，在下胡少先。」

杜平點了一下頭，道：「胡兄，你爲什麼阻止在下拜墓？」

胡少先道：「你可知道墓中之人是什麼人？」

杜平一怔道：「這……。」他這一窘，並不能夠說他不知道，也許是他難以說明。

胡少先道：「你不知道，是吧，在下我可知道。」他不但心眼活，而且硬把「不知道」三個字扣在白衣人身上了。

杜平不自覺的順着藍衣人的話意道：「你知道什麼？」

胡少先道：「墓中人是在下師娘，你說，在下該不該阻止你下拜？」

杜平大叫一聲道：「你胡說！」

不但杜平說他胡說，就是藏在暗中的白老頭也皺了一下眉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白玲子却望着白老頭微微一笑，笑意之中，表示了她與白老頭的看法想法並不完全一樣。

其實，杜平說胡少先胡說，不是沒有道理，因爲墓中的明明姑娘，只是一個黃花大姑娘，怎會是藍衣人的師娘呢？

胡少先收起嘻笑的面孔，正色道：「家師視她爲妻，在下視她爲娘，家師心中有妻，在下心中有娘，在下認她是師娘有什麼不對？」

這不算是理由，但隱隱中却表達了他們師徒眞摯的感情。

杜平大叫一聲道：「我們師徒也是一樣的心情，那她也該是在下的師娘了。」

胡少先一笑道：「可惜你這話說遲了，而且，也只是鸚鵡學舌，不是眞情，請你退過一邊去，由在下先行拜墓。」

杜平顯然口舌之才比不過藍衣人，急得滿臉脹紅，大叫道：「上舌之能不算眞本事，來！來！來！我們手上分高下，誰勝了誰先拜。」說不過就打，這倒是最有力最簡單的解決辦法。

胡少先點頭道：「刀劍上見眞章，好，就刀劍上見眞章，難道在下還會怕了你不成？」

杜平冷笑一聲，拔出了寶劍。

只見胡少先一抬臂，也拔出了自己的寶刀。

寶劍寶刀兩樣都是當世奇珍，刀泛七彩之色，劍吐五色之光，刀光劍影互相交映，交織成一道霞光，直冲斗牛之間。

杜平一揑劍訣，道了聲：「請！」

胡少先也是一抱刀，道：「請！」架式一拉，眼看就是一場龍爭虎鬥就要展開了。

白老頭眉頭一皺，身子一直，站了起來。

白玲子拉住白老頭道：「爺爺，別理他們，讓他們打下去給玲兒開開眼界。」

白老頭道：「他們師父打了一輩子，不能再讓他們晚輩再打一輩子……」

「你們給老夫住手！」白老頭飄身而出，就到了杜平與胡少先面前，不但口氣威嚴至極，臉上也是一片穆肅，再不是那燒菜的糟老頭子了。

胡少先最先還刀入鞘，向白老頭抱拳一禮道：「晚輩胡少先見過老前輩。」

白老頭點了一點頭，目光轉到杜平身上，只見杜平還把寶劍握在手中，一臉不以爲然的神色。

白老頭輕嘆一聲道：「杜少俠，你也把寶劍收起吧。」

杜平搖頭道：「老丈，這件事誰也管不了，請你讓我們自行解決的好。」

白玲子冷笑一聲道：「別人管不了，我爺爺就能管，你還是乖乖的把寶劍收起來吧！」

杜平怒目一寒道：「在下的事，誰也不能管。」

胡少先却是一笑道：「杜兄，白姑娘沒說錯，你要知道白前輩是什麼人，你就不會這樣說了。」

白玲子轉向胡少先一挑秀眉道：「你知道我爺爺？」

胡少先點頭道：「八表飛鷹白老前輩，晚輩怎敢不知。」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一笑道：「少俠和令師倒是相像得很。」

杜平一震道：「老前輩就是八表飛鷹白老前輩？」他是遲慢了一點，便也篤實得可愛。

八表飛鷹白老頭點頭道：「少俠可以收起兵刄了吧。」

杜平這才還劍入鞘，重新行禮，道：「晚輩見過老前輩。」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不要多禮了，你們不是來上墳的麼？現在先過去行禮，有話行過禮以後再說。」

杜平爲難的一蹙雙眉道：「這……」他絕不能讓胡少先先拜，可是，胡少先能讓他先拜麼？

胡少先一笑道：「杜平，你不反對我們一同拜墳吧。」兩個人同拜，不分先後，他就是腦子靈活，又着了先鞭。

杜平老實地說道：「好吧，我們一同拜。」

兩個人轉身來到墓前，併肩拜了下去，行了大禮。

八表飛鷹白老頭點頭一嘆，道：「這個小的正和兩個老的一樣，一個靈巧，一個厚實……」

白玲子仰頭道：「他們的師父，就是這副德行麼？」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是的，完全一樣……」

忽然目光一凝，望着白玲子，冒出一句沒頭沒腦的話道：「你認爲他們那一個好？」

白玲子楞了一下道：「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兩個人都好。」

八表飛鷹白老頭身子一震，臉色變得慘白道：「你也這樣說。」

白玲子奇怪地道：「誰這樣說過？」

八表飛鷹白老頭臉色又是一變，他眞是老糊塗了，怎麼把心裏話都說出來了，趕忙吸了一口長氣，抑住失常的心情，緩緩道：「是我自己這樣想。」掩飾得很好，白玲子沒有再追問下去。

其實，事實全不是那回事，白玲子剛才對胡少先與杜平的批評，也就是墓中人明明姑娘早年對刀魔劍怪二人的批評。

明明是幾十年前的一位少女，爲刀魔和劍怪二人所深愛，偏偏明明姑娘覺得他們兩個人一樣的好，竟不能從他們二人之

中擇定自己的終身伴侶。

結果，刀魔和劍怪爭了一輩子，爭到明明姑娘苦惱而死，大家都落了空，現在他們兩人的徒弟又針鋒相對的爭執起來。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八表飛鷹白老頭腦中忽然興起了一個怪念頭，這個怪念頭，使他貿然問了白玲子那句話，而白玲子那句答話，却叫他担起心來了。

唉，這兩個小子，不會同時看上小玲子吧？

八表飛鷹白老頭跑了半輩子江湖，現在却被自己的怪念頭弄得心緒不寧了。

他這突然興起的念頭，會是一個不祥的預兆麼？

八表飛鷹白老頭念動之間，杜平與胡少先已經拜罷起來，回到了白老頭面前。

八表飛鷹白老頭訕訕的一笑道：「兩位少俠的師父都好？」

杜平點頭道：「他老人家很好。」

胡少先却道：「家師要晚輩向老前輩問好。」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令師還記得老夫？」

胡少先正色道：「家師知交不多，老前輩是家師僅有的幾位知交好友之一，家師能不時在念中。」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少俠眞了不起，見少俠如對令師，老夫好不開懷。」

好話叫人聽了心裏總是高興，八表飛鷹白老頭雖然心中明白，但還是不能無動於衷。

這時，白玲子接口道：「兩位大哥，我們到那邊坐下好說話。」

白老頭一豎眉道：「丫頭，你叫他們什麼？」

白玲子說道：「大哥呀！這有什麼不對？」

白老頭道：「你叫他們大哥，他們能叫我爺爺麼？丫頭沒大沒小的，好沒規矩，應該叫大叔才是。」

這倒是釜底抽薪之法，有了輩份長短的距離，就可保萬無一失了。其實，白老頭純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庸人自擾，處處設防，反而招致了無心之失。

首先，胡少先一笑道：「我們年紀都還不够大，大叔可當不得，還是當大哥的好。」

最怪的是，最不會說話的杜平，這時也居然道：「江湖輩份，可算不得準，還是叫我們大哥好。」

白玲子一翻眼也道：「爺爺，你怎麼啦，一下子變了習性。」

白玲子可不等八表飛鷹白老頭再說什麼話，先向杜平和胡少先一拉手道：「兩位大哥隨小妹來。」

大哥叫上了口，八表飛鷹白老頭只有暗自一嘆，沒有說話了。

轉過墳地，不過二三十步，有一塊大石頭，平躺在地上，石上平滑如鏡，正好坐息。

白玲子笑着道：「爺爺說，你們師父和明明前輩就經常坐在這塊石頭上看月亮數星星，我們在這裏回朔往事，就更有意思了。」說着，她自己先在石頭上坐了下去。

八表飛鷹白老頭冷冷的道：「過去了的事有什麼可談的，二位千里迢迢而來，除了上墳之外，可有別的意圖？」

八表飛鷹白老頭的態度嚴肅起來了。

胡少先也就不便以笑臉相對，皺了一皺劍眉道：「老前輩說得不錯，家師確有所使命而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的目光射向杜平道：「少俠，你呢？」

杜平道：「晚輩也是奉了家師的使命而來。」

白玲子道：「這倒巧了，你們各據一方，怎會同一天到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這有什麼『巧』字可言，你忘了你明大姑今年今日是她六十大壽的生日。」目光一掠杜胡兩人，接着轉問他們道：「你們師父是不是限令你們今日上墳？」

杜平與胡少先都點頭承認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現在把你們的眞正來意說出來給老夫聽一聽。」

杜平與胡少先注目對望了一陣，臉上都有為難之色，也都搖了一搖頭。

八表飛鷹白老頭微微一笑道：「你們是不願意說呢？還是不便說？」

杜平與胡少先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後只擠出一陣苦笑，還是不答話。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你們不說，老夫替你們說了吧。」

他說替他們說，但並沒有馬上說，先舉目望着蒼茫的高空，不勝唏吁的自言自語道：「就老夫記憶所知，你們師父之間為了墓中的明明，前前後後曾經拚鬥過一十八次……」

白玲子急口道：「誰勝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誰也沒勝，誰也沒敗……。」

猛然一搖頭，厲聲道：「你們師父是不是要你們像他們一樣繼續拚鬥下去？」

胡少先道：「家師沒有這樣說。」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那他是怎樣說的？」

胡少先道：「他老人家只吩咐晚輩把明明前輩的靈骨起回去，如果有任何人出面阻擋，殺之可也。」

杜平一張目道：「奇怪，家師也是這樣吩咐的。」

八表飛鷹白老頭長嘆一聲道：「這還不是就是要你們繼續拚鬥下去。」

胡少先笑笑地道：「也許是這個意思吧！」

杜平怔怔地道：「只要你不阻擋在下行事，在下是不會和你拚鬥的。」

胡少先一笑道：「你道在下能不阻擋你麼？」

杜平莞爾一笑道：「說得也是。」

胡少先道：「最後還不是一個『打』字！」

八表飛鷹白老頭冷笑着道：「打！打！打！你們師徒只知道打，你們可知道，墓中的明明，最討厭就是你們師徒無止無休的打。」

杜平道：「師命難違，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有老夫在此，只怕你們想打也打不成。」

杜平笑道：「所以晚輩最先不想說出來。」

胡少先一笑道：「老前輩，請問你一件事，您怎會在這裏開了那間被欺受氣的小店？」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老夫為什麼要告訴你們？」

胡少先道：「晚輩可否猜一猜？」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瞪目道：「你就和你師父一樣，處處愛賣弄小聰明。」

胡少先笑笑地道：「晚輩如果猜得不錯的話，老前輩之留此，可是受了明明老前輩之托？」

這小子確實有幾分聰明，八表飛鷹白老頭不得不點頭道：「算你猜對了。」

胡少先道：「家師最尊重明明前輩，晚輩對明明前輩更是敬仰無比，明明前輩但有所命，晚輩無不遵從。」

白玲子哈哈一笑道：「胡大哥，好聽的話，都被你搶盡了。但不知你言行是否一致？」

胡少先道：「小兄說過的話一定算數，當然，基本原則要『眞』和『誠』。」

白玲子問道：「如果離開了這個原則呢？」

胡少先道：「離開了原則，過不在我，那就另當別論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玲丫頭，不要把話說遠了，杜平，你說，你聽不聽老夫的安排？」

杜平道：「家師沒有交待，請恕晚輩歉難從命。」

白玲子道：「胡大哥能够從權應變，你為什麼不能？」

杜平道：「他是他，我是我，豈可並為一談。」

八表飛鷹白老頭止住白玲子，追問杜平道：「令師的意思是……。」

杜平道：「家師與晚輩都有十足的信心，打敗對方……。」

「言未了，胡少先已是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夜郎自大，此之謂也。」

杜平正色道：「你不信，咱們就比劃比劃。」

胡少先道：「樂於奉陪，但不知白老前輩能否見允？」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看來老夫要阻止你們拚鬥，實非易事，好，老夫答應你們拚鬥一場，不過你們要答應老夫一個條件，老夫並且自願做你們的公證人。」

杜平道：「好極了，老前輩有什麼條件，請說。」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雙方拚鬥，不得超過一百招，如果已鬥滿一百招，仍未分出勝負，其勝負之數由老夫判定，雙方不得異議。」

胡少先首先點頭同意道：「晚輩完全同意。」

杜平道：「晚輩也同意。」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此番一鬥之後，如果未能分出勝負，兩位即應遵照明明遺命行事，不得再逞意氣之事。」

胡少先道：「晚輩悉聽尊命。」

杜平猶豫了起來，一時不能作決定。

白玲子冷笑一聲道：「怎樣，不說話了？」

杜平輕嘆一聲道：「晚輩答是可以答應，如果家師不同意，如何是好？」

胡少先一笑道：「你也不想想，明明老前輩的遺命，你師父敢不同意麼，你師父眞要不同意，那你師父對明明前輩的感情就有了問題，而且，也不配與家師爭迎明明前輩的遺骸了。」

這話有理，有力，更有見地，胡少先實在是個不易多得的少年。

杜平想了一下子，點頭道：「說得也是，我答應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到明明墳前去比，有明明為證，就更慎重了。」

大家回到明明墳前，八表飛鷹白老頭還叫他們向明明墳墓行了禮，作了禱告。

一聲：「開始！」

杜平與胡少先就各拉兵刃鬥在一起來了。

劍怪的劍法，為武林一絕，出劍走式，都與常理常情相背，是以厲害無比，極難對付，別看杜平年紀輕輕，劍上火候却是非常深厚，一點不讓乃師當年。

刀魔的刀法，也是怪異得很，胡少先的火候也不比杜平差。

他們這一拚鬥起來，可把白玲子的眼睛都看直了，不由她不把他們兩人另眼相看，而自認自己的爺爺確實比不上刀魔劍怪了。

仔細觀察他們兩人拚鬥的情形，劍法怪、刀法也怪，不過時間一久之後，便不難看出杜平功力似乎要比胡少先稍强一籌，因此，運劍走招之間杜平的攻勢為多。

不過，胡少先的功力雖然稍遜，但是他的身形步法要比杜平輕靈得多，常能避重就輕，化開杜平的壓力。

總之，他們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怪不得他們師父打了一輩子，也分不出勝負來。

現在看他們兩個徒弟，只怕其結果又是一個難分難解之局。

白玲子心裏服氣極了，她掉目向祖父望去，只見祖父不時的微笑點頭不已。

「爺爺，玲兒眞不懂你的意思。」

八表飛鷹白老頭說道：「你在說什麼啊？」

白玲子問道：「你不是說明明大姑最討厭他們打鬥，為什麼又答應他們打了起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說穿了是爺爺也想看看他們刀劍上的工夫，這些年來，他們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招式和進境。」

白玲子道：「您看到的呢？」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也眞虧了他們那二個老兒，他們這刀法這劍法，簡直到了完美的境界，你別看他們年輕，就刀法劍法上說，爺爺也接他們不下來。」

白玲子道：「他們這兩人放在江湖上是個什麼分量？」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都是呼風喚雨，翻江倒海的身手。」

白玲子心中一動，道：「爺爺，玲兒想起了一個問題，不知是也不是？」

八表飛鷹道：「你又在胡思亂想些什麼？」

白玲子道：「刀魔劍怪早年在江湖上

是不是一個問題人物?」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皺眉頭道：「你這問是什麼意思?」

白玲子擧目望着樹梢，緩緩的說道：「我想他們剛出道時，一定很叫江湖上頭痛。」

八表飛鷹白老頭望着白玲子道：「爺爺沒有說過這種話吧。是誰告訴你的?」

白玲子道：「我是這樣想，所以明明大姑……」

八表飛鷹白老頭心中一震，輕喝一聲道：「別胡思亂想了，看他們快要分出勝負了。」

他們並沒有馬上分出勝負，只是打得更激烈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眞不想和白玲子談論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不能够談，一談下去，可能又會橫生枝節了。所以，只有把白玲子的思維帶回到他們的打鬥上。

白玲子眼睛看着他們的打鬥，心裏還是想着自己的心事，她是視如不見。

驀地，白珍子只聽到一聲猛喝，一聲冷哼，嚇得她心神猛然一震，目光一轉，落到打鬥中的兩人身上。

他們的打鬥已經停止了。

他們兩個人都倒在地上。

杜平的大腿被胡少先砍了一刀，削去一大片皮肉。

胡少先也被杜平刺了一劍，傷口也在大腿上，妙的是都是傷的左腿，甚至部位都差不多。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打了多少招?」他和白玲子談了一陣話，早就沒有計算他們的招數了。

杜平支起身子道：「整整一百招。」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自己說算誰勝?」

胡少先抱着左腿道：「我沒有勝。」

杜平道：「我也沒有勝。」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算不算老夫勝了。」

胡少先點點頭道：「是，晚輩但憑吩咐。」

杜平苦着臉道：「老前輩，家師面前，你老得替晚輩承担一二啊!」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你們先裏好自己傷口，隨老夫養傷去。」

皮肉之傷，都沒有傷筋動骨，敷上隨身携帶的刀傷藥，便把傷口裹好了。

不遠處有一座山洞，敢情八表飛鷹白老頭他們祖孫眞正的家是在這裏，而不是那間小飯店。

山洞很寬大，也很乾淨涼爽。

白玲子替他們二人舖了一張乾草床，給他們休息。

當晚，八表飛鷹白老頭也沒有和他們說什麼，第二天一早，他就帶着白玲子到店裏做生意去了，留下胡少先與杜平在洞內大眼對小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又尷尬，又好笑。

杜平是一個保守性的人，要他說話找話說，簡直辦不到，雙膝一盤，閉起眼睛打起坐來。

胡少先和杜平正好相反，要他對着人不說話，也是那句話，簡直辦不到。

他可不管杜平正在打坐運功，大叫一聲，先把杜平的心緒擾亂，打着笑臉道：「杜兄，你今年貴庚長大?」

杜平不樂意地道：「問這幹什麼?」

胡少先道：「自然有道理，你到底是什麼年紀，說出來聽聽。」

杜平懶懶的道：「二十三。」

胡少先道：「我二十一，比你小了二歲。」

杜平軒動了一下劍眉，也不知他這時心中在想什麼，他也不願意表達出來。

胡少先揚了一下劍眉道：「你知不知道，家師和令師雖然相鬥了幾十年，他們却是兄弟相稱。」

杜平道：「知道。」

胡少先道：「我們是不是也可兄弟相稱?」

杜平猶豫着道：「這……」

胡少先道：「你放心，我們兄弟相稱是一回事，各人的立場是一回事，各不相干，你不知令師和家師，爲了明明前輩，還不是各不相讓，各爭各的。」

杜平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胡少先道：「杜兄，你是答應了?」

杜平道：「好我們就兄弟相稱吧。」

胡少先立卽撲地拜道倒：「小弟拜見大哥。」

杜平扶起胡少先道：「兄弟不要多禮了。」

胡少先拜罷起來，叫了一聲，道：「大哥，我們既然成了兄弟，對外的事，可要步調一致，同心同力。」

杜平道：「兄弟說得是，既然成了兄弟，就要同心同德，一致對外。」

胡少先話鋒一轉道：「大哥，你看白老前輩的話，我們能不能相信?」

杜平望了胡少先一眼道：「如果是明明前輩的話，我們是非聽不可。」

胡少先道：「怕只怕白老前輩，來個假傳聖旨，我們就爲難了。」

杜平道：「我看白老前輩乃是江湖上大有聲譽的前輩，不會做那假傳聖旨之事吧。」

胡少先道：「這可難說，常言有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杜平道：「怎麼一個小心法呢?」

胡少先道：「有些事情，面對面之際，是很難處理的，如果避開面對面的場合，就容易得多了。」

杜平忽然若有所悟的道：「你的意思是……」他想到了，只是說不出來。

其實他人並不笨，只是他比較固執，而且又不善言詞，所以表現出來的形像，就和胡少先完全不一樣了。

胡少先笑笑地道：「走!我們不和他碰面不就什麼難題都避開了。」

杜平道：「這有點不妥當吧。」

胡少先道：「有什麼不妥當，就算沒有見到白老前輩好了，大哥，小弟可要走了。」

他們那點點傷，實在算不了什麼，胡少先帶上自己的兵刄，向杜平一抱拳道：「小弟就此告辭了。」

杜平怔了一怔，就在他一怔之際，胡少先的身形已經消失在眼前了。

杜平三心二意，就是拿不定主意，時

間一久，那股離開的意念，也就漸漸淡了下來，於是，決定不走了。

傍晚時分，八表飛鷹白老頭祖孫回來了，不見了胡少先，只見白玲子向乃祖一笑道：「我猜得不錯吧，胡大哥可不是走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你猜是猜對了，可是你的痲煩也就來了。」

白玲子一怔道：「又不是我要他走的，與我何干?」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事情是與你無關，可是你得替爺爺追上他去，交點東西給他。」

白玲子搖首道：「什麼東西，不給他算了。」那就是表示她不願去追胡少先。

杜平接口道：「什麼東西，由晚輩送給他去好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有你的東西，這是要送給你師父的，你去追他，怕不躭擱了你自己的事。」

八表飛鷹白老頭從懷中取出一隻錦盒交給杜平道：「這是明明前輩留給你師父的遺物，這遺物也代表了你明明前輩的遺命，送給你師父，他自會有話交待你。」

杜平唯唯應命，收了那錦盒。

八表飛鷹白老頭又取出一隻錦盒交給白玲子道：「這件事很重要，不能等閒視之，你就連夜追下去吧。」

白玲子剛才雖然不大願意，但祖父這樣說，她就不便再說什麼了，收了錦盒，心中一動，不由得問道：「如果追不上胡大哥呢?」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那你就把這錦盒送給他師父去吧。」不待白玲子再問，接着又把刀魔隱居之事告訴了白玲子。

吃過飯天都快黑了，杜平道：「玲姑娘，我陪你走一程吧。」

白玲子微微一笑道：「方便麼?」

杜平一伸腿道：「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我們可以同路二天，如果二天之內追不上他，那就只有姑娘一人去追他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這樣很好，杜少俠，那就痲煩你了。」

武林人物，說走就走，沒有什麼囉嗦，白玲子帶了些銀子和自己的兵刄，在別人將休息的時候，離開了山區，向胡少先一路追去。

二天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胡少先沒追到，杜平與白玲子却到了應該分手的岔道口。

白玲子倒沒有什麼，而杜平却顯得非常不尋常，他又不敢表示自己對白玲子的感情，只有痴痴的望着白玲子的影子在眼前消失。

二天相處的日子不算長，說來眞奇怪，杜平竟暗暗的喜歡上了白玲子，白玲子的離去，叫他悵然若失。

杜平痴痴的站在那裏，也不知站了多久，直到身後有人發出一聲輕笑，才把他驚醒過來。

回頭一望，想不到暗暗來到身後的人居然是追了二天而沒有追到的胡少先。

胡少先輕快的笑道：「大哥，玉人已經遠去，你還發什麼呆?」

杜平愕了一下道：「你早就看到了我們?」

胡少先道：「小弟昨天就看到了你們，小弟見你們有說有笑，情意甚是相投，是以小弟不敢做不知趣之人。」

杜平頓足，道：「唉，你早現身出來就好了。」

胡少先道：「此話怎講?」

杜平反問道：「你知道玲姑娘此行出來是爲了什麼?」

胡少先說道：「總不成是爲了找小弟吧?」

杜平道：「可不是爲了要找你，你快去追她吧，他有要緊的東西交給你啦。」

胡少先說道：「如果，她找不到小弟呢?」

杜平道：「他如果一路找不到你，她就會去見令師。」

胡少先吃了一驚道：「去見家師做什麼?」

杜平道：「明明前輩留下了二隻錦盒，一隻給家師，一隻給令師，家師的已經交給小兄了，給令師的，因爲兄弟你已先走，白老前輩只有命玲姑娘携帶錦盒追來，希望能將錦盒交給你帶回山去。」

胡少先吁了一口氣道：「小弟先走之事，白老前輩沒有怪責小弟吧?」

杜平道：「沒有。」

胡少先道：「小弟走後，白老前輩說了些什麼話?」

杜平道：「什麼話也沒說，只取出二隻錦盒，要我們送回去如此而已。」

胡少先訕訕的道：「這樣說來，小弟之走，是多餘的了。」

杜平道：「這也很難說，也許是因爲你先走了，白老前輩才無話可說。」

胡少先心中稍安，說道：「嗯，但願如此。」

杜平道：「兄弟，你快追玲姑娘去吧，免得玲姑娘找你着急。」

胡少先一笑道：「只怕大哥的心比玲姑娘更急，好，小弟就追趕玲姑娘去。」一抱拳別了杜平。

白玲子離開不過是稍早的事，可是胡少先一口氣追了十多里路，就沒有見到白玲子的影子，胡少先在路上打聽了一下過路的人，路人也不曾見白玲子這樣的姑娘過去。由此可見白玲子根本還在後面，莫非是自己趕過了頭?

但是，路只有一條，自己怎麼走在她的前路而不發現她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她轉到別的路上去了，她的目的在追人，似乎沒有理由不走正路而走小路，這個理由，也不大可能。

莫非，他碰到了意外之事。

一想到意外之事，胡少先可沉不住氣了，轉身就向回頭路上找去。

他一路找到與杜平分手的岔路口，也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地方，正當他又要轉身的時候，只見前面路上飛馳來了二騎快馬，馬上之人衣着零亂，似是經過了一番打鬥，落敗而逃的樣子。

胡少兄眼快，一眼就看出那二人便是在白玲子店中生過事江南六條狠之二。

胡少先心中一動，便幌身而出，兩臂一張，扣住了那二匹快馬。

二匹又急又猛的快馬，居然經不起雙

臂一扣之力，一陣嘶叫，前蹄一軟，竟跪了下來。

馬上二狠，勃然大怒，罵了一聲：「該死的東西。」跳下馬背，揮動兵刃，迎着胡少先便打。

胡少先大喝一聲，道：「你們睜眼睛看看，惹惱了本公子，可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胡少先雙手一推，把兩匹馬震了出去，然後兩手一叉腰，迎向撲來的二條狠，作勢出擊。

力控奔馬，這手工夫不簡單，那二條狠也是急昏了頭，才向胡少先撲去，經胡少先這一聲大喝，又經看出胡少先面貌之後，那前撲的身子可就像洩了氣的皮球，猛的刹住了勢子。

他們在白老頭店中吃過虧，不久之前又被白玲子打得灰頭灰腦，這時見了胡少先，又摸不清他的底，那能不先自洩了氣。其中一個漢子結結巴巴的道：「那妞兒就在山脊後面山谷裏。」

胡少先心急白玲子安危，話只聽到一半，人已飛起半空中，向後面山谷撲去，自然更沒時間找那二條狠的晦氣了。

幾個起落，山谷已然在望，谷內靜寂寂的一點聲音也沒有，胡少先直覺的感到有點不妙，脚下猛一加勁，身形像箭一般射入山谷之內。

谷內景象悽慘已極，四具屍體，各種慘狀的倒在谷地中，胡少先仔細看去，可不就是江湖六條狠中的四條狠。

找遍全谷內，却找不到白玲子的影子，想必白玲子已安然離開了，胡少先方暗暗吁得一口氣，目光一瞪，被他看到了一片衣襟掛在一株樹枒上，那是一片女人的衣襟。

那棵樹離開打鬥之處，遠在十丈開外，顯然不是在打鬥時留下來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打鬥之後，白玲子循那個方向離開了現場，因爲她自己也受了傷，所以才被扯下來一片衣襟。

胡少先精神一振，便循着那個方向追了下去。

只要白玲子走在前面，怕不遲早要追到她，可是事實却不然，胡少先追了二三個時辰，連白玲子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胡少先滿腹疑雲，停下了脚步，只見空山寂靜，四野無人，更增加了他徬徨猶豫的不安。

是繼續追下去？還是退回去再找？

正當胡少先爲難之際，忽然有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在他耳邊掠過，胡少先張眼望去，只見前山嘴處現身出來二個少女。

胡少先見是二個女孩子，倒不想和她們見面了，一縮身藏了起來。

那兩個女孩子顯然沒有看到他，還在一路談話而來啦！

那二個女孩子一個穿紅色衣裳，一個穿綠色衣裳，從她們彼此稱呼中，可知那紅衣姑娘叫嫣紅，綠衣姑娘叫翠環，而且都是丫環身份。

首先是翠環嘟起嘴唇，氣鼓鼓的說道：「眞倒霉，被派上了這趟差事，你看這大一片地，一件小的小東西，到那裏找去。」

嫣紅輕笑道：「這有什麼了不起，找得着就找，找不着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這麼緊張，豈不是自己給自己過不去。」

翠環道：「找不到多沒面子。」聽她這句話，就知道她是一個非常好强的女孩子。

嫣紅一笑道：「面子能值幾文錢一斤，只要少挨幾句罵，我就心滿意足了。」

翠環道：「那死丫頭片子也眞可惡，居然裝死把東西給扔了。」

嫣紅道：「那丫頭機警得很，我倒是很佩服她。」

話聲一頓，接着道：「也許我們想錯了，那丫頭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自然，她也就說不上機警了。」

翠環道：「她身上一定有東西，這可不是空穴來風，有人早就盯上他們了。」

嫣紅道：「一隻錦盒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翠環道：「一隻錦盒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錦盒裏面的東西，可對我們莊主有很大的關係。」

嫣紅道：「你怎麼知道？」

翠環道：「這就是我着急，你不着急的原因所在了。」

嫣紅一笑道：「哦？能不能說出來聽聽？」

翠環道：「聽說盒子裏有一粒白蟒神珠。」

嫣紅不屑的一笑道：「白蟒神珠又怎麼樣？」

翠環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唉喲！我們找東西罷。」

二人東張西望的找了一陣，嫣紅一頓脚道：「這樣找下去，眞比大海撈針還要困難啦。」

翠環眨動了一雙眼睛道：「且慢，讓我們來想想。」

嫣紅道：「找東西是要動眼動手呀，空想有什麼用。」

翠環道：「我先問你一句話。」

嫣紅道：「什麼？」

翠環道：「如果你是那位姑娘，把東西拋掉之後，還想不想找回來？」

嫣紅道：「誰都想找回來，這何用問我。」

翠環道：「你如想把東西找回來，在丟東西的時候，會不會心裏有個打算？」

嫣紅說道：「當然找個好記憶的地方丟。」

翠環笑着跳起來道：「是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只要找好記憶的地方，打眼的地方，不就有了範圍麼？」

嫣紅雙睛一亮道：「翠環，眞有你的，這樣簡單的問題，我怎樣想不出來。」

翠環確實是個很聰明的姑娘，連暗中的胡少先聽了也不由得不佩服她，而暗暗點頭不止。

有了找尋的範圍，連嫣紅的精神都抖擻起來了，二個人商量了一下，彼此分工合作，一個管右邊，一個管左邊，發現有可能性的地方，就飛身去找。

這樣一路找下去，找了十幾二十次，只聽嫣紅一聲歡呼，手中擧着一隻錦盒，大叫道：「翠妹，快來，我找到了。」

翠環出的點子，功勞却落到了嫣紅身上，嫣紅這份欣喜可就不用提了。

只是令她高興的時光太短促了，只見眼前人影一閃，手中一輕，眼前現出了一個年輕人，錦盒已經到了那年輕人手中。

那年輕人好可惡，把錦盒向懷中一揣，似是吃定了這錦盒。

這時，翠環也飛身掠到，一前一後，把胡少先夾在當中。

這年輕人就是胡少先，胡少先可做得牢靠，錦盒一到手，就揣向懷中，誰也別想輕易的要回去了。

嫣紅見翠環趕到，有了幫手，胆氣一壯，指着胡少先喝道：「小子，快把我們錦盒還來。」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這錦盒是你們的嗎？別不知道羞恥了，說！你們是那裏來的？你們把白姑娘怎樣了？」

不錯，嫣紅和翠環都是二個不錯的女孩子，被胡少先這一頓話，說得一楞，發不出威來。

人家能一出手就把錦盒取去，又能一口叫出白姑娘來，就這一點，就叫人心裏打鼓了。

翠環眼珠一轉，道：「公子要找白姑娘不難，不知公子可有胆量？」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你們是鬥不過我，想激我？」

翠環道：「你是不是人物，就看你敢不敢跟我們去了。」

胡少先道：「姑娘，你們這個禍可闖大了，你要傷了白姑娘一根毛髮，饒你們不得的人可就多了，走吧。」

再轉過二個山頭，有一片小平原，平原盡頭有一座很大的莊子。

翠環一指那莊子道：「白姑娘就在我們莊子裏，我們先回去了，等着你！」身形急射而起，向那大莊子奔了過去。

胡少先曉得她們要先回去報訊，也就任由她們先行而去，好在，有這座莊子在，不怕他們跑上天去。

胡少先以正常速度到了莊子前面，莊子前面已經有一位身穿長衫的半百老人在等着他了。

莊前大門上有一塊橫匾，上面寫着「紅葉莊」三個金色大字。

胡少先目光一張，只見那半百老人已是抱拳相迎道：「老朽夏振聲，請問公子上姓高名。」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有這個必要嗎？」

夏振聲和聲道：「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有沒有這個必要，那就看公子自己的了。」

胡少先道：「你是紅葉莊什麼人？」

夏振聲答道：「老朽身爲該莊總管之職。」

胡少先道：「在下胡少先。」

夏振聲又一抱拳道：「但不知公子令師是那位前輩高人？」

胡少先反問道：「你要調查在下的身世？」

夏振聲道：「不敢，只是……」

胡少先沒讓他說下去，便冷笑一聲，道：「大總管你要知道，在下可不是前來謀事求人，我可是來要人的。」

夏振聲道：「在下乃是奉命請教，饒舌之處，尚請公子見諒。」

胡少先道：「恕不奉告。」

夏振聲爲難的道：「這……這就令老朽作難了。」

胡少先道：「在下不叫你爲難就是。」身形一幌，閃過夏振聲入了莊院大門。

夏振聲微一作色，大叫道：「公子，紅葉山莊可不是任人發威作福的地方。」

身形一滑，人便到了胡少先身後，右手一探，抓向胡少先肩頭。

胡少先頭也不回，肩頭微微一斜，瀉過夏振聲抓來的五指，脚下一加力，人又遠出了十幾步。

這是一招非常簡單的身法，但由胡少先使出來却看得夏振聲暗中皺起了眉頭。

夏振聲人還沒有趕上來，胡少先却已被另外一個少年人攔住了。

他叫秦誼，就是紅葉莊的少莊主。

一個理想環境中造就出來的年輕高手，手中金筆上的功夫，堪稱當今江湖上一切，因此，他顯得有點眼高過頂，目空四海。

胡少先與夏振聲的談話，使他覺得該教訓教訓這年輕人一下了，一聲：「站住！」身法還眞快，胡少先還沒有分清話聲來自何方時，他已落身站在胡少先面前。

秦誼自有一股凌人的氣勢，這股氣勢使胡少先很是不安，同時也激起了他惱怒的情緒。

胡少先當下打量着秦誼，道：「你又是紅葉莊的什麼人？」

「少莊主秦誼！」

胡少先點頭道：「好，你算是正主子了，在下就向你要人了。」

秦誼一怔道：「要什麼人？」他倒不是故意裝作，因爲他也是剛回來，莊中發生了什麼事，他根本不知道。

可是，站在胡少先的立場可不是這樣想，不但胡少先不會這樣想，任何人在這種場合也不會這樣想。

一種無名怒火，在胡少先眼中暴射而出，冷笑一聲，道：「憑你這副裝模作樣的嘴臉，就知你們紅葉山莊不是什麼好路道，我胡某人今天就是大開殺戒，也不算爲過了。」

「鏘！」的一聲，刀光一閃出了鞘。

胡少先厲聲喝道：「現在你要不快把人交出來，在下就要你血濺五步，屍橫就地。」

秦誼自出生以來，只有自己瞪眼看人，人家那敢橫眼看他，當面這小子簡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忘了自己的姓氏了。

人家發了橫那秦誼却笑了起來道：「你要向本少莊主動手？」眼中盡是不屑之色。

總管夏振聲跨步到秦誼身旁，叫了一聲，道：「少主……」

秦誼揮手止住夏振聲，道：「現在不是你說話的時候，有話待會再說。」

秦誼的公子脾氣，夏振聲最是清楚，他說不聽，最好是馬上住口。

秦誼望着胡少先輕笑一聲道：「你有什麼本事使出來吧。」

胡少先道：「取出你的兵刃來。」

秦誼道：「你要本少莊主動兵刃，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胡少先雙目之中怒火熊熊，就他師父

名震天下的魔刀，也不敢輕視他這十幾年來所下的工夫，你秦誼是什麼東西，這樣目中無人。「哼！你這叫自尋死路。」

秦誼還是那樣態度輕鬆地笑道：「朋友，你這樣容易衝動，已犯了武家大忌，你不戰已敗了。」

胡少先倒吸了一口長氣，緩緩一揚刀頭，道：「朋友，在下再問你一句，你動不動兵刄？」

秦誼道：「囉嗦，你出手吧。」

胡少先道：「不敎而誅謂之虐，在下話已表明，你要死在在下刀下，那就怨不得在下沒給你機會了。」

猛然暴喝一聲：「看刀！」

喝得猛，叫得凶，看他出刀的勢子却一點也不猛，一點也不凶，只是輕描淡寫的一遞而出。

秦誼到底是名家子弟，人雖狂妄，眼光還是識貨的，胡少先這一刀，看得他臉都變了顏色。

夏振聲更是大驚失色叫道：「少主，快退！」

只是，胡少先的刀勢已發，已不容許秦誼脫身出去了，沒有刀光，但却有一股凌厲無匹的勁氣，罩住了秦誼全身各處緊要部位。

秦誼雖說不動用兵刄，這時却什麼都顧不得了。

好在他的金筆就帶在身上，拔筆的手法也有相當火候，金光一起，湧向逼來的刀勢。

在正常情形之下，憑秦誼金筆上的造詣，就算不是胡少先魔刀的對手，至少也可支持十招二十招的。

可是現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不但先機全失，心理上也失去了平衡，由極度的自大，跌落到極度惶恐，應有的功力，十分也傳不出五六分了。

秦誼的金筆雖然出了手，却形同螳臂擋車，對於胡少先如輪的刀勢，一點作用也沒有。

登！登！登！

秦誼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後退，當地退到退無可退的時候，該是什麼後果呢？

突然，有人發出一聲清脆的喝聲：「胡大哥，刀下留人。」

……………

惡徒施計 騙取錦盒

能叫他胡大哥的只有一人，白玲子是也。

胡少先是爲了白玲子而來，白玲子現身了，他自無趕盡殺絕之理。

胡少先刀勢一停，停在秦誼胸前之處，但沒有馬上回刀入鞘，他先防了一着。

胡少先目中餘光向白玲子望去，只見白玲子身上還帶着傷，被一位白衣少女扶着出現在台階之上。

那少女閑雅之至，絕不是普通丫頭人物。

白玲子又叫了一聲，道：「胡大哥，這完全是誤會，你把刀收了吧。」

胡少先刀是收回了，却沒有走上台階去與白玲子相見，只遙遙的一抱拳道：「既然事出誤會，那就算了，錦盒我已收回，就此告辭了。」轉身向莊外走去。

大門前總管夏振聲橫身擋住了他。

胡少先劍眉一軒道：「貴總管眞要鬧個血濺黃沙？」

夏振聲道：「公子這樣說，就言重了，老朽只是請公子留步，莊內奉茶。」

胡少先道：「不必了！」

「胡大哥，你要這樣下去，就顯然心胸太狹小了。」請將不如激將，白玲子這句話說得正是節骨眼上。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小妹子，我是有點怕了你們啊！」

白玲子笑吟吟的道：「來，來，不打不相識，小妹給你引見幾位好朋友。」

胡少先跨步上了台階，白玲子指着她身旁的那白衣少女道：「這位是秦姑娘，紅葉莊的女少東，那位……」轉手一指秦誼，秦誼已經不知了去向。

年輕人，尤其是一個心高氣昂的年輕人，敗得這麼慘，實在不好意思自留，偸偸的走開，倒也是人之常情。

白玲子指出去的手有點收不回來了。

秦姑娘秦婉如冷笑一聲，道：「別理他，一向就自以爲了不起，叫他知道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對他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秦姑娘也是一個聰明人，不這樣說兩句，白玲子這指出去的手，眞不好意思收回來。

胡少先歉然道：「在下魯莽，得罪之處，尚請見諒。」

秦婉如道：「胡大哥，這話該小妹代家兄說才是，胡大哥不怪家兄無禮吧！」

胡少先哈哈笑道：「豈敢，豈敢！」

話鋒一轉，轉向白玲子：「白姑娘，令祖有什麼話要吩咐小兄？」

白玲子道：「那錦盒是……」

胡少先接口道：「這個杜大哥已經告訴小兄了。」

白玲子道：「你們見過面了，沒打起來吧？」

胡少先一笑道：「他沒告訴你，我們結了手足之情。」

白玲子吁了一口氣道：「這樣很好，以後你們就不會永無休止的打鬥了。」

胡少先微微一笑，說道：「我們是私交公誼各不相擾，該打的時候，還是照打不誤。」

白玲子剛升起的笑靨，不由得又是一收，搖了搖頭道：「小妹對你們的纏鬥，眞有說不出的難過。」

胡少先道：「師命所在，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白玲子沉吟了一下道：「小妹不想留你了。」

胡少先會心地點頭道：「其實小兄原就不該留下來，告辭！」

抱拳向秦姑娘拱了拱手：「打擾了，後面有期。」話聲中，身子向後一仰，人已倒飛了出去，單手一撐地面，就平飛着出了莊門。

秦婉如悵然地道：「玲妹妹，你爲什麼不把他留下來？」

白玲子道：「你要我說眞話呢？還是說假話？」

秦婉如道：「假話令人傷心，眞話令人傷情，我兩者都不願意聽，我想你要他走，一定有你的道理，那就不說也吧。」

白玲子道：「我也想走了，你不反對吧！」

秦婉如道：「你傷勢沒關係了麼？」

白玲子道：「傷勢不是問題。」

秦婉如道：「你還有什麼問題。」

白玲子道：「問題在我心中，我走的原因，就是想證實一下心中這個問題。」

秦婉如點頭道：「這樣說來，我就不留你了，不過我有一句話，想問你……」

白玲子一笑道：「有話就問吧，別吞吞吐吐了。」

秦婉如道：「那胡大哥的刀法好厲害啊……」

白玲子截口道：「他師門不是什麼秘密，你聽說過刀魔沒有。」

秦婉如一震道：「哦？他就是刀魔的傳人！」

白玲子道：「這也就是小妹不想再留他的原因之一。」

秦婉如點點頭道：「他得罪了家兄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願我們不要得罪他。」

能惹得起刀魔的人，當今江湖上實在不多，難怪秦婉如有這種想法。

白玲子道：「刀魔的厲害，在他的刀法，不是他的人，胡大哥這人很隨和，他雖然不怕事，可也不會隨便惹事，只要令兄……」客人批評主人，實在不合禮貌，白玲子只有點到爲止。

秦婉如道：「我知道，我担心的也就是這一點，妹子，將來眞有了什麼誤會，你可不能不問啊。」

白玲子點頭道：「這點，小妹答應你了，小妹告辭了。」

白玲子並沒有受什麼重傷，只是力鬥江湖六條狠，耗盡了精力，這番休息下來，已是大好了。

白玲子出了紅葉莊，走不多遠，她就證實了她心中所想，不錯，胡少先並沒有立刻趕回山去，他在暗暗的保護她。

這份關愛，擾得白玲子的芳心久久不能平息下來，這是一份痲煩，却也正如白玲子的心意，他們兩個人都在偸偸的愛着她了。

白玲子帶着一份欣慰和一份惶恐，回到了熱鬧的市集上，略爲休息了一下，正要起身上路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個車夫，問她道：「姑娘可是姓白？」

白玲子奇怪地道：「有什麼事？」

車夫道：「有位公子爺，叫了一輛車，命小的送姑娘回府。」

不用說，這又是胡少先的傑作，只有胡少先才會想得這樣週到。

胡少先始終沒有和白玲子照面，如果不是白玲子有心，就無法知道胡少先這份心意了。胡少先望着白玲子上車，駛上了回家的道路，他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暗自忖道：「玲子是個好姑娘，唉……」嘆什麼氣，不能想，一想就沒理由不嘆氣了。

「好個沒規矩的年輕人，看了大姑娘，就失落了魂魄，眼都轉不過來了。」有吃生米飯的人，對他不滿了。

胡少先緩緩回過頭來，一個糟鼻子的老頭子向他一瞪眼道：「看老夫做什麼？老夫難道說得不對！」

胡少先心中早就不是味，劍眉一軒道：「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別看那老頭子似是誠心來找痲煩，却忍不住問道：「什麼事？」

胡少先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你可知老夫是什麼人？」

那老頭子其貌不揚，手中揑着一根三尺多長的旱烟桿，頭上的烟鍋怕莫有酒杯般丈，看他這隻烟桿，就知他準是打穴高手，而這根烟桿也正是他的打穴兵刄。

胡少先一笑，道：「在下不是東西，是人！一個不怕事的人，要了斷什麼，在這大街之上，還是郊外，悉聽尊便。」

那老人點點頭道：「你這小子很開竅，走！咱們到郊外去。」

郊外有座土地廟，老者領着胡少先走到土地廟前停住了身形，嘻嘻一笑道：「年輕人到底還是嫩得很！也不想想落單之後的結果。」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怕者不來，來者不怕，公平待我者，我亦公平代之，如果到要殺人的時候，老丈那你就是禍由自取了。」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你看看，你四週有多少人？」

話聲一落，土地廟內走出來四個人，另外左右草叢中，也走出了六個人，加上那老者一共是十一個人。

胡少先猛然一揚頭，星目之中稜芒暴射道：「說個理由出來，你們不惜以多爲勝，所爲何來！」

那老者嘿嘿一笑道：「只要你知趣，我們並非非動手不可，一樣可以化干戈爲玉帛，老哥哥交上你這位小兄弟。」

胡少先一笑道：「有這樣的好事，說來聽一聽？」

那老者道：「老夫問你，你身上可是帶有一隻錦盒？」

胡少先點頭道：「不錯，有！」

那老者道：「只要你把那錦盒交給老夫，咱們就是忘年之交了。」

胡少先道：「一隻錦盒沒有什麼大了不起，只是什麼忘年之交，有點不配。」

那老者就是江湖名頭高大的打穴大家「手不留金」裘成，憑他的名望身份，與胡少先忘年論交，那眞是抬舉胡少先了，因此，他把胡少先的話完全聽反了，他還以爲胡少先自謙，不敢和他忘年論交，還表現得蠻有風度地吃吃一笑道：「只要老夫認你這位小兄弟，誰敢說不配。」

胡少先道：「我說的是你不配！」

裘成楞楞地道：「你說誰不配？」他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有再問一遍。

胡少先一字一頓道：「你聽清楚了，我說你不配。」

裘成哈哈大笑道：「好小子，老夫不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你也不知道老夫的厲害。」

胡少先道：「我知道你的厲害，除了臉皮厚之外，就從來不敢打頭陣。」

裘成把手中旱烟桿一順道：「小子，你口尖舌利，老夫現在就敎訓敎訓你。」

胡少先取出自己的快刀，當胸一橫道：「你上吧，我這次只要你一條手臂。」

語聲冷峭，叫人聽了眞有點冒冷汗。

胡少先的刀有點怪怪的，刀頭背面多

出一塊，約有一寸多長，就像人的後腦袋上多了一塊肉瘤。

這種刀普天下只有一把，有見識的人不會不知道這把刀的出處，這把刀就是刀魔不全老人的魔刀。

裘成也許由於胡少先年紀輕，手中的刀雖怪，還引不起別人的注意，裘成就沒有注意胡少先手中的魔刀。

大叫一聲，舞動手中旱烟桿，便向胡少先頭上砸去。

裘成的功力雖然說不上一流高手，也是二流中的一流，在江湖上算是叫得起字號的人物，可惜，他目前碰到的胡少先却是一流中的一流身手，他旱烟桿一遞出，胡少先不退不讓，甚至連眼皮都沒眨動一下，手中刀勢一翻一轉，刀刃就貼在裘成腕脈之上了。

刀刃只要向下一沉，裘成的手腕就只有分家了，但胡少先沒有下毒手，只暴喝一聲，道：「說，你要我的錦盒何用？」

這隻錦盒所關係的應該只是私事，外人如此覬覦，必有原因，這一點胡少先不能不先弄清楚。

刀刃不但涼，而且涼得叫人全身發抖，現在裘成知道胡少先剛才那句「不配」二字的意思了。

同時，裘成也注意到胡少先刀的怪狀了。

他的臉色立時變得慘白，顧不得手臂不手臂，雙膝一軟，就跪倒在地上了：「少俠，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請饒命。」

像裘成這類脚色，實在有點勝之不武，雙膝再這樣一跪，他的品格又更等於下之了。

胡少先刀鋒一收，冷然道：「說，你要這錦盒何用？」

裘成結結巴巴的說了半天，才湊成一句話：「有人出一萬兩銀子，收買少俠身上那隻錦盒。」

胡少先道：「收買的人是誰？」

裘成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

這句話絕對可信，收買的人也絕不會隨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再問下去不但白問，而且，只有生氣。

胡少先冷冷的道：「自己留下你一條手臂，去吧！」

裘成叫道：「少俠……」

胡少先道：「你自己動手，你可以砍你的左手，要我動手的話，我就要你的右手了。」

裘成又叫了一聲：「少俠，請饒過小的這遭冒犯之罪。」

胡少先不再答話，却又把歸鞘的刀拔出來了。

裘成忙道：「小的自己動手，小的自己動手。」回手一掌，硬把自己的左手切了下來。

胡少先輕嘆一聲道：「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對不起，只有借你這條手臂作個榜樣，告訴那些貪心的人少來招惹在下。」

胡少先再一掠目四望，日光及處，只見那些準備圍攻他的人急速轉身的逃之夭夭了。

胡少先這一招也許太狠心了，可是，大有嚇阻之功，減了不少自己的麻煩，沒有相當能耐的人，也不敢輕捋虎鬚了。

胡少先回到小市集上，胡少先自己都發覺到，他已被人敬而遠之了。

好快的消息！

胡少先微微一笑，穿過市集，取道回山。

回山的路程在半個月左右，可是一路上再沒有人出頭找他的麻煩了。

江湖上事就是這樣，你怕事，事情越來越多，你眞要狠起心腸來做幾件惡毒之事，眞還能收到殺鷄儆猴之效，差不多的人就不敢自不量力的出頭找你的麻煩了。

還有二天路就可回山見到師父了，胡少先的心情複雜得很，複雜到理不出頭緒來。

他跟了師父十幾年，師父苦心的教養他，把一身學藝都傳給了他，他也一向以師父的愛好爲愛好，師父的意志爲意志，從來沒有想過別的事情。

這次下山，却在他心靈上加了太多太多的感觸，首先他對人生的存在就發出了極大的懷疑，吃苦受罪，學武練功，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他當然一下子想不通，事實上這個問題，又有幾個人想得通哩！

山路依舊，景物依舊，胡少先的心情不一樣了。

他想，這次一定要和師父討論討論這個問題！

胡少先的師父刀魔不全老人和杜平的師父劍怪無是先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劍怪無是先生爲人比較固執所以教出來的徒弟杜平也比較缺少變化；刀魔不全老人就活動得多了，所以胡少先的做人態度也就和杜平完全不一樣。

胡少先回到師父刀魔不全老人隱居的地方，老遠就發現師父正和一個黃袍老人在一棵大樹下面下棋。

那棵大樹對他們師徒可不尋常，那棵大樹可說涵蓋了他們師徒的一切活動，讀書在那裏，練功在那裏，談天也在那裏，除了睡覺，差不多大部份時間都在那裏。

胡少先歡呼一聲：「師父，我回來了。」人就射到了師父身旁。

師父望了他一眼，向他一伸手道：「拿來！」

拿什麼來，胡少先直覺的便想到了那隻錦盒，取出錦盒便遞給了師父。

師父接過錦盒看也不看一眼，便交給那黃袍人道：「拿去！」

胡少先的想法不錯，師父早就知道他帶回來了一隻錦盒，但他却沒想到師父就這樣輕輕易易的交給了別人！

這是絕不能交給別人的東西，胡少先大聲叫道：「師父……」

師父的臉色出奇的難看，一板喝道：「少給爲師丟人，走開。」

胡少先暗忖道：我幾時替師父丟人了，莫非師父是聽人家的讒言？忙又說：「師父……」

師父雙目一瞪，袍袖一拂，把胡少先拂得倒飛了出去！「滾！」

胡少先眞是在地上滾了一下，但那只是藉此化解師父的袖力，人並沒有就此滾開，一個鯉魚打挺，又站起來了，只是離

得師父遠遠的，沒有再走過來。

胡少先跟了師父十幾年，師父就從來沒有這樣對待過他，這回怎樣了，怎會完全變了性子？

師父根本不讓他說話，可見這時的氣生得多麼大。

這時，只見那黃袍老人忽然站了起來，雙手一抱拳道：「這盤棋算我輸了，告辭了。」

黃袍人要走，這可不得了。胡少先不顧一切的又大叫了一聲道：「師父，那錦盒……。」

師父大怒道：「錦盒！錦盒！你還提那錦盒，還不快滾！」

師父雖不准胡少先再提錦盒的事，却也沒有讓那黃袍人走，一把拉住那黃袍人道：「這盤棋你明明沒輸，怎能算輸，坐下，別理劣徒，我們下我們的棋！」

胡少先就常常陪師父下棋，陪師父下棋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輸不得，也贏不得，輸了準被罵爲沒出息，連棋都下不好，贏了也照樣被罵爲沒出息，什麼都不會，就只會下棋。

師父就是師父，爲了避免挨罵，可把胡少先的一手棋逼出來了，給你來個不輸不贏，師父總不能再罵人了吧。

師父就是這個不服輸的脾氣，這個脾氣害他和怪劍鬥了一輩子，如今還是個沒完沒了。

胡少先忽然臉色一開，心頭鬱結盡除，暗中笑了起來：「老鬼，你準是爲了那錦盒，向師父胡說八道了一通，可是，你千不該，萬不該贏我師父的棋，這下子你可走不脫了，哼！我總要想個法子把錦盒要回來。」

胡少先心中有了主意，便不再急着提那錦盒的事，悶聲不響的跑進了草房之內，燒水泡了二杯香茶，又取了些松子乾果，用托盤盛着，送了出去。

有棋下，又有好茶喝，脾氣再大的人也發作不出來，何況，刀魔不全老人的脾氣向來沒有長性，發發就沒有氣力。

這時徒兒雖然沒有聽他的話滾得遠遠的，但却把茶水送來了，再有脾氣，也就發作不出來了。只向他瞪了一眼，就雲散天青了。

胡少先不再心急，只要你走不了，你就別想把錦盒騙去。

胡少先確有這份能耐，做到這一點。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這時，突然傳來一聲朗笑：「好雅興，不全老弟，你的日子可過得比老夫有意思得多了。」一個老學究似的青袍老人走了過來。

刀魔不全老人見了那青袍老人先是一怔，接着哈哈一笑，忙起身相迎道：「大哥，是什麼風把你吹到小弟這荒山野嶺而來！」

接着一轉頭向胡少先喝道：「少先，還不拜見無是師伯！」

無是師伯，就是劍怪無是先生，他們二老雖然相持不下，在另一方面，却保持着兄弟相稱的情份，胡少先對這位劍怪無是先生，可說瞭如指掌，但眞正見到他的人，這却是第一次。

胡少先心中那份興奮自是不用說，一聲：「師伯，小侄叩見你老人家。」人就撲地拜了下去。

劍怪無是先生受了他一禮，哈哈一笑道：「好！好！好一個少年英才，少禮，少禮。」

胡少先拜罷起來，人却幾乎氣得要吐血，敢情，那黃袍老人趁着這時分不聲不响的走了。

胡少先失態的道：「那黃袍老人那裏去了？」

師父刀魔不全先生道：「他在這裏不方便，走了也好。」

胡少先頓脚道：「師父，你老人家上了他的當。」

師父刀魔不全老人面色一寒道：「少先，你太沒規矩了。」

在無是師伯面前，師父實在丟不起這個人，只有暗嘆一聲，悻悻不已。

劍怪無是先生却不放過這個機會問道：「少先，你師父上了誰的當？」

胡少先不能丟師父的人，只有顧而言地道：「師伯，杜大哥給你帶回那一隻錦盒，你老人家見到了沒有？」

劍怪無是先生道：「什麼錦盒？」

胡少先道：「那錦盒是明明老前輩的遺物，家師與你老人家每人一個。」

劍怪無是先生急道：「有這回事，老夫還不知道，老夫回山去了，告辭。」

劍怪無是先生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照說，這是必然的，並沒有什麼不合理。

刀魔不全老人却楞住了，大叫一聲，道：「什麼，你說那錦盒是明明的遺物，你爲什麼不早說！」

胡少先可不能頂撞師父，說師父不讓他說，只有苦笑一聲道：「師父，那黃袍老人到底是誰？他說了什麼徒兒的壞話」

刀魔不全老人道：「老夫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他是迷路而來，因見桌上有棋子，於是談到棋藝，接着，我們就對奕起來。」

胡少先道：「你們一定談過錦盒的事，那又是怎樣談起的？」

刀魔不全老人長嘆一聲，道：「也許是爲師伏蟄太久，失去了應有的驚覺之心，無意之間，他談到他迷路的原因，是因爲失落了一隻錦盒，被一個年輕人檢去，說起那年輕人的衣着相像，可不正是你，所以爲師能不叫你把錦盒還給他。」

胡少先搖着頭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如今的世道，與從前是大不相同了，不對……」說話之際，忽然臉色一變，想起了一件可疑的事。

刀魔不全老人急道：「什麼不對？」

胡少先道：「師父，自你隱居此地之後，就徒兒記憶所知，無是師伯好像從來就沒來過。」

刀魔不全老人道：「爲師也沒有去過他那裏。」

胡少先道：「師父，你看他會不會是個假冒的？」

刀魔不全老人一怔道：「你怎會有這種想法？」

胡少先道：「他來得奇，走得快，都不正常，只怕他之來，是掩護那黃袍老人退却。」

刀魔不全老人沉思着道：「事有可能，但，爲師却看不出他不是無是先生。」

胡少先道：「他要不是匆匆逃走，只怕過不了多久，就要露出狐狸尾巴，……師父，咱們追下去，不能讓他們得手。」

刀魔不全老人點頭道：「好，我們分頭追人！」

胡少先當先追了出去，他是朝着下山的路追去，大約只追了三四里地，他就追上了那黃袍人。

只是，那黃袍人已是變成了一個死人，背靠一棵大樹，胸口插着一把尖刀，把他釘在樹上，不走近去，還以爲他是在休息呢。

身上當然不會有那隻錦盒，看來他只是一個可憐的被利用者。

胡少先恨恨的一跺脚，繼續向山下追去，還有一個青袍人，他脫不了干係。

山下有一個村鎭，胡少先對這個村鎭很是熟悉，因爲，每個月的日用食物，都是在這個村鎭採購的，日子久了，村鎭上自然就有了不少朋友，他在村鎭上要打聽點什麼消息自然輕而易擧，只是他問了半天也問不出什麼，據村民說，這些天來，村中就沒來過陌生人，更不要說什麼青袍人黃袍人了。

胡少先失望地方待轉身回山，忽然有人叫了他一聲：「胡大哥。」

是小癩子，小癩子十五六歲，是這村鎭上的小樵夫，經常進山打柴，胡少先還教過他二三手粗淺功夫，所以他們的交情很好。

胡少先道：「小癩子……」

小癩子道：「你問的那二個人我都見過。」

胡少先道：「你在那裏見過？」

小癩子道：「黃土坡那座破廟裏。」

胡少先道：「去，我們去看一看。」

黃土坡那座破廟可破得厲害，門窗全無，只差沒有倒塌。

青袍老人果然在這裏，只是和黃袍人一樣，也是死了，也是胸口上一把尖刀，人就被釘在大殿上。

青袍老人易過容，本來面目平常得很，他身上的綫索又斷了。

下手的人不但心狠，而且還是個詭計多端的人，胡少先只有把那屍體埋了，趕回山去向師父稟報。

途中經過黃袍人屍體時，把黃袍人也埋了，只留下那把尖刀算是唯一的綫索。

胡少先找到了二具屍首，刀魔不全老人自然什麼都找不到，他已先回到屋前大樹下望着蓋頂的枝椏發楞。

憑他刀魔的聲望，居然有人敢到他眼皮子底下惹是生非，他內心之中自是有着說不出的憤怒。

胡少先空着雙手回來了，刀魔不全老人搖搖頭道：「你也跑了個空？」

胡少先道：「他們兩個人徒兒都找到了。」

刀魔不全老人道：「爲什麼不把他們帶回來？」

胡少先一笑道：「他們兩人都成了死屍，徒兒把他們帶回來做什麼。」

刀魔不全老人一嘆道：「老夫忘了囑咐你，一定要留活口。」

胡少先道：「就是你老人家不吩咐徒兒，徒兒也知道留活口要緊，可是，徒兒找到他們時，他們早就變成一具死屍。」

刀魔不全老人道：「這樣說來無是老兒準是假的了。」

胡少先點點頭道：「他的本來面目：……」他本來要說平常得很，忽然像發現什麼似的雙目一張，改口接道：「他的相貌平常，但是鼻頭上有一塊白斑，算是一個特徵，此外，便是這二把殺死他們的尖刀了。」取出尖刀，擺在桌上。

刀魔不全老人冷笑一聲道：「老虎不發威，被人當作了病貓，可惱，可惡！」

胡少先道：「師父，你老人家不要氣惱，常言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師父你教了徒兒一身絕學，以後該是徒兒的事了，徒兒要不能弄個水落石出，豈不叫人笑話。」

刀魔不全老人長嘆一聲，道：「這實在是個笑話，要給無是老兒說笑兩句，老夫可眞無地可容。」

胡少先心中一動道：「錦盒一共是兩隻，我們的一隻出了事，只怕他們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刀魔不全老人一震道：「對，你說得對，他們的那隻錦盒再不能失落了，快，快到他們那裏去，告訴他們小心提防。」

胡少先一怔道：「師父……」他眞沒想到師父的心胸竟是這樣的坦蕩，叫了一聲師父之後，自己的臉都紅了。

刀魔不全老人接着又道：「茲事體大，且慢，爲師和你一同去無是老兒那裏走一趟。」

刀魔居然要親自去見劍怪，這眞是天下奇聞，胡少先腦子一轟，刀魔已經從屋內轉了一趟出來，道：「別發呆了，快去吧！」

他們剛出得山，只見對面如飛跑來二個人，四人八目相對之下，都剎住了身形，也同時齊聲道：「你們到那裏去？」

說巧，就是那麼巧，他們居然在山口遇見了劍怪無是先生師徒。

「啊！杜大哥，你的錦盒是不是出了事？」

杜平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胡少先道：「我們的也被人騙去了，正要去找你們啦！」

劍怪無是先生嘆了一口氣道：「我們要早到一天就好了。」

刀魔不全老人强打笑臉道：「大哥，我們好久不見了，請上山到小弟蝸居去暢談吧。」

他們也兄弟相稱，想來要不是明明前輩的關係，他們也準是好朋友。

胡少先這種想法，杜平也有這種感覺，他們兩人相望之下，不由都微微一笑。

四個人圍坐在大樹下，劍怪無是先生問道：「兄弟，那錦盒之內是什麼東西？你知不知道？」

刀魔不全老人搖首道：「小弟根本沒有看，就被人騙去了，難道你也不知道盒中裝的是什麼東西。」

劍怪無是先生苦笑一聲說道：「老弟，你還見到過錦盒，小兄是連錦盒都沒有見到，錦盒就在杜平不知不覺中不翼而飛了。」

胡少先訝然道：「什麼？大哥，你的錦盒是怎麼丟掉的都不知道？」

杜平痛心疾首的道：「我小心翼翼的收藏在懷中，誰知回山打開一看，却變成了一塊木頭，小兄無能，好不慚愧。」

胡少先道：「這不成了無頭公案？」

杜平道：「可不是，能找誰去？」

劍怪無是先生道：「兄弟，你看這可能是什麼人幹的？」

刀魔不全老人道：「很難猜，如果能知道錦盒之內裝的是什麼東西，就比較容易了。」

杜平一嘆道：「晚輩……」搖了一搖頭。

胡少先雙目一張道：「徒兒知道。」

刀魔不全老人雙眉一豎，喝道：「你好大的胆子……」

胡少先急口辯道：「師父，請不要誤會，徒兒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妄窺錦盒！」

刀魔不全老人悻悻的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胡少先道：「徒兒是聽『紅葉莊』一個丫頭說的。」

劍怪無是先生道：「快說，那是什麼東西？」

胡少先道：「據那丫頭說，是一顆『白蟒神珠』，是不是『白蟒神珠』，晚輩就不能確定了。」

刀魔不全先生點頭道：「不錯，就是『白蟒神珠』，大哥，那你那錦盒之內，該是『天蜈珠』了。」

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劍怪無是先生送了明明一顆「天蜈珠」，刀魔不全先生就到皇宮寶庫之內偷了一顆「白蟒神珠」送給明明，爭强鬥勝，一點也不後人。

劍怪無是先生點點頭道：「少先賢侄，你遇見紅葉莊的人，其中還有別的事故吧？」

胡少先於是把一路所發生的事情，一一說了出來，最後他又提出了他的一種看法，道：「晚輩在暗中聽那二個丫頭的談話，她們對白姑娘似乎並不友善，可是當晚輩見到白姑娘之後，他們對白姑娘又沒有什麼不好，因此晚輩當時並未在意，如今想來，紅葉莊不能無疑。」

劍怪無是先生望了刀魔不全老人一眼，刀魔不全老人搖了一搖道：「我們還是先從別的地方着手吧。」聽他的語氣，好像對「紅葉莊」有所顧忌似的。

劍怪無是先生點了點頭，雖沒有說話，態度是一致的。

胡少先也望了杜平一眼，杜平是什麼反應都沒有，胡少先得不到他的共鳴，只有自己笑了一笑。

這時候，劍怪無是先生忽然道：「兄弟，你看她把二顆珠子還給我們是什麼意思？」

刀魔不全老人道：「以小弟的看法，有二種意義：一種是『還君明珠淚』；另一種是『珠還合浦』，這兩種意思到底孰是，小弟就說不上來了。」

劍怪無是先生笑了一笑道：「就小兄的看法，只怕兩種義意都有……唉！近來我也想通了一件事，幾十年來的飄香夢，我們也該醒一醒了。」

刀魔不全先生雙目精光閃閃的道：「你不爭她的遺骸了？」

劍怪無是先生道：「她本是無碍仙子身，我們誰爭得了她，都是冒瀆她，爲什麼不讓她清清靜靜的永留仙境呢！」

刀魔不全先生長嘆一聲，點頭道：「大哥說得是，我們的飄香夢也該醒醒了。她的『還君明珠淚』已見心意，我們就尊重她的心意吧！」

劍怪無是先生哈哈一笑道：「現在我們可眞是兄弟了。」

刀魔不全老人伸手把着劍怪無是先生的手掌，道：「大哥，她的另一個心意，我們也替她了了吧。」

劍怪無是先生點頭道：「小兄正有此意。」

刀魔不全老人接着暴喝一聲道：「你們兩人還不跪下。」

這聲暴喝好沒來由，杜平乖乖的跪下來了，但胡少先却跪得有點勉强，而且，還叫了一聲：「師父，徒兒又做錯了什麼事？」

刀魔不全老人冷然道：「你就不能像你杜大哥一樣，靜待吩咐。」

劍怪無是先生哈哈大笑道：「有其師必有其徒，你早年還不是一樣，就是一股子昂揚之氣。」

刀魔不全老人原就不是一個過份嚴肅的人，不由莞爾一笑，道：「大哥，你這一說，小弟這徒弟就要飛天了。」

劍怪無是先生笑笑的從懷中取出一個小錦囊，交給杜平道：「平兒，你的能列身老夫門下，完全都是你明明師姑之請，你明明師姑也有份東西給你，現在是轉交給你的時候，你拜受吧。」

原來是這回事，杜平欣然拜受了那小錦囊。

刀魔不全老人一正色道：「少先，你也有一份，是你明明師姑留給你的。」那也是一隻小錦囊。

胡少先拜領過那隻小錦囊，正要開啓的時候，刀魔不全老人又大叫一聲道：「少先，擺棋來，爲師要和你大師伯在棋藝上一分高低了。」

胡少先替他們送上了棋具，一拉杜平退了下去。

雖說他們的小錦囊都是明明姑娘留的，但他們都有尊重對方隱私的習慣，是以誰都沒有探視對方的意念，只各自打開自己的小錦囊，自去瞭解那小錦囊所帶給他們的震撼。

杜平的小錦囊中有三樣東西；一枚小玉珮，一張小紙片，小紙片上先寫着八個稍大些字「珠還合浦，認祖歸宗」，另外有一行小字，便是他生身父母的姓名，和他父母的籍貫。」

這是一個天大的喜訊，杜平却忍不住輕泣起來。

胡少先的小錦囊的內涵和杜平的差不多，只是他沒有玉珮，只有一枚生了銅綠的銅錢，小紙條上也是寫着「珠還合浦，認祖歸宗」八個字，只是他只有母親的姓名，而父親則不詳。

不管怎麼樣，這總是叫人高興的事，胡少先一扭頭，却見杜平正在流眼淚，他不由得一震道：「大哥，你怎樣了？」

杜平又笑了起來道：「我高興得很，我知道我的身世了。」

胡少先笑道：「恭喜大哥。」

杜平道：「你呢？」

胡少先道：「我也同樣的高興。」心中只有一點點遺憾，就是沒有父親的姓名，當然，他沒有說了出來。

杜平又問道：「兄弟，你的老家在那裏？」

胡少先道：「小弟原籍是三湘桃源，大哥，你呢？」

杜平道：「我也是三湘人，你是桃源，我是桃林哩！」

胡少先微微一怔道：「桃林？」

杜平道：「桃林是個小地方，離岳陽不遠。」

胡少先道：「大哥準備什麼時候回家去？」

杜平道：「這個要看師父的意思了。你呢？」

胡少先道：「我想先把錦盒找回後，再作回家的打算。」

杜平道：「要把錦盒找回來，可不是一天二天的事。」

胡少先道：「一天找不回錦盒來，我就一天不回家。」

杜平道：「如果永遠找不回來呢？」

胡少先答道：「我就永遠不回家。」這種語氣，好像有點不像胡少先平日的爲人。

杜平這老實人都察覺到了，不由一怔道：「兄弟，先回家一趟，也不碍我們追回小錦盒呀，難道你不想你的家？」

胡少先訕訕地道：「想，我當然想我的家，只是，我担心一件事。」

杜平道：「回家有什麼可担心的？」

胡少先道：「大哥，有件事實，你看出來了沒有？」

杜平道：「什麼事？」

胡少先道：「過去你我師父之間之爭，那只是情愛之爭與意氣之爭，無論誰勝誰敗，最多是我們四人之間的事而已，現在這小錦盒的事可有點不同了，剛開始就已經死了兩個人，足見對方的心既狠手也辣，萬一將來他們在情急反噬之下連累到我們的家人，那就不如暫沒有家的好。」

這個顧慮實在有道理，杜平大爲佩服道：「老弟，說得有理，現在我們師徒四人，就是天塌下來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加上家人的負担，就縛手縛脚了……」

胡少先道：「何止縛手縛脚，簡直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杜平道：「不會這樣嚴重吧。」

胡少先道：「眞到緊要關頭，你是選擇你的家人呢？還是小錦盒？」

杜平不加思索地回答道：「當然是家人。」

胡少先道：「這就是了，這不是注定了的失敗。」

杜平想了一想道：「你說的有理，可是，我好想家啊！我眞恨不得馬上就飛回去。」

胡少先緩緩的道：「當然事情也有變通之法，明的不宜相認，暗中回去看看，又有何不可。」

杜平一笑道：「兄弟，下山之後我們一路走，你先陪我去一趟桃村，然後小兄再陪你走一趟桃源，可好？」

胡少先搖頭道：「我不想先回去。」

杜平說道：「你不是說可以暗中回去麼？」

胡少兄答道：「大哥，小弟說的是不想……」

杜平道：「爲什麼？」

胡少先道：「小弟有小弟的原因，大哥就不必多問了，啊！我們也該去看看師父他們去了。」

胡少先是個智慧型的人，有母親沒有父親，在他心中可不是個好現象，父親可以早逝，也可以失去音訊，總不能沒有姓名吧。

這個結在胡少先心中，使他頗不是味，所以他對家的期盼，沒有杜平熱烈。

回到屋前大樹下，殘棋猶在，却不見了兩人的師父。

石桌上，有用大力金剛指力留下的一行字：「去！去！去，你們去辦你們的事吧！」

劍怪刀魔就只留下這樣一句，不聲不响的走了。

杜平驚慌失惜道：「兩位老人家也沒留下指示，這樣一去，我們如何是好？」

胡少先道：「兩位老人家的脾氣向來就怪，要我們走，我們就走吧。」

杜平道：「我們到那裏去呢？」

胡少先道：「你不是想回家去看一看麼？小弟先陪你去一趟桃林。」

杜平高興地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

離開之前，胡少先還有點傷別之情，他小心地把屋裏屋外收拾了一遍，然後才和杜平一同下山。

下山後，胡少先可使了一招絕招，放出一個謠言，說：「那失去的二只錦盒中，一只錦盒內藏的是一張藏寶圖，另一個錦盒之內是一種奇絕天下的武功秘笈。」

謠言止於智者，但普天之下，芸芸衆生之中，又有幾人是智者。

所以，胡少先謠言放出去之後，他們還沒有走出百里之外，這謠言已是轟動了大半個江湖。

杜平担心地道：「兄弟，你這樣誇大其詞的把話放出去，弄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豈不增加我們自己的痲煩。」

胡少先笑着道：「我們錦盒之失落，一無綫索，二無佐證，要去找他，何異大海撈針，這樣一來，可好了，不用我們去找他，自有別人代我們去找他，先省省我們的精神，現在咱們什麼也不管，先到桃林去看看再說吧。」

杜平道：「兄弟，說實在的，好在師父師叔不要我們再鬥了，否則，以你的足智多謀，小兄最後非敗在你手中不可。」

胡少先搖首道：「錯了，落敗的一定是小弟我。」

杜平苦笑說道：「兄弟，你別罵人了吧。」

胡少先道：「小弟說的是眞話，大哥，你自己不知道你的長處，你的腦子並不比小弟差到那裏去，你爲人厚重，許多事情不是想不到，只是不屑去想，不屑去爲吧了。」

杜平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把小弟說得太好了。」

胡少先道：「還有，你認定一件事之後，絕不三心兩意，抱定決心，勇往直前，不達目的不止，小弟就沒有這個長性，就以上次和你拚鬥的情形來說，小弟的功夫就沒有你紮實，要不使點小聰明，那能砍上你那一下，這都是因爲你經驗不足之故，一旦你經驗充足之後，小弟在你手中，就使不出什麼花招了。」

這些話原是不該說的，等於把自己的原形完全暴露出來，可是胡少先沒這樣想，他是一片純情的把杜平當作兄長看待。

杜平伸手抓住胡少先的手臂，感動地道：「兄弟，你機靈敏銳，應變之能快人一等，小兄是萬萬不及，其實說到你的武功，一點也不比小兄差，你不見二老打了幾十年，就打不出一個誰强誰弱麼？你只要工夫做得踏實一點，你將來的成就，必然超過小兄。」

杜平說的也是實話，只是胡少先能做到這一點麼？又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短短的幾句話，兩人都覺得彼此之間的距離，完全消失了。

胡少先反手一把，握着杜平的手道：「大哥，咱們好好聯手幹番事業出來。」

杜平點頭道：「好，就這樣一言爲定吧。」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現在我們就加快脚步吧。」他是一語雙關，脚下也眞加快了速度，急急向桃林奔去。

儘管江湖上傳遍了刀魔劍怪雙雙失落錦盒之事，但眞正認識這一對刀魔劍怪的傳人的，眞還少之又少。

所以，他們雖然揚長而行，却也沒有人把他們看在眼裏，因此，也就沒有人找他們的痲煩。

一路上平安無事，這天他們走到了岳陽。

岳陽是個大地方，而且是個有名的大地方，他們在岳陽早早的落了店。

在岳陽樓用過晚飯，杜平急於想瞭解桃林的情形，少不得向店小二打聽起桃林的情形來。

店小二一聽杜平問起桃林，眼睛一瞇笑道：「公子爺，你要問桃林的事，可問對人了，小的就是桃林人，桃林的事，小的無一不知，無一不曉。」

杜平大喜，忙道：「請坐下，我們談一談。」

店小二笑嘻嘻的道：「公子爺，現在小的可忙着哩！對不起，小的有空時，再向公子爺您禀報吧。」

店小二的話也是實情，但並不盡然。

胡少先微微一笑，塞了塊銀子給店小二，店小二的實情，就不盡然了，要轉身而去的身子停了下來，俯着身子道：「公子爺，小的先給您兩位到外樓安排一副茶座，小的馬上就過去向二位公子回話。」

茶座是外樓最好的位子，杜平與胡少先剛落座，座前就出現了一個人，但，不是那店小二，而是另外一個人，一個三十歲左右，穿裝打扮不文不武的人。

那副長像不討人喜歡，更叫人生氣的是，他居然只用一根手指頭，敲着他們的桌面，道：「喂，你們剛才可是在打聽桃林杜家？」

一聲杜家，在杜平是什麼不愉快的反感都沒有了，臉上一笑，人也站了起來，道：「是！是！尊駕知道杜府？……。」

那人一搖頭道：「不知道！」

杜平一怔，臉上的笑容可就僵住了。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你在開什麼玩笑？」

那人笑笑地道：「本大爺那有心情和你們開玩笑。」

胡少先道：「那你是幹什麼？」

那人道：「本大爺是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杜平道：「什麼事？」

那人說道：「不准再打聽桃林的人和事。」

胡少先劍眉軒起來了：「憑什麼？」

那人一拍桌子道：「就憑我岳陽管大爺三個字。」

「哼！你管大爺算老幾，凉快，凉快去吧。」那位管大爺可眞聽話，身子凌空而起，直向樓外飛去。

最後，只聽卜通一聲，掉到湖中凉快去了。

出手的人不用說，準是胡少先。

杜平輕輕的道：「老弟，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一語未了，桌前又來了四個惹人生氣的人，那是一個年輕人，三個壯年人，直逼桌前的是那三個壯年人，年輕人站在那三個壯年人身後。

看樣子，那年輕人才是惹事生非的正主兒。

胡少先翻着眼皮說道：「三位有何見敎？」

其中一個壯年人道：「剛才可是你動手把小三子抛到湖裏去的？」

胡少先點頭道：「尊駕眼力不錯。」

那人道：「你的胆子不小……。」

胡少先冷笑一聲，截口道：「你的胆子更大，居然找煩找到我們兄弟身上來，去你的！」

憑胡少先的身手，那人只有乖乖的聽話，凌空落到湖中去了。

輕描淡寫的又一個被丟到湖中了，這種手法在行家眼中可就不等閑了。

全樓一陣大哄。

杜平輕聲道：「兄弟，不能過份。」

胡少先微微笑道：「大哥放心，小弟自有道理。」

杜平一皺眉頭，另外兩個壯漢已大吼一聲，齊向胡少先撲去。

胡少先出手之間，就像玩燈草人似的，那二個壯漢，被胡少先一托，就托得自己衝到湖中去了。

接着又見胡少先人影一幌，伸手向後面那年輕人肩頭上搭去。

那年輕人想閃讓又想還手，可是，他只能想一想，既閃不開也還不了手，胡少先的出手太快了，五指向他肩頭上一落之後，他全身的勁力都不聽使喚了。

胡少先請客似的一躬身道：「朋友，請坐。」

那年輕人，不聽話也不行，只有乖乖的坐了下去。

杜平雖然相信胡少先必有道理，但眼看着胡少先這股凌人的氣勢，心中總不是

味道，忍不住，輕叫一聲：「兄弟……」

「兩個小輩，竟然目中無人，在岳陽地面上橫行霸道起來，報上你們的姓名師門來，老夫得好好教訓你們這兩個狂妄的小子。」

酒糟鼻子大葫蘆，比邲挺身而出的人打眼得多了。

有人「啊！」的一聲，道：「洞庭酒俠出面了，可有得看了。」

洞庭酒俠李黑人如其名，長得又黑又小，全身只有三大，背上的酒葫蘆大，臉上的酒糟鼻子大，還有就是嗓門大。

胡少先明知故問地一豎眉毛道：「你是什麼東西？」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不認識老夫，總該聽說老夫的這個葫蘆吧。」

胡少先嗤笑一聲道：「酒葫蘆有什麼了不起，在我們那裏，只當夜壺用。」

洞庭酒俠李黑大笑道：「小子，你跟老夫來。」說着轉身向樓外走去。

胡少先笑着道：「你不是想腳底抹油吧。」

洞庭酒俠李黑氣得一張黑臉變成了白臉，打着哈哈怒笑道：「小輩，你是自走絕路，老夫就用不着替你留面子了。」

胡少先道：「洞庭酒俠只不過是個洞庭湖附近的地頭蛇，在我們兄弟眼裏，眞不值一笑，也好，露一手給你看看。」

話聲中，但見一道白光從胡少先身前捲起，直取洞庭酒俠李黑。

李黑一震，刀氣已壓面門，幌身急退之際，刀光已是收了回去。

洞庭酒俠李黑但覺全身一涼，一股酒泉噴了個沒頭沒腦。

洞庭酒俠李黑伸手一搭肩上酒葫蘆，酒葫蘆已被那年輕人劈成了兩片。

好快的刀法，洞庭酒俠李黑不但臉色變了，魂魄兒也被嚇得出了竅。

就在他一楞之際，胡少先已冷笑一聲，站起來道：「洞庭酒俠也不過爾爾，大哥，咱們走。」

杜平不能拆胡少先的台，只有不發一聲的和胡少先下了岳陽樓。

到了店房之後，杜平才搖搖頭道：「兄弟，你未免做得太過火了一點吧，你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這樣損人。」

胡少先一笑道：「大哥，小弟這是替府上避禍呀，難道你沒看出，我們一到陽岳就被人盯住了。」

杜平道：「這個我也看出了一點。」

胡少先道：「咱們這一擺兇像，連你們府上的朋友都受了辱。這樣一來，再多心的人，也不會懷疑到你與桃林杜家的關係，對於你將來的行動就方便多。」

杜平說道：「你的設想是不錯，只是，對洞庭酒俠太傷感情了，將來可不好相見。」

胡少先一笑道：「你要是外來的人，當然這仇是結定了，可是你是桃林杜家的人，將來把話說明之後，他們不但不會以爲恥，反而會以爲榮了。」

杜平苦笑道：「兄弟，我還是不以爲然……。」

他話聲未了，門上已傳來一陣叩門之聲。

「誰？」

珠還合浦　認祖歸宗

「我，店小二。」店小二手裏捧着一張帖子走了進來，雙手遞給胡少先。

胡少先一揮手，店小二退了出去，胡少先揚了一揚那帖子道：「你相不相信，這一定是洞庭酒俠李黑下來的帖子。」他沒有先看，把帖子交給了杜平。

杜平一看帖子笑道：「老弟，你倒有點先見之明。」

胡少先笑道：「這不是先見之明，想當然耳，他約了什麼時間，地點？」

杜平道：「時間就在今晚三更，地點是老君廟。」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他倒是心急得很。」

杜平道：「老弟，咱們可不能再過份了。」

胡少先道：「那要看他約來的朋友是什麼人。」

杜平說道：「這又是一個怎麼樣的說法？」

胡少先道：「要是與府上有關的人，這障眼法兒還得繼續下去。」

杜平搖着頭爲難地道：「這……」

胡少先道：「大哥，你不用爲難，由小弟我出手好了。」

他們算準時間到達老君廟，老君廟是個冷廟，廟門是緊緊關着的，廟門外面有一片草地，草地上早已站了二個人。

洞庭酒俠李黑自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人年約五十開外，長得方面大耳，紅光滿面，手中轉着一對鐵胆，虎虎生威。

杜平的態度顯得有點不自然，胡少先就完全不同了，昂首闊步，氣勢如虹。

胡少先身形一駐，冷笑一聲，道：「李大俠可是有點不服氣……」

洞庭酒俠李黑不待胡少先把話說完，已是哈哈一笑，截住胡少先話聲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少俠年少英俊，壯志如虹，老夫技不如人，敗得心服口服。」

一個成了名的人物，居然有勇氣說出這種話來，倒大出胡少先意料之外，暗暗忖道：「這洞庭酒俠李黑倒是一個表裏如一的人，算得是個漢子。」

胡少先語氣一緩道：「那麼李大俠有何指教？」

洞庭酒俠李黑道：「指教不敢，在下想替兩位大俠引見一位朋友。」

胡少先目光向那老者一照，說道：「就是這位前輩？前輩，晚輩有請賜教！」他可不願意被人牽着鼻子走，處處採取主動。

那老者朗聲一笑道：「少俠豪氣干雲，青年有爲，行見武林之中又添新氣象，老夫有幸得識少俠，幸何如之……」一口氣說到這裏，才緩了一緩。

那老者微微一笑接着又道：「老夫姓杜，草字萬山，就是兩位要打聽的桃林杜家的主人。」

這老者居然就是杜平的父親，胡少先不由得一楞，訕訕的抱拳道：「原來是杜老前輩，失敬！失敬！……」

杜萬山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

少俠一路打聽寒舍而來，不知少俠有何見教？」

胡少先原是要耍狠的，却沒想到來人居然是杜平的父親，這可作難了，微一猶豫之下……

稍後一步的杜平已是神情激動的大叫一聲：「爹，孩兒回來了！」身子向前一搶，已是拜倒在杜萬山腳前。

杜平沉不住氣，倒給胡少先把難題解開了，事已如此，胡少先也只有發出一聲苦笑了。

最感到手足無措的還是當事人之一的杜萬山，只見他一臉驚愕之色，向前不是，退後也不是，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胡少先一旁道：「老前輩可有一位兒子早年走失？」

杜萬山點了點頭，胡少先道：「他就是你早年走失的兒子，大哥，還不快把認親之物，呈請伯父過目！」

杜平忙把證物取出奉上，杜萬山睹物一震，兩行老淚已奪眶而出，一把拉起杜平，咽嗚着道：「孩子，你可想死爲父了，快起來，讓爲父看看你長得怎樣了。」

父子相逢的場面實在太感動人了，胡少先忍不住也流下了兩行英雄之淚。

一回頭，只見洞庭酒俠李黑的眼眶之內也是淚光晶瑩，好不可笑。

胡少先向洞庭酒俠李黑抱了抱拳道：「老前輩，晚輩的不禮貌，可以算是不知者不罪吧。」

這是什麼話，簡直沒有半點道歉的意思。

洞庭酒俠李黑眞也是個怪人，一點不計較，哈哈一笑道：「少俠，看來你這個場，老夫是一輩子都找不回來了，不算又能怎麼？只有不和你計較了。」

胡少先也是哈哈一笑道：「老前輩氣度寬宏，晚輩領情。」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老夫敗是敗了，你總不能叫老夫敗得莫明其妙吧。」

胡少先道：「老前輩是想知道晚輩的刀法呢？還是晚輩的師門？」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不會說老夫貪心吧。」

胡少先道：「家師號稱不全老人。」

洞庭酒俠李黑一震道：「刀魔！」

胡少先點了點頭道：「老前輩都知道了。」

洞庭酒俠李黑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這老前輩是做不成了，這樣吧，咱們平輩論交，你叫我一聲黑大哥就行了。」

胡少先點頭道：「好，小弟尊敬不如從命，就叫你黑大哥了。」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你也不用氣客氣，也叫我心裏舒服一點。」

胡少先哈哈大笑道：「這叫當仁不讓呀！」

說得也是，憑刀魔不全老人的江湖輩份，胡少先有足够的本錢，和絕大多數的人平起平坐。

洞庭酒俠李黑指了一指杜平道：「令師門下就你們兩個人？」

胡少先搖了搖頭道：「杜大哥是劍怪的傳人。」

洞庭酒俠李黑迷惑的道：「兩位老前輩不是水火不相容麼？你們怎會走在一道呢？」

胡少先一笑道：「我們是各交各的，有什麼不對。」

洞庭酒俠李黑吐了一下舌頭道：「你們兩人要是聯手起來，江湖上可有得熱鬧了。」

胡少先道：「是的，現在已開始在熱鬧了。」

洞庭酒俠李黑點點頭道：「江湖上已經傳開了，你們失落了二件寶物，所以，你們的在三湘出現，很叫人猜忌。」

胡少先笑道：「你原來早就知道我們的底細了。」

洞庭酒俠李黑道：「不能算是知就早道，只能說是對你們的出現起了疑心。」

胡少先道：「不管怎樣說，現在你們盡可放心了吧。」

洞庭酒俠李黑道：「但你們也把麻煩帶到三湘地面上來了。」

胡少先本來也有這種看法，口中却還是問道：「此話怎講？」

洞庭酒俠李黑道：「這話說來就太長了。」

胡少先道：「那就請長話短說吧。」

洞庭酒俠李黑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三湘武林道與令師等有過不少過節，所以這次令師的失寶，便有人懷疑是三湘武林道所爲，甚至還有些自命不凡之人已準備前來奪寶，你說這是不是麻煩？」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家師等的寶物，與三湘武林道眞的沒有關係嗎？」

洞庭酒俠李黑道：「三湘武林道，目前以杜大俠爲首，杜大俠向有容人之量，處事又以和平爲本，而且更有自知之明，絕不會做那惹火自焚之事。」

胡少先點頭道：「我看杜老伯也不是無事生非之人。」

洞庭酒俠李黑一愣之下，大笑道：「老夫吃虧了。」

胡少先一怔道：「你吃了什麼虧？」

洞庭酒俠李黑道：「老夫與杜莊主向來是平輩論交，現在你稱杜莊主老伯，老夫却當不上老伯了，豈不大大的吃虧？」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小弟又何嘗沒有吃虧，要不是杜大哥的關係，小弟也可以和杜老伯平輩論交，稱他一稱老兄。」

說起杜老伯，不由也想起了他們父子二人，一轉頭向他們望去，不但人不見了，似乎連地方都有點不對了。

胡少先不由一怔，叫道：「他們呢？走了！」

洞庭酒俠李黑哈哈大笑道：「老弟，你眞是難得糊塗，他們是不是還在原地不得而知，但我們却是離開老君廟四五十丈遠了。」

敢情，他們因不願打擾他們父子的暢談，不知不覺間，移動步子離開了他們。

胡少先莞爾一笑道：「看來小弟有了你這位黑老哥，高興得有點糊塗了。」

洞庭酒俠李黑說道：「我們現在回去吧。」

胡少先笑笑地道：「他們父子相會是件樂事，我們站在一旁看戲，却是件苦事，不回去了也吧，咱們何不找個地方喝二杯，自得其樂。」

洞庭酒俠李黑哈哈笑道：「要喝酒，

兄弟可找對了人，走，老夫帶你去喝岳陽地面上最好的酒去。」

酒俠以酒出名，他說有好酒喝，自然壞不了。

那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酒店，店外酒招上寫了一個「白」字。

洞庭酒俠李黑就有這個本事，居然在這三更半夜裏叫酒店老板娘替他們熱酒做菜，而且老板娘還顯得出奇的高興，一下子酒菜都送上來了。

胡少先緩緩喝着酒道：「黑大哥，你到過桃源沒有？」

洞庭酒俠李黑雙目一瞪道：「你這樣問話，就該挨打，老夫要連桃源都沒有到過，還配稱為洞庭酒俠麼？」

胡少先一笑道：「這與你洞庭酒俠四個字又有什麼關係？」

洞庭酒俠李黑伸手作了一個式子道：「關係可大啦！你可知道桃源的名釀『玉壺春』號稱天下第一，老哥哥我要沒到過桃源，喝過『玉壺春』，這『洞庭酒俠』四個字豈不當之有愧？」

胡少先道：「這樣說來，小弟是問對人了。」

洞庭酒俠李黑拍着自己胸膛道：「桃源的事，巨細無遺，包你有問必答。」

胡少先忽然閉起了眼睛，半天沒有說話。

洞庭酒俠李黑冷眼而觀，只見胡少先這時神情顯得有點古怪，臉色微現凝重。

胡少先輕嘆一聲，睜開雙目，道：「桃源可有一位姓胡的婦道人家。」

洞庭酒俠李黑噗哧一聲，笑道：「你這話老哥哥可答不上來，據老夫所知桃源姓胡的沒有一千也有五百，當然，有男就有女，婦道人家，也不在少數，你只問一個，這可叫老哥哥如何回答你？」

胡少先實在問得不着邊際，自己都覺得不是話，不由笑了起來道：「小弟今天好像有點不對頭。」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把範圍縮小一點，老夫替你想一想。」

胡少先放低聲音道：「小弟要打聽的是一位胡瑞君姑娘。」

洞庭酒俠李黑不自覺的跳了起來，叫道：「你找她做什麼？」

看他那副吃驚的樣子，不用說，他不但知道他，而且還知道得非常清楚。

胡少先保留着實情，苦笑一聲，道：「有人要小弟送一封信給她。」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她也還有朋友，這倒怪了。」

胡少先雙眉一皺道：「人總會有朋友的，黑大哥，你這話好沒道理。」

洞庭酒俠李黑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她不是沒有過朋友，而是她性情大變之後，什麼朋友都不要了。」

胡少先道：「她的性情怎會大變？」

洞庭酒俠李黑道：「這個……老哥哥我就不大清楚了。」

胡少先沒有再追問下去，只道：「她住在桃源什麼地方？」

洞庭酒俠李黑道：「她住的地方好找得很，你只要問果子嶺胡婆婆，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胡少先從洞庭酒俠李黑的語氣中，聽出他對胡婆婆有着某種程度的成見，他本來還有很多話想問，只好不問了。

不過，因此一來，使他對母親的一切，產生了無比的好奇之心，與亟欲知悉的渴念。

胡少先想到就做，放在酒杯道：「黑大哥，小弟這就到桃源去了。」

洞庭酒俠李黑說道：「兄弟，你不能去……」

爲什麼不能去？胡少先根本不讓洞庭酒俠李黑有出口的機會，因爲他身形一幌，早走得沒了影子。

洞庭酒俠李黑悻悻的頓着脚道：「這個厤蜂巢要給攪翻了，又是一個天大的厤煩。」

「既然這樣嚴重，你爲什麼還不快追上去？」老板娘現身出來搭話了。

洞庭酒俠李黑苦笑一聲，道：「三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發過誓絕不再踏入桃源一步。」

那老板娘可也不是等閑人物，白燕子白三娘就是她，也是三湘地面上一位了不起的女俠。

白三娘微微一笑道：「可要小妹伸伸手？」

洞庭酒俠李黑搖着頭道：「不必了，他功力奇高，諒妳也奈何不了他。」

白三娘柳眉一蹙道：「他是什麼人，你黑大哥好像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聽說過刀魔沒有？他就是刀魔的唯一傳人。」

白三娘冷笑一聲，道：「敢情，他是到三湘地面上來找厤煩的，不管胡老婆子的人如何，她總是三湘武林道上的人，這件事，小妹可不能讓外人前來三湘生事。」她本是要幫胡少先的忙的，一聽他是刀魔的傳人，語氣忽然變了，顯見，她也是一個有成見的人。

洞庭酒俠李黑跺脚道：「三娘，你不要胡攪了吧，從今以後，我們對劍怪刀魔的觀念都得改一改了。」

白三娘一怔道：「爲什麼？」

洞庭酒俠道：「劍怪的傳人也回到三湘來了。」

白三娘喃喃自語的重覆了一遍洞庭酒俠李黑的話：「劍怪的傳人也回到三湘來了……回到三湘來了。」一皺雙眉道：「回到三湘來了，這是什麼意思？」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知不知道，劍怪的傳人和我們三湘的關係可大着哩！」

白三娘道：「別賣關子了，有話直說吧。」

洞庭酒俠李黑忍不住還是關子照賣地道：「你道劍怪傳人的父親是誰？」

白三娘一搖頭，但只搖了一半，臉上立時換上一副疑訝驚奇的神色道：「莫非是桃林杜家的人？」

洞庭酒俠李黑一笑道：「人家說你白三娘玲瓏心肝眞還一點不錯，你一猜就猜對了。」

白三娘冷然道：「馬屁別拍得太早，桃林姓杜的人家可不少，我可不知道這小魔頭出在誰家。」

洞庭酒俠李黑道：「桃林姓杜的雖然不少，但眞正說來只有一家。」

白三娘道：「你眼裏只有杜萬山。」

洞庭酒俠李黑大叫一聲，道：「對了，小劍怪杜平就是咱杜老大早年的孩子，這一來，劍怪和我們三湘的過節，都不了了之了。」

白三娘冷冷的道：「劍怪的過節可了，刀魔……」

洞庭酒俠李黑截口道：「小刀魔與小劍怪是ロ盟兄弟。」

白三娘一笑道：「你倒是會打如意算盤。」

洞庭酒俠李黑輕嘆一聲道：「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倒是將要來的問題，我們可要好好的把握，不能再蹈覆轍了。」

白三娘道：「所以，你也和小刀魔稱兄道弟起來。」語氣中大不以爲然。

洞庭酒俠李黑道：「小刀魔可不是一個好惹的小後生，萬一和胡婆子對上了，將來又是一場厤煩，三娘，他們鬧翻了，倒霉的可是大家。」

白三娘點頭道：「這倒是實情。」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既然也承認這是實情，那就有煩你暗中跟下去，從中見機行事如何？」

白三娘搖頭道：「我不想管這事。」

「你不管，我管……」人影一閃，帶着話聲飛出屋外去了。

白三娘怒喝一聲道：「死丫頭！」死丫頭早去得沒了影子。

死丫頭就是白三娘的女兒白小珠，白小珠早就醒了。

所以，她什麼話都聽到了，她心裏就是不服氣，這小刀魔有什麼了不起，她就要碰他一碰。



好快的刀法，酒俠不但臉色變了，魂魄也嚇得出了竅。

洞庭酒俠李黑望着白三娘笑嘻嘻的道：「現在看你還管不管。」哈哈一笑，扭頭向門外走了出去。

白三娘現在是想不管也不行了，只有一跺脚，返房帶了應用之物，關好店門，從後窗追了出去。

胡少先離開白家之後，心裏可是嘀咕不止，因此，他的速度也就慢了。

將要天亮時，他又找地方坐息了片刻，當他再次上路見到第一家路店，進去打尖時，身子一縮，可就走不進去了。

眼對眼的，店子裏面已坐着那位白三娘……

白三娘向他微微一笑道：「胡少俠，幸遇！幸遇！進來呀！怕什麼？」

最後那句「怕什麼」，聽得胡少先一揚頭走進去，而且，就在白三娘同桌對面位子坐了下去。

點了一點頭，胡少先微笑道：「大娘早呀！」

白三娘道：「你却遲了一步。」

胡少先道：「在下在路上休息了一陣，大娘不是爲在下而來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這樣點一句，表示他的一份年輕人的傲氣。

白三娘點頭道：「不錯，少俠說得完全對。」

胡少先抱拳道：「多謝大娘關注。」

白三娘道：「少俠不要謝得太早，我們也許不是朋友。」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希望大娘之來與大哥無關。」

白三娘道：「正是他請老身來照顧少俠的。」

胡少先一怔，道：「那大娘你……」

白三娘道：「問題是李黑但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少先道：「此話怎講？」

白三娘道：「因爲他也不知道，老身與胡婆婆至今還是好朋友。」

胡少先道：「所以，黑老哥之托，大娘是可受可不受。」

白三娘點頭道：「老身正是此意。」

胡少先再次抱拳道：「大娘胸懷坦蕩，令人敬佩，不管來日是友是敵，大娘在在下眼中總是個可敬的人！」

白三娘望住胡少先楞了一楞道：「少俠，看來你很明事理，你爲什麼要去找擾胡婆婆的厤煩？」

胡少先一笑道：「誰說在下要去找她

的麻煩？」

白三娘道：「你不是要去找她的麻煩，去找她做什麼？」

胡少先道：「除了要找麻煩之外，難道就不能有別的事情？」

白三娘道：「老身認爲你只有找麻煩的理由。」

胡少先搖頭道：「大娘，你錯了，在下此番前往，絕不是去找她的麻煩。」

白三娘道：「那你有什麼事？」

胡少先道：「在下只是向她請教一件往事。」

白三娘道：「胡大姊的往事，老身多半知道，老身就可回答少俠你，你就不要去打擾她了吧。」

胡少先心弦一震，注目望着白三娘，只見白三娘神態肅然，目中一片希冀之色，顯見她與胡婆婆的感情，深厚無比，所以，才這般替胡婆婆設想。

這是很叫人感動的情誼，胡少先心中也實在感動，可是他表現出來的仍是那樣冷漠，輕笑一聲道：「好意心領，可是在下的事情，非請她當面說一句話不可。」

白三娘失望的道：「少俠，不是推托之詞吧。」

胡少先回答道：「在下沒有推托的必要。」

白三娘道：「你知不知道，胡婆婆是個很可憐的老太太，別人只看到她的怪，她的不近人情，却沒有一個人，眞的了解她，同情她。」

胡少先道：「這樣說來，大娘您很了解她了。」

白三娘道：「可以這樣說，所以，老身才始終是她的朋友。」

胡少先不自覺的又抱拳一禮，道：「大娘，晚輩敬你。」不知不覺間，自稱起晚輩來。

這種不知不覺的轉變，才是一個人心中的轉變，胡少先萌生着誠摯的敬意。

白三娘似乎沒有注意到胡少先的變化，緩緩的道：「老身可以替你安排一個見到胡婆婆的機會，但是，老身有幾點要求，你要事先答應我。」

胡少兄道：「什麼要求，請明示。」

白三娘道：「第一，如果她不願意和你說話，你不可强人所難，惹人生氣；第二，如果你們言語不合，你不可和她發生衝突，看老身的眼色立時退走。第三，她最討厭携刀帶劍的人，所以，你不能帶刀去見她。」

胡少先一笑道：「沒有問題，完全照辦。」

白三娘點頭道：「好，老身先走了，你自去桃源落店，等待消息就是。」說着人已站了起來，就將離去。

胡少先伸手阻住白三娘道：「爲什麼要費這樣大的週折，晚輩隨您一同前去，有何不妥？」

白三娘道：「胡大姊不喜歡不速之客，對你來說這也是你求見的一種禮貌。」

胡少先道：「大娘您說得是，不過，晚輩敢和大娘打賭，她一定不會怪責晚輩的。」

白三娘一怔道：「什麼？你自稱晚輩了，這倒大出人意料之外了。」

胡少先訕訕一笑道：「這本是常理，有什麼意外可言。」

白三娘道：「你比你師父近情理。」

胡少先道：「您見過家師？」

白三娘道：「見過，但我們並不認識，他是武林大豪，眼睛裏那有別人。」

胡少先道：「大娘，請別把話扯遠了，我們一同去見胡婆婆的事，您還沒點頭哩。」

白三娘「啊！」了一聲，道：「對了，你憑什麼說，她不會責怪你？」

胡少先道：「憑我身上一件信物。」

白三娘道：「可不可以先給老身看一看？」

胡少先搖頭道：「不，只有她老人家才可以看。」

白三娘道：「這樣說來，我只有相信你的空口白話了。」

胡少先道：「大娘您是老江湖，見多識廣，你看晚輩是空口說白話的人麼？」

白三娘沉思了半天，道：「也罷，老身相信你一次。」

胡少先抱拳一禮，道：「晚輩先此道謝。」

白三娘領着胡少先向桃源奔去。

胡婆婆眞正住家的地方並不在桃源城內，而是住在鄉下一片竹林之內，她把那片竹林叫做「苦竹塘」。

一路上，白三娘好像心不在焉似的，時而愁眉苦臉，時而東張西望，胡少先實在有點忍不住，不由得問道：「大娘，晚輩可是使你很爲難？」

白三娘道：「不關你的事，是老身那淘氣的丫頭。」

胡少先道：「令媛怎樣了？」

白三娘道：「她本是追你而來，這時却不見了她的影子，老身是以有點放心不下。」

胡少先一笑道：「她追我做什麼？」

白三娘道：「她對你不大服氣。」

胡少先道：「晚輩又沒有招惹她。」

白三娘道：「因你是刀魔的傳人。」

胡少先道：「令媛的功力一定登堂入室了，大娘又何必替她担心，何況，還是在你們的地面上，誰還敢招惹她不成？」

白三娘苦笑一聲，道：「她會招惹人家呀！」

事情就有這樣怪，白三娘話聲方了，神色却是一震道：「你看，她不就在那邊和人鬪上了。」

大路旁有一家茶鋪，茶鋪旁邊有一棵大樹，這時大樹正圍着一羣人，遠遠看去，人羣之中正有二個人在打鬪着。

一個大姑娘和一個二十多歲的書生，正在人羣之中打得難解難分。

那大姑娘想必就是白大娘的女兒了。

白三娘急步搶了過去，胡少先緊隨在白三娘身後，白三娘走入人羣中後，却輕輕的「咦！」了一聲。

胡少先輕聲道：「有什麼不對？」

白三娘說道：「那年輕書生是外地來的。」

胡少兄一笑道：「令媛大概最愛欺負外地人了。」

白三娘望了胡少先一眼，道：「你說話有成見。」

胡少先只是一句取笑的話，白三娘却聽得有點受不了，胡少先不敢再答話，一揉身滑過了人羣。

這時，那年輕書生忽然發出一聲冷笑，道：「丫頭片子，你不回還本公子的話，本公子就要你好看了。」

白姑娘叫聲道：「不說，不說，就是不說……」

一語未了，那少年書生已是大喝一聲：「你給本公子躺下。」

一句話當然不能叫白姑娘躺下，話聲後的一記陰手却叫人看了咋舌不止。

白三娘先自尖聲叫了起來，可是她却無法解救白姑娘的危機。

他那一手不但又陰又狠，而且也下流到了極點，對男人而言，算是撩陰手，對一個女孩子而言，就不知叫什麼了。

因爲，江湖上很少有人對女孩子用這種手法。

那少年書生這一手還眞有工夫，手掌一翻就快過電光石火貼上了白姑娘下衣。

憑這一手，可見這少年書生根本不是東西。

白姑娘又羞又急，退不及，讓不開，她眞的只有躺下了……。

「朋友，這種手法都使得出來，在下眞替你難過。」一隻手忽然伸過來，輕輕一帶，把白姑娘帶得飛了出去，而且，正飛向白三娘。

那少年書生一招落空，眼前連白姑娘的人都不見了，雙眼一翻，瞪着胡少先，吼聲道：「小子，你該死！」揮手一掌，便向胡少先胸前打去。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你這隻手掌，又陰又毒又下流，留了只有給你自己惹禍，我就成全了你吧。」

胡少先單指疾點而出，一指就點在那少年書生腕脈之上，那少年書生但覺遞出的掌力一洩，手臂也自然垂了下來，竟是再也抬不起來了。

那少年書生可是識貨的人，當時臉色大變，大叫道：「你……你廢了我這條手臂……。」

胡少先道：「這是最輕的懲戒，你滾吧！」

那少年書生悻悻的道：「好，你今天廢了本公子一條手臂，連本帶利記上了，報上你的名來。」

胡少先道：「在下胡少先。」

那少年書生一震，道：「你就是胡少先？」

胡少先道：「如假包換。」

那少年書生跺脚轉身道：「好，本公子認識你了，後會有期。」

可是，白三娘阻住了他的去路，道：「對不起，你不能走。」

那少年書生道：「你們要怎的？」

胡少先雙眉微微一皺道：「大娘，就放他去吧。」

白三娘道：「少俠，你有所不知，此人包藏禍心而來，我們可以不爲難他，但不能不從他口中弄個明白。」

胡少先點頭道：「大娘說得是，晚輩見不及此。」指力再出，又點了那少年書生三處穴道。

白三娘與胡少先白小珠帶到附近一座農莊之內，就待查問那少年書生時，莊丁進來報道：「啓禀三娘，莊外來了三人，求見三娘。」

白三娘道：「甚麼人？」

那莊丁道：「他們不肯說，只說見了面，三娘自然知道。」

白三娘這時正有要事要辦，實在不願見客，雙眉一皺，搖了搖頭道：「我這時沒空，你去委婉地把他們打發走了吧。」

「不用費心了，我們已經自己進來了。」三個人流水般，輕飄飄的出現在他們面前。

那是三個長像非常怪的人，一個大胖子，個子高不及四尺，看來就像一個人球；一個長瘦子，却高達七尺之上，頸子上長着一個大腦袋，看來就像一根竹竿頂着一只大水壺；另外一人，也是個長瘦子，長得和另外一個瘦子一般高，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頭特別小。

他們三個人併排一站，圓球站在中間，兩根竹竿站在兩旁，就像兩隻筷子夾了一粒湯圓，眞是好笑極了。

當然，這個時候沒有人能笑得出來，就憑他們三個人能這樣直闖進來，就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別看這只是一座農莊，其實這座農莊就是胡婆婆的產業，莊院中人也都是胡婆婆親信可靠的老朋友。莊中還眞有不少江湖高手，而這三個人能輕輕易易的走進來，能說是件好笑的事麼！

白三娘也是老江湖了，在她記憶裏就想不出這三個人是甚麼來路，楞了一下道：「三位是……」

胡少先雙眉一皺，接上了話道：「大娘，他們三人是關外來的，很少在中原走動……」

那圓球一翻眼道：「小子，你見過我們？」

胡少先搖頭一笑道：「沒有。」

還是那圓球道：「那你怎麼知道我們老哥們三個？」

胡少先笑道：「沒有見過你們，而能知道你們，自然是聽人說的了，這還用問麼？」

圓球道：「我們兄弟二十多年沒有入關了，你能一見面就知道我們的來歷，這件事不能含糊，是誰告訴你的。」

胡少先道：「我不說呢？」

圓球道：「你既然知道我們兄弟，就該知道我們兄弟的規矩。」

白三娘一旁急着問道：「他們到底是甚麼人呀，你還沒有說明白哩！」

胡少先向那圓球一笑道：「對不起，咱們得一件一件來說，你們的話得等一等回答。」

話聲一頓，轉向白三娘道：「大娘，他們是關外長白吉村座，沒有姓名只有外號，人家把他們叫做蘿蔔大蒜葱，誰是蘿蔔，誰是大蒜葱，您該一目瞭然了吧。」

圓球當然是蘿蔔，頭大的瘦子自然是大蒜，另外一位不用說就是葱了。

胡少先話聲一落，白小珠「噗哧」一聲笑了起來：「咚的咚，蘿蔔大蒜葱！」

那三個人只望了白小珠一眼，居然沒有發她的脾氣，圓球冷冷的向胡少先道：「說完了沒有？」

胡少先道：「沒有。」

接着又道：「他們三人原是親兄弟，不但是親兄弟，而且還是三胞胎，能說話的祇有胖圓球一人，另外二人是結巴，說出來的話，誰也聽不懂，所以胖球成了他們的老大。」

胖球忙接口說道：「老夫本來就是老大。」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對你們三位的介紹，到此爲止，現在輪到你們了。」

胖球道：「說，老夫剛才問的話。」

胡少先道：「你這一問不重要，待會你們自會知道的，還是你們先說你們的來意吧。」

胖球點了點頭，指着穴道被制的那少年書生道：「你們可知道他是甚麼人？」

胡少先道：「正要問他啦！」

胖球道：「他就是老夫兄弟三人的弟子陳飛龍。」

胡少先搖頭道：「不對吧，他可不是關外人。」

胖球道：「咱們入了關，自然收的是關內徒弟了。」

胡少先點頭道：「說得也是，只是，你們怎會教出這樣差勁的徒弟來呢？」

胡少先可動上了心眼兒，拐着彎兒說話了。

胖球可沒有胡少先這副頭腦，只知道就話答話道：「他還沒有學會我們的武功，自然要差一點。」

胡少先「哦」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了……」

這時，白三娘忽然尖叫一聲道：「老身知道了……」

胡少先一笑，說道：「大娘知道了甚麼？」

白三娘指着陳飛龍道：「他叫陳飛龍，又是來找胡婆婆，那他準是陳介宇的兒子。」

胖球接口道：「不錯，他就是陳介宇的兒子。」

白三娘臉色微微一變道：「他既然是陳介宇的兒子，少俠，那就看在他父親的面上，把他放了吧。」

胡少先微微一笑，拍開了陳飛龍的穴道。

陳飛龍鼈了半天，好不難過，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大喝一聲道：「就這樣叫本公子走，只怕沒有那麼簡單。」

胡少先道：「那你要怎樣辦？」

陳飛龍道：「擺酒陪禮，陪完禮之後，讓本公子把這妞兒帶走，本公子就饒你們這遭冒犯之罪。」

胡少先一笑道：「你眞是讀書人麼？」看他那副嘴臉，那裏像個讀書人，倒像個小無賴。

陳飛龍揚眉道：「本公子當然是讀書人，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還有幼甚麼的；…本公子都讀過……」

白小珠一笑道：「幼甚麼？只要你能說出來，我就服了你了。」

「幼甚麼？……幼甚麼？唉！就是想不起來了。」陳飛龍漲紅着臉，打着自己的腦袋，自己的腦袋就是不爭氣，怎樣都想不出來。

白小珠笑哈哈的道：「我替你說了吧，那叫幼學。」

陳飛龍臉色一正道：「對！對！對！那就叫幼學……」

白小珠又道：「還有四書，你讀過沒有？」

陳飛龍道：「當然讀過，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幼學，不就是四書麼！」

除了胡少先和白小珠二人，其他的人還眞被他唬得一楞一楞的，不知他有多大的學問。

白三娘一揮手，道：「吩咐下去，擺酒……」

胡少先搖頭道：「不必了，你那酒菜留了餵豬吧。」

陳飛龍聽話的反應倒是快得很，臉色一變道：「小子，你敢罵人？」

胡少先道：「我沒有罵人。」那是說他根本不是人。

陳飛龍身子一幌，躲到那三個怪人身後，大叫道：「師父，這小子就是刀魔的徒弟胡少先。快抓住他，不怕他師父不出來。」

胖球哈哈大笑道：「原來你是刀魔的徒弟，怪不得你知道老夫兄弟的來歷。」

胡少先笑笑地道：「在下沒有騙你們吧，你們現在可不是知道了。」

胖球道：「你師父在那裏，快快說出來。」

陳飛龍叫道：「師父，不要和他嚕嗦，抓住他，還怕他師父不出來要人麼？」

胡少先一點不在乎的笑道：「家師的所在地，在下亦可以告訴你，但你們來這裏做甚麼？敢不敢說出來？」

胖球道：「說出來又有何妨，我們是來找胡婆婆的。」

胡少先哈哈笑道：「好極了，我們也正要去找胡婆婆，可說是志同道合了。」

胖球道：「你去找胡婆婆幹甚麼？」

胡少先道：「那是在下自己的事，恕不奉告。」

胖球道：「好，你不說也可以，現在你該說出你師父的地點了。」

胡少先道：「你這個人既然講理，在下也不能說話不算數，家師隱居在桐栢山臥雲峯下，你隨時去，都可以見到他老人家，只是……」

胖球道：「只是甚麼？」

胡少先道：「最好，自己帶棺木去，家師近來脾氣不好，見人就殺，你們可要小心了。」

胖球冷笑一聲，轉向陳飛龍道：「你打聽出胡婆婆的住址沒有？」

陳飛龍一指白小珠道：「她知道，就是不肯說。」

胖球打量着白小珠道：「小姑娘，小小年紀，要識得進退，現在老夫再問你一聲，胡婆婆住在那裏？」

白小珠一揚蠑首，道：「不告訴你們這批大壞蛋。」

胖球目中放出了殺氣，道：「老夫要殺人了，快說。」

胡少先插嘴道：「先別發脾氣，讓我們先商量一下如何？」

胖球冷笑一聲，算是答應了。

胡少先向白三娘道：「我們就帶他們一道去吧。」

白三娘怒笑一聲道：「胡少先，你存的是甚麼心？」

胡少先道：「大娘，你先別發火，您仔細想一想，胡婆婆的住地，別地方打不打聽得到？」

白三娘道：「胡婆婆又不是見不得人的人，她可沒有躲藏起來。」

胡少先道：「這就是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把他們帶去又有何妨？」

接着，白三娘耳中又响起一道蚊蚋般的細聲道：「要把他們擺平在這裏，並不困難，但他們意圖不明，隨便下手就非智者之舉了，把他們帶去，看胡婆婆意向行事，才是理性的決定，大娘以爲如何？」

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力，白三娘張大着眼睛驚悸得說不出話來。

要知傳音入密神功，非有極深厚的內功，無法練成，白三娘她自己就沒有這份火候，因此，她能不吃驚麼。

胡少先向她微微一笑，點了點頭道：「大娘，說話呀！」

白三娘眼睛裏不夾砂子，長白三絕是甚麼貨色，有多麼扎手，她一眼就看出來了，憑她和莊子裏的人，只怕很難佔上風，再加上胡少先這個人，就更作難了。

在這時候，胡少先有着舉足輕重的份量。

白三娘暗暗一咬銀牙，點頭道：「好，少俠聽你的。」

胡少先向胖球道：「聽到沒有，白大娘答應帶你們一同去，你們願不願意？」

胖球道：「老夫可沒把你們放在眼裏，多你們幾個人，又有何妨。」

第二天，一行人到了胡婆婆居住的「苦竹塘」。

苦竹塘早已接得白三娘密報，有了高度的準備。

胡婆婆的苦竹塘佔地不小，從竹林之中穿越而過，才是她居住的房子。她住的房子也不小，房子前面，還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這時已經擺好了三張桌子，桌子上備得有茶點，有着主人的禮數。

接待他們的是二個半百老人，胖球他們四人，被安置坐了一張桌子，胡少先雖是一個人，却也坐了一張桌子。

胡婆婆還沒有現身，顯得架子不小。

白三娘帶着白小珠直入屋內，半天不見出來。

胖球他們四人有一位半百老人相陪。那半百老人非常會說話，居然和胖球他們有說有笑，使他們忘記了胡婆婆的遲遲不出來。

但，胡少先却坐立不安，不耐煩了。遠處，白少珠伸出一個頭來，向他招了一招手。

胡少先起坐走了過去：「甚麼事？」

白小珠笑哈哈的道：「怪事一件，胡婆婆要先見見你。」

胡少先跟着白小珠在一間靜室裏見到了胡婆婆。

沒見到胡婆婆之前，單從婆婆兩字去猜想，準把她想成一個又瘦又乾又醜又惡的老太婆。見到她之後，便覺得婆婆兩字叫得實在不切實際，因爲胡婆婆不但不是個乾瘦的小老太婆，實在說來他還是一個非常有風韻的中年婦人。只是，她的頭上青絲已然半白，算是有點老的意味。

胡少先見到胡婆婆星目之中不自覺淚水泉湧而出，他一低頭，拜倒在地道：「晚輩胡少先叩見老前輩。」音聲啞啞的，顯得極不自然。

白三娘就怕胡少先惹起胡婆婆的怒惱，及見胡少先表現得禮貌周到，不由暗暗吁了一口大氣，同時，也放心胡少先眞的沒有敵意。

胡婆婆臉上表情平靜，緩緩的道：「聽白三妹說，少俠有件信物要給老身看看，少俠請取出來吧。」

胡少先拜吧起來，這時他的情緒已漸漸穩定下來，取出信物雙手遞給胡婆婆。

胡婆婆信物入手，臉色忽然大變，激動地道：「你……你就是我兒……」

胡少先一輩子還沒哭過，這時却忍不住哭叫了一聲：「娘……」就撲到胡婆婆懷中哭了起來。

胡婆婆沒哭也沒有叫，人却昏到了。

白三娘睹狀大叫一聲，拉開胡少先，道：「還不快扶起來，你娘昏過去了。」

胡少先見了娘，就成了小孩子，原有的應變之才，一下子齊皆不見了，只急得張惶失措的道：「這却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白三娘樂得大笑道：「這有甚麼了不起，看你白三姨的。」

手指一落，就把胡婆婆拍醒了。

胡婆婆長嘆了一口氣，苦澀中帶着笑容道：「孩子，你終於回來了，可知道娘等你等得人都要發瘋了。」

胡少先叩首道：「孩兒不孝，一直不知自己身世，所以，未能前來叩見您老人家。」

胡婆婆道：「這不能怪你，娘也不知你在刀魔門下，不然娘早就找你去了。」

白三娘輕嘆一聲，道：「胡大姐呀，這些話有的是時間，門外還有客人哩！」

胡婆婆一笑站了起來，道：「好，我們先出去看看。」

胡少先叫了一聲，道：「娘……」

胡婆婆道：「孩子你有甚麼話說？」

胡少先道：「他們的來意，娘知不知道？」

胡婆婆道：「娘與陳介宇沒有交往，不知他們所爲何來？」

胡少先說道：「這件事由孩子處理可好？」

胡婆婆一皺雙眉道：「你成？」

白三娘馬上接口道：「大姐，您不知道，李黑就是服了少先，少先一刀，把李黑的酒葫蘆劈成了兩片，把李黑的胆都嚇破了。」

胡婆婆望了胡少先一眼，含笑道：「你師父倒眞教了你一點本事。」

胡少先點頭道：「師父對孩兒盡了不少心力。」

胡婆婆道：「不過行道江湖，單憑刀快，還是不成。」

胡少先應聲說道：「是，孩子也就是這個原因，要代娘接待長白三絕。」

胡婆婆沒有答胡少先的話，却向白三娘道：「三妹，看來你這大侄子要把大姐擱到高樓上去了。」

白三娘道：「這還不好，樂得享享老

福。」

胡少先道：「娘，你答應了？」

胡婆婆道：「不答應你，成麼？」

胡少先笑道：「娘，人家都說您脾氣不大好，孩兒看你老人家的脾氣不但好，而且還好得不能再好了。」

胡婆婆的脾氣好，那只有天知道，只是兒子新回來，又是這樣英俊瀟洒出類拔萃，不但滿足了她有子萬事足的空虛，也把她鬱結在胸中的怨恨消除了一大半，這時，她高興都來不及，那還有心情生氣。

胡少先可是個鬼靈精，母親心態上的形成變化，他是一目瞭然，所以，一上來就捧了母親一把，一來教母親高興，二來教母親知道自己在兒子眼中是個什麼形像，爲了這個形像的保持，而不得不先控制自己的脾氣，在修心養性方面下工夫了。

別看胡少先這小小的心眼，在胡婆婆心上眞產生了極大的作用，胡婆婆先是一楞，接着一笑，伸手搭在胡少先肩頭上，道：「孩子，娘眞要謝謝你師父。」

大家走出屋，到了前面廣場上。

兩雄聯手　共誅惡魔

長白三絕簡直被那個相陪老者的三寸不爛之舌說得忘記了此行目的，連胡婆婆的走出屋來，都沒放在心上。

還是那位陪客的老者一笑道：「敝東主出來了，老朽先退。」

長白三絕這才注目向胡婆婆望去，他們不覺奇怪起來，胡少先怎會坐到胡婆婆身旁去了。

不過奇怪總歸奇怪，時間可不容許他們多想，胡婆婆已是開聲說話了：「老身就是胡婆婆，三位叫名叫姓的來找老身，不知有何見教？」

胖球一推陳飛龍道：「你說吧。」

陳飛龍坐在椅子上也沒有什麼見面禮，也沒有什麼客套，開口便道：「我爹有一句話要問你。」

胡婆婆臉色一變，胡少先望着她微微一笑，胡婆婆的脾氣就發不出來了，輕嘆一聲，道：「你爹是誰呀？」

陳飛龍道：「我爹就是齊天堡的堡主陳介宇，陳大堡主，你難道沒聽說過？」

胡婆婆一笑道：「是陳介宇那混蛋，老身知道他，他要問什麼話？」

陳飛龍道：「他要接你去做堡主夫人，問你願不願去？」

胡婆婆氣得臉色發白，一拍桌子，胡少先伸手按住胡婆婆的手道：「娘，你只要說一句話，是要他們橫着出去呢？還是直着出去？」

胡婆婆猛吸了一口長氣，壓住了心中怒氣，一笑道：「你看着辦吧。」

胡少先離座而起，直向陳飛龍桌前走去，道：「四位起來，請自己走出去。」

陳飛龍嚷道：「什麼？你就要我們走，胡婆婆還沒有答應呢？」

胡少先道：「笨蛋，請你們走，是什麼意思你都不知道？」

陳飛龍道：「不，我還有話要說。」

胡少先道：「你說吧！」

陳飛龍道：「胡婆婆，家父娶你是娶定了，你答應得跟我們走，不答應也得跟我們走，否則，今天你們都只有死！」

胡少先道：「我也給你們一個字，『走！』不走就死。」

陳飛龍可眞還怕了胡少先，一縮頭，向長白三絕道：「師父，現在要看你們的了。」

胖球開口了：「小子，沒有你的事，不要自找麻煩，站過一邊去。」

胡少先一笑道：「你們可知在下是什麼人？」

胖球道：「刀魔的徒弟，在老夫兄弟眼中還沒有份量。」

胡少先道：「胡婆婆就是家母，你說這件事在下該不該管？」

胖球楞道：「你是胡婆婆的兒子？」

胡少先道：「對。」

陳飛龍高興得跳了起來，大聲叫道：「你是胡婆婆的兒子，將來我們就是兄弟，小弟有了你這大哥，那可棒極了。」

胡少先只望了陳飛龍一眼，氣都懶得和他生，和這種人生氣，實在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胖球接道：「你也是刀魔的弟子。」

胡少先道：「也對。」

胖球道：「這次我們進關來，另一目的就是要找你師父。」

胡少先道：「當年你們三人敵不過家師一刀，今天在下秉承師門威風，還是單人獨刀，敄量敄量你們的進境成就。」

胖球哈哈大笑道：「小子，老夫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在自己找死。」

胡少先道：「對付別人，在下不敢說，對付三位在下却自信有必勝的把握，在下對三位的底清楚得很，什麼『三相朝元』，『玄龜獻曝』，『懶驢打滾』，在下都清楚得很，而且智珠在握，一擊必得，你們其他的功夫，那就不值一談了。」

胡少先在唬人嗎？那也不見得，看胖球他們三人的臉變得一片灰白，就知胡少先的話說得叫人心驚肉跳。

胡少先一笑，又道：「在下能知道你們這樣清楚，你們也該感到驕傲了。」

胖球冷冷的道：「放屁！」

胡少先道：「因爲你們在家師眼中還有一點點份量，所以他老人家才對在下有所指教，否則，多少知名之士，他老人家提也不提。」

胖球向二個瘦子兄弟做了一個手式，那二個瘦子兄弟點了一點頭，胖球站起身道：「你吹了半天牛後，也該活動了吧，好，老夫和你走一招，你要接得住老夫這一招，老夫兄弟回頭就走，再不過問陳家的事。」

胡少先道：「要是在下接不住呢？」

胖球道：「那麼對不起，令堂得跟我們走。」

胡少先進一步道：「要是反過來，在下一刀勝了你呢？」

胖球道：「咱們兄弟就回到關外去，今生今世再不踏入關中一步。」

胡少先點點頭道：「這還說得過去，好，我們就走一招看看。」

胡少先原是與白三娘依約將刀取下，因此身上沒有帶刀，一回頭方待隨便要一把刀時，只見白小珠已笑吟吟的將胡少先的魔刀雙手捧了過來，說道：「胡大哥，

你的刀小妹給你帶來了。」

胡少先魔刀在手，目中精光陡盛，面對着胖球便不再說話。

胡少先這一凝神接刀，胖球便已覺出有一股無形的勁氣，向自己壓來。

胖球面對着這個年輕人，心裏實是相當的顧忌，因爲他剛才那一番話，教人聽了，毛骨悚然，自己的壓箱本事，他差不多完全知道，這却叫人如何輕鬆得起來。

胖球人胖得像球，所用的兵刄居然也是圓東西，一對子母乾坤圈，子母乾坤圈在武林中很普通，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胡少先却微微一笑道：「前輩請！」

胖球道：「你我言明的只是一招，一招之數誰先出手誰得先機，老夫先出手，有點不大公平吧。」

胡少先道：「魔刀的力量，就在出奇制勝，後發先至，前輩不攻，在下如何出刀。」說着刀身一斜，擺出一個奇特的架式，作勢以待。

胖球被胡少先那番話說得謹愼起來，再也不敢小視於他，氣納丹田，腳下踏着小碎步，圍着胡少先走了一圈，一圈走完，胖球沒有出手，但却皺起了眉頭。

胡少先這個架式破綻百出，處處都給人一種乘虛而入的機會，應該是最好的出手機會。

可是，進一步想，世間會有這樣便宜的好事麼？自魔刀出現江湖以來，好像還沒有人因此而得過便宜，討到好處。

高手相搏，絲毫失誤不得，胖球不敢輕進，又猶豫起來了。

胡少先收式一笑道：「老前輩眞高明，家師獨門絕學『百殘不敗』，居然沒有逃過老前輩的生眼，今日之戰就此作罷如何？」

何其前倨而後謙也。

胖球却是倒抽了一口冷氣，暗自忖道：「慚愧！看來這小子倒眞不好惹得很，如能兩罷干戈，倒不失爲明智之舉。」

此念一生，胖球就沒有馬上說出不留後路的話來，他先和二位兄弟用細語交換了一陣意見，其實所謂交換意見，只不過是做給外人看而已，他那兩兄弟還不都聽他的，說穿了就是他自己想打退堂鼓了。

說得也是，人家得老婆，自己得仇人，這筆帳划得來麼？何況還不一定吃得住這小子。

胖球心裏拿定了主意，與兄弟們的交談不過是三幾句話，他就回身向胡少先點頭道：「好，老夫同意你兩罷干戈之說，但是我們的約定又當怎樣？」

胡少先道：「前輩一筆勾銷，只當沒提過如何？」

胖球一抱拳道：「好吧，我們就此告辭。」

旁邊陳飛龍却不識相的大叫一聲，道：「師父，事情沒辦好不能就此一走。」

胖球冷笑一聲，道：「你要辦，你自己辦吧。」

陳飛龍一怔之下，胖球和二位兄弟已經走出四五丈之外了。

陳飛龍心胆皆虛，大叫一聲，道：「師父，等徒兒一等！」沒命的追了上去。

這似乎是一齣虎頭蛇尾的笑劇，但胡少先却望着他們遠去的身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白小珠笑道：「胡大哥，想不到你的虎牌功夫也高明到了極點！」

胡少先道：「是唬功嗎？那你來試一試！」

白小珠道：「這可是你說的。」一劍刺了過來。

胡少先一轉旋身，白小珠劍勢走空，而胡少先的刀刄却正架在白小珠肩頭上。

白小珠一震，胡少先的刀已經收回去了。

白小珠一咬銀牙，又刺了一劍。

就像變戲法似的，白小珠每刺一劍，胡少先的刀刄就在白小珠的肩頭上敲一下，白小珠刺了七八劍，肩頭上也被敲了七八下。

白小珠氣得滿面通紅，還要刺了下去，那邊白三娘笑着叫道：「小珠，你有幾個腦袋，還能要無賴下去麼？」

白小珠一跺腳，嬌嗔的道：「胡大哥，你就不知道讓讓女孩子麼！」

胡少先哈哈大笑道：「我要讓你，那就不是唬牌，而成了貓牌了。」

白三娘笑哈哈的道：「少先，別逗你珠妹妹了，你娘有話和你說哩！」

母親可不正站了起來，向他招着手。

母親不但向他招着手，還向所有在場的人招着手。

胡少先回到母親身旁，其他的人，也都一一跑了過來，聽說胡少先是胡婆婆的兒子，誰也樂於知道究竟。

胡婆婆先要胡少先見過那二個老者，康紹東和何茂林，何茂林就是那個最會說話的老人了，命胡少先尊之爲大叔，此外，就是一位朱姥姥，一位李姥姥和一些次要的人物。

最後，胡婆婆才一拍胡少先肩頭向大家道：「他就是老身從小就失踪的小兒，以後還望各位像愛護老身一樣愛護他。」

胡婆婆一向苦寒着的面孔，現在是春花般的堆滿了笑容，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胡婆婆今天眞是天下最快樂的女人了。

胡少先也笑着道：「娘，你並不老，您這婆婆之稱，改一改好不好？」

胡婆婆笑道：「好，改就改，你就替老娘改罷。」

胡少先道：「孩兒見娘這苦竹塘，已是苦盡甘來，苦竹改爲甘竹，娘就稱聲甘竹夫人吧。」

胡婆婆點頭道：「好，以後大家就稱老身甘竹夫人吧。」

白小珠笑着問道：「胡大哥，你又該叫什麼呢？」

胡少先道：「隨便。」

白小珠道：「我們叫你『百殘不敗生』如何？」

胡少先笑道：「討打。」

大家一樂，甘竹夫人領着胡少先，招呼了康大叔，何大叔，朱姥姥，李姥姥和白氏母女，回到內堂，各自入座。

甘竹夫人叫了一聲，道：「先兒，你說說，剛才長白三絕眞要和你動手，你勝得了他們麼？」

胡少先道：「孩兒勉強可以勝過他們，但娘這裏可能就此毀了。」

甘竹夫人道：「你回來了，娘已萬事

皆足，苦竹塘毀了就毀了，何足惜哉。」

胡少先道：「還有一點，就是長白三絕人雖怪僻異常，但尚能潔身自愛，罪不至死，孩兒實不忍置他們於死地，同時，孩兒還有一個用心……」

白小珠急口問道：「什麼用心？」

胡少先回答道：「我想把他們收爲己用。」

甘竹夫人說道：「他們能爲你所用的麼？」

胡少先笑着道：「孩兒對他們知之甚深，自有收他們的辦法。」

甘竹夫人道：「近來江湖上傳言很多，聽說令師都中了別人的暗算，此話可是當眞？」

胡少先點頭承認了，接着，便把過去發生的事情，作了一個有系統的說明，接着，便道：「所以，凡是找上孩兒的人，孩兒都對他存有一份疑心，也因爲孩兒要慢慢把他查個一淸二楚……娘，那陳介宇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甘竹夫人坦然道：「娘年輕時候就認識陳介宇，他在娘眼睛裏一直是個不入眼的人物，娘也不知他在暗戀着娘，所以，他這次派人來，也大出娘意料之外哩！」

胡少先忽然想起了什麼事似的，輕「啊」了一聲，道：「娘，孩兒是跟您姓的吧，那麼本姓又是什麼呢？」

甘竹夫人長嘆一聲道：「你猜錯了，你本來就是姓胡，倒是娘却不是姓胡。」

胡少先道：「那你老人家本姓呢？」

甘竹夫人道：「姓杜。」

胡少先一怔道：「你老人家姓杜，那桃……」

白三娘截口道：「少先，你暫就不要問這個吧？」

甘竹夫人道：「三妹，這些話說明白了也好，免得孩子胡思亂想。」

目光又轉向胡少先道：「你是不是想問娘和桃林杜家有什麼關係？」

胡少先訕訕的道：「孩兒聽說你老人和桃林鬧得不大愉快。」

甘竹夫人道：「你的聯想力很强，其實你想得一點不錯，娘就是桃林杜家的人，桃林杜萬山也就是你大舅。」

胡少先劍眉忽的一轉，道：「這樣說來，他們不但不該和您鬥氣，還應該好好照顧你才是。」

甘竹夫人道：「這倒不能怪你大舅，其實鬥氣的是你娘，而不是你大舅，你大舅很想照顧你娘，是你娘說了狠話，不接受他們的照顧。」

白三娘驚叫一聲，道：「大姐，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甘竹夫人含笑道：「我說錯了。」

白三娘道：「其實，你早就該有這種想法，我們這些朋友，也不會在你們中間作這多年的難了。」

甘竹夫人長嘆一聲，道：「大姐是羞刀難入鞘啊！」

苦笑一聲，甘竹夫人接着告訴胡少先道：「娘和你爹的婚姻，家裏人全家反對，娘一門氣就離開了桃林，誰知你爹命短，你還沒有出生，你爹就遭了殺身之禍，因此一來，娘的氣更大了，常把你大舅的好意，看做是一種嘲笑，所以更是不相容了。」

白三娘笑問道：「大姐，你怎樣想開的？」

甘竹夫人道：「我早就想開了，只是沒有說出來吧了，現在兒子回來，有了好兒子，我也就有了光彩，過幾天我倒要帶着兒子回去見見他大舅。」

人就是這樣奇怪，不好說話的時候，再好的話也聽不進去，好說的話時候，再壞的話也不放在心上。

胡少先搖頭苦笑道：「娘，原來是這回事，你可把孩兒整慘了。」

甘竹夫人一震道：「什麼？你受了什麼委曲。」

胡少先笑道：「沒有什麼，是孩兒胡思亂想，以爲娘受了別人的欺侮，孩兒還打算替你老人家好好出一口氣啦。」

白三娘笑道：「這可胡來不得，你那魔刀可不是好惹的！」

胡少先道：「白姨，小侄倒另外有一件事要請教請教您。」

白三娘道：「你是說，我爲什麼在外面賣酒。」

胡少先搖頭道：「小侄要問的是您認識八表飛鷹白行空白老前輩。」

白三娘道：「他老人家就是小珠的爺爺，我怎會不認識？」

胡少先道：「白老前輩身前有一位白玲子姑娘……」

白三娘道：「她就是小珠的姐姐，也是我的女兒呀！」

胡少先道：「你們一家人爲什麼不住在一起呢？」

白三娘笑道：「還不是愛管閑事的關係。」

簡簡單單一句話，話中却有着無比的仁心，胡少先不但完全明白，而且也非常感動，當下面色一正，抱拳一禮道：「白姨，請受小侄一禮，聊表敬意。」

白三娘笑道：「不可說，不可說。」

胡少先點頭道：「小侄理會得。」

甘竹夫人一笑道：「你們在打什麼啞謎？」

白三娘道：「大姐，您就少操一點心吧。」

甘竹夫人微微一笑道：「其實大姐什麼都明白，妹子多謝你了。」

甘竹夫人不是呆子，那有看不出白三娘一直在慰藉她，照顧她，這就是她愛管的閑事。

甘竹夫人又指着康大叔和何大叔道：「先兒，康大叔和何大叔都是你爹當年的好朋友，這些年娘全靠他們的支持，才有今天，你不可忘了他們的好處。」

胡少先又謝了他們。

這時，忽然闖進一個人來，小珠眼快，歡欣的迎上去叫道：「大姐，你來得正好，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小珠口中的大姐當然是白玲子。

白玲子見了胡少先一怔道：「大哥，你怎麼也在這裏？」

胡少先笑道：「我的家，我怎麼不在這裏？」

白玲子正在迷惑之際，白小珠搶着告訴她道：「姐，胡大哥，就是胡阿姨的兒子啦。」

白玲子吁了一口氣笑道：「這可好了，小妹省了不少事了。」

胡少先道：「玲妹，你有什麼事？」

白玲子道：「找你和杜大哥呀，小妹聽說你來了苦竹塘，我還眞怕你蠻不講理呢。」

胡少先道：「玲妹，我是蠻不講理的人麼？有什麼事？」

白玲子道：「那暗中計算你們的人，有眉目了。」

胡少先欣然道：「是什麼人，請快說出來。」

白玲子說道：「可能就是陳介宇攪的鬼。」

胡少先說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爲什麼可能……」

白玲子道：「『可能』就是有待證實的意思。」

胡少先問道：「你是怎樣找到陳介宇的。」

白玲子一笑道：「說來這還是你的關係。」

胡少先愕然道：「我的關係？」

白玲子道：「有人關心你吃虧，這把個消息透露了給小妹。」

胡少先皺起了眉頭道：「誰？」

白玲子道：「你還記得紅葉莊不？」

胡少先點了點頭，白玲子望着胡少先，擠了一下柳眉道：「你難道就忘了人家秦婉如姑娘。」

胡少先當然不會忘記那閑雅如仙的白衣姑娘，只是，那只是對她印象不錯而已，至於，說到「關心」兩字，却有無法說起之感，連熟悉兩字都還談不上哩！

胡少先苦笑道：「玲妹，你就不要做文章了吧，我和她根本扯不上什麼，你難道沒有看出來？」

白玲子道：「你的心裏如何，小妹不得而知，但人家對你却是念念不忘，所以小妹才能從她口中知道陳介宇的事。」

白小珠笑道：「姐姐，你口中爲什麼也離不開那位什麼秦姊姊，你心裏有點不舒服是不是？」

這句話還眞是一針見血，說到白玲子心坎裏去了，白玲子可就不好再開胡少先的玩笑了，向小珠一瞪眼道：「不知道，就少插嘴。」

胡少先笑道：「話別扯開了，那秦小姐怎樣說？」

白玲子道：「事情是這樣的，陳介宇可是一個才疏心大的人，原就和紅葉莊常有交往，自從你打了秦誼之後，秦誼可恨死你了，於是他們兩人一計較，麻煩就落到你們頭上了。」

胡少先沉吟着道：「他們這次的事情發動得很快，頗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功，如說是一念之故，恐怕有點不可能吧。」

白玲子道：「我剛才不是說過陳介宇其人，才疏心大麼，據說他暗中網羅江湖好手已有多時了，有了人手，什麼事不好辦？」

胡少先點頭道：「這樣說來，八九不離十，準是陳介宇從中興風作浪的了。」

「姐姐你不知道，陳介宇的寶貝兒子就帶着長白三絕來過這裏。」白小珠又插上嘴了。

白玲子「啊！」了一聲，道：「他們來做什麼？」

白小珠道：「說來可笑死人了，他們要迫胡姨去做他們的堡主夫人啦。」

白玲子秀眉一聳笑道：「眞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異想天開……」話一出口，白玲子猛然想起這句話說不得，惹惱了這位胡姨，一樣挨罵，忙把話收住，偷偷向甘竹夫人望去。

甘竹夫人出奇的好脾氣，不但臉上毫無不悅之色，而且，還向她微微一笑，道：「玲兒，阿姨倒想起一個對付陳介宇的辦法了。」

白玲子拍了一拍自己的腦袋道：「胡姨，這可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白小珠笑着道：「姐，你是就這樣差勁，難道連人逢喜事精神爽，這句話都忘了。」

白玲子嘻嘻一笑：「苦竹塘以後可撥雲見日了。」

甘竹夫人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小妮子，你想討打。」

白玲子一縮頭道：「玲兒不敢了。」

胡少先道：「娘，您有什麼妙計，快說吧！」

甘竹夫人道：「我想親自去和陳介宇談一談。」

白三娘雙眉一蹙道：「大姊，這樣妥當麼？」

甘竹夫人轉眼看着胡少先道：「這就要看少先有沒有保駕的本事了！」

胡少先一笑，話還沒有出口，白玲子却點頭大叫一聲道：「這是個好辦法，你們去罷，玲兒走了。」她眞是說走就走，話聲一落，人就向外奔了出去。

白三娘跺脚叫道：「玲子，你又到那裏去？」

胡少先道：「別管她，她的事情多得很。」

白玲子要到什麼地方去，胡少先可眞的知道，只是，心裏有點酸溜溜的，好不難過。

白小珠的眼光可也眞利，輕笑一聲，說道：「胡大哥，你說的話好像有點味道哩。」

胡少先苦笑道：「你們女孩子就是這樣敏感，我可招惹不起，我們還是商量商量如何去找陳介宇吧。」

商量的結果，苦竹塘的人一明一暗，分成兩路，奔向齊天堡。

甘竹夫人率領朱姥姥李姥姥白氏母女和胡少先爲明的一路，康紹東與何茂林却率苦竹塘其他的好手，爲甘竹夫人暗中援應。

齊天堡位於雲夢，路程非只一日，好在他們這隊人馬人數雖然不多，但却是叫人看了也側目的一羣，誰敢找他們的麻煩，所以，一路之上，平靜無波。

不過，他們一起程，齊天堡先已得到了密告，陳介宇一聽就是那麼幾個人，只樂得哈哈大笑，道：「胡婆婆就是這個脾氣，我就知道，她會自行前來投到，胡風，你得給老夫好好準備着。」

胡風就是陳介宇身邊的狗頭軍師，一肚子壞水，很得陳介宇的倚重。

不過他雖然也姓胡，可與胡少先他們

毫無瓜葛。

甘竹夫人離開齊天堡還有五里路，胡風就帶了八個錦衣武士相迎於道旁了。

一行人浩浩蕩蕩進了齊天堡，在堡前迎接他們的是陳飛龍而非陳介宇，據說陳介宇外出未歸，由陳飛龍代父表示歉意。

入得齊天堡之後，大家被安置在齊天堡最高貴的地方春風得意樓。

陳介宇藉口不馬上出來見面，這倒也很好，大家可以藉此緩一口氣，多瞭解一點齊天堡的實情，以定將來的應付之策。

天色入夜之後，胡少先第一個溜出了春風得意樓，春風得意樓表面上受着極尊榮的接待，骨子裏却像牢房一樣，被不知多少武林高手監視着。

胡少先本身功力既高，人又機警絕倫，再加上心理上早有準備和一份小心謹慎，他的溜出春風得意樓之不被人發現，實是理所當然的事。

只要溜出了春風得意樓，胡少先就如魚得水，得其所哉了。

齊天堡除了春風得意樓有着特別的嚴密監視外，其他的地方，倒沒有什麼特別的戒備，再穿上一套齊天堡的服裝，就可在全堡各個角落穿來穿去了。

胡少先首先就發現了三件要事，第一，陳介宇沒有外出，這時正在一座花廳之內陪着幾個人在商議什麼事；第二，齊天堡有一處賓館，經常招待着來來往往的武林奇士，目前賓館之中，就至少有二十多位貴賓；第三，齊天堡內居然佈置好了一座辦喜事的禮堂。

胡少先發現那座禮堂之後，但覺一股厭惡感覺從心底翻了上來。同時，也有一股怒火冲上了眉梢，不自覺的發出了一聲冷笑。

「哼！」另外一聲冷笑，馬上就在他身邊發了出來。

胡少先一回頭，他可楞住了。就在他身旁站着長白三絕之一的瘦子大蒜。

長白三絕蘿蔔大蒜葱，大蒜算是老二，一天到晚除了板着面孔外，就不多說一句話，這時，他居然在一聲冷笑之後說話了：「你就是那個胡少先。」說話的聲音雖然怪腔怪調，但還是給胡少先聽懂了。

胡少先一震之下，長白老二大蒜的瘦手向他肩頭上一搭，又道：「隨我來。」

搭在肩頭上的手，並沒有加注內力，這表示大蒜沒有威脅的意味。

胡少先不是怕事的人，但也不是一個隨便衝動的人，大蒜的舉動，使他冷靜的隨行而去。

到得長白三絕住的地方，才知道他在溜出春風得意樓時，瞞過了別人，但却被長白三絕發現了，長白三絕沒有聲張，只暗暗的在找尋他。

大蒜運氣好，第一個找到了他。

他們算不上是朋友，但相見之下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欣喜之感。

胖球笑呵呵的道：「胡少俠，你們的胆子眞大，居然大搖大擺的來了齊天堡，可是認爲齊天堡不堪一擊？」

胡少先道：「當時，確有此想。」

胖球道：「現在呢？」

胡少先道：「現在的想法略有改變，如果三位前輩不和在下作對，在下還沒有太多的担心。」

胖球道：「我們可以不和你作對，但是，在這齊天堡，我們兄弟算不了什麼，還有比我們兄弟強過百倍的絕世高手隱身在暗中，你可要特別小心。」

胡少先道：「多謝三位前輩示警……但在下有一事不明……」

胖球笑道：「我們爲什麼要帮你的忙，是不是？」

胡少先笑一笑道：「前輩眞是明察秋毫。」

胖球一笑道：「理由無他，覺得你少俠很有意思，唬人的本事天下第一。」

胡少先啞然而笑道：「三位也忘了家師的仇恨了？」

胖球道：「什麼仇，天知道，你師父的脾氣你還不知道，眞要有仇，咱們兄弟還能活到今天麼？」

胡少先笑道：「那三位前輩也是唬人的了。」

胖球道：「所以，我們對上了味口，要交一交你這少年朋友。」

胡少先抱拳道：「多謝三位前輩。」

大蒜忽然說了一句代表長白三絕人品的話，道：「咱們兄弟三人雖是來自關外長白，却也看不慣陳介宇那樣橫行霸道，口是心非的作風。」

胡少先道：「三位老前輩可知陳介宇身後撐腰的是何許人物？」

胖球道：「這個老夫兄弟也還沒查出來，不過老夫相信遲早總會知道的。」

胡少先道：「老前輩可知他住在什麼地方？」

胖球道：「還不知道，但他絕不住在本堡之內，不過離本堡也不會太遠。」

胡少先一笑道：「有了這個範圍，就好找他了。」

胖球猛然「啊！」了一聲，道：「還有一點值得你參攷的，就是那幕後高手甚是喜愛女色，陳介宇每十天半月，就得找一批美女送去。」

胡少先笑道：「有這個綫索，那就更好着手了，多謝指教，晚輩告辭了……」

他方待轉身而去，忽然勢子一收，道：「好像有人來了。」

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正是朝着他們的住處而來。

胖球一拉胡少先道：「你先在屋內避一避再走吧。」

胡少先剛入屋內，來人也就到了，那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背上插着一把寶劍，他叫秦劍魂是陳介宇身前的劍童。

秦劍魂很有禮貌，對胖球他們三個人都行了禮，然後躬身道：「堡主有請三位前往相商要事。」

胖球等隨着秦劍魂去了後，胡少先心中計較了一下，於是暗中一路跟了下去。

秦劍魂領着胖球等三人並不是進入陳介宇密室，而是領他們到了堡前。

堡前備好了五匹快馬，堡主陳介宇就在那裏等着胖球他們，胖球他們一到，他們四個人加上秦劍魂，便打馬揚鞭出了堡門。

胡少先不願半途而廢，也揉身出了齊天堡，用兩條腿展開輕身功夫，如飛一般追了下去。

用兩條腿去追四條腿，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胡少先總算沒有把他們追丟了，但全身衣服都汗濕了。

一口氣，追了十來里路，前面五騎馬，離開官道，轉入了一條山徑，同時奔馳的速度，也減慢了下來。

胡少先鬆了一口氣，也放慢了脚步，前面蹄聲的的，是最好的引導，還怕他們跑上天上去不成。

山路迂迴曲折，引導胡少先來到一座山谷之前，鬱林中現出一道燈光。

目的地到了，胡少先不敢大意，輕身提氣一步步接近過去。

也許人家根本就沒把一般江湖人物看在眼裏，屋外居然沒有守望之人。

這是一間普通茅草屋，茅屋既不大，也不打眼，陳介宇他們騎來的快馬，就繫在茅屋之外。

有馬匹在，這間茅屋外表看去雖然普普通通，內容絕對普通不了。

胡少先一點足射到窗前向茅屋內望去，屋內一張桌，兩個人，兩個人對桌而坐，正在舉杯對飲。

好在那對飲的二人之中，有一個就是剛剛騎着快馬而來的秦劍魂，否則，胡少先眞要懷疑自己是不是找錯了地方。

因爲屋內根本就不見陳介宇他們四人，屋內也根本不能再多坐四個人。

他們那裏去了，這倒令人費思量了。

正當胡少先不得其解的時候，屋內忽然響起一陣金鈴之聲。

與秦劍魂對飲的那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光頭胖子，只見他向秦劍魂打了一個招呼，向屋後走去，一閃身就不見了。

胡少先恍然而悟，忖道：「是了，這茅屋只是一個障眼法，屋後另外一定還有更好的去處。」

胡少先眉頭一皺，先驚動屋外的馬匹，引得秦劍魂走出屋外，他自己却一閃身進了屋，果然發現後面有一條暗道，暗道不過十幾丈，便進入一座洞府之內。

一進入洞府之內，氣氛便大大的不同了，除了洞府加過人工裝飾外，首先便有股胭脂之氣，冲鼻而入。足以證明這洞內的主人是一個好色之徒。

洞內有不少裝飾物，這些裝飾物正給胡少先提供了最佳的掩護，使胡少先得不被洞中的人發現。

洞內帷幔最多，把一座洞隔成了許多小天地。

陳介宇與長白三絕就和一位身穿黃袍的中年人坐在一處全是黃色帷幔隔別的小天地裏。

那黃袍人左手抱着一個少女，右手摸着一個少女，他就以這付德性接待陳介宇他們。

這時，只見胖球手中握了一把單刀，站在中間，擺出了胡少先那「百殘不敗」的架勢。

那黃袍人却不住的點頭道：「他就用這個架式把你們兄弟給嚇回來了？」

胖球道：「在下倒不是完全爲這招莫明其妙的架式而不和他動手。」

黃袍人道：「你還有別的理由？」

胖球道：「有。」

黃袍人道：「說。」

胖球道：「這是我們兄弟自己的理由，不說也吧。」

黃袍人道：「老夫要你們說，你們就得說。」

胖球一笑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好像我們兄弟就非聽你的話不可。」

敢情，陳介宇雖帶長白三絕來見見黃袍人，却沒有替他們正式介紹，胖球可就借題發揮起來了。

黃袍人冷笑一聲，道：「陳介宇，告訴你們，老夫是什麼人。」

陳介宇恭聲道：「是。」

接着轉向胖球道：「黃兄，你聽說過血手無敵蕭六公沒有？」

胖球一震，失色地道：「你說他……老夫不相信……」

血手無敵蕭六公修眉一挑道：「你憑什麼不相信？」

胖球道：「血手無敵蕭六公蕭前輩，成名甚早，現在年齡最少也在七十以上，尊駕看來不過四十多歲，就是瞎子也不會相信尊駕就是蕭前輩。」

血手無敵蕭六公一聽胖球說他只有四十多歲，這是最教人聽了心中舒暢的話，原是一臉的怒氣，不由雲消霧散哈哈一笑道：「胖球愧你在江湖也跑了三四十年，難道就沒有聽說武功到了某種火候，能使一個人返老還童之說麼？」

陳介宇急急的叫道：「黃兄，快不要胡思亂想了，蕭老前輩絕不會假，還不快快賠禮認過。」

胖球猶豫着不點頭，陳介宇微微一笑道：「血手老前輩的血手無敵名震天下，黃兄可要見識見識？」

胖球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陳介宇道：「兄弟曾蒙蕭老前輩指點一二手血手印的功夫，兄弟初學乍練，不成氣候，就請黃兄指教一二。」

胖球大驚道：「陳兄，你也學得血手印工夫？」

陳介宇點了一點頭，却沒有再答話，緩吸起一口眞元內力，向右掌注去。

不過片刻時光，但見陳介宇那隻右掌由黃變白，接着又由白變紅，先是淡紅，接着便是一片血紅，這時，更有一股薰人的氣味，從陳介宇掌中散發出來，令人心中翻騰欲嘔。

胖球趕忙閉住呼吸，搖手道：「陳兄血手功夫果然名不虛傳，快請收起罷。」

陳介宇滿面得色，正要收住血手功夫時，忽然一道刀光從帷幔之下倒捲而出，切向陳介宇的血掌。

陳介宇慘叫聲中，胡少先已凜然出現在血手無敵蕭六公面前。

胖球臉色一變，道：「胡少俠，你怎樣也來了？」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在下是這位血手老怪請來的。」所謂請來的說法，也就是說上了血手無敵的當，明的他是追踪陳介宇而來，實則這全是血手無敵蕭六公和陳介宇的巧妙安排，故意把胡少先引誘而來。

本來胡少先滲入洞中之後，還沾沾自喜的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直到有一把單刀抵在他背心上時，他才如夢方醒，知道自己成了甕中之鼈。

那把刀沒有要他的命，却給了他一句話：「你已身陷虎穴，但願這把刀能帶給你一條生路。」

說話的當然是人，但胡少先沒有見到說話的人，只見到那人留給他的一把刀。

胡少先其實暗中本來帶得有刀，人家送他一把刀雖是多餘，胡少先還是非常感激他，因爲，他不向他示警，他又那裏知道自己的處境。

胡少先有胆識，更有判斷，陳介宇露了一手血印功夫，他立時決定先去掉他的這隻血手，所謂減少敵人一分力量，就是增加自己一分力量，在這緊要關頭，可不能稍存婦人之仁。

陳介宇被胡少先一刀削去了血手，自是痛得要命，同時，座上的黃袍人血手無敵蕭六公却氣得跳了起來。

薑畢竟是老的辣，血手無敵蕭六公雖然氣得跳了起來，但他只跳了一下，就冷了下去，嘿！嘿！冷靜笑了二聲，道：「你就是刀魔的徒弟胡少先？」

胡少先昂然道：「不錯，區區就是刀魔的傳人。」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聽說你師父有一招『百殘不敗』的刀法，可是眞的？」

胡少先笑道：「你不是剛才從黃前輩手中見到了麼？」

血手無敵蕭六公說道：「他使得不道地。」

胡少先道：「你就是爲了這招『百殘不敗』，把我誘來麼？」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當然是另有原因。」

胡少先道：「另有什麼原因？」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老夫喜歡上了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向老夫提了一個條件，要老夫給你們刀劍兩傳人一次公平的機會，如果老夫勝了，她就嫁給老夫。」

胡少先道：「要是你敗了呢？」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一笑道：「老夫會敗麼，莫說你們兩個小子只是刀劍的傳人，就是刀劍二怪本人，又豈是老夫的對手。」

胡少先心想，你敗了，我們就要替天下除去你這害人的魔王，現在何必與你逞口舌之能，笑了一笑道：「你可是說，合我們刀劍兩傳人與你一鬥？可是……」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劍怪的傳人，就快來了，我們還是先談談你那招『百殘不敗』吧。」

胡少先道：「對不起，那是在下取勝之道，豈能洩漏天機。」

血手無敵蕭六公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接着，血手無敵蕭六公把身旁兩個女孩子推了開去，同時道：「去！去！請秦姑娘。」

胡少先心弦一震，忖道：「秦姑娘，莫非是紅葉莊的秦婉如姑娘？……。」

帷幔一開，秦婉如姑娘在一位小丫頭攙扶之下走了出來。

胡少先低着頭，叫了一聲：「秦姑娘……。」其他的話，他就半個字都說不出來了。

秦婉如姑娘大大方方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道：「胡少俠，眞對不起，小妹擅自作主，把你們兩位都扯進來了。」

胡少先道：「我們本來就要找他，姑娘的事不過是順水人情而已。」

秦婉如姑娘道：「有些事情，胡少俠只怕還不知道。」

胡少先道：「姑娘說的是什麼事？」

秦婉如姑娘說道：「有關令師失寶之事。」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不錯，這都是老夫派人幹的，只要你們勝得老夫，自會完璧歸趙。」

秦婉如姑娘微微一笑道：「六公，有些事情只怕你自己都不知道，可要小妹說個明白。」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你說來聽聽也好。」

秦婉如道：「六公，你道你我之間的這段情，誰是主動之人？」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大笑道：「主動之人當然是老夫。」

秦婉如搖着螓首說道：「不，該是小妹我！」

血手無敵蕭六公呵呵大笑道：「你看上了老夫！」

秦婉如道：「不錯，是小妹看上你，小妹是看上你的命，要除去你這惡魔。」

血手無敵蕭六公笑道：「老夫向來就不爲大家所歡喜，要老夫性命的人，有如恆河沙數，不可勝計，老夫也不在乎你姑娘的恨惡，只要你肯嫁給老夫就行了。」

秦婉如道：「小妹言出必行，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只要你光光明明的勝過他們，小妹一定做你的老婆，而且忠忠實實的做你的老婆，絕不食言。」

話聲頓了一頓，接又道：「小妹故意暗示家兄聯絡陳介宇教唆你去招惹刀劍雙絕，又故意讓你對小妹妄生不良之念，目的就在刀劍合璧，除去你這人間惡魔。」

這些話實在不該此時此地說了出來，聽得胡少先不住的搖頭，不住的皺眉頭。

秦婉如姑娘向胡少先微笑道：「胡兄，你放心，六公不會計較這些話的，他目空一切，根本沒把任何人放在眼裏，他平生害死的女人何止千千萬萬，又那一個女人不是恨他入骨，他又何曾放在心上。」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大笑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你秦姑娘也，你有什麼話盡量的說吧，老夫全不介意。」

秦婉如道：「六公的話你聽到了吧，他就是這樣的人，小妹以清白之軀換取他一個公平決戰的承諾，所能盡此而已，但胡兄與杜兄却是性命交關，因此，小妹要把前因說明，希望兩位摒除成見，同仇敵愾，除去這人間惡獠。」

胡少先眨動着星目，腦中思維起落，暗自想道：「你這話就是非說不可，也不能先說給我一個人聽呀，杜大哥還沒有來，他也該聽一聽才是。」

正自思量之際，只見黃帷一挑而起，大步按劍走進一人。

胡少先又驚又喜大叫一聲道：「杜大哥，你終於來了。」

不但杜平來了，杜平身後還跟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她就是白玲子。

白玲子好大的胆子，她居然敢來湊這場熱鬧。

杜平向胡少先點頭道：「兄弟，對不起，小兄遲來了一步。」

胡少先道：「小弟也剛來不久，秦姑娘也剛把她的心思說完，秦姑娘，你是不是可以再說一遍？」

秦婉如與白玲子對望了一眼，搖了搖螓首道：「不必了，杜平已瞭然於胸。」

胡少先舉目向白玲子望去，白玲子無由的秀臉一紅，緩緩將目光移向秦婉如，胡少先心中湧起一股如有所失的迷惑。

這時，血手無敵蕭六公大喝一聲，道：「撤座。」

一羣女孩子走進來，一齊動手拉開帷幔，搬開座椅，現出了一片空闊的場子。

洞中氣氛立時變得凌厲而嚴肅。

血手無敵蕭六公拍了一拍雙手，睨視着杜平與胡少先道：「兩位還有什麼話要說？」

杜平之來，心中顯然已打定了主意，立時冷肅的道：「不必要的人，請退到洞外去。」

長白三絕一拉陳介宇道：「陳兄，咱們就在洞外去等候吧。」

秦婉如道：「小妹算是主持人，也是當然的證人，白姑娘，你請出去吧。」

白玲子搖了搖頭道：「我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小妹陪你一同觀戰。」

血手無敵蕭六公笑道：「老夫得勝之後，你是不是也陪同秦姑娘下嫁老夫？」

白玲子冷冷的道：「只要你有這個本事，本姑娘嫁給你又有何妨。」

血手無敵蕭六公大樂道：「這一仗，大大的值得，二位好好的努力啊！」

杜平道：「前輩請取用兵刃。」

鏘！的一聲，杜平的長劍出了鞘，胡少先的刀早就提在手中，刀式一橫，壓在胸前。

血手無敵蕭六公冷然一笑道：「用兵器？你們幾時聽說老夫用過兵器，老夫的血手就是無敵的兵刃，老夫讓你們的先，你們出手吧。」

杜平向胡少先道：「兄弟，我們同時出手，不給他各個擊破的機會。」

胡少先笑道：「大哥說的是，小弟正有此意。」

血手無敵蕭六公暗暗一皺眉頭，心中罵道：「好可惡的小輩，你們可眞狠。」

杜平與胡少先同時一聲大叫：「照打！」胡少先手中刀光一閃，從西而入，杜平劍氣一抖，從東而進。

兩個人同時出手，無分先後，但進攻的方向却是一前一後，向中間擠到。

好一個血手無敵蕭六公居然不慌不忙，口中叫了一聲：「來得好！」雙手左右一分，迎刀擋劍，竟然身形未動的就化去了他們兩人的攻勢。

胡少先與杜平相視一笑，刀招劍式立時一變，怪劍魔刀的奇招怪式一齊向血手無敵蕭六公捲去。

血手無敵蕭六公內力一吐，一雙血手立時漲得通紅，舞起雙掌，帶起一陣腥風和胡少先杜平打在一起。

血手無敵蕭六公這雙血手，可眞厲害到了極點，掌力未發，已有一股腥風湧了出來，要是內功修爲稍差的人，不用中他的血掌，單被他那腥臭之氣所薰，就得頭昏腦脹昏倒不可。

這時，秦婉如和白玲子就被那股腥臭之氣逼得停身不住，而退出洞外。

現在洞外可熱鬧了，都眼巴巴望着洞內的決鬥結果，秦姑娘與白玲子的出現，大家一哄而上齊聲問道：「是誰勝了？」

白玲子道：「都沒有勝，他們還在打着啦。」

陳介宇苦着臉道：「那你們爲什麼走出來？」

白玲子伸着舌頭道：「刀風劍風加上血手腥氣，誰也受不了，能不出來麼？」

陳介宇冷笑一聲，喝道：「秦劍魂，備馬，我們回堡去。」

秦劍魂應聲把馬帶了過來，陳介宇正要上馬時，暗影走出一人攔住陳介宇道：「在他們勝負未決之前，誰也不准離開一步。」

陳介宇怒火上冲，吼道：「你是什麼人，敢擋住老夫去路，劍魂，給我殺！」

秦劍魂一把長劍，刺了過去，那人冷笑一聲道：「你給老夫站過一邊去吧。」單袖一揮，秦劍魂已是連人帶劍被拂得飛了出去。

陳介宇駭然大叫道：「黃兄……」

胖球接口道：「其實這位兄台的話不錯，在洞內勝負未分之前，最好誰也不要離開。」

陳介宇愕然道：「黃兄，你……」

胖球道：「堡主，先不要胡思亂想，你還是靜靜的等吧。」

陳介宇長嘆一聲轉向那阻路的人道：「尊駕是那位道上高人？」

那人哈哈一笑道：「老夫白行空，陳堡主你好健忘啊！」

陳介宇一震道：「八表飛鷹白兄，是你？眞想不到。」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想不到的事，多着啦！」話聲一落，人已走向白玲子，劈頭便問道：「刀劍聯手的情形如何？」

白玲子道：「他們合作得很好，只是血手無敵太強了，只怕不是一時能分得出勝負。爺爺，你怎麼也來了？」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來的人可多啦，你杜老伯他們也來了。」

白玲子道：「他們在那裏？」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他們到齊天堡去了。」

陳介宇大驚道：「什麼？他們到齊天堡去了，不行，我要回去。」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你現在回去已經來不及了。」

陳介宇道：「難道他們敢……」敢什麼，他可不敢說出來，想想都叫人煩心。

八表飛鷹白行空看穿了他心事似的，笑笑地道：「他們去的人可不少，而且把火猴子也請去了。」

陳介宇頓腳道：「糟了，火猴子的手最癢，他要是放一把火齊天堡可完了。」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齊天堡還不會完。」

陳介宇道：「你怎麼知道？」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齊天堡是否在江湖上消失，全在你一念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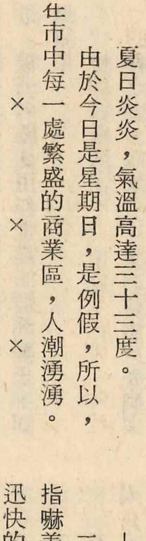
陳介宇道：「你說你能制止他們？」

（以下轉入第一百一十三頁）

社會偵探技擊小說

馬騰·文
黃耀基·圖

槍客



猖狂刧匪

夏日炎炎，氣溫高達三十三度。

由於今日是星期日，是例假，所以，在市中每一處繁盛的商業區，人潮湧湧。

× × ×

時間大約是午後一時許。

在一條店舖林立，行人如潮的街道上，驀然間响起了「砰」的一下槍聲。

如潮的人流刹那像決堤的洪水般四散流瀉，驚呼駭叫，鷄飛狗走，爭相走避。

不少路人搶竄入路旁的店鋪內，有些則驚嚇得雙脚虛軟，乾脆伏在地上，以避流彈。

從那一响槍聲，大多數的路人都知道，附近必定發生了刧案。

這是經驗使然，因為近來刧案頻頻，而刧匪大多數皆身懷槍械！報紙與電視新聞經常有報導警匪槍戰的新聞，所以大多數的市民皆聞槍聲响而猜估到發生了什麼事。

果然是發生了一宗持械刧案！

× × ×

刧案就發生在一間規模頗大的珠寶金飾公司內。

當時珠寶公司內的職員，誰也看不清楚那三名持械刧匪是怎樣闖進來的。

直到三名用絲襪套着頭臉的刧匪分別以短槍指嚇着店鋪內的所有職員及顧客，大喝一聲：「統統別動，我們是來打刧的！」職員與顧客才知道刧匪光顧，個個臉上變色，駭然驚顫地抖索着不敢動。

奪寶殺警

──槍彈無情，誰也不敢以身犯險。

三名持槍刧匪中的兩名，用短槍分別指嚇着店鋪內職員顧客，另一個刧匪則以迅快的手法，從一個手提袋內取出一柄鐵鎚，兩三下手勢，將飾櫃玻璃敲破，接着以熟練快捷的手法，將飾櫃內的珠寶首飾，抓入手提袋內。

在短槍指嚇下的職員與顧客，個個臉青唇白，目露驚懼之色，全都注視着兩柄短槍黑洞洞的槍咀，沒有人去注意那刧掠珠寶金飾的匪徒。

刧案的全部過程不超過五分鐘，驀然之間，三名刧匪猝然奪門而出，拔脚狂奔。其中一名刧匪携帶着那袋裝滿珠寶金飾的手提袋。

另兩名刧匪則掩護着那名刧匪。

× × ×

三名刧匪的身形才在門口消失，其中一名珠寶店的職員立刻以第一時間，按動了安裝在飾櫃下的警鐘按鈕。

持續不斷的响亮警鐘聲，立刻嗚响起來。

持槍的其中一名刧匪，倏然轉身揚手，食指一扣，朝着珠寶店內開了一槍。

「砰」然槍响聲中，子彈擊穿了珠寶店門口的一個飾櫃玻璃。

珠寶金飾店內的所有職員及顧客，慌嚇得紛紛各自蹲避在飾櫃下面及匐伏在地上。

其中一個胆小的女顧客尖叫一聲，昏

倒在地。

三名刧匪一聽警鐘聲大鳴，慌不迭沿着街道的另一頭發足狂奔。

──那裏早已停着一輛接應他們逃逸的小房車。

槍聲一响，所有的路人皆爭相走避，這麼一來，令到那三名狂奔的刧匪通行無阻。

只要奔到街道那頭的彎角處，登上接應的車子，刧匪就可逸馳而去。

就在三名刧匪距街道那頭還有二十多米遠的距離時，一名軍裝警員驀然出現在十多米的街道上。

三名刧匪齊皆臉色劇變。

他們皆同時瞥見前面那名高大的軍裝警員，以閃電般的動作，拔出了腰間的佩槍。

三名刧匪立刻先發制人，各自向那警員開了一槍。

刹那間槍聲大作，槍彈呼嘯飛射。

一名在路旁擺賣生菓的小販，乍聞槍聲大作，雖然驚慌，却以第一時間匐伏在地上躲避。

「嗤」地一响，一顆子彈間不容髮從他頭上掠射過。

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若不是反應快捷，見機地匐伏在地上，那麼，掠空而過的那顆子彈，必然會射入他身體內。

他雖然心驚胆顫，但也慶幸不已。

於是，他手脚並用，蛇行着爬入一間店鋪內。

而那間店鋪內的所有人，早已貼地伏着，避免為流彈所傷。

可能是由於倉促慌忙中開槍，刧匪開的三槍，竟然一槍也射不中那名警員。

那名警員可說胆色過人，不閃不避，扣動槍機，朝三名刧匪又開了一槍。

而那一槍亦射不中三名刧匪的任何一名。

因為三名刧匪已竄伏停放在馬路旁邊的一輛小房車的側邊，以車身作掩護，三槍齊發，集中向那名警員開槍！

那名警員在毫無遮擋之下，仍然奮不顧身，食指連扣，與那三名刧匪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槍戰！

由於那名胆色過人的警員身體毫無遮擋，故此在駁火中，很快便被刧匪射傷了左臂。

那名警員仍然奮不顧身，繼續開槍與那三名兇悍的刧匪駁火。

刹那間，槍聲「卜卜」，子彈紛飛，繁盛熱鬧的街道，變成了戰場。

那情景，比警匪片中的警匪槍戰鏡頭，還要精采眞實。

但那名勇戰刧匪的英勇警員却情形不妙了。

目前，他以一敵三，在人數上已是寡不敵衆，再加上毫無遮擋，處境更是惡劣危險，而這一輪駁火下來，他的腹部又中了一槍。

但他仍頑强地與三名刧匪駁火。

驀地，自他的側後，又有槍聲响起。

槍彈不是射向刧匪，而是射向他！

換言之，他現在變成了前後受敵。

這一來，他的處境更加危險。

× × ×

自側後向那名勇敢的警員開槍的，原來是駕車接應三名刧匪的同伙！

那兩名負責駕車接應同黨的匪徒，預早已將小房車停泊在街道那頭的路邊，只待同伙得手後，搶登上車子，立刻開車遁逃。

他們在車內遙遙望見同黨行刧得手，正向他們這邊飛奔而來，立刻發動了車子，却萬萬想不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與一名軍裝警員狹路相逢，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槍戰。

兩名負責駕車接應的匪徒眼見同黨與那名警員展開槍戰，眞是又驚又急，為了不致功敗垂成，兩匪急匆匆開門下車，以車身作掩護，瞄準了那名警員開槍射擊。

這一來，那名警員前後受敵，成了衆「彈」之的！

那名警員此刻就算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抵擋五名悍匪的前後夾攻。

但他仍然毫不退縮。

一輪槍聲過後，那名英勇抗匪的警員，終於身中多彈，倒地不起。

三名伏在路邊車側的刧匪見狀，立刻發足狂奔向接應的車子。

被三名匪徒用作掩護的那輛車子，彈痕累累。

也就在這時，不遠處傳來一陣「嗚嗚」的警車聲，有幾名軍裝警員出現在街道的轉角處。

伏在車側的一名匪徒，立刻朝着前面的街角開了一槍。

三四名軍裝警員慌不迭竄散，有的退回街角那面，有的則急竄到路邊的車後，開槍還擊。

霎時間，槍聲大作。

兩名伏在車後的匪徒，亦開槍還擊，掩護三名同黨。

那三名刧匪這時有如驚弓之鳥，半躬着腰，狂奔向那輛接應的小房車。

倏地，狂奔中的一名匪徒脚步一蹌，接着痛叫出聲。

另一名持械的匪徒及時伸手一把扶住了那刧匪，拉着就奔。

那痛叫出聲的刧匪左手臂有血淌流出，一定是被子彈擊中了。

這時，那名提着手提袋的刧匪已一步竄奔到車側後，猛力拉開車門，竄入了車座中。

緊接着，拉着手臂受傷的同伴的刧匪，亦已奔到，先將受傷的同黨推上車，跟着亦竄入車內。

負責接應的兩名匪徒一見同黨上了車，其中一個朝前面不斷開火的警員放了一槍，一矮身，迅捷地鑽進了駕駛座，發動了引擎。

而另一名匪徒則伏在車側後，繼續與警方人員駁火。

車子一發動，那名匪徒急不及待地鑽入了車內，隨手將車門關上。

而匿伏在街角及路邊車子後面的警方人員，却不敢貿然衝過去，繼續朝那輛小房車開槍。

小房車悶吼一聲，猛地向前一衝，像子彈一樣向前疾馳而去。

那幾名警員這才從匿伏的街角及路邊

的車子後閃出來，有兩個奔到受傷倒地的同僚前，蹲下來察看他的傷勢，並進行緊急救治，另兩名警員則拔步奔向前面那兩個街口。希望能够追截到那輛載着五名兇悍刧匪的小房車。

但人又怎比得上車子快，故此那兩名警員奔到前面路口，已失去了那輛賊車的影子。

而聞訊趕來的一部警車，這時候風馳電掣一樣疾馳而到，有五六名警員持械從車上竄跳下來，又忽忙地散開去，如臨大敵。

可惜刧匪已逃遁了。

但那些趕到的警員，仍然展開了行動，分散開來，進行搜索。

不到五分鐘之內，大批警方人員蜂湧而到，而其中一輛指揮車更用無綫電通話器，指揮從各方馳援的巡邏車輛，將那一區的所有交通路口封鎖了。

那名受傷的英勇警員，則被抬上了救傷車，急送醫院。

由於他身中了多槍，所以情況十分危殆。

趕赴現場的大批警方人員，在刧案現場附近的幾條街道，展開了嚴密的搜索。

× × ×

這一宗械刧珠寶金飾店的刧案，轟動了全市。

而警匪槍戰的驚險刺激場面，亦是近年來少見的，全部過程歷時不到十分鐘。

最令警方感到震驚的是，五名刧匪都懷有槍械，射擊技術熟練。

這是近年來所有械刧案之中最突出的一宗刧案。

亦是警匪槍戰中開槍最多的一次。

——警匪共開槍達四十發。

這令到警方高層人士視這宗刧案爲重大案件，不惜抽調大部分警方人手，查辦這宗刧案。

× × ×

據那間珠寶金飾店事後估計，被刧的珠寶金飾大約在二百萬左右。

這宗刧案，若論被刧去的價值，不算最鉅，多年前發生的一宗價值七百萬元的銀行大刧案，比這一次損失巨大得多，但警方對這宗刧案，却重視得多了。

警方所以如此重視這宗刧案的原因，是經過調查之後，初步懷疑那些刧匪不是本地黑帮或職業匪徒做的，很可能是來自隣近地區的「過江龍」幹的。

因爲照警方調查所得，本地的黑帮或職業匪徒，根本無可能擁有那樣多的槍械，根據紀錄，以往每一宗刧案，不論刧匪人數多寡，擁有的槍械不會超過三柄。

而這一宗刧案，五名刧匪竟擁有五枝槍械。

換言之，每個刧匪皆擁有一支槍械。

這是大異於以往的械刧案的。

根據警方從現場檢獲的彈頭，匪徒使用的槍械，是點二二口徑的短槍，而不是改裝的槍械。

這帮刧匪竟擁有這樣多的正式槍械，亦是令到警方不得不加以重視的原因。

蓋因爲，法例嚴禁私人擁有槍械，並嚴禁買賣槍械的，而這五名刧匪竟擁有五支槍械，槍從何來？這亦是令到警方加以重視的原因之一。

警方特別成立了一個專案組（負責偵辦這宗轟動一時的械刧案。

副警司曾展雄全權負責指揮這個專案組。

而他從總部轄下的各部門，抽調了三位幹練的探目，做他的助手。這三名幹練的探目分別是：方杰、侯敏、李家權。

副警司曾展雄立刻分派方杰及李家權，帶領手下探員，在刧案現場附近展開調查。

侯敏與他手下的探員則被指派去調查有案底的黑社會人物，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綫索。

這種雙管齊下的手法，往往很見效。

曾展雄冀望三位幹練的探目，能够偵查到有助破案的有力綫索。

× × ×

翌日清晨五時許，在曾展雄的辦公室內，方、侯、李三位探目齊集。

曾展雄通宵未睡，仍然顯得精神奕奕，沒有半絲疲乏之態。

三位探目雖然亦是精神奕奕，但却顯得有些氣餒。

曾展雄一見三人的神色，心中就猜估到這一次的調查行動，沒有多大收穫。

他雖然心中微感失望，但表面上仍然親切地道：「辛苦了，都坐下來吧。」

方、侯、李三人各自坐下來。

曾展雄掃了三位下屬一眼，然後對方、李兩人說：「兩位偵查的結果如何？」

方、李兩人互相望了一眼，由方杰先說道：「我與李SIR及一班手足，對刧案現場附近的所有店舖商戶展開了查詢，結果却大失所望，被查詢的人皆說由於當時槍聲卜卜，槍彈亂飛，恐防爲流彈所傷，所以都伏在店舖的地上，不敢抬頭觀看，有些甚至將鐵閘拉下關上，故此都看不清楚那帮刧匪的相貌。」

曾展雄用心地聽着，不時點着頭，沒有露出絲毫失望之色。

「報告曾SIR，我與一名手足曾經訪問了一名最接近槍戰現場的一家店舖的職員，據他們說，他們窺望過那五名刧匪幾眼，那五名刧匪用絲襪套着頭臉，故此看不清楚他們的臉目容貌，但却看清楚了他們的身材。」

曾展雄精神一振，却沒有開聲，拿眼望着李家權，靜待他說下去。

「據那幾位職員描述，三名負責行刧的疑匪身材中等，大約在一米六七到一米七〇之間，但很壯健，行動很敏捷快速，至於那兩名負責接應的匪徒，身材比較瘦削，但槍法很準，據一名胆子較大的職員說，他半蹲在一個玻璃飾櫃之後向外窺望，親眼見到那兩名刧匪在那樣遠的距離外，擊中了鄭警員三槍（鄭警員就是那名英勇負傷，身中多槍的警員）。」

曾展雄吁了口氣，仍然沒有開聲。

李家權繼續說下去。「據那幾名職員的觀察，那五名刧匪的年齡不會超過三十歲，大概是二十三四歲到二十八九歲之間，這是那幾名職員從五名刧匪身手之敏捷，行動之快速推測的。」

曾展雄扣指敲一下桌面，嘉許地道：「很好，起碼已掌握到有關這五名刧匪的

身材及年齡這方面的綫索，在這方面，與被刧珠寶金飾公司職員的口供很脗合。」轉對侯敏問道：「你那方面的調查又怎樣？」

侯敏搖搖頭道：「我與手足分別接觸過幾名綫人及有案底的黑社會人物，據他們說，對於這宗刧案的五名刧匪，他們毫無所聞，一點底細也不清楚，不知這帮刧匪是何方神聖，據他們猜測，這帮刧匪可能是從外地來「撈」的，若是本地人做的，他們多少也會知道一點消息。」

曾展雄雙眉略皺，沉思了一下，說道：「從種種跡像來看，這帮刧匪極有可能是從外地來的『過江龍』。否則，本地的黑人物不會對他們毫無所聞，一點有關他們的消息也不知道，這宗刧案看來很棘手，你們與各位手足要加把勁，務求要在最短時間內偵破這宗刧案，否則的話，恐怕這帮匪徒會離開本市。」

「曾SIR，爲了提防這帮匪徒潛離本市，我們是否要監視各海陸空通道？」方杰有點担心地問。

「放心，我已請示局長，所有通往外地的海陸空關口，已加派了人手，嚴密監視出境的旅客。」

「若是他們利用非法途徑潛逃出境又怎樣？」李家權問。

「這一方面我也考慮到了，早已派出手足，監視那些不法之徒，他們一有異動，都逃不過那些手足的監視。」曾展雄滿有信心地掃視了三位下屬一眼。「同時，我亦向那些人發出了警告，諒他們也不敢亂動。」

「曾SIR，請你指示下一步的行動。」侯敏有點心急地望着他的上司。

方杰與李家權亦拿眼望着曾展雄。

曾展雄體恤地望了三人一眼，微笑說道：「下一步的行動我已擬好，不過你們辛苦了一晚，先回去休息一下吧，上午十時準時來見我，到時我再指示你們下一步的行動！」

方、李、侯三人颯地從椅上站起來，立正，然後退出去。

× × ×

刧案發生的翌日——亦即是今日，各種早報在頭條第一版，詳盡地報導刧案發生的地點，及警匪槍戰的過程，展開一場警匪遭遇戰的採訪實錄，圖文並茂，令到市民爭相購閱。

至於那名身中四槍的警員的情形，報紙也有詳盡的報導。

由於那名警員頭部中了一槍，彈頭留在大腦內，一時間不能貿然取出，所以情況非常危殆，陷入昏迷狀態。

大部份的市民閱報知道這消息後，對這位英勇的警員都表示極大的關注。

而警方人員，不論與這位鄭警員相熟或不認識的，對這位英勇的同僚，皆敬佩關注不已。

負責偵辦這宗刧案的副警司曾展雄，雖然不認識這位鄭警員，但也在百忙中，抽空到醫院去探望他。

可惜那位鄭警員一直昏迷不醒。

曾展雄從醫院出來後，暗自發誓，無論如何，也要將這帮兇悍的刧匪逮捕歸案，繩之於法。

× × ×

這一日，方、侯、李三位探目，帶領着他們的手足，依照副警司曾展雄的指示，展開了全面而又廣泛的偵查，却一點收獲也沒有，那帮刧匪就像從地面消失了般，無論他們循那一種途徑去偵查，一點進展也沒有。

但他們毫不氣餒，繼續偵查下去。

但另一宗刧案又發生了。

× × ×

這宗刧案發生在上一宗刧案後的第三日。

地點就在離上一次發生刧案那間珠寶金飾公司大約不到一百米的另一條街道。

被刧的是一間售賣古玩珠寶玉器的店舖。

時間就在上午十一時十九分。

當時店舖內有三數名外地遊客在店舖內參觀並欲購買古玩。

兩名刧匪也就在這時闖了進去，以絲襪套着頭臉，手持類似槍械的物件，聲言打刧，喝令店舖內的東主職員及顧客不得反抗。

店舖東主及幾名職員與顧客見狀，當堂驚得臉色大變，驚恐地舉起雙手，動也不敢稍動一下。

其中一名幪面刧匪用手中類似槍械的物件指嚇着各人，另一名幪面刧匪則以快速的手法，將飾櫃及物架上的珠玉古玩掠進一個帶備的手提袋中，整個過程不到十分鐘，刧掠之後，臨離開時，那名用槍指嚇東主職員及顧客的幪面刧匪，阻嚇性地朝天花板開了一槍！

「砰」然槍響聲中，兩名刧匪先後奪門而出，眨眼不知所踪。

那一响槍聲果然起了阻嚇性的作用，店舖內的所有人果然不敢亂動，有一個胆小的女顧客，甚至驚慌得控制不住，昏倒當場。

眼睜睜看着兩名刧匪奪門逃去後，一名職員才按動了警鐘。

而那兩名刧匪是有同黨接應的，在得手後，跳上了一輛早已停泊在距那古玩珠玉店不到十米的一輛私家車，絕塵而去。

待到聞訊趕到的軍裝警員與便裝探員趕到，匪徒已逃去無踪。

但警方人員依照規例，封鎖了刧案現場的街道，並以無綫電通話器，指示各巡邏車，留意一輛藍色的私家車。

至於這部刧匪用以逃走的藍色私家車的車牌號碼，由於那名無心留意到的路人距那賊車太遠，所以看不清楚車牌號碼。

警方人員在刧案現場及附近，展開了偵查。

並且從天花板上取下了刧匪發射的彈頭，送回總部，交軍火專家檢驗。

× × ×

三天之內，發生了兩宗械刧案，而且在同一個區域，距上次刧案地點不到一百米，這些刧匪也太猖狂了，簡直不將警方看在眼內，視之如無物，這令到警方首腦人物憤怒不已。

而所有的警方人員，在聞悉這宗刧案之後，無不氣怒難平，對這帮刧匪恨之入骨。

所幸這宗刧案沒有人受傷或死亡。

但店東主在點算之下，初步估計，被刦去的珠玉古玩價值接近一百萬！

而刦匪以閃電手法，前後不超過十分鐘就刦走了價值近一百萬元的珠玉古玩。

負責偵辦上一宗珠寶金飾械刦案的副警司曾展雄，以第一時間，帶着五名手下，趕到了刦案現場，展開了調查。

他之所以趕來調查，是因爲他在聞悉了這宗刦案之後，產生了一種預感！－這宗刦案或許與上一宗刦案，是同一帮匪徒幹的。

經過一連串的偵查與查問之後，曾展雄初步掌握了兩名刦匪的一些綫索。

據珠玉古玩店內的東主及職員等人的描述，兩名刦匪的臉部由於用絲襪套着，所以瞧不清楚，但兩名刦匪的身材高矮，卻瞧得清清楚楚。

兩名刦匪的身材很壯健，身高在一米六八到一米七〇之間，一穿黃色皮鞋，一穿黑色皮鞋，穿黃皮鞋的刦匪上身穿一件純白絲恤衫，下穿一條黑西褲；至於穿黑色皮鞋的刦匪，下身穿一條白色牛仔褲，上身穿一件碎花淺藍夏恤。

曾展雄在聽完各人描述那兩名刦匪的身形及衣着後，心頭一動，不過他卻一點不動聲色。

看看已調查得差不多，曾展雄吩咐兩名助手留在現場以便有新的綫索或進一步的發展，立刻通知他，他帶着其餘的助手，匆匆趕回總部。

他之所以匆匆趕回總部，是想證實他心中的猜想。

回到總部之後，曾展雄不回自己的辦公室，卻一逕走向設在總部地下的軍火檢驗處。

找到了那位負責檢驗取自珠玉古玩店的彈頭的軍火專家，曾展雄客套話也不說，直接問：「史SIR，確定了那類彈頭是屬於那一種型口徑槍械發射了嗎？」

姓史的軍火專家忙招呼曾展雄一聲，，接從一個玻璃瓶中用攝子挾出那顆彈頭，遞到他面前，說道：「曾SIR，這彈頭在經過檢驗之後，確定了是從點二二口徑短槍發射出來的，與上一次刦案匪徒發射的彈頭一模一樣。」

曾展雄聽完後，雙眼中閃射出一抹興奮的光芒，說了聲：「謝謝。」快步走出了軍火檢驗處，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他之所以如此興奮，是因爲從珠玉古玩店東主及職員顧客對兩名刦匪的描述，與上一宗刦案那帮匪徒的身材很相似，加上兩宗刦案匪徒發射子彈所留下來的彈頭，經過軍火專家檢驗鑑定之後，確定都是從點二二口徑短槍發射出來的，這種脗合，令到他雖然不敢十分確定，但卻認爲這兩宗刦案有可能是同一帮匪徒幹的。

若然猜測不錯的話，那就不至於分散了警方偵查的力量，同時，又可將偵查的範圍縮小。

曾展雄回到辦公室坐下，拿起話筒正想撥電話，案頭的另一具電話卻响了。

他只好先接聽那個電話。

電話是局長打給他的，要他立刻到局長辦公室。

他「是，是。」地應了兩聲，放下聽筒，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忙趕去局長辦公室。

× × ×

在局長辦公室內，出乎曾展雄意料之外。相貌威嚴的局長沒有因他負責偵辦的那宗刦案沒有絲毫進展而申斥他，反而溫聲請他坐下來，簡略地向他詢問了那宗刦案的進展情形，然後鄭重地向他說，今日之珠玉古玩店發生的刦案，歸他合併負責偵辦。

曾展雄端坐聽完局長的指示後，連聲應：「是！」然後離開了局長辦公室，急匆匆又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在回辦公室的途中，他已初步擬好了一個破案的計劃。

回到辦公室後，他立刻吩咐一名助手，以最快的時間，通知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盡快趕回總部，到辦公室來見他。

不到一個小時之內，方杰，侯敏，李權三位探目先後回到總部，齊集在曾展雄的辦公室內。

曾展雄待三人喘過一口氣後，才將局長剛才召見他，指令他全權負責偵辦兩宗刦案的決定告訴三人。

三位探目默默地聽着。

曾展雄點燃了一枝香烟，吸了一口，吐出一股烟霧後，開聲道：「你們對於今日這宗刦案，有何睇法？」

三位探目靜默了一下，方杰首先開口道：「曾SIR，你比較了解案情，還是請你先說好嗎？」

曾展雄吸了口烟，點點頭說道：「那就由我先說說對這宗刦案的初步看法。」

接將這宗刦案的過程簡短扼要地敍述了一遍。「從刦案現場檢獲刦匪開槍遺留下的彈頭，給軍火專家化驗檢定，該彈頭是從點二二口徑短槍發射的，而前天那宗刦案，匪徒持有的槍械，亦是點二二口徑。加上兩宗刦案中，匪徒的行刦手法很相似，所以我大胆地初步推測，這兩宗刦案有可能是同一帮刦匪幹的！」

方、侯、李三位探目靜靜地聽完曾警司的話後，沒有立刻表示意見，各自在思着索。

曾展雄也沒有催他們立刻表示意見，自管自在抽吸着手中的香烟。

「曾SIR，我同意你的推測。」方杰用手摸着下巴的鬍子。「若是這個推測不錯，我們就可集中全力，偵查這兩宗刦案，而不致於分散了人手，這對我們是一個有利的因素。」

曾展雄吐出一口烟霧，點了點頭，拿眼睛掃了方杰、李家權一眼，等待他們發表意見。

李家權眨了眨微現紅絲的雙眼，說道：「我也同意這個推測，但……爲了愼重起見，我的意思還是分出一組人手，偵查這宗刦案，以免顧此失彼。」

方杰清了清喉嚨，說道：「我同意李ＳIR的意見，雙管齊下，待有進一步的綫索，證實兩宗刦案是同一帮匪徒幹的，才集中全力破案！」

曾展雄邊聽邊點頭，待方杰說完後，捺熄手中的烟蒂。「我原則上同意你們的意見，你們立刻展開行動吧，今日這宗刦案，就由阿李負責偵查，老方與老侯繼續

偵查前天那宗刦案。」

方、侯、李三人同時站起來立正，齊聲說道：「YES SIR！」

× × ×

各種報紙又有重大新聞報導：其一是三天之內，在同一商業區，竟然接連發生了兩宗哄動的械刦案，匪徒在得手後，皆逃去無踪！

其二是與刦匪途中遭遇，展開槍戰的鄭警員，由於身中四槍，特別是頭部中了一槍，經過多方搶救，終告傷重不治。

這兩宗消息皆是大新聞，不少市民對於刦匪之猖狂，感到憂慮及氣憤，對於那名英勇殉職的鄭警員則表示莫大的哀悼。

曾展雄在閱報知悉了鄭警員傷重不治的消息後，內心感到沉痛。

而負責實際行動，偵查這兩宗刦案的方杰、侯敏、李家權及其手下探員，亦從報祇或電台廣播中，知道了同僚的死訊，每一個人皆心頭沉重，但都抱着同一信念，務必盡速破獲這兩宗刦案，將刦匪繩之於法，以慰死去的同僚。

但這只是他們的主觀願望，至今爲止，他們雖然四出偵查，從各個方面着手追查有關兩宗刦案的刦匪的綫索，但卻毫無所獲，簡直像大海撈針。

但他們毫不氣餒，鍥而不捨地偵查下去。

× × ×

棺材新是一名資深的吸毒者，但也是一名資深的警方綫人。

他吸毒而不被警方拘捕，是由於他可以供給很多警方需要的黑社會及犯罪組織的有關寶貴資料，而他之所以成爲一名警方綫人，則是由於他每天皆要支付一二百元的吸毒費。

由於棺材新的特殊身份及「職業」，所以他在黑白兩道皆吃得開。

黑社會人物有時亦從棺材新口中，收買有關警方的行動消息。

李家權帶着兩名手足，來到一間龍蛇混集的酒吧。

原本喧嘈熱鬧的酒吧，自李家權三人進來後，逐漸沉靜下來。

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他們三人身上。

有的懷有敵意，有的顯露懼意，有些兩者皆有，總之，一句話，對於李家權三人的出現，明顯地不受歡迎。

對於這些含意不一的目光，李家權與他的兩名手足，可說見慣不怪，安之若素，一副毫不以爲然的樣子，流目打量掃視着酒吧內每一個人的目光時，那些人皆將目光避開，不敢正視他們。

沒有一個人是他們心目中要找的人，他們雖然對這些傢伙感到討厭，但卻沒有心情與時間警誡或教訓其中一兩個傢伙，若換在平時，肯定有一兩個倒霉。

站在吧櫃之前，他們分別要了一杯生啤。

那名酒保在將一杯生啤送到李家權的面前時，兩眼迅速掃視了一眼，同時將一張紙條暗中塞在他的掌心中。

李家權自然會意，絲毫不動聲色，將那張紙團抓在手心中，同時對兩名手足使了個眼色，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

兩名手足一面喝啤酒，一面神色自若地掃視着酒吧內的傢伙。

這一來，這班傢伙可渾身不自在了，顯得偪促不安，誰也不敢說話，在喝着悶酒。

李家權在酒吧內的傢伙個個低頭喝悶酒時，從容不迫地將抓在手心的紙團放入褲袋中。

李家權若無其事的喝完了一杯啤酒，他摸出一張鈔票，付了酒錢，招呼兩名手足走出了酒吧。

三人的身形才在酒吧門口消失，沉寂一時的酒吧，立刻恢復了先前的喧嘈熱鬧，那些傢伙又再低談高笑起來。

在一條僻靜的小巷內，李家權示意兩名手足站在巷口遮擋着，背轉身，迅速從褲袋中掏出那紙團，展開，匆匆看了一遍，立刻再掏出一個打火機，將紙條點燃，眼看着燒成灰燼，才走出巷口，朝兩名手足一招手，急步向着街道的在邊走去。

× × ×

酒吧那名酒保暗中塞給李家權的那團紙，原來是棺材新托那酒保轉交給他的，約他到一個指定地點見面。

李家權偕同兩名手足，來到一處山邊石屋前。

他對兩名手足使了個眼色，兩名手足立刻會意地左右散開來，掃視石屋周圍，並担任警戒。

李家權則放輕了腳步，直趨向石屋前門。

這間石屋，就是棺材新約他相見的地方。

站在石屋門前，李家權停了一下，才舉手敲門。

屋內却毫無反應。

李家權側耳傾聽了一下，正舉手再敲，門卻無聲地忽然打開了。

一張瘦削蒼白的臉龐，出現在半開的門縫中。

一雙閃爍不定的目光，與李家權明銳的目光相觸，立時一定，雙唇嚅動，吐出低濁的語聲：「李SIR，請進來。」

李家權微一點頭，側身從門縫中閃進屋內，那扇門立刻又無聲地關上了。

石屋面積大約有一百平方呎，但由於門窗皆關閉，所以屋內的光綫顯得很黯，屋內的佈置還算整齊，卻沒有間隔，屋角放着一張雙人床，李家權迅速地掃視了屋內一眼，在一張椅子前站着，低聲問：「棺材新，有消息就快說。」

原來這身材瘦削高挑、臉色蒼白、目光閃縮的人就是棺材新。

棺材新張開咀巴，露出一口烟屎牙，不急不緩地說道：「李SIR，坐下來再說好嗎？」

李家權坐下來，雙眼注視着棺材新，語聲稍厲地說道：「不要賣關子了，照以往的規矩交易，快將你所知道的消息說出來。」

棺材新亦在另一張椅子坐下來，有點得意地說道：「李SIR，這個消息很寶貴，是否出多一些？」

李家權不耐煩地瞪了棺材新一眼。「只要你提供的消息準確，這方面無問題，但我提醒你一句，我現在對別的消息不感興趣，只對五日前發生的那兩宗刦案的消

息有興趣。」

棺材新目光閃動了一下，說道：「我的消息正是有關這方面的。」

李家權聽得心頭一跳，表面上却不動聲息了，低聲道：「只要你的消息有價值，你可以得到雙倍的報酬。」

棺材新聽得目光連閃，忽然却大大地打了個呵欠，擠眉聳鼻一陣之後，語聲更加低濁，附在李家權的耳邊，細語了好一會。

李家權邊聽邊點頭，目光陡然閃亮，待棺材新說完後，立刻以鄭重的語氣說道：「這個消息一定準確？不是流電？」

棺材新急聲道：「堅過堅尼地，李SIR，你應該信得過我，我們交易也不少次了，幾時有『流嘢』？」

李家權站起來，抻手拍拍棺材新的肩頭。「如果我不信你，也不會來了，嗯，拿去吧！」

說話時，從褲袋中掏出一疊鈔票，數了五張百元大鈔給棺材新。

棺材新雙眼發光，伸出一只青筋蚓突的手，一把接了過去。

李家權却不再多說什麼，急步朝門口走去。

×　×　×

李家權心中實在興奮緊張不已，因爲剛才棺材新提供給他的消息，正是有關兩宗械刦案的最新綫索。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因爲棺材新所提供的消息說，有一帮十分可疑的人物，可能是兩宗刦案中的其中一帮刦匪，目前正匿居在一處隱蔽的地點。

若這消息眞的準確無誤，那眞是輕而易舉就可破獲了一宗刦案，不，或許是兩宗，因爲有可能兩宗刦案是同一帮匪徒所做的。

若是眞的，可說是大功一件。

李家權在趕回總部之前，先吩咐兩名手足趕到一處地方，加以嚴密的監視，並對他們說明，那地方可能匿藏着兩宗械刦案的其中一帮匪徒。

兩名探員一聽，自然是又興奮又緊張，立刻駕車疾馳前去。

李家權則駕車趕回總部。

圍捕槍客　一網成擒

由於李家權從棺材新處獲得兩宗刦案的進一步綫索，曾警司負責的專案組，立時大大地忙碌起來。

曾警司立刻調派人手，對那棟可疑的屋宇進行了二十四小時的嚴密監視，並展開了全面的調查。

那棟可能匿藏着刦匪的可疑屋宇，是一棟新式的獨立面海西班牙式的小小別墅，位於郊區一處寧靜的海灘區。

根據他們搜集到的資料，顯示那棟小別墅內住着五個人，全部都是三十不到的年青人，平常行動神秘，深居簡出，很少在戶外露面，外出時總是乘坐私家車，據負責監視的探員說，四日之內，只有兩個人駕車外出過兩次，每一次當然都有派人暗中跟踪。

但跟踪的結果，那兩名駕車外出的可疑人物，皆是到超級市場或商場購物，沒有特別的可疑行動。

小別墅內的五名住客，負責監視的探員用長距離的攝影機，只偷攝到那兩名駕車外出的可疑人物的面貌，其餘三名，則無法拍攝到。

將那兩名可疑人物的相片沖晒出來後，立刻翻查檔案，却沒有這兩個人的資料，顯然，這兩個人是沒有案底的。

在人數及年齡上，這五名可疑人物皆與珠寶金飾店刦案的五名持械刦匪脗合，這令到曾警司決定不再拖下去，立刻採取行動。

因為只有採取突擊搜查行動，才能够證實這五名可疑人物，是否就是那宗械刦案的五名刦匪。

×　×　×

圍捕的行動在傍晚時份進行。

曾展雄屬下專案組探員全部出動，當然包括了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

另外，還調派了一部份軍裝警員。

這一次的搜查行動，出動了軍裝警員與便裝探員接近一百人。

之所以出動這樣多的人，是恐防那五名可疑人物若眞的就是那五名兇悍的刦匪，很可能會引發一場激烈的槍戰，所以爲了謹愼起見，於是出動了這樣多的軍警人員。

所有的通路及靠近海灘一帶，已完全封鎖起來，而那棟小別墅也被荷槍實彈的軍裝人員嚴密包圍。

警方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小別墅內的五名可疑人物，就算插翅也逃不了。

一切行動佈署妥當之後，由方杰帶着四名身穿避彈衣的便衣探員現身上前叫門，並表露身份。

指揮這次搜查行動的曾展雄副警司，則坐在距那棟小別墅約一哩處停泊在一處岔路上的指揮車內，以無綫電通話器進行指揮。

這時天色將黯未黯，太陽已隱沒在山脚下，方杰帶着四名探員，站在別墅的大門前，按動門鈴。

門鈴足足響了有一分鐘，才有人來應門。

開門的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身材健碩，肌肉發達的新潮青年。

先後將大門及鐵閘打開之後，那青年惡狠狠地掃了五人一眼，沒好氣地粗聲說道：「你們來幹什麼？這是私家地方，請你們立刻離開。」

方杰從上袋中掏出證件，直視着那青年：「我們是警探，這是我的證件，我們要搜查這棟房屋。」

接又掏出一張文件。「這是入屋搜查令，請你們合作。」

那青年瞪大了眼睛，看清楚了方杰手中的證件及搜查令之後，臉色一白，神情劇震，但瞬即恢復過來，語氣乾澀地說道：「你們爲何要搜查這棟房屋？」

方杰擺頭示意那四名隨在身後的探員入屋，冷冷地對那青年道：「因爲我們懷疑你們可能是數日前發生的兩宗械刦案的參與者。」

在方杰說話時，四名探員已閃身搶入了屋內。

那青年聽得怔了怔，隨即提高了嗓門大叫：「你們簡直是胡來，我們都是奉公守法的市民，我抗議！」

方杰踏入一步，欺到那青年身前，厲聲說道：「你忽然這樣大聲喊叫幹什麼？是否通知屋內其他的人？」

那青年渾身微顫了顫，忽然將右手抬高了。

方杰立刻抻手摸着腰間，急喝：「別亂動！」

那青年渾身震了震，抬起的手停在空中，吶吶地道：「我……我不過想……將垂落的頭髮撥高。」

方杰一揮手，喝道：「面向牆站着，雙腿分開！」

那青年不情不願地將身體轉向牆壁，雙手舉起，按在牆上，將雙腿分開。

方杰立刻以熟練快捷的手勢，將那青年全身搜查一遍，在確定了他沒有身懷槍械或攻擊性武器之後，喝令他轉過身來，戒備地隨在他身後進入屋內。

而包圍在屋外的軍警人員，則警戒着，侯敏，李家權兩位探目，則分別手持長距離望遠鏡，視察那棟房屋的動靜，若一發現有任何異動，立刻發動攻擊。

所幸直到現在，仍未有任何驚險鏡頭出現。

×　×　×

方杰監視那青年進入屋內，那四名探員已將屋內其餘四名青年集中在客廳的一角，並已完成了搜身的工作。

那四名青年皆沒有身懷槍械或攻擊性武器。

唯是每一個人的臉色皆很蒼白，顯露出不自然的神色。

方杰那雙銳利的眼睛，一眼就看出這五個青年有問題。

他示意那名青年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然後取出携帶在身上的微型電子通話器，通知在外面戒備的同僚侯敏，李家權派一部份軍警人員進來，展開全面的搜查。並通知他們，暫時還未有任何發現，及未遭遇到反抗。

侯敏立刻用通話器報告給曾展雄副警司。

李家權則帶着十多名有經驗的軍裝警員及便裝探員，急步跑向那棟房屋。

×　×　×

留下三名軍裝警員監視那五名青年，其餘的人手，立刻在屋內展開了全面而澈底的搜查。

那五名青年見警方人員展開搜查，皆神色大異，緊張不安。

搜查行動進行了大約一個小時，任何隱蔽的地方也搜查過了，却一支槍械或一件在兩宗械刦案中被刦去的贓物也搜查不到。

但很意外地，却搜出了六塊嗎啡磚。

每一塊嗎啡磚大約一．五公斤。

六塊嗎啡磚大約重九公斤。

那五名青年一見被搜出的毒品，個個神色大變，臉色灰白，驚慌得垂下頭。

槍械與被刦的贓物搜不到，却搜出了大量毒品，總算有了收獲，不至徒勞無功，方杰與李家權沮喪的心情爲之一振。

×　×　×

雖然棺材新提供的消息不大準確，破獲不到兩宗刦案的刦匪，但却破獲了一個毒窟，這總算有收獲，不然，出動了這樣多的人手，如此大陣仗，若是一無所獲，眞不知怎麼辦才好。

由於毒品案不屬曾展雄副警司負責偵辦，所以這宗意外破獲的毒品案，移交給毒品調查科處理，而他這一組人，則繼續偵查那兩宗械刦案。

對於這兩宗械刦案，曾展雄與他的手下，又陷入了毫無頭緒之中。

蓋因爲，他們不論是從那一方面下手調查，皆得不到有關兩宗械刦案的任何綫索。

這是很少有的。

這兩宗械刦案的刦匪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似的，彷彿來自外星球的太空人，不然，若是本地那些牛鬼蛇神幹的，總有蛛絲馬跡可尋，不會一點風聲也聽不到。

曾展雄與三名得力助手——方、侯、李三位探目皆焦急得很，但却束手無策。

在這段期間，曾展雄已被處長召見兩次，責成他盡速破案。

曾展雄副警司何嘗不想盡速破案，但却有心無力，至今仍未掌握到破案的新綫索。

甚至懸紅十萬元獎金給提供確切破案綫索的人，亦沒有人能提供綫索。

李家權在破獲毒品案之後，曾兩次找尋棺材新，希望再能够從他口中收買到破案的綫索，但是棺材新不知是由於供給了錯誤的消息，還是怎麼的，總之就是找不到他。

——棺材新若不是死了，就是躲了起來。

李家權在心裏暗暗咒罵。

曾展雄副警司與他的手下，陷於山窮水盡的境地中。

但意外地，又出現了一絲希望。

×　×　×

爲他們注入一服與奮劑的，是一名珠寶商人。

這名珠寶商人姓陳，本身在繁盛的商業區開有一間規模頗大的珠寶店。

在三個月前，他開設的珠寶店也曾遭到刦匪光顧過，被刦去了價值數十萬元的珠寶，至今仍未破案。

他雖然對那些刦匪恨之入骨，但他本身也幹一些見不得光的買賣。

那就是收購一些來歷不明的珠寶。

這種買賣雖然是非法的，但由於獲利甚豐——一件價值十萬元的珠寶，只要用二三萬元就可買到，所以有不少商人幹這種見不得光的買賣。

這位姓陳的珠寶商人，在兩日前，由一位中間人介紹，洽談一宗價值近百萬元的黑市珠寶買賣。

他本來想不聲不响地做成這宗買賣，後來不知怎的，却向警方告密。

——大概他風聞近來警方注意這方面的買賣，担心不易脫手或被警方偵查到，那就一身蟻了，加上最近他的珠寶店亦被刦，所以他才會向警方舉報。

警方有關部門立刻將這位姓陳商人舉報的資料，轉送給曾展雄副警司。

──他們懷疑這批欲脫手的珠寶，就是兩宗劫案中被劫去的其中之一批珠寶。

這種懷疑是有理由的。

因爲大多數劫匪在劫得珠寶金飾後，都急欲通過非法途徑，將贓物脫手，套取現金，以供各種用途。

──其中一種就是使黑錢，非法偷渡到隣近地區，逍遙享受一番。

曾展雄副警司得到這份資料之後，立刻召來方、侯、李三位探目，進行商議分析。

另外，與那些姓陳的珠寶商人密談了一次，取得了那位商人的充分合作。

於是乎，他與三位助手擬了一個請君入甕的妙計。

× × ×

根據陳姓珠寶商人提供的消息，雙方的非法交易，翌日將在一間酒店套房內進行。

當然，陳姓珠寶商人之會與那出售珠寶的人進行交易，是經過警方同意的。

換言之，這是警方撒下的餌，亦是佈下的一個陷阱。

這一次，不怕魚兒不上鈎。

問題是，這一批來歷不明的珠寶，是否就是兩宗劫案中被劫的一批珠寶，而那名持有這批珠寶的可疑人物，是否就是劫匪之一？

曾展雄副警司當然希望是。

× × ×

翌日下午三時正，陳姓珠寶商人出現在一間酒店的大堂內，手上提着一個占士邦式的手提箱。

他在大堂內放緩了腳步，兩眼有意無意地瀏覽着大堂內的人，當他的目光接觸到一個穿着筆挺西裝，狀似遊客的中年人後，目光陡然一亮，同時䀹了䀹眼。

那中年人亦擧手摸了摸上唇的短髭。

陳姓商人沒有停下腳步，一直朝酒店升降機那邊走去。

而那名西裝筆挺的中年人，亦緩步走向設置在大堂正中的一套沙發，朝一名衣着新潮的青年稍微點了點頭。

那名衣着新潮的青年從容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向電梯那邊。

中年人隨即在一張沙發椅上坐下來。

留心一看，原來這名西裝筆挺的中年人，就是曾展雄副警司。

對於這一次的行動，他極爲重視，所以親臨指揮。

剛才那名走向電梯的新潮青年，就是他的一名手下探員。

這間酒店的每一處通路出口，均有便衣探員把守，而那間用作交易的酒店套房周圍的房間，更是佈滿了便衣探員。

這個陷阱佈置得鐵桶也似的，除非發生根本無可能的意外，否則，可說手到擒來。

× × ×

陳姓珠寶商人出現在十二樓的走廊，邊行邊察看着經過的房間號碼，在六一五號房門前停下來。

他深長地吸了口氣，迅速地左右看了一眼，恰好從升降機那頭，看到了那名新潮青年，那新潮青年快捷地向他打了個手勢，隨即隱沒在走廊的另一頭。

陳姓珠寶商人放心地舒了口氣，擧手在門上有節奏地敲了五下。

大約是抽吸一口烟的時間，房間內傳出輕微細碎的响聲，接着房門打開一條縫。「陳先生？」

陳姓商人從門縫中望進去。看到出現在門縫中的半邊臉孔。正是曾與他有過兩次接觸，欲將一批珠寶賣給他的那名漢子，忙說道：「張先生，開門吧。」

那被稱爲張先生的漢子，一雙灼灼的眼睛直視着陳姓商人。「一個人？」

陳姓商人將身體挪開些。「你自己看看吧。」

姓張的漢子從門縫內迅速地向外掃視了幾眼，說聲：「對不起。」才將防盜鍊除下，將門打開。「請進來。」

陳姓珠寶商人提着占士邦式的手提箱，進入房間內。

而那名姓張的男子在臨關門前，將頭探出門，迅速地掃視了走廊兩頭一眼，才將門關上。

房門內還有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子，姓張的男子連忙爲陳姓商人介紹：「他姓馬。」

兩人點頭爲禮。

姓張的待陳姓商人坐下，開口問：「錢帶來了嗎？」

陳姓商人點點頭，拍拍放置在膝上的提箱。「我可否立刻看看你那些貨？」

「當然可以。」姓張的男子笑笑，朝姓馬的男子示意。

姓馬的男子立刻轉身走入一間房間。

× × ×

預先匿伏在隔鄰六一三號房間內的侯敏與手下探員，對隔鄰六一五號房間的動靜，瞭如指掌。

因爲，他們在陳姓商人的身上，放置了一個電子微型收聽器，所以陳姓商人與那兩名男子在房間內的說話，聽得一清二楚。

交易足足進行了四十分鐘才結果。

買賣雙方皆非常滿意。

陳姓商人向那兩名男子告辭。

從偷聽器內竊聽到一切說話的侯敏，用微型通話器簡捷地向埋伏在另外一些房間的同僚發出行動的指示，然後帶着手下六名探員，以敏捷的動作，疾快地閃出房間，掩在六一五號房的兩邊。

侯敏與他的手足才掩伏在房門的兩旁，房門已開。

姓張的男子正送陳姓珠寶商人出來。

陳姓珠寶商人走到門口，故意停下來，與姓張的男子握手道別。

這是有意讓侯敏他們不用破門而入的大好機會。

侯敏亦是個有經驗的幹探，把握機會，一步從側邊閃出，衝入門內。

他手下的六名探員亦自兩邊閃出，一擁而入。

由於侯敏他們出現得太過突然，動作又快，令到那姓張的男子措手不及，驚愕當場。

那姓陳的珠寶商人眞會做戲，當侯敏他們閃電般衝進來時，他裝作地發出一聲驚呼，哆嗦着無力地靠在牆上。

其實他這樣做，是讓出地方，好讓侯

敏與他的手下順利無阻地衝進房內。

那姓張的男子臉色一變之下，轉身欲奔入房間，但却被衝到他面前的侯敏一把扭住了。「別動，我們是警探！」

那姓張的男子一聽，渾身一震，神態驚惶，不敢再動。

房間內那名姓馬的男子正提着那個盛了鈔票的手提公事包進入套房內，聞聲知警，正欲有所動作，那裏還來得及，被首先衝進去的兩名警探喝令不准動，同時表露身份。

那姓馬的男子臉色大變，呆站着不敢動。因爲，有兩支槍咀對準了他。

他知道自己再快，也快不過槍彈，所以不敢亂動。

大批的警探擁入房間內，進行了徹底細微的搜查。這一次人贓並獲，於是在樓下指揮這次行動的曾警司，下令將兩名可疑的男子及見不得光的那批珠寶帶回總部，進行進一步的偵訊及查核。

當然，那姓陳的珠寶商人亦「做戲咁做」，被一併帶回警署總部。

× × ×

經過核對後，證明從酒店套房起回的那批珠寶，是一宗刧案中被刧去的珠寶。

但却不是那兩宗械刧案中被刧去的珠寶。

說起上來眞是巧合，經過核對鑑定及辨別，確定了那批珠寶是那名陳姓珠寶商人開設的那間珠寶店，兩個月前被刧去的那批珠寶。

曾展雄副警司雖然感到些微的失望，但却很高興，畢竟破獲了一宗械刧案。

而那名陳姓珠寶商人則更加高興，因爲他得回了那批被刧的珠寶。

× × ×

雖然擒獲另一宗刧案中的兩名刧匪，但對於那兩宗械刧案依然沒有半點進展。

曾展雄副警司雖然受到處長的嘉奬，但也再一次被訓令盡速破案。

他已經兩日一夜沒有睡覺，坐鎮在辦公室內，等候正不分晝夜，四出偵查的手下，隨時向他報告好消息。而他亦一直强打精神，希望傾全力偵查的手下們，能够偵查到那兩帮刧匪的最新綫索。

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連日來不休不眠，像漁翁撒網一樣，接觸及查問過多方面的人物，依然打探不到半點有關那兩宗刧案的消息。

據他們估計，那兩帮刧匪不是已潛逃出本地，就是一帮新興的犯罪集團，或是外地來的過江龍，否則，不會打探不到有關這兩帮刧匪的蛛絲馬跡。

但他們都有一個信念，只要那兩帮刧匪沒有逃離本市，不論他們是何方神聖，誓要將他們擒獲，繩之於法。

× × ×

正當他們束手無策的時候，突然又出現了一綫曙光。

那位以出賣消息爲職的白粉道人棺材新，在失踪近半個月之後突然又出現了。

而且主動找上李家權探目。

地點仍然是山邊那間石屋。

李家權在那間石屋見到了棺材新。

棺材新依然是那副樣子，不過精神似乎好了很多，大概是剛上足了「料」。

棺材新對於失踪近半個月沒有作解釋，李家權也沒有問。

因爲他這一次見棺材新，主要是探問他有關兩宗刧案的刧匪的綫索。

棺材新也很識趣，一見面就直截了當地說：「李ＳＩＲ，上一次眞對不起，你大人大量，別見怪，今次我約你來，是供給你有關那兩宗械刧案的刧匪綫索。」

李家權一聽，心頭跳了一下，目光陡亮，但仍然沉着氣，平淡地說道：「上一次的事算了，再說，你提供的消息雖然錯誤，但也意外地破獲了一個毒窟，可說意外收獲。若你今次提供的消息正確，不會虧待你的。」

棺材新搓搓手，低聲道：「我不敢說這消息十分準確，但八九分倒是有的。」

李家權催促道：「別口水多多了，快說出來吧。」

棺材新却伸出一隻手指嘻笑道：「這消息我說出來，你要先給我一『撤』。」

李家權一瞪眼。「你幾時變得這樣大口氣了？」

棺材新嘻笑如故。「你若不答應，我們就拉倒算了。」

李家權狠狠地瞪了棺材新一眼，點頭道：「好吧，答應你，快說出來！」

棺材新於是將咀巴凑到李家權的耳邊，低聲說了一陣。

李家權很用心聽，目光閃亮了幾次。塞了張千元大鈔在棺材新的手心。李家權離開石屋時臉上隱隱現出興奮的神色。

× × ×

根據棺材新提供的消息，李家權那一組人手，對停泊在一個淺海灣的一艘遊船，展開了嚴密的監視。

那艘遊船是一艘帆船式的船艇，船上豎有桅杆，但船尾也裝了馬達，是一艘機動風帆船。

李家權與手下分成三批人手，二十四小時輪班，化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以掩蔽的手法，不着痕跡地監視着那艘遊船。

根據他們一日一夜觀察監視所得，發現遊船上其實有五個人，但却只有四個人出現在船上。

這四個人皆是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的年青人。個個身材健碩，膚色黝黑，泳術很精。這可以從四人每天皆在海中游泳二個小時觀察出來。

這四個人的身高及體形，皆與兩宗刧案中，搜集到的有關兩帮刧匪的資料很脗合，年齡也恰好相乎。

李家權與他的手下，日夜二十四小時不停用長距離望遠鏡監視觀察船上四人的情形。而那四個人的相片，亦已偷拍到，並擺在曾警司辦公桌上。

辦公室內除了曾展雄副警司之外，還有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

曾展雄瞄了桌上的照片一眼，臉上微露笑容道：「三位，這四個人的照片，經過專家的仔細辨認，初步認爲與第一宗刧案中的四名刧匪的素描像輪廓頗相似，而我亦曾召來親眼見過那幾名刧匪的目擊證人來辨認，其中有六人指出，這四個人的臉部輪廓，確與那五名刧匪中的四個頗相似，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說不定遊船上的四名可疑人物，就是那帮刧匪。」

方、侯、李三人聽了，都露出興奮的神色。

「只要咱們再進一步掌握到確切的證據，我們就可以採取行動！目前，爲了不致打草驚蛇，監視的行動一定要盡量小心，免致被他們驚覺。」

三人同時齊聲應：「是。」

「咱們現在將偵查的重點放在這艘遊船之上，希望這次不會再弄錯。」曾展雄副警司吐了口氣，「這兩宗刧案一破獲，放你們半個月大假。」

三人又齊聲說：「多謝。」

× × ×

今日，是對那艘遊船進行監視的第四日。

負責用望遠鏡進行觀察監視的探員，在早上六時二十一分，發現從遊船上，拋下一團白中帶紅的物件。那名探員心頭一動，立刻將發現告知了一名同僚。

那名同僚立刻報告了剛趕來當值不久的方杰。方杰立刻趕到那名探員身邊。

那名探員一見方杰趕到，立刻將進一步的發現告訴了他。

原來當時雖然是淸早，但由於時值夏令，所以天色已很明亮，而那名探員在發現船上拋下物體後，立刻將望遠鏡的近鏡頭倍數加大，在那物體沉下的一刹。看到那物體是一團染有紅色的繃帶，可能繃帶纏着重物，所以落水即沉。

這個發現可說是一個重大而寶貴的發現，方杰立刻將這發現通知了曾副警司。

曾展雄在知悉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刻作了大胆的分析和假設。

他假設這艘船上有人受了傷，所以要換裹傷的繃帶，而受傷的人，可能是槍戰中受傷的一名刧匪！若這個假設是眞的，那就要趕快採取行動了。

而爲了求證這個假設，也必須採取行動，於是，曾展雄副警司立刻召來方、侯、李三位探目，商討行動的步驟。

× × ×

搜集行動在下午二時三十分展開。

本來，他們想等待遊船上的四人有人上岸，才採取行動的，這樣可以減少抵抗的力量。但經過連日來的監視觀察，發覺船上的人，沒有一個人曾上過岸，所以決定盡早採取行動。

烈日炎炎，船上人影不見，大概都躱在船艙內午睡了。

但大批軍警人員，如臨大敵般，個個手持槍械，身穿避彈衣，出現在沙灘上。

而兩艘輕型緝私船，亦分佈海灣的出口海面上，那是預防遊船逃逸，而方便追截的。

海灘邊停泊着三艘快艇，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各帶四名探員，登上了快艇。

而曾副警司則親臨指揮這一次行動。

由於恐怕遊船上的四名可疑人物眞的擁有槍械，萬一駁火起來就很危險了，所以登上快艇的警員們，都穿了避彈衣。

三艘快艇分從三個方向飛馳向那艘遊船。

由於距離不太遠，所以三艘快艇眨眼間就接近了遊船。

在適當的距離停下來，携有擴聲器的侯敏大聲朝遊船呼叫：「遊船上的人聽着，我們是警方人員，對你們有所懷疑，奉命上船進行搜查，希望你們合作。」

呼叫聲未完，遊船上起了一陣騷動，接着有一名只穿一條泳褲的青年走上甲板，當他一眼看到眼前的陣仗，不禁神色大變，眼露駭懼之色，朝着侯敏大聲問：「我們的船好好的泊在這裏，沒有違法，你們爲何要上船搜查？」

侯敏對着擴音器道：「我們有搜查令，請讓我們上船進行搜查。」

接着示意駕駛員將快艇靠近遊船。

那青年呆了呆，突然返身跑下船艙。

方杰、李家權乘坐的快艇，亦分從另兩面駛向遊船。

但就在這時，遊船上突然响起一下槍聲。

最靠近遊船的侯敏那艘快艇，有一名探員隨着槍响發出一聲痛呼，一幌身差點掉落水中。

幸虧一位坐在他身邊的同僚手急眼快，伸手一把扯住了他。

那名探員手臂上血漬殷然，衣袖已濕了一大片，受了槍傷。

幾乎是在槍响的刹那，侯敏閃電般擧槍朝遊船上閃動的一條人影開了一槍，同時下令快艇速退。

船上那條人影在槍响的刹那，一閃而沒，顯然沒有被射中。

這時，另兩邊的方向亦同時响起了幾下槍聲。

方杰、李家權的快艇亦遭到槍彈的射擊。

李家權艇上的一名探員，手臂亦被槍彈擦傷了。

兩人一面下令快艇速退，一面開槍還擊。

刹那間，寧靜的海灣槍聲大作，槍彈亂飛。

遊船上現在可以淸楚地看到出現四名手持短槍的年靑人，掩在船舷邊及艙門邊，朝三艘快艇開槍射擊。

三艘快艇由於毫無掩遮，艇上的人只好一面開槍還擊，一邊伏在艇底，所幸再沒有人被槍彈擊中。

快艇迅速退回岸邊，艇上的警方人員立刻從艇上跳上岸邊，找尋掩蔽物，躱避從船上射來的槍彈。

而早在槍戰開始的刹那，岸上嚴陣以待的警方神槍手用來福槍壓制遊船上的四名可疑人物，否則，三艘快艇不會那樣輕易退回岸邊。

× × ×

槍聲一响，親臨指揮的曾展雄既緊張又興奮。

緊張是担心快艇上的探員有傷亡，興奮是由這聲槍响，可以證實遊船上的這些可疑人物，有可能是械刧案的那帮悍匪。

現在，遊船上的人與警方佈置在岸上的神槍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槍戰。

由於警方神槍手用的是遠距離武器，加上有瞄準器，所以威力比船上那些人的短槍大，槍戰持續了約三分鐘，警方神槍手就將船上的火力壓制住。

船上的人只能夠間歇地施放冷槍。

侯敏手持擴聲器，對遊船上大聲呼叫

：「船上的人聽着，你們已被包圍，趕快棄械投降，否則……」

「崩」的一响，船上飛來一顆槍彈，將侯敏手持的擴聲器擊穿一個洞，嚇得侯敏忙一縮下身，下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

警方神槍手立刻以一陣密集的火力，射向遊船上。

船上却看不到一個人影。

遊船這時却傳來一陣馬達發動的聲音，接移動，加快，倒退着直朝海灣出口快速駛去。

曾展雄及方、侯、李三位探目一見遊船欲逃，雖然早已估計到，但也不由呆怔了一下。方、李、侯三位探目立刻招呼手下，搶登上快艇，向遊船追去。

一面追，一面向船上放槍。

三艘快艇上這時已携帶了長槍。

× × ×

遊船上的傢伙却毫不理會追來的快艇，猛然掉轉船頭，全速向海灣外面逃去。

停在海灣出口海面的兩艘緝私船，立刻快速移動，成鉗狀迎向那艘遊船。

「船上的人聽着，立刻將船停下來，否則……」

遊船上却回報以一陣猛烈的槍聲，將緝私船上傳來的擴音聲掩蓋了。兩艘緝私船立刻還以顏色，發出猛烈槍聲，槍彈像珠串般射向遊船，擊得遊船木屑紛飛。

原來兩艘緝私船上配備有機槍，遊船上的火力，又怎敵得過緝私船上的火力。

但遊船仍然毫不退避，一邊開火，一邊左衝右突，企圖衝出包圍圈逃出海灣。

這一來，兩艘緝私船上的警方人員不再客氣了，以密集的槍火掃射向遊船。而啣尾窮追的三艘快艇，亦朝遊船開火。

遊船刹那被籠罩在槍火中。

遊船被槍彈掃射得損毁不堪，船弦艙板佈滿了彈孔。而在密集的槍火籠罩下，船上接連傳出兩聲痛呼聲。顯然，有兩人已被槍彈射傷。

遊船上已被壓制得沒有槍聲响起。

兩艘緝私船漸漸迫近了遊船。

遊船的速度已慢下來，突然，從一個船艙的窗口，伸出一支綁着白布的竹竿。

遊船終於投降了。在緝私船的監視下，遊船依照吩咐，掉頭駛向岸邊。

三艘快艇圍繞在遊船兩側，監視着遊船上的動靜。

遊船終於靠岸。

在警方的指示下，五名青年高擧雙手，神情沮喪驚恐地出現在甲板上。

靠貼在遊船兩邊的兩艘緝私船上的警方人員，紛紛越過船舷，跳過遊船。

而岸上的大批警方人員，則持槍嚴密戒備着。

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亦從快艇上登上遊船。

最先登上遊船的警探，立刻將五名高擧雙手的青年加以搜身，並且扣上手銬，至於那兩名受了槍傷的青年則加以敷治包紮。而五名青年中的一名，顯然不是在槍戰中受傷的，他手臂上的傷處，用繃帶包得好好的。這名青年可能就是遊船上一直不曾露過臉的那一位。

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指揮人手，在船上展開全面而徹底的搜查。

× × ×

搜查的結果，從船上搜出七支短槍及一批子彈，從總部趕來的軍火專家檢驗槍械及子彈後，初步認爲那些槍械是屬於點二二口徑的槍械，而那些子彈是屬於點二二口徑槍械發射的子彈。

從被捕的疑犯人數及使用槍械與械刧珠寶金飾公司的刧匪人數及使用的槍械脗合這一點，曾展雄警司已初步認爲，這五名被捕的疑犯，很可能就是那帮悍匪。

但要確定這五名疑匪是否就是那五名刧匪，則非要搜尋出被刧走的失物，才能證實。但搜遍了全船，却搜不到屬於賊贜的物件。

這令到曾展雄副警司焦急不安。

而那五名疑匪則不論警方人員怎樣盤訊，就是閉口不言，個個像啞巴一樣。

曾展雄在焦急之中，忽然靈機一觸，下令召來蛙人。

他決定不惜一切努力，都要將贜物搜尋出來。

而疑匪可能在事發前，將刧到的珠寶金飾拋落海中。

他是想及這一點，才決定召來蛙人。

五名蛙人奉召來到，立刻潛落海底，進行搜索。

蛙人經過大約半小時的搜索後，終於在距遊船原先下碇約二十呎的海底，撈起一包物件。

蛙人打撈起那包物件，是用防水膠布嚴密包封的，裏面還有一層厚厚的棉花。

曾展雄副警司及三位探目，均懷着緊張而又興奮的心情，注視着眼前這個神秘的包裹。

若包裹內的物件是兩宗刧案中被刧去的金飾，則這一次行動收穫極大。

他們都希望包裹內的物件是兩宗刧案中被刧去的金飾珠寶。

在衆多雙灼灼的目光注視下，曾展雄副警司親手打開了那個包裹。

包裹內果然是一批珠寶金飾！

雖然還不能確定這批珠寶金飾就是兩宗刧案中被刧去的，這還需要回去經過一番辨認，但曾展雄及三位探目，却十分興奮，同時長長地吐了口氣，心情輕鬆不已。因爲他們憑直覺，感到這批珠寶金飾，九成就是兩宗刧案中被刧去的珠寶金飾。

那五名曾與警方人員展開激烈槍戰的兇悍疑匪，在看見那包從海底打撈上來的包裹，本來沮喪灰白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 × ×

經過專家的鑑定，辨認及核對之後，證實那批從海底撈上來的珠寶金飾，確是兩宗械刧案中被刧去的兩批失物。

換言之，兩宗刧案皆是這一批持械刧匪幹的。

想不到一擧破獲了這兩宗哄動一時的械刧案，曾展雄副警司及方，侯，李三位探目暨手下一班警探，皆興奮異常。他們更受到局長的親自召見，嘉奬一番。

曾展雄副警司實踐他許下的諾言，將參與破獲這兩宗械刧案的全部手下，放大假半個月。

至此，哄動一時的兩宗刧案，告一段落。至於那五名疑匪應受到何種制裁，則是法官的責任了。

（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白玉樓一行人馬駐紮在鳳凰集外空地上。司馬王朝人馬以杜筠爲首商議採取襲擊爲手段刼奪太平宮主爲目的之行動可望初步成功了。鳳凰集晚上，出現了車轔馬嘶，行人弓箭各在腰間的緊張局面，號角傳來，响徹長空，「司馬」二字之旗幟，迎風飄揚。紅梅面色突變，將情況告知白玉樓，這是王朝表示犧牲所有性命，決一勝負的表示。果然，司馬王朝人馬破曉就拔營而去，準備伏擊。在集上沈勝衣遇上易金虹父女一齊出發，預算午後到亡魂谷，這是一個危險地方，而司馬王朝的人馬早在峽谷等候了。白玉樓人馬如何過得去呢？

江畔大決戰　司馬王朝亡

杜筠已下了馬車，一見這形勢，脫口道：「好一個陰惡的所在。」

司馬如龍在她身旁，應聲道：「這就是亡魂谷，只聽這名字，已知其可怕。」

杜筠回首四顧，方要說什麼，司馬如龍又道：「我們若是埋伏在這兩邊峭壁上，對方車馬走過，亂石滾下，先堵斷兩邊進口，再對付他們，實在是輕而易舉。」

杜筠連連點頭。「好主意。」

司馬如龍道：「白玉樓沈勝衣一定考慮到這方面，亦一定先派人登上兩面峭壁掩護。」

杜筠道：「我們先他們一步，居高臨下，他們如何上得了。」

「那他們也不會進入峽道，我們的一番佈置，豈非白費心機。」

杜筠皺眉道：「你根本就沒有意思在這兒設伏。」

「沒有，」司馬如龍冷笑，「我們要成功，必須出其不意，予以突然一擊。」

杜筠左看看，右看看，道：「以我說，沒有比這裏更適合的地方了。」

司馬如龍道：「嫂嫂不是答允了一切由我們兄弟調動。」

杜筠悶哼一聲。「這種地方你也不滿意，倒要看你選擇什麼地方？」

司馬如龍只是笑笑。

車馬繼續上路，杜筠仍然左顧右盼，對於這個地方顯然念念不忘，司馬如龍却彷彿沒有在意，只是策馬前行。

他到底選擇在怎樣的地方採取行動？

× × ×

兩個時辰之後，沈勝衣易金虹雷方三人亦已率領兩隊兵士趕到來。

三人當先下了馬，沈勝衣獨往左，易金虹雷方往峭壁上探去，那些兵士亦紛紛下馬，跟住三人身後往上攀登。

沈勝衣輕功在三人之中最高，迅速起落，很快便已掠上了峭壁。

放目望去，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風聲呼嘯，從峽谷下傳上來。

沈勝衣停下，縱目小心的打量了一遍，仍然並無發現。

易金虹雷方不久亦探上了對面峭壁，旋即分開兩個方向，往前搜索。

沈勝衣沉吟了一會，才往前探去。

峭壁上怪石嶙峋，那之後絕對可以藏人，沈勝衣藝高人胆大，遊竄在亂石叢中，但始終並無發現。

那些兵士陸續攀上來，一個緊跟着一個，往前奔去，到了石叢隨即弧形散開。

沈勝衣疏忽了的地方他們都留意到了，也是一個敵人都沒有找到，易金虹那邊的情形看來亦一樣，他與雷方雙雙走在前面，脚步不停，跟着的兵士亦沒有停步。

沈勝衣看在眼內，心念疾轉，但身形並沒有停下來。

前行不遠，是一片林子，若是連這個林子也沒有藏人，大概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藏人的了。

沈勝衣先走進林子內，那些兵士看見既是佩服，更不敢怠慢，急步上前，協助搜索。

林子不怎樣濃密，而且都是插天古樹，放目望去，可以看得甚遠，而附近亦沒有他人走過的痕跡。

沈勝衣緩步前行，走過了這一片林子，一縱兩丈，在一方巨石上坐下來。

居高臨下，看得很遠，杳無人踪，往下望，峽谷中亦是一片空寂。

那邊易金虹仍然往前搜索，偶然向這邊望一眼，作了一個姿勢，他就是沒有這個動作，沈勝衣亦看出他並無任何發現。

沈勝衣笑笑，就坐在那方巨石上，不再找下去，那些兵士走了過來，俱都一面的詫異之色。

沈勝衣說道：「你們無妨也坐下來，只要小心附近有沒有蛇蟲走近就成了。」

一個兵士詫異的問道：「司馬王朝的人怎麼不在這裏埋伏？」

沈勝衣笑笑道：「因爲他們知道我們必定會搜索這裏，一發現埋伏，就是解決不了，也不會讓他們得逞。」

「那我們並非白費氣力？」

沈勝衣道：「若是不費這些氣力，我們大概還不放心從峽道上走過。」

那些兵士不能不同意，只是問：「那我們應該怎樣？」

「爲防萬一，還是等在這峽谷之上，待車馬過去，才下去。」

他的話當然沒有人反對。

× × ×

車馬不久到來，留在谷口的兵士立即告知前路安全，可以通過。

白玉樓沒有緩下，反而加快，指揮車馬趕快奔過峽道。

看着車馬完全走過了，沈勝衣易金虹雷方亦率領那兩隊兵士下山。

白玉樓就在出口等着，看見三人笑了笑。「司馬王朝那邊果然有些聰明人。」

沈勝衣搖頭。「也虧你還笑得出來，我可就笑不出了。」

易金虹詫異道：「前面以我所知，並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兇險所在。」

沈勝衣道：「就是沒有，這才令人煩惱。」

白玉樓沉吟道：「他們到底準備在什麼地方採取行動？」

沈勝衣歎息道：「可以肯定的只是一件事，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也一定會令我們很意外。」

白玉樓道：「也就是說我們到時一定會措手不及，而他們成功的機會也一定很高的了。」

沈勝衣嘟喃道：「我實在不希望再看到傷亡，可是却也不知道如何去避免。」

白玉樓苦笑。「因爲我們都是人，不是神。」

雷方歎息道：「這也許只是我們太聰明，將他們想得太高，事實他們已知難而退。」

白玉樓說道：「最動聽就是這種話的了。」

雷方接又歎息道：「他們難道眞的完全是狂人，司馬雙城也眞的能够完全支配他們的命運？」

白玉樓笑笑。「這個問題相信只有他們才能够答覆。」

易金虹目光往那邊馬車一轉，嘟喃道：「男女感情難道眞的比生命比一切還重要？」

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都曾困擾過他們，雖然已因爲歲月消淡，但省起來的時候，感覺仍然是那麼尖銳。

易金虹目光再轉，歎了一口氣。「我不知道司馬王朝是怎樣的一個組織，但以這之前發生的事，司馬雙城的確有這種影响，而她亦的確如此痴心。」

白玉樓點頭。「這的確令人感動，可惜幽冥的所爲實在太過份，而我們亦實在不能够因此屈服，否則此例一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衆人齊皆點頭，在歎息聲中，繼續策騎上路。

司馬王朝到底在什麼地方，又到底準備採取什麼行動？

× × ×

又一天一夜過去，沈勝衣白玉樓一行經過樹林，經過山區，一路上極盡小心，沒有遇上司馬王朝的埋伏，空自緊張。

他們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戒。

第二天正午，一行來到了一條石橋之前，那條石橋看來非常堅固，橫架在大江之上。

江流滔滔，並沒有船隻在附近，而兩岸野草狂風中搖曳，一派蕭瑟，亦沒有藏人的跡象。

過橋不遠是一座林子，林木濃密，道路從林中穿過，彷彿無盡。

白玉樓目光及處，嘟喃一聲。「又是

樹林，又要我們提心吊胆一番。」

雷方道：「這片樹林有甚於此前所見，其中只怕不乏險要的地方。」

白玉樓道：「我們不是已經有一套應付的辦法?」

雷方道：「只是再這樣下去，司馬王朝的人仍然不現身，我們只怕都會變成了狂人的了。」

白玉樓道：「這大概就是司馬王朝的目的，在我們厭倦之下，才會突然採取行動。」

沈勝衣一旁聽着，插口道：「我原以爲他們會在我們渡江的時候襲擊。」

白玉樓道：「那他們得準備船隻，但現在大江上，一條船也沒有。」

雷方插口道：「怎麼你會這樣想?」

沈勝衣道：「一擊中的，乘船脫逃，我們能够有多少人追下去?不是最簡單而且又安全?」

雷方點頭，縱目四顧，大江上一片空蕩，不由笑道：「到底還是沈兄聰明。」

白玉樓道：「司馬王朝的聰明人也許已經想到這個辦法，只是大都是旱鴨子，不能不放棄。」

易金虹接道：「再說，江面上若是有船隻，我們一定會提高警覺，在有備之下，他們未必能得逞。」

「可不是。」白玉樓目光一遠。「倒是前面那片樹林頗值得留意。」

易金虹看了看雷方，雷方哈哈一笑，隨即策騎追上。

兩騎迅速奔過石橋，奔向那邊林子，白玉樓沈勝衣雙雙接上，策騎緩步踱至橋中，四顧一遍，並無異樣，才策騎過去。

白玉樓旋即把手一揮，車馬開始過橋，兩隊兵士左右當先開路。

易金虹雷方那邊這時候已奔到林子之前，走近了，更覺得環境兇惡。

道路從林子當中穿過，兩邊都是濃密的林木，甚至完全看不到林中是否藏人。

易金虹却突然叫道：「小心!」

雷方一怔回頭。「什麼不妥?」

易金虹手一指，道：「那株樹上有閃光。」

雷方循指望去，看不見閃光，只見風吹枝葉搖動，道：「你不是老眼昏花看錯了?」

易金虹冷笑。「我眞的這樣老了?」

「到底怎樣，立即就有一個明白。」

雷方右手倏的一揚，三枚只有鴿蛋大小的彈丸疾向那邊射去。

那正是他秘創的霹靂子，兩前一後，後發却先至，在飛近那蓬枝葉的時候，猛撞在前面一枝霹靂子之上，火光一閃，霹靂一聲大震。

另一顆霹靂子亦被這一震爆開，火光閃耀中，一聲悲呼，枝葉一分，一個黑衣人雙手掩面，從樹上墮下來。

他着地滾身，一翻腕，拔劍在手，嘶叫着向易金虹衝去。

易金虹胯下坐騎即時「希聿聿」一聲，那個黑衣人應聲大叫，連人帶劍一支箭也似凌空射向易金虹。

「大胆!」易金虹一聲暴喝，長劍在手，左手接將馬頭勒開，右手一劍劈出!

「嗆」一聲暴响，劍被劈斷兩截，那個黑衣人亦被劈開兩爿，鮮血激濺中倒下。幾個黑衣人隨即從樹叢中衝出，從枝葉中掠下，手中各握長劍，正是司馬王朝的急風殺手。

雷方大笑道：「總算出來了。」反手拔出鞍旁的一支天門棍，滾鞍下馬。

一個急風殺手，當先衝上，劍一引，刺向雷方，左手接揚，射出三支透風鏢。

雷方滾身閃開透風鏢，天門棍迎上來劍，「鏗」的棍劍撞在一起，棍首射出一蓬火花。

那個殺手驚呼急閃，以爲是火藥，那知只是火花，雷方乘亂欺上，一棍痛擊在對方腰脊上，將之擊倒。

殺手當場爛泥般倒下，那一棍已然將他的腰脊打斷，雷方並沒有停手，棍再一沉，一出擊在殺手後心要害，接迎向另一個殺手。

易金虹人劍同時離開馬鞍，飛射向另一個殺手，那殺手喝叱一聲，凌空迎來。

雙劍半空交擊，一蓬火星濺開，殺手倒竪蜻蜓，借勢一翻，左手射出三支透風鏢，接一劍當頭插下。

易金虹左手同時一翻，五指一開一合，正好將那三支透風鏢夾在指縫間，右手劍一抹，正好將來劍接下，內力疾吐，「叮」的一聲，殺手凌空被震出去，易金虹左手再翻，指縫三支透風鏢射出，反釘在那個殺手的胸膛上!

易金虹仗劍欺前，兩個迎上來的殺手似是被他驚懾，忙往後倒退，一張巨網却隨即從樹上洒下，網向易金虹!

雷方那邊看得眞切，兩顆霹靂子扔出，霹靂聲中，那張巨網破開了一個大洞。

易金虹把握機會洞中穿出，那兩個殺手，亦抓住這機會回劍殺來，另兩個殺手緊接從樹上撲落。

四支劍一齊襲向易金虹，可惜易金虹已經脫網而出，接兩劍，閃兩劍，反手抓住那張巨網凌空一翻，反而將四個殺手網在網內，雷方的霹靂子緊接飛至!

四個殺手擧劍急擋，突然又省起那是火藥暗器，急忙收劍。

霹靂子却相撞在一起，火光閃射，四個殺手忙擧手擋去，易金虹即時欺來，一聲大喝，雙手握劍，疾斬了出去!

這一喝亦有霹靂轟鳴，劍光過處，四個殺手竟然被同時攔腰刺爲八截!

這一劍威猛之極，連雷方也看呆了眼睛，隨即撫掌大笑。「好劍!」

跟着從樹木叢中現身的白雪與十二金釵亦被易金虹這一劍驚嚇得怔在那裏。

那邊白玉樓沈勝衣看得眞切，一齊策馬奔來，奔到一半，沈勝衣面色突然一變，脫口一聲，勒住坐騎，一面大喝：「回去!」一面勒轉馬頭。

他是叫那些正在渡河的兵士回去。

白玉樓一怔亦將坐騎勒住，急問：「什麼事?」與之同時，他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候，那些兵士正擁着二輛馬車經過石橋，也正來到橋正中，突然聽到了一陣異响，那道石橋也就斷下了。

那一陣異响是來自水面，一條條繩子從水裏彈出來，彈開了無數水花，一個個急風殺手接從水草叢中冒出，抓着繩子用力往後拉。

兩個老人同時從兩座橋墩旁邊水裏冒了出來，雙掌運勁，疾拍在那兩座橋墩之上。

橋墩顯然早已給弄斷，給那麼一拍一拉，立時飛墮進水裏。

橋板亦因此塌下來，激起連串水花，那正在橋板上駛過的二輛馬車，當然亦一齊往水裏墮去。

一輛馬車的車廂立即給震碎，紅梅從中竄出，手一抓一拉，亦將易菁菁從車廂裏拉出來。

那片刻之間的變化既突然，又驚心動魄，易菁菁武功雖好，江湖經驗到底不足，若不是紅梅拉那麼一把，只怕得隨同馬車墮進水底。

紅梅到底是慣走江湖，處變不驚，一聲「小心」，將菁菁送往一側石墩，身形接住另一座馬車撲去!

司馬如龍、騰空兄弟，這時候亦已斷定太平公主是在第一輛馬車之內，雙雙向前撲去。

在車廂墮進水裏的刹那，車頂已然給二人掠到震開，司馬如龍探手隨即在車廂內的太平公主抓去!

紅梅也就在這時候掠到了，嬌叱一聲：「住手——」一揚手，七支柳葉飛刀迎面向司馬兄弟射去。

司馬騰空一眼瞥見，喝道：「叛徒斗胆!」雙袖一拂，柳葉飛刀盡被捲飛!

一支軟劍接從紅梅袖中飛出，捲向司馬騰空的咽喉，那邊菁菁一劍亦自凌空飛來!

司馬騰空雙脚往車廂一點，凌空拔起，雙脚從脚下刺空，身形接往後倒翻，司馬如龍一把抓住了公主亦往後倒翻開去。

兩葉小舟這時候已然從水裏上來。

那兩葉小舟都是綑上巨石，沉在水草下，將繩子割斷巨石滾落，便浮出水面。

杜筠司馬雙城母女接從舟旁冒出，將舟一翻，及時迎上司馬兄弟落下的身形。

紅梅緊追不捨，半空中一個風車大翻身，投向那葉小舟，無數柳葉飛刀從雙袖之內飛射。

杜筠一眼瞥見，冷笑道：「彫蟲小技，也敢在老身面前賣弄?」

語聲甫落，龍頭杖一轉，柳葉飛刀竟盡給龍口噬去。

正當此際，司馬如龍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杜筠給嚇了一跳，司馬騰空亦自呆了一呆，一齊望去，只見司馬如龍驚望着太平公主，甚至不覺將手鬆開。

太平公主立時往水裏墮去，紅梅看得眞切，急忙一翻，將太平公主的屍體抱住，「噗通」的一齊掉進水裏。

杜筠一見又是紅梅，更加大怒，大喝一聲，一杖疾插向紅梅的後背，紅梅早已防備，軟劍一揮，正劈在杖上，杖末被劈斷，紅梅却藉這一震之力，從水裏拔起來，向菁菁那邊掠去。

菁菁不諳水性，一劍刺空，身形落下，正落在突出水面的那座車廂一角。

車廂擱在沉在水裏的一截斷橋上，沒有水淹過頂，拖車的兩匹馬掙扎在水中，若不是相連着車廂與馬匹之間的鐵索給震斷，只怕車廂已然給馬匹拖得倒轉過來。

護着馬車的兵士不少亦墮進水裏，或傷或死，那沒有死的一個個泗向小舟。

仍然在岸上橋上的士兵紛紛彎弓搭箭，只是投鼠忌器，不敢射出去。

劉冲葉伯棠二將在橋上穩穩的盯着，看見紅梅抱着公主躍向車廂，立即大喝：「放箭——」

數百支箭立時射出，集中射向那兩葉小舟，與之同時，杜筠一杖亦脫手，標槍也似擲向紅梅的後心!

這一杖之狠之勁，實在驚人，杜筠滿臉的怒憤亦盡在這一杖之中。

紅梅耳聽風聲，但身形一變再變，變化已盡，又抱着一個屍體，這一杖是怎也閃避不了。

菁菁在車廂上看見，顧不得那許多，飛躍上前，一劍力劈而下!

劍正劈在杖上，一劍將杖劈斷，紅梅仍然發出一聲慘呼，那支杖在斷之前，已經有半尺一截飛進了她的後背，杖上蘊藏的內力同時湧入，震得紅梅五臟翻騰，一個身子仆倒在車廂上。

菁菁同時被震得往後倒翻，墮進車廂旁邊水裏，探手及時將車廂扳住。

飛蝗也似的箭矢隨即射來，杜筠方待撲前，已給箭迫住，她雙袖飛舞，箭雖密，竟然沒有一支能够接近。

司馬如龍腰間一抹，亦多了一支劍，將亂箭撥下，司馬騰空一刀亦在手，護住了後面司馬雙城。

杜筠一面問：「你是打什麼主意?」

司馬如龍沉聲說道：「那只是一具屍體。」

「屍體?」杜筠冷笑。「金枝玉葉不成就是這樣子寶貴，經不得一嚇，當場氣絕?」

司馬如龍道：「她顯然已經死去多時了!」

杜筠怔住，司馬如龍還未接上話，騰空已道：「難道他們早已料到我們有此一着，故意找來這具屍體?」

「若是如此，紅梅不會拚命搶救，他們也不會如此緊張。」

「這是說，雖然是屍體還有用!」語聲一落，杜筠身形拔起，箭雨中突破，撲向那邊車廂，司馬兄弟只恐有失，雙雙亦撲上前。

那些箭竟然對他們起不了作用。

劉冲葉伯棠只恐誤傷，急忙喝停，劉冲劍出鞘，葉伯棠手杖纓槍一齊躍下去!

杜筠身形飛快，眼看就要撲上，一騎突然從岸那邊飛躍過來。

那正是沈勝衣飛騎回救，看見形勢危急，顧不得那許多，連人帶馬，橫越水面，衝向杜筠。

那眞的天馬行空一樣，勢子急勁，杜筠一眼瞥見，也嚇一大跳，右掌一揮，疾擊向馬首!

「叭」的一聲，馬首被擊的塌下去，也被擊得墮向水裏。

沈勝衣同時離鞍，左手拔劍，凌空一劍削出，姿勢之美，之勁，無可比喻。

杜筠雖然化解了飛馬凌空一撞，却化解不了沈勝衣這一劍!司馬騰空如龍兄弟只恐有失，一齊搶上，但却給沈勝衣那匹

坐騎所阻，杜筠一掌擊下，那匹馬倒栽水中，正好擋住了司馬兄弟的搶攻。

沈勝衣的劍也就在這刹那削進了杜筠的小腹！

杜筠只覺一陣劇痛，面色慘變，悶哼聲中，雙掌往沈勝衣當頭拍下。

沈勝衣即時劍一緩，杜筠雙掌還未拍下，人已被沈勝衣的劍挑起來。

一股血瀑狂噴，杜筠慘叫聲中，整個身子被挑上了半天。

司馬兄弟雙雙搶上，一齊伸手將杜筠接下，只見一道劍口劃在咽喉，杜筠已然氣絕。

「嫂嫂——」司馬兄弟面色齊變。

司馬雙城那邊即時一聲嬌叱，連人帶劍直取沈勝衣。

劉冲劍一引迎上，葉伯棠纓槍隨即刺來，兩人原是立在露出水面的車廂上，這下凌空撲出，都是全力一擊，也配合得恰到好處。

司馬雙城迎住了劉冲一劍，一閃，將槍讓開，三人的身形已往水裏墮下。

沈勝衣那邊已落在車廂上，一見這情形，人劍立即倒射而回！

司馬兄弟同時雙手一拋，將杜筠的屍體拋向小舟，雙掌按在水面一印，水柱激起，兩人借力翻身，一齊向沈勝衣這邊撲來。

沈勝衣的劍那刹那已然刺到司馬雙城咽喉，司馬雙城一劍封開劉冲的劍，葉伯棠一槍已到，他絕對可以閃開這一槍，但沈勝衣那一劍却也絕對閃避不了。

司馬雙城當然明白，但人在水中，水性又不怎樣好，身形給一槍一劍控制住，眼看是喪生在沈勝衣劍下。

司馬如龍那邊看得眞切，急喝一聲：「劍下留人！」

連他也不知道怎會這樣叫，司馬騰空一支軟劍隨即從袖裏射出來，飛射向沈勝衣。

沈勝衣不得不留情，身形一翻，軟劍從他的胸膛上射過，飛進岸邊一個兵士的咽喉內。

葉伯棠一槍同時洞穿了司馬雙城的咽喉！

沈勝衣劍雖然沒有刺下，右掌却在翻身的時候印下，拍在司馬雙城的肩頭上。

司馬雙城身形被擊得一側，立即挨了葉伯棠一槍，那一槍她原可以閃開，却給沈勝衣的一掌迫回！

悶哼聲中，她的劍一回再脫手，射進了葉伯棠的咽喉，兩人幾乎同時畢命。

司馬兄弟看在眼內，面色慘變，兩人雖然迅速撲到來，到底慢了一分。

司馬如龍悲嘶聲中，右手將槍拔出，左手一掌拍向沈勝衣，司馬騰空雙掌同時擊去。

沈勝衣劍一劃，裂帛一聲，竟然將掌風劃斷，身形倒翻，掠往岸上，司馬兄弟緊追着亦掠了過去。

埋伏在水草中那些司馬王朝的急風殺手這時候已然與渡河的兵士廝殺在一起。

渡河的兵士雖只有二三百人，但急風殺手亦只得十個，饒是武功再好，要衝出兵士的包圍亦不是一件易事。

三個殺手已倒下，沈勝衣一躍上了岸，正落在一個殺手身旁，劍一橫，那個殺手已負傷，如何接得下沈勝衣這雷霆一擊，攔腰兩斷，倒了下去。

沈勝衣身方回，司馬兄弟已掠至，司馬如龍纓槍盤旋，兩個兵士在纓槍之下飛摔地上，司馬騰空隨即在那個兵士的屍體上將軟劍拔回，一槍一劍，人動槍劍動，繞着沈勝衣疾轉了一圈。

沈勝衣靜立不動，人劍却呼之欲出。

與之同時，雷方易金虹兩人已奔回，白雪與十二金釵隨後急追，相距却越來越遠。

白玉樓飛騎早已奔回，却被五個殺手截下，那五個殺手砍倒了他的坐騎，却砍不倒他的人。

沈勝衣躍上岸之際，兩個殺手終被他力劈在劍下，但剩下三個仍苦纏不休，兵士雖然四方八面湧上，可是那三個殺手緊纏着白玉樓，完全沒有他們插手的餘地。

雷方一旁掠過，當頭就是一棍，殺手一閃讓開，易金虹緊接奔至，喝叱一聲，劍如奔雷，將那個殺手斬殺劍下！

雷方霹靂子再出，將另一人迫開，接與之門在一起，餘下一人在易金虹白玉樓雙劍合擊下，只是兩招，便已給刺殺。

白玉樓目光一掃，暴喝道：「佈陣，截下來人！」

聲落劍出，與雷方戰在一起的那個殺手，冷不提防，右臂中劍，兵器脫手，雷方把握機會，接連幾棒，將那個殺手迫得手忙脚亂，易金虹再來一劍，穿心而過，命喪當場。

三人一齊向沈勝衣這邊迫來，最後一個殺手同時在兵士刀槍下分屍，那些兵士隨即分成三排，他們雖然倒下了二十多人，但仍然有二百多個，各自將弩箭取出，劉冲那邊已然從河裏游上，立即指揮兵士用射向白雪與十二金釵。

「第一排，射！」劉冲嘶聲大叫。「第二排——」

箭弩應聲一排又一排射出，在第二排箭弩離弦之時，第一排的兵士已然將箭弩補上到第二排箭弩射出，第一排的箭弩已隨時可以發射了。

白雪與十二金釵雖然配備暗器，但以手發射，距離到底有限，不能够遠射那些士兵，相反，那些士兵所用的都是强弓硬弩，遠射數丈，三排箭弩輪流發射，又快又密，白雪等人根本不能够接近，給射住在數丈之外。

五個少女終於倒在亂箭之下，剩下七人不由退下，白雪亦只有退下。

這時候她們亦看到大勢已去。

司馬王朝這一次襲擊若是已成功，司馬兄弟根本不會再留在那兒，而那些殺手若是仍保得住性命，那些兵士亦根本不能够排開陣勢。

這其實並不難看得出來。

再看對岸那邊，那些兵士擲出了無數繩索，一個個攀着繩索，强行渡河。

司馬兄弟那邊赫然給沈勝衣白玉樓易金虹雷方包圍起來。

雷方易金虹的本領白雪她們有目共睹，沈勝衣一劍橫掃江湖，盛名之下，自無虛士，白玉樓書劍相絕，名氣也大得很。

在這四個高手合擊之下，司馬兄弟當

然凶多吉少，杜筠司馬雙城到現在仍然不現身，極有可能經已沉屍水裏，否則，既已成功，定必催舟遠去，那些士兵也絕無不追下去的道理。

白雪也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很快便有了一個結論，退出了箭弩可及的範圍，四顧一眼，一跺足，道：「我們是沒有希望的了，强衝過去也只是送死。」

一個女孩子道：「姊姊要我們怎樣做，我們怎樣做就是了。」

白雪一聲歎息，道：「形勢比人强，我們若是再逗留，便是逃也只怕逃不了去，我的意思是，立即離開這地方。」

那七個女孩子相顧一眼，一個道：「只怕老夫人怪罪下來。」

白雪道：「她若是仍有命，那邊又怎會如此平靜，司馬王朝是完了。」

語聲一落，她頭也不回，轉身離開，那七個女孩子看見，也不約而同，一齊舉步。

劉冲看見，方待下令追殺，白玉樓那邊突然道：「窮寇莫追！」

前面不遠是樹林，以劉冲他們的行動，絕不可能在白雪她們入林之前將她們截下，而入了樹林，她們有樹木掩護，劉冲等進去，縱然最後能够將她們一一追及擊殺，相信亦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他們與白玉樓的地位雖然相差甚大，白玉樓從沒有輕賤他們的性命。

何況司馬王朝的頭兒都已經在他們的包圍中？

劉冲應命立即停下，反將白玉樓沈勝衣包圍起來，這其實，當然是包圍司馬兄弟。

司馬兄弟看得很清楚，一個露出了怒容，一個却若無其事。

怒容滿面的是司馬騰空，一聲冷笑，道：「白雪臨陣退縮，不要命了。」

司馬如龍居然還笑得出來。「換轉我，在這種情形下，也會逃走的。」

司馬騰空道：「她們曾發誓殉死。」

司馬如龍笑了笑。「但她們當然也看得出，我們就是能闖出去，也沒有足够的人力時間，去將她們找回來治罪。」

司馬騰空沉默了下來。

司馬如龍道：「司馬王朝今非昔比，經此一役，縱然還有人能够活下來，也要忙着應付官府追緝，那還管得那許多？」

司馬騰空忽然亦笑了。「老二，以你看，我們司馬王朝已到了絕路？」

「已到了——」司馬如龍一仰首。「你也應該看出我們這兩個老頭兒縱使逃得過今天，亦不會有多大的作爲。」

「我們這兩個老頭兒。」司馬騰空突然放聲大笑起來，笑得是那麼的蒼凉。

司馬如龍反而不笑了。

騰空笑了一會，一頓，目注司馬如龍道：「老二，我一向都佩服你有頭腦。」

「現在呢？」如龍反問。

「也仍是，你算無遺策，這一次的失敗，其實與你一些關係也沒有。」

如龍只是笑了笑，騰空接又道：「只是我們的力量實在有限。」

如龍道：「錯了，我還是算漏了一件事——太平公主已經是一個死人。」

騰空一怔，點頭道：「若不是如此，我們早已催舟遠去，他們就是人再多，又能將我們怎樣？」

如龍轉顧白玉樓。「太平公主是什麼時候死的？」

白玉樓冷冷的道：「我也不清楚，只是已很多天就是了。」

如龍冷冷的一笑。「你們對於一個死人也竟然如此緊張？」

白玉樓道：「她生前不是一個普通人，便是死了之後，我們也不能以普通人來對待。」

如龍歎了一口氣，轉問騰空。「你知道我們其實錯在什麼地方？」

騰空點頭。「我們雖然建立司馬王朝，以王族中人自居，其實只是普通人，虛有其名，甚至不知道王族中人的尊貴。」

「所以我們看見他們隆而重之保護馬車，完全沒有考慮到生死這個問題。」如龍捋了捋鬍子。「這是個很好的教訓。」

「可惜沒有用。」騰空把手一揮。

「這實在可惜得很。」如龍又歎了一口氣。「但我們司馬王朝若不是衰落到這個地步，事情大概還不會這樣壞，我們兄弟也不會落至這般田地。」

司馬騰空截道：「不要再說這些廢話了。」

「嗯——」如龍點點頭。「我們總不能讓這些達官貴人等候得太久。」

「否則他們要以爲我們貪生畏死，在等機會逃命了。」騰空伸手彈了彈衣衫。

雷方插口道：「你們以爲還有逃命的機會？」

司馬騰空目光往雷方面上掠過，轉回白玉樓面上。「這位白玉樓，書劍雙絕，非獨在京城享譽，在江湖上也甚有名。」

司馬如龍接顧沈勝衣道：「這個沈勝衣一劍橫掃江湖，聲名之盛，江湖上無人能及，被稱爲年青一輩最有前途的劍客。」一頓又目注易金虹。「而易堡主與我們兄弟同時享譽江湖，易家堡在江湖上大概亦沒有多少人不知道。」

司馬騰空點點頭，再盯着雷方。「但這一個，我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如龍接道：「我也不知道。」

雷方不怒反笑，道：「我不是什麼東西，是一個人。」

「這裏大概還是沒有你說話的地方。」如龍冷冷的移開目光。

雷方笑接道：「兩位落到這般地步，方才那些話，莫說我，在兩位周圍任何人大概亦可以出口。」

白玉樓點頭道：「對極了。」

司馬騰空冷笑道：「我們兄弟在司馬王朝身居高職，在江湖上亦有一席位，縱然是末路窮途，也不容輕侮。」

「是兩位先瞧不起別人。」白玉樓亦自冷笑。「司馬王朝邪魔外道，我們與你們說話，已經是你們的福氣。」

「白玉樓——」司馬騰空沉下聲。

白玉樓截道：「你們是不願意束手就縛的了？」

「我們雖然是邪魔外道，骨頭仍然硬得很。」司馬如龍仰首大笑。

白玉樓道：「那何必多作廢話？」語聲一落，一劍刺前！

易金虹同時出劍，雙劍合擊司馬如龍

，他們雖然是第一次聯手，到底是高手，恰到好處！

司馬如龍退一步，兩道寒光從手中射出來，只是長短兩柄姆食指寬闊的軟劍，正迎住易金虹白玉樓二人攻來的劍！

司馬騰空右手軟劍已在，左手這時候亦拔出了一支軟劍，雙劍交剪向沈勝衣！

雷方旁邊打了一個「哈哈」，兩顆霹靂子擲出，正擊在那雙劍之上！

這一着擊劍而不擊人，實在大出二人意料之外。

司馬騰空不防有這一着，方自一怔，霹靂聲響，兩蓬火燄，已然在劍上燃燒起來。

火焰流竄，竟然延着劍鋒燒上去，司馬騰空又是一怔，振劍一抖不開，沈勝衣一劍倏的凌空飛刺過來，雷方天門棍展開，亦自擊至！

司馬騰空倉皇倒退，閃開了沈勝衣凌空一擊，長劍一沉，迎住了雷方天門棍，一蓬火花「霍」地在棍端炸開，司馬騰空一陣目眩，雷方天門棍已搶入，撞在他胸膛上！

這一棍說輕不輕，說重不重，騰空硬捱一撞，一口鮮血噴出，倒退三步，雙手亦同時感覺劍上火焰的灼熱，目光及處，沈勝衣的劍又刺到！

司馬騰空一退再退，狼狽之極，沈勝衣劍又再刺出，迅如電火，雷方四顆霹靂子後發先至，在司馬騰空左右炸開，迫死了司馬騰空的身形劍勢，與之同時，司馬如龍一劍突然凌空飛來。

眼見司馬騰空必傷在沈勝衣劍下，司馬如龍一劍卻及時飛到，將沈勝衣那一劍截下，易金虹白玉樓雙雙搶上，竟然追之不及！

司馬如龍右手長劍截住了沈勝衣的劍，左手短劍接攻向沈勝衣十三處要穴。

沈勝衣那支劍那刹那竟然能夠從司馬如龍的長劍下脫出，一沉，將短劍的攻勢截斷。

雷方那邊看見司馬如龍以背相向，大好機會怎會錯過，一揚手，四雙霹靂子直取其後。

眼看那四顆霹靂便要相撞在一起，司馬如龍突然倒退，袖一拂，兩顆霹靂子一偏，在沈勝衣與他之間爆炸開來。

還有的兩顆其中一顆竟然回射雷方。

雷方「哈哈」一笑，伸手便要接，司馬如龍即時回頭，口一張，第四顆霹靂子竟然是被他以口接下，這下子一吐，急如電閃，疾打在第三顆之上。

霹靂聲響，火焰爆開，雷方藏在衣袖內的霹靂子亦被引發，鞭炮也似一連串急響，一隻右手突時鮮血淋漓，半邊身的衣衫盡在火焰中。

雷方驚呼狂退，司馬騰空正在他身後，雙劍齊斬。

雷方身上的火藥暗器不少亦在火焰中爆發，他自己也知道絕無倖理，耳聽劍風，不避反撲！

司馬騰空彷彿早知道雷方有此一着，雙劍斬到一半，突然一絞，雷方雙臂立斷，一股更大的火焰與之同時從他的身上疾揚起來。

雷方整個身子立時有如一團火球也似，終於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慘叫，瘋狂撲向司馬騰空，白玉樓易金虹已然左右撲至，脫口驚呼，以他們的身手，絕對可以將雷方截下來。

那刹那，雷方卻突然一聲大吼：「不要接近我！」

白玉樓易金虹聽得出雷方這是對他們說，也看出雷方已自知沒有希望，蓄意與司馬騰空同歸於盡，可是，他們在一呆之下，仍然掠前去，只是目的並不在阻止雷方。

司馬騰空當然也看出雷方的意圖，冷笑聲中，身形暴退，手中短劍「颼」地飛出，射向雷方前胸。

雷方雙臂已斷，身形又是一去無回之勢，當然閃不開這一劍，奪地劍入胸，他撲前的身形亦被這一劍的力道擊得凌空墮下來。

司馬騰空卻也只是退出半丈，便被迫回來，易金虹白玉樓人劍如電射，一下搶在他前面，雙劍合璧，硬將他迫回去！

司馬騰空若不是受傷，還不難擋下這一劍，現在給這雙劍一迫，立時身不由己，倒撞而回，撞入雷方懷中！

他驚呼，身形欲往上拔起，白玉樓易金虹雙劍卻將他硬硬壓下去，雷方雙腳連隨纏住了司馬騰空的雙腳，火焰同時將司馬騰空包裹。

司馬騰空驚怒交集，沉劍方欲將雷方雙腳斷去，雷方身上的火藥暗器已然紛紛爆炸開來。

雙劍烈火中有如烙鐵，司馬騰空頭髮眉毛亦在火焰中燃燒，滋滋作响，雙劍再也砍不了下去。

他慘叫起來，雷方卻反而大笑，拚盡最後一分氣力將司馬騰空壓倒地上。

慘叫聲笑聲不絕，火藥繼續爆炸燃燒，兩人變成了一個火球，不住在地上滾動，滾不了兩丈，便已停下來，笑聲慘叫聲亦絕。

白玉樓易金虹偏開臉，不忍卒看，也沒有出手幫助沈勝衣，因爲已沒有這個需要。

沈勝衣已然將司馬如龍迫落下風，一支劍飛靈變幻，配合矯活的身形，從四方八面襲擊司馬如龍。

他左手用劍，無論速度與角度都不是一般劍術所能夠相比，一眼瞥見雷方被重創，攻勢更瘋狂。

司馬如龍只有封擋的份兒，想反攻也不能，沈勝衣的劍勢綿密急厲，搶制先機，完全不讓司馬如龍有還手的餘地。

每一劍都是刺向要害，刺向必救之處，司馬如龍連救都已惟恐不及，更不要說反攻了。

沈勝衣的氣力彷彿無盡，而劍術亦沒有完整的一套，由於刺出的每一劍都不會相同，司馬如龍盡管經驗豐富，亦抓不住沈勝衣的劍路，迫得只有以快鬥快，力拚到底。

這完全是一場速度的惡鬥，所耗的氣力當然也極大，沈勝衣年輕力壯，在內功方面也有相當造詣，年輕力壯亦是司馬如龍不如他的地方。

三支劍不停的相撞在一起，司馬如龍空有長短二劍，竟然不能夠破解沈勝衣左

手一劍的追擊。

氣力大量的消耗，不過片刻，兩人的衣衫已然被汗水濕透。

司馬如龍開始後退，退到了水邊，退入了水草叢中。

周圍的水草劍光中飛碎，沈勝衣追過了水草叢，追進水裏。

霹靂一聲巨震，三支劍相撞在一起，突然一齊斷截，司馬如龍輕嘯一聲，從水裏拔起來，沈勝衣亦緊接拔起，兩條人影翻滾在空中，裂帛聲响起，一下緊接一下，驚心動魄！

沈勝衣的衣衫裂開了好幾度口子，司馬如龍的衣衫已然被鮮血染紅！

沈勝衣的劍始終比司馬如龍的劍快一些，雖然是斷劍，也一樣能夠傷人，司馬如龍完全沒有反擊的餘地。

一寸短、一寸險，兩人以斷劍交手，當然更加兇險，沈勝衣那快了的一分，便佔盡優勢。

那一起一落，只是眨眼間的事，兩人凌空落下，身形一合即分，沈勝衣倒飛了起來，再落在水草叢中，司馬如龍卻是在水花四濺中繼續往下沉，沈勝衣的斷劍已釘進他的咽喉內。

他的眼睛仍然睜大，雙手也仍然緊握着劍柄，這雙斷劍當然不能夠再刺出去，司馬王朝也隨着他的下沉而滅亡。

沈勝衣沒有再看他，對於自己的出手，沈勝衣一向充滿信心。

他的判斷也很少錯誤。

這時候，雷方與司馬騰空已變成一團更大的火球，白玉樓易金虹站在火球的旁邊，目光卻落在沈勝衣面上。

沈勝衣也不忍卒看，目光一落瞬即移開。

周圍倒着不少屍體，斷骨殘肢，鮮血斑駁，一樣是慘不忍睹。

白玉樓移步到沈勝衣身旁，歎了一口氣。「司馬王朝保得住性命的並不多，但我們這邊死的也不少。」

「這是不能避免的事。」

「我現在實在懷疑，這一次決定是否錯誤，是否應該接受司馬王朝的條件。」

「你沒有錯，若是你妥協，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最後必然天下大亂，爲了維護法紀，難免就會有所犧牲，今天我們倒在這裏的任何人，相信絕沒有一個會抱怨。」

白玉樓道：「話是這樣說，站在個人立場，我還是感覺很難過。」

沈勝衣道：「這還不是難過的時候。」身形一動，掠過那邊。白玉樓跟着亦掠了過去。

易金虹也就在這時候移動身形。

易菁菁抱着紅梅坐在那邊，驚惶的望着掠來的三人，她早就想叫出來，紅梅卻一再阻止，合理的阻止。

紅梅在高處看得很清楚，易菁菁若是嚷出來，勢必影响沈勝衣他們，一個失神說不定反爲對方所乘，而她認不認爲沈勝衣趕回來，對於自己的傷勢有多大帮助。

她的傷勢實在已很重，只是一點求生之念支持到現在，就是易菁菁，也看出來了。

她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沈勝衣那邊，看見司馬如龍倒下，沈勝衣掠回岸上，才鬆過一口氣，一張臉那刹那卻變得有如白紙般，然後她開始咳嗽起來。

咳出來的都是血，易菁菁再也忍不住，脫口叫起來：「沈大哥！」

沈勝衣應聲身形一快，落在他們身前，俯身伸手，扶住了紅梅。

「沈大哥——」紅梅目光一垂。「我總算沒有讓他們將公主帶走……」

太平公主的屍體就放在她身旁，白玉樓飛步奔來，沒有理會屍體，俯下身子，搖頭道：「傻孩子，爹不是早跟你說，活人總比死人有價值，必要時盡可以將屍體拋下。」

紅梅一笑道：「乾爹一世英雄，我若是這點事也做不來，怎配做你的女兒？」

白玉樓伸手輕輕撫着紅梅的秀髮。「好女兒，爹一定將這件事奏上聖上，好讓天下人都知道我白玉樓有一個如此英勇的女兒。」

紅梅搖頭，黛眉輕蹙，一會才展開，冷汗已因爲痛苦而滾滾落下。

沈勝衣白玉樓看在眼內，卻束手無策，以他們的經驗，又怎會看不出紅梅的傷勢嚴重，已無藥可救？

白玉樓卻仍道：「爹認識的大夫也不少，這一點小傷絕難不倒他們，一定會還爹一個好女兒。」

紅梅笑了笑。「乾爹到底不慣說謊，一聽便聽出來了。」

白玉樓苦笑，紅梅歎息道：「我在司馬王朝長大，壞事做盡，早就該死，在死之前總算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也應該滿足了。」

一頓紅梅又道：「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我原就不敢奢望。」

沈勝衣舉袖拭去紅梅額上的冷汗。「紅梅，別說這些了。」

紅梅勉強抬頭，語聲更弱。「沈大哥，爲什麼不讓我早些遇上你……」

沈勝衣道：「也許是沈大哥福薄。」

「是紅梅福薄命薄。」紅梅又笑了。「日子雖短，紅梅已心滿意足。」說着一個身子顫抖了起來。

沈勝衣又抱緊了紅梅一些，沒有作聲，紅梅轉望菁菁，道：「菁菁，你比我幸運，只望你珍惜。」

菁菁的眼淚淌下來道：「我一直都沒有好好想過，以後我知道怎樣做的了。」

紅梅笑笑，看着沈勝衣，含笑而逝，沈勝衣仍然一聲不發，只是抱着紅梅，類似這樣的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每一次的感覺，都像是一根尖針直扎進心深處。

他不知一個人是否做過了壞事，就是改過向善也仍要遭受天譴，也不知這是否就是天譴，只知道又一個朋友死在自己懷抱。這種事也已發生得太多。

白玉樓當然明白沈勝衣的心情，他們到底是好朋友。

易金虹也明白，他雖然與沈勝衣相識的日子尚淺，卻也是一個江湖人。

江湖人又怎會不明白江湖人的悲哀？

風吹過，血腥味仍濃，江水依舊奔流，那漂浮在江面的鮮血，卻已被遠遠送走，沈勝衣終於站起來，目光隨流水遠送，感慨無限。

（全文完）

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千門奇俠




前文提要：

游天虹胡若蘭從夜總會回歸寓所，濃情加酒意追求片刻歡娛再進入瘋狂境界。游天虹醒來不見胡若蘭，原來她在客廳被何炎明派來的打手要脅，經過驚險打鬥圍解，二名打手認輸走了。胡若蘭依依不捨回到俱樂部，何炎明要脅她就範，用美人計佈下千局，叫她再做「來手」去誘富家子朱波比來俱樂部賭沙蟹，朱波比連現金支票共輸去八十萬元，對對賭局起懷疑，但自己迷女色中朱局仍在五里霧中，懵懵閉也。波比因為銀行存欵不够償還賭債，又不敢向父親要錢，只得去找老朋友游天虹帮助如何解決這個難關……

名流之子　佯說自殺

那性感女郎叫張雪兒，是游天虹一位親密的女友。游天虹是個風流種子，他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親密女友，所以在約會此等女友時，也有他的一套。

凡是親密到可以陪他在家裏渡宿的女友，原則上都擁有一枚大門的鎖匙，但妙在那枚門匙未必能將大門打開。

原來游天虹的家門有個保險鎖，就像保險庫的旋轉號碼鎖一樣，不知道密碼是無法將它打開的，而大門保險鎖的密碼，卻是每天更換的，因此，除非事前知道當日所換用的密碼，否則即使用門匙還是無法把大門打開。

游天虹可以這樣做，目的就是要令到那些未經同意的女友不要隨便闖進來。

此外，又為了預防萬一起見，游天虹另有門路可以進入他住宅之內，那當然是秘密的門路，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如何利用這條秘密的門路進入這裏面來。

就像剛才那樣，他在街上仰望上來，發覺有燈光透出，知道有人來了，後來到了門外，卻聽到有人交談，又像在打架，所以沒有就此開門入來，但是，他又要知道自己的家裏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於是就繞道入來，想不到卻瞥見客廳裏有一男一女，男的被繩子綁住手足，女的卻穿上了性感睡衣，她正是他的女友張雪兒。游天虹帶着張雪兒回到客廳裏，發覺被綑綁着手足坐在地上的正是他的朋友朱波比，急忙過去替他鬆綁。「對不起，我這女朋友一向頑皮成性。」游天虹一邊又說。

朱波比有點啼笑皆非：「你們一定經常這樣子玩遊戲的，可不是嗎？」

雪兒替他們斟了酒，遞過了一杯給朱波比當作道歉。同時又解釋道：「很對不起，我以為你是白撞。你既是天虹的朋友，當然也知道此人會有許多仇家。」

朱波比苦笑：「不要緊，反正我們不打不相識。」

游天虹忍不住問道：「找我有甚麼事嗎？」

朱波比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找

你當然有事，不過……」他欲言又止，顯然是因為張雪兒的緣故。

游天虹也十分醒目，他向張雪兒遞了一個眼色，還當着朱波比的面前輕輕吻了她一下：「你先進去洗個澡，睡着等我吧，我知道你一定很倦了。」

張雪兒剛轉進睡房裏去，朱波比就急不及待地，說出了來意：「我輸了一大筆錢，你可否設法帮帮我？」

游天虹一怔：「數目究竟有多少？」

「七十萬元。」朱波比道：「我總共輸了八十多萬，但現在我只要你幫我七十萬元就够了。」

「我一時之間那有這麼多的現金？」

游天虹想想又覺得有些不對，「這麼多錢，你究竟怎麼樣輸掉的？」

朱波比忽然想起游天虹也是一名賭沙蟹的高手，於是就把全部過程詳詳細細的告訴他。

游天虹聽了之後，稍作沉思，就對朱波比說道：「你可能中了老千的詭計，你剛才所講的人物，說不定都是我認識的，最低限度也是我見過的，那些錢你可以不付。」

「不付怎麼可以？」朱波比道：「萬一他們拿着那些有我簽名的支票去找我爸爸，我爸爸追究起來如何是好？」

「如果你聽我的勸告的話，不但不要再存錢入銀行，明天一早還要通知那間銀行切勿再支付你的賬項。」游天虹道：「雖然我還未見過你遇上的那班人，但根據你所講，那個女人說不定就是給我戲弄過的甕菜。」

「為甚麼你叫她做甕菜？」

「那是老千行業中的『半黑來』——『來手』中的一種。意思就是：半通不通的意思。所以他們內行人稱之為『甕菜』，你試想想，我們在街市買到的甕菜，是否有一截通，有一截不通？」

朱波比認識了游天虹這麼久，也不知道他對老千們這麼的熟識，在他的心目中只覺得游天虹是個很够道義的朋友，許多人有困難總會向他求助。

但是現在，游天虹竟然教他賴賬，這怎麼可以。

朱波比道：「萬一他們拿着我簽發的支票告到官府裏去，那時怎麼辦？」

游天虹笑道：「邪不能勝正，老千是見不得光的，除非他們不是老千，否則，絕對不敢採取法律行動。」

「但是，他們會去找我爸爸。你一定也知道，我爸爸是個有名譽有地位的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也不會原諒我。」朱波比担心地說。游天虹也為之呆住了一陣，「嗯——是的，這反而是個棘手的問題。也許他們就揀中了你這弱點，所以才肯收取支票作為賭賬。」

朱波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追根究底還是我自己不好，輸光了現金之後，她曾示意我走，叫我不可再賭下去，只是我自己好勝心太強，才會泥足深陷。」

「她可能是良心過不去，也可能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手法，但無論如何，你總是上當。」

「天虹，你有甚麼辦法可以帮一帮我呢？」

「辦法本來是有的，問題你是名流之子，拿瓷器去碰缸瓦，令我投鼠忌器。」

朱波比本來就曾經左思右想，只有游天虹才可以帮帮他，想不到現在連游天虹亦覺束手無策。因此他難免有些洩氣地說：「這麼一來，我只有賠上這筆錢，否則就惟有跟爸爸鬧翻了！」

游天虹道：「我這裏還有一個辦法，可供你參考。」

「是甚麼辦法？」朱波比焦急問道。

「你可以立即報警，將實情告知警方，這是最光明正大的賴賬方法。」

「這……這怎麼可以？」

「為甚麼不可以？」

「如果報警，勢必將事件鬧大，我爸爸更加不會放過我。」朱波比哭喪着臉說：「此外，那位胡小姐也一定被牽連。坦白說，我不想令到她難堪啊！」

「眞想不到，你原來還是個多情種子呢。」游天虹忍不住笑了！「我以為你只存心玩玩她。」

「你千萬別這樣想。她不同別的女人，我們之間非常純情，並未涉及其他。」

「由花花公子變為純情小生，這可眞不容易呢，哈哈……」游天虹縱聲大笑起來！

可是，朱波比怎麼樣也笑不出。

一個是心情開朗，一個是有苦難言，强烈對比底下，朱波比難免有些生氣：「你究竟肯不肯帮帮我？」

「嗯——」游天虹突然又變得一派正經，聳聳肩，苦笑道：「我並非不肯帮你，而是愛莫能助。」

「七十萬元，對你來說，應該是不成問題吧？」

「如果你來得合時的話，就是一百萬我也可以借給你，可惜你來得不合時。」

「你……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最近頻頻失手逢賭必輸，唉！」

朱波比想起進了房間去的女人，就忍不住說：「那也難怪，據講桃花運與賭運是相生相尅的。」

「我雖然無法借出七十萬元給你，但我卻有個主意。」

「甚麼主意？」朱波比也明知游天虹是個智多星。

「今晚你最好暫時睡在我這裏。」

「為甚麼？」朱波比苦笑道：「是担心我羨慕還來不及呢，抑或要我好好地向你學習一下？」

「別胡思亂想，我講的都是正經話。」游天虹道：「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那女子正在四下裏用電話找你，探探口風，以防你生疑報警；但你今夜在我這裏情形可不同了，他們一定因為找不到你而大為焦急。」

朱波比聽了游天虹的話，難免有些啼笑皆非：「就算他們今晚找不到我，明天也終歸會找到我的。」

「明天情況可能完全改觀了。」游天虹打了一個呵欠：「主要還是因為這應該是休息的時候，大腦神經中樞很難發揮作用。」他又會心一笑：「你可明白？」

朱波比當然明白，他一定是指房間裏的女人正在等他。所以他只好苦笑道：「好吧！我只有在這裏暫時做一晚『廳長』

，你有你進去陪你的女朋友吧！」

游天虹也毫不客氣地跑進房間裏去。房間裏沒有人，張雪兒仍在浴室裏。浴室的門半掩，游天虹一邊脫去外衣，一邊走進浴室裏去，豈料當他剛推開浴室的門突然有無數的水點迎頭淋下，就像落雨一樣——那是花洒！而且水是熱的。花洒仍然握在雪兒的手中，游天虹則匆匆退了出去。

當游天虹再次進入浴室裏面的時候，巳是渾身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當然不怕花洒噴射出來的水；雖然水仍照頭淋下來，他却非常「勇敢地」跨進浴缸裏面去。

張雪兒雙手被他捉住，儘管極力掙扎，仍無法擺脫游天虹的糾纏。終於被游天虹擁抱着，吻得她渾身發軟。

張雪兒雖然練過武功，身手也不弱，但仍然敵不過游天虹那剛中帶柔的手段，結果還是軟倒在他的懷抱中，任由他抱到床上來。

「爲甚麼要這樣對我？」游天虹輕輕放開她。她氣喘喘地瞪了游天虹一眼：「眞討厭，要我等得那麼久！」又含嗔地攤開那纖纖玉手：「瞧吧！我在浴缸裏浸得手指也皺了皮！」

游天虹俯首輕吻着她那高聳的胸脯：「手指皺皮有甚麼要緊，反正這裏還不是一樣可愛嗎？」

「你老是嬉皮笑臉的，眞沒有你的辦法。」

「告訴我，今天你查到了一些甚麼？」游天虹轉過身去，在床頭几上取過一包香烟，抖出了一支，燃着了。他先吸了一口，然後才緩緩把烟支移到她的唇邊去。她噴了一口烟霧：「先告訴我，那呆子是誰？」游天虹知道她指是正睡在客廳裏的朱波比，於是對她說：「他是一名富家子，中了人家的詭計。」

「關於僞鈔的事，總算有了一點頭緒。」張雪兒把身子稍爲坐直，斜倚在枕頭上面，把手中的烟支移到烟灰缸上面輕輕地抖了一下：「那可能是專印僞鈔的集團。那天你賭贏他們的老千集團，極有可能與僞鈔集團互相串謀，目的是要試試你的眼光。」

游天虹記得那天他被一班人約到一處地方去賭博，注碼很大，他所以入局，主要是由於事前他巳知道那是一班老千，而且是專在賭桌上討飯吃的，所以才決心要好好的教訓教訓他們，結果當然是大獲全勝。

但是想不到贏到的現金，大部份都是僞鈔；他正要去找那班人算賬，想不到出門後不久，就遇上了以胡若蘭做來手的老千局，他正好來一個順水推舟。

事後他雖然滿足了胡若蘭，但也差點兒無法脫身。

張雪兒正想進一步將她查到的眞相告知游天虹，床頭几上的電話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游天虹急忙接聽：「誰？」

「想不到你這麼快就忘記我了。」對方竟然是個女人！

游天虹心裏一怔！他怎麼會忘記？她正是胡若蘭，那聲音很易認得出的。

「睡了吧？」她在電話中的聲綫充滿了性感。他的身邊正有着一個張雪兒虎視眈眈，正在不知如何作答之際，她這麼一問反而提醒了他：「是的，睡了，有甚麼事？今天我實在倦得也不想動呢。」

「我掛住你，睡不着，所以才給你電話。」她那聲音也像是剛剛睡醒似的：「今天我又被迫做了一件令到自已良心難過的事。」在電話中也可以聽到她在嘆息。

游天虹苦笑安慰她：「算了，不做也做了，又何必難過？還是留待明天再談好嗎？」

「不！明天恐怕太遲了。」

「爲甚麼？」游天虹忽然想起朱波比那些支票。

胡若蘭果然在電話中說：「我眞蠢！我又一次被人利用，但這一次，我可能連累到人家父子反目無情。」

「你講的是朱波比？」游天虹問道。

胡若蘭無限驚喜反問：「你怎麼會知道？」

「憑我的第六感。」游天虹半開玩笑地說：「他爲妳輸掉了八十萬元，但有七十萬元是支票，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向父親交代，所以惟有一死了之！」

「你說甚麼？」胡若蘭在電話中吃驚地追問下去：「他怎麼會死呢？他眞傻！爲甚麼會死啊？」

「支票簽了出去，他父親偏偏又是名流朱標，所以支票絕對不可以不兌現，而朱波比偏偏又是一個失匙夾萬，他根本拿不出那麼多的錢，怎麼辦呢？我想，這就是他自尋死路的原因吧？」游天虹故意撒謊！「唉！我眞是罪大惡極！」

胡若蘭在電話中又焦急又難過：「他甚麼時候死的？你怎麼會知道？」

游天虹從電話中也聽得出，胡若蘭似乎十分相信他的說話，於是他又說道：「我當然知道，因爲我本來就認識他，較早時他向我求助，要我借他七十萬元，可惜我沒有那麼多的現金。我勸他報警，因爲我根本發夢也想不到你又跟這件事扯上了關係，豈料不久之前有個朋友告訴我，他巳被迫走上了絕路。」

胡若蘭吃驚和哀求：「如果警方向你查問的話，求求你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可以嗎？」

游天虹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我眞不明白，爲甚麼你還要被他們利用？」他忍住笑，關心地問。

胡若蘭在電話中向游天虹解釋：「我有難言之隱，有機會我會慢慢告訴你，但目前你以爲我應該怎樣做？」

「如果我是你，我會立刻跟警方連絡，將你被他們利用的經過告訴他們。」游天虹故意說道。

「不！我不可以這樣做的，」看來胡若蘭眞是有難言之隱，她又問：「我可以現在到你家裏來一次嗎？」

游天虹大吃一驚。「那……那怎麼可以？這麼深夜了，有事還是留待明天再說吧！」

「不會阻你很多時間，我只想……」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有隻手伸到電話機上，「叮」一聲，綫路立即被截斷了。

「你這算是甚麼？」在游天虹背後咆哮起來的是張雪兒，她含嗔帶怒地，一手

奪過游天虹手中的電話筒，一隻手則繞過他頸項，兩片灼熱的唇瓣吻向他的臉頰。

游天虹想責備她，但是，她巳把他拉倒床上，吻得他喘不過氣來，游天虹從來不打女人，何況她現在使的又是軟功，他的怒氣巳是迅速消解。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才低聲埋怨道：「你不該冷落我，竟然跟一個女人講電話。」

「你可知道那女人是誰？」游天虹道：「她是一個老千集團的來手。外面那呆子就是給她害死的。」

「既然如此，難道說你還想給她害死麼？」

「我只想救救他，你也知道我的爲人，可惜目前我一些兒辦法也想不到。」游天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算了，不要再談那些令人煩惱的事，好嗎？」她又一次用行動去封閉他的咀巴。

他並非無法抗拒，只是不想抗拒，因爲眼前這女人不但渾身是勁，目前也正在替他做事，爲了令她死心塌地，他自然就是要好好的滿足她。

翌日早上起來，游天虹發覺朱波比突然不見了。

朱波比可能乘游天虹他們在房中熟睡時悄悄地離去。

游天虹當時並不介意，因爲他以爲朱波比可能想通了。說不定他這時正趕到銀行去，通知銀行方面停止支付，亦有可能巳經返回家裏去了！

無論如何，朱波比巳經不是一個小孩子，所以游天虹根本無須替他担心甚麼。

張雪兒渾身上下只穿了游天虹一件襯衣，匆匆走到客廳裏來：「是不是出了麻煩？」

游天虹倒了半杯酒，坐在沙發上沉思：「大概不會有甚麼麻煩吧？不過在禮貌上他最低限度也應該留給我一張字條交代一下，富家子弟有時也眞的是——」

張雪兒看見沒有事情發生，轉身進入洗手間去。留下游天虹獨個兒獃在那裏胡思亂想！

游天虹捧住那半杯酒，眼睛瞪瞪地盯實玻璃几上的烟灰缸，腦海中充滿了「？」號。

烟灰缸裏面有許多烟蒂，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因爲朱波比昨夜必然是心事重重，失眠之餘自然會頻頻抽烟，所以烟灰缸裏面就儲了許多烟蒂！

但是，那些烟蒂之中竟然出現了三種不同的牌子，這又是甚麼理由？

游天虹既然與朱波比是不時見面的朋友，自然知道朱波比平時抽的是甚麼牌子的香烟，現在這烟灰缸中就最多這種牌子的香烟的烟蒂。

另一種自然是游天虹這位主人常吸的一種牌子；但是第三種牌子的香烟又是誰的？

屋子裏還有個張雪兒，她也抽香烟，但她抽的牌子却跟游天虹一樣。所以第三種牌子的香烟不會是她的！

游天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門鈴忽然響了起來。

從門眼看出去，是一張熟識的面孔，所以游天虹毫不考慮，就將大門打開。剎那間却湧了好幾個人入來！

「對不起！我們只是奉命行事！」首先走進來的，是游天虹認識巳久的李探長——李豪督察。他一邊出示警方的委任證，一邊遞上一份入屋搜查手令！

游天虹看後仍然怔怔地問：「這是甚麼意思？」

李豪面無笑容，一派正經地說：「我們懷疑你藏有僞鈔。對不起，公事公辦，請恕我愛莫能助。」

一名便衣探員剛進了游天虹的臥室去，就有一名突然翻着筋斗，在跌跌撲撲中翻滾出來；其餘與李豪留在客廳裏的警方人員急忙拔槍戒備。只見另一名探員正舉高了雙手由裏面走出來！

跟在那名探員後面的，是一個握住一支手槍的女郎，探員高舉着雙手，就立在游天虹的臥室門前，面上毫無表情，那女郎握住手槍站在他背後，面上冷如冰霜。

那女郎當然就是張雪兒，那支手槍却是屬於那名便衣探員的，至於手槍如何會易手，却非客廳裏的局外人所能理解，只知道張雪兒正在生氣。

「這算是甚麼？嘿！」她右手的食指已扣在手槍的機掣裏面，眼睛却凜然瞪住李豪，「就是有種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屋搶刦，也應該懂得一點禮貌啊！」

李探長苦笑：「我們是警方人員，不是入屋行刦。」

張雪兒還是穿上了游天虹那件長尾的襯衫，但只扣上了下面那幾粒鈕，於是上面那兩個高聳的乳房最少就有三份之一讓客廳裏面的人見到，包括了游天虹在內。

李豪探長是游天虹的朋友，自然也知道這傢伙風流成性，但絕沒想到會出現眼前這一幕。

看見張雪兒那性感的裝束，警方人員固然爲之口呆目瞪！再看看她目露兇光的表情，以及仍留在她咀角四周的牙膏泡沫，各人又忍不住笑了起來，因爲三者之間互不協調，就是游天虹也忍俊不禁。

然而張雪兒也不知道自己那張臉上有如小丑一樣，還以爲這些男人都是色情狂，急忙用手將襯衫的衫尾極力往下扯着，又尷尬又生氣地吆喝道：「笑甚麼？不准笑，再笑我就開槍首先殺死他！」

站在她前面不足三呎的一名便衣探員彷彿感到背脊刮起了一陣冷風，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游天虹担心她神經質地錯手殺人，忙對她說：「雪兒，別這樣，他們只是執行職務。」

張雪兒却不以爲然：「擅闖民居，明知洗手間裏面有個女人也不先敲門就闖入去，這算是促進警民關係麼？嘿，想執行職務，想我相信這班人就是警方派來的，只有致電報警這個辦法。」

「別胡鬧了！」游天虹道：「我身邊這位是警方的李探長，我們是多年朋友，他絕不可能是假冒的。」

李豪爲了令張雪兒容易落台，對那名首先闖進游天虹臥室的探員道：「快些向小姐道歉，以後進入洗手間時，千萬別忘記敲門啊！」

那名高舉着雙手的探員，惟有向張雪

兒道歉，也只有在他轉身向她取回手槍時才看清楚那性感的裝束。

張雪兒在游天虹的監視下，「哼」一聲，旋風似的，瞬即轉進游天虹臥室裏面的洗手間去了。

當屋子裏一切回復正常時，游天虹很大方地說：「探長先生，你們的搜查工作可以開始了。」

李豪跟游天虹是老朋友，否則剛才那「奪槍」一幕也不知會演變成甚麼樣子，雖然張雪兒與那探員之間，只是出於誤會，不過如果要認眞起來，也够游天虹麻煩了。

警方人員在李探長的指揮下，展開了一連串的搜查行動，游天虹這住宅單位裏，幾乎每一角度都給搜遍了，可惜一張僞鈔也搜不到。

這時候輪到李豪向游天虹道歉了。

「你不是說過，這是公事嗎？」游天虹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道：「既然是公事，我以爲你很應該回去叫你的上司公開向我道歉才對。」

李探長道：「上次你有過使用僞鈔的紀錄，儘管事後已交代清楚，但最近又發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市面上出現大批僞鈔，所以專案小組翻查舊紀錄，才會麻煩到你的身上來，其實我也早知道你的爲人，更知道你不是這種材料，無奈這是上司的命令，我惟有公事公辦。」

游天虹道：「不瞞你說，我也正在追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他說到這裏又指指臥室裏：「你可知道剛才能够在剎那間奪去你手下配槍的女人是誰？」

李豪會心一笑：「够胆這樣子半裸出現在這裏，大概總也不會是來這裏上門傳道的女教士吧！」

游天虹道：「她是本地的花拉科茜——女偵探！」

「張雪兒？」李豪立即收歛起面上的笑容。

游天虹反而覺得驚奇：「哦？你也認識她？」

「不！只是聽過同事們提及她的芳名，因爲事實上她破過不少大案，我有許多同事十分仰慕她，想不到你果然有一手！」李探長以羡慕的目光瞪住游天虹。

「不妨告訴你，我才是僞鈔的最大受害人，爲了那一批僞鈔，我大概損失數十萬元。」

「張小姐肯帮忙你，相信很快就會有結果了。」李豪又說：「我與你有個默契好嗎？如果我有這方面的消息，我會第一個告訴你，同樣的，如果你們在這方面有消息的話，也請通知我一聲，這樣大家都有好處啊！」

這時候張雪兒已穿好了衣服由裏面出來，游天虹才正式介紹他們認識，張雪兒反而感到有些尷尬。

李探長率領警方人員走了，時間已是接近中午。

張雪兒看看腕錶：「我約了一個人在天星碼頭見面，他可能有消息給我，現在我們先到外面去，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好嗎？我實在餓得要命呢？」

× × ×

何炎明把胡若蘭召來，又惶恐又生氣地問她道：「朱波比那小子眞沒有跟你連絡？」

胡若蘭迷惑地搖搖頭，反問道：「那些支票兌現了沒有？」

「連最小面額的一張也無法兌現，他媽的！」何炎明氣得用手大力拍向那張桌子上：「我們用電話找他，他的家人竟然說整夜未見他返家。」

「那怎麼辦？」胡若蘭也着急，因爲在這次的行動中她也有利益，包括不必還舊債，以及可以分紅。

「想辦法去打聽一下，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何炎明道：「你是他的女朋友，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

「如果找到他的時候，怎麼辦？」胡若蘭問。

「立即通知我們，讓我派人去跟他算賬。」

「好吧，讓我試試看，」胡若蘭又訥訥地問：「湯伯贏到的數萬元現金，以及你們給我許下的諾言……」

何炎明也不等她講完，便瞪大了雙眼：「那數萬元現金有屁用麼？數十萬元支票如果無法兌現，我們等於白做了，你還好意思提分紅？嘿！」

胡若蘭看看站在身邊的大漢，不再出聲。

× × ×

碼頭上人來人往，每個人好像都有許多重要事情待辦似的，匆匆忙忙地走過。

只有游天虹和張雪兒駐足一旁，四下裏張望，尤其是張雪兒，她由碼頭旁邊的欄杆，找到碼頭主要通道這邊來，眼睛和頸子都不停地在轉動，總是找不到她要找的人。

看看腕錶，已經超過了約好的時間。

最後，他們又回到碼頭左翼欄杆這邊來。

張雪兒洩氣地說：「沒有理由的，他講得很老實，風雨不改，不見不散，怎麼連人影也不見了？」

「他是甚麼人？樣貌如何？」游天虹問。

「一名黑社會幾人，很矮小，以前向我提供過消息，我覺得這傢伙也可靠。」

「會不會我們來遲了？」

「不會的，我們到這兒來的時候，還未到約定時間，也許……」張雪兒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天虹，是你累事。你獨個兒留下來等我……」

游天虹聽得莫名其妙！

張雪兒則匆匆竄向隣近一幢商業大廈那邊去，在一個飾櫃的前面悠閒地參觀櫃內的商品，游天虹抓抓後腦又不敢過去。

最後，只見她跑進了那幢商業大廈之內。

這時候張雪兒當然無閒心去參觀飾櫃內陳列出來的商品，她只是透過那飾櫃的透明玻璃，留意到當時正在大廈內通道上的一個人。

正在商業大廈通道內走動的人彷彿就是她要等的人，也就是那名黑社會幾人，他本來約好張雪兒在碼頭見面的，爲甚麼却躲在這裏面？而在他身邊並無其他人。

張雪兒剛繞過飾櫃進入那幢商業大廈之內，那人似乎發現了她的踪跡，不但沒

有過來接觸，反而拔足飛奔。

張雪兒已經看得非常清楚，正是那名黑社會幾人道友華，他爲甚麼要走？她覺得事有蹊蹺，立即加緊腳步去追。

那幢商業大廈的地下，有許多通道，四通八達，單是出口也有好幾個，所以張雪兒必須及時抓住他，否則就會讓他逃到街上去，那時想找他也就更加難了。

道友華跑得很快，眨眼間已由大廈的一個出口竄了出去，那是通向一條橫街的。張雪兒雖然跑得很快，但始終無法可以及時追上他，因爲大廈的走廊上，有許多行人，結果就總是跑在前面的佔了便宜，等到她轉出那幢商業大廈時，已失去了道友華的下落，橫街的行人道上冷冷清清，就是見不到道友華那傢伙的影子。

張雪兒左張右望，找了一會兒，仍無所獲，當她正想回到碼頭那邊去，因爲她叫游天虹在那兒等她，但是，就在這剎那間，她竟然看見游天虹那輛汽車正沿住馬路旁邊緩緩地駛過來。

坐在汽車裏面的除了天虹之外，還有道友華。

張雪兒感到萬二分迷惑地獃在行人道上好一陣，直至到那車子移近了她的身邊，她才看清楚游天虹那古怪的表情。至於他身畔的道友華，却垂下頭來。

游天虹示意着說：「你要等的人，可就是他？」

張雪兒沒有立即就坐進車子裏去，只彎腰望入車廂之內。「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游天虹苦笑聳肩：「像他這種人，天生多疑，自然不可以用常理去推測，他看見你與我同來，竟然以爲我是警探，自然不敢見你。」

張雪兒却用疑惑的目光瞪住他：「然則，他又怎麼會坐到你的車子裏來？」

「我是用一種很奇特的方法把他請進來的。」游天虹瞥了他身邊那男子一眼，「對付旁門左道的人，自然不可以在正門等，所以我只要等在旁門，很快就有了收穫。」

張雪兒這時才知道游天虹早已窺破了他的心事。

游天虹一邊示意張雪兒坐上車來，一邊又說：「現在看來我這車子只有兩個地方好去，一是警局，一是戒毒所，雪兒，你以爲我說得對不對啊？」張雪兒這時候已坐上前面的座位來，把道友華夾在中央，因此道友華想逃走，更加是不可能的事，「爲甚麼你要逃避我？」張雪兒坐上車之後就問道。

道友華道：「你的朋友已講得很清楚，我以爲他是一名警探，自然不敢隨便冒出頭臉來，因爲我們老早講好了，你只是一個人來的，可不是嗎？」

張雪兒說道：「這麼說來，又是我錯了。」

「不管怎麼樣，請你們切勿送我去警局。」道友華道。

游天虹故意說：「那麼！讓我做一件好事，送你到戒毒所去好嗎？你還年青，應該大有前途的。」

「不，那樣我會完全失去了自由，」道友華道：「目前我也按時前往服食美沙酮，你又何必迫我。」

張雪兒道：「但是，你昨天收了我一百元，怎麼可以就此沒有了下文呢？」

「嗯——」道年華側過頭來望望游天虹，又回過身來望張雪兒：「你的朋友是否可以守口如瓶，你也知道那班人心狠手辣，萬一露了口風的話，我們就會性命不保。」

張雪兒道：「放心說吧，你身邊的人是我波士！我正在替他辦理這件事呢！」

「僞鈔的幕後供應者，我一時間尚未查出甚麼眉目來，」道友華說：「但是，我却有個重要的消息向你們提供，就是今天可能有一件大事發生。」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提醒你，最好不要離題萬丈，否則我未必有耐性再聽下去。」

「今天下午，有一宗僞鈔交易在政府第七號停車場頂樓進行。」道友華很謹慎地說：「有個菲律賓華僑由中間人介紹，向一名本地商人購入一批僞鈔，然後以走私的方法偸運回馬尼拉。」張雪兒立即就問：「這宗交易，甚麼時間進行？」

「下午三時正。」道友華回答說。

游天虹看看腕表，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估計由這兒到政府第七號停車場，也須要半小時左右才可以到達，當然，那是包括了交通擠塞，以及渡海等等所須的時間也計算在內，因此他就問道友華：「你可認識那個本地商人？然則你最好能帶我們一齊去，我不必你出面，但你可以獲得一筆獎金，如果我們有所獲的話。」

道友華想了想，道：「我祇可以替你們點相。」

游天虹問道：「那個本地商人姓甚名誰？」

「這點我都不清楚。」道友華道：「但我知道那傢伙有大批僞鈔急於求脫手，願以七兌一的價錢出售，於是四出放盤，黑道中人從中介紹，所以我才會有機會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否則我也不會知得這麼清楚啊。」

「七兌一，也就是以一百元眞鈔換七百元僞鈔，這價錢十分不俗啊！」張雪兒忍不住又插嘴問：「那個本地商人會不會就是印製僞鈔的人？」

「我相信雖不中亦不遠矣！」道友華說：「因爲最近這些日子裏，一直有人在黑道中放盤出讓一批幾可亂眞的僞鈔，這消息我首先聽到了，所以我才敢收下張小姐那一百元訂金。直到昨天晚上，那傢伙終於浮頭了，所以我才有機會見到他。」

車子這時正朝着渡海的地方駛去，前面果然很塞車。

游天虹內心當時有另一種想法，那個道友華口中的本地商人會不會就是他遇上過的老千賭徒，那天那班人就是利用幾可亂眞的僞鈔令他上當，等到他發覺時，已經太遲了。後來他才從張雪兒口中知道那班人人只是「試辦」的性質。

換句話說：那只是開始，往後還會揀機會把大批僞鈔脫手的。

半小時之後，游天虹的車子已開到政府第七號收費停車場附近，但是，游天虹却沒有直接將車子開上去，只在附近街道繞着圈子，令到他身邊的道友華感到有些

莫名其妙，但張雪兒比較了解游天虹此人的性格。

她知道游天虹這個人平時吊兒郎當的，但做起事來却十分認眞，所以他此時必然是先行了解一下附近的環境，然後才決定應該怎樣去做。

時間已是下午兩點多鐘。

游天虹終於把車子停到一條橫街去。

道友華以驚奇的目光瞪住游天虹：「不是這裏啊，你完全弄錯了，這兒距離目標最少有好幾條街呢。」

游天虹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你跟我來，我會慢慢告訴你，總之你做得好的話，我絕不會虧待你。」

張雪兒首先落車，而道友華最後才落車。

游天虹從他的車子裏取出了一包物件，然後帶同張雪兒和道友華進入一幢大厦裏面去，三人一同乘升降機到樓頂，他們才逐漸明白，原來游天虹要由那兒俯視附近第七號停車場的情形，因爲那兒天台剛好對正第七號停車場最高一層，居高臨下，自然暸如指掌。

那個黑社會幾人道友華這時候才明白游天虹的眞正用心，他們如果由這兒俯視下去，根本就不必到第七號停車場，亦可以目睹交易進行的情形。

游天虹又將帶來的皮紙包打開，裏面載住的原來是一副望遠鏡，他對準對面停車場頂樓，調較好焦點，然後才對身邊的道友華說：「等會兒你只要在這裏告訴你所知道的一切就行了，我們根本不必到現場去，那樣反而會打草驚蛇呢。」

道友華和張雪兒都不得不佩服游天虹的見解。

正當游天虹站在天台欄杆較着望遠鏡焦點的時候，一輛車子開到停車場頂樓去，當時陽光正猛烈，所以陽光底下出現陣陣反光——那是汽車前後擋風玻璃的反光，令到視覺方面倍感吃力。

然而這正是最緊張的時刻，游天虹又豈肯功虧一簣呢？他聚精會神地瞪住那輛車子的動向，因爲從天台俯視下去，第七號停車場頂層的車位已全滿了，所以儘管那車子在不停地兜來兜去，相信還是無法可以找到空位進去的。

就當那輛黑色房車繞到一條通道時，忽然停住了。

這時候，黑色房車裏面走出了兩個人，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年青人，從望遠鏡中所見，黑色房車裏面，最少還有一名司機，但司機並未落車。

游天虹把望遠鏡交給身邊的道友華。「請你看看他可就是你所講的人？」

道友華接過望遠鏡，看了一會，就說道：「不，不是他，那個中年人說是有僞鈔出售的本地商人，是沒有鬍子的。」

游天虹這時候又看見另一汽車內有人走出來，那汽車是停在停車位內的。剛才那黑色車子繞來繞去，大概就是爲了找尋這輛車的所在，結果現在就給他們找到了，於是那輛白色房車之內，走出了三個人來了。

道友華只瞥了他們一眼就說：「是他，這三個人之中，我最少認得兩個，包括了一個中間人以及一個本地商人在內，還有一個——」

道年華正頓住，沒有說下去，因爲在望遠鏡底下，他發覺有些事情令他無法明白的，就是剛才走出白色汽車的三個人突然回頭就走，想撤退汽車之內。

那突如其來的變化，就是連沒有望遠鏡在手的游天虹和張雪兒也見到了，只不過道友華因爲望遠鏡的帮助而看得更加清楚而已，而這霎那間游天虹彷彿也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停車場裏面的情況雖然非常混亂，但形勢却十分之明顯，那就是：三個回頭便走的人，可能發現了對方並非僞鈔交易的對手，而是便衣警探。

游天虹只簡單地對張雪兒叫出了一句：「快些跟我落樓！」人却早已離開了天台。

游天虹的動作快如閃電，張雪兒却一點也不吃虧，就在升降機門關上的一刹那，一條人影已緊隨着游天虹的身形閃了入內；那人影彷彿就是游天虹的影子一樣。

在升降機之內，就只有他們兩個，所以游天虹可以向張雪兒淸楚交代他的行動計劃；那計劃是游天虹刹那之間想出來的，也只有張雪兒一個人可以助他完成。

至於仍舊獃在天台上面的道友華，不但在動作方面無法跟得上二人，連思想也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因此他根本無法想像得到游天虹究竟想怎麼樣。

升降機很快已落到樓下。

游天虹一邊走向馬路旁邊他的車子裏，一邊對張雪兒說道：「現在是賭我們的運氣，不過照我估計，這是必經之路。」

豈料話猶未完，街口那邊已出現了一輛白色的汽車，當時只有游天虹已進入他的汽車之內，張雪兒還在馬路旁邊的行人道上。

眨眼之間，那輛白色的房車已風馳電掣地掠過，由另一邊街口衝去！那速度根本就違反了交通規則。

游天虹立即開車跟踪，只留下張雪兒一個人在那裏。

然而張雪兒也並不空閒，因爲計劃中她須要負責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那就是：阻截追兵。

本來游天虹要求張雪兒設法偷一輛汽車，橫梗馬路中央，以防止那黑色汽車來從後邊追上那輛白色的汽車。但是，張雪兒的偷車行動還未開始，那輛黑色的汽車已出現在街口那邊，眼看她無法完成游天虹交給她的任務。

但是張雪兒的腦筋轉得很快，只見她雙足一點，身形霎眼間已衝出馬路去了，說時遲那時快，黑色汽車來勢正急，司機根本無法估計突然之間有人自馬路旁邊衝出，「吱」的一聲！汽車惟有緊急煞掣！

可惜一切似乎太遲了，一條人影自汽車前面的汽缸掩蓋上飛彈而起，立即落在馬路前面三呎左右的地面上，動也不動的攤在那兒。

黑色房車裏面總共坐了三個人，他們都是男人，但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都嚇儍了。不管在交通規例上是誰錯了，總之眼前已鬧出了人命，而且那女子就擋在前面，所以車上三個人惟有落車。

黑色房車裏面那三個人原是警探，自

然不會知法犯法，所以他們立即分工合作，兩個人過去扶起地上的「重傷女子」——當然，他們還不知道眼前躺在地上的正是當地極具名氣的私家偵探張雪兒，如果知道的話，兩種反應都會是十分極端的，一是更加嚇呆，一是知道她身手不凡，根本無須爲她担心，可惜他們都不知道。

因此三人之中有兩個過去把張雪兒扶起來，一個跑去借電話報警召喚十字車。

張雪兒好像受了重傷，昏迷不醒似的放軟身體，那名探員按過了她的脈搏後說：「她幸好沒有死去，只是昏迷而已。」

但另一名探員却埋怨道：「眞是活該！要不是她冒失，我們一定可以追得上僞鈔黨，但現在……」

這時候，跑去打電話召喚救傷車的一名探目也回到現場來：「她怎麼樣了？」

「只是昏倒過去，看來連皮外傷也沒有。」那名探員正在檢查張雪兒的四肢，當他發覺一點兒傷痕也找不到時，難免感到驚奇！

另一名攙扶着張雪兒的探員則說：「撞到整個人凌空飛起，相信縱使是不死，亦會內傷。」

探目却站立一旁埋怨道：「總之我們就給她害死，那裏有人這樣冒冒失失過馬路的？」他又吩咐他的下屬：「千萬別移動她，這兒根本沒有斑馬綫，所以錯在她，我們根本沒有錯……」

豈料話猶未完，張雪兒已睜開了眼睛站立起來：「誰說你們沒有錯？你們把車子開得太快，如果我眞的死了，我也會向閻王告你們一狀的。」

三名警探同時嚇得怔在一旁！但另一方面，他們却又暗自慶幸此人似乎一點受傷的跡象也沒有。

張雪兒從那名探員的懷抱中站立起來，轉身就走！

那名探目立刻追上去攔住她：「喂！小姐，你不要走啊！我剛才已經打電話召了救傷車呢！」

「召救傷車幹嗎？」

「我們以爲你受了傷。」

探目道：「但無論如何，我們在責任上也要送你去驗傷。」

「對不起！我根本就沒時間陪伴你。」張雪兒說完，頭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探目再三趨前挽留亦無結果，惟有眼巴巴地瞪住她離去，假如換上別人，等會兒一定無法向救護人員交代，但他們是警探，自然又不同了。

另一方面，游天虹開着他的汽車去追截那輛白色的汽車，霎眼間已轉入另一條街道，前面不遠處就是十字路口，交通燈正變爲紅色——那是停車的訊號。

那輛白色房車企圖一衝而過，但是，突然之間有一輛墨綠色的房車，閃電似的越過他們，擋在前頭，令到白色房車無法及時衝過十字路口去。

紅燈訊號轉完了，橫街的車輛紛紛駛出，任何車輛在這時候硬闖也可能出事，因此後面那輛白色汽車裏面的人顯得十分生氣，要不是前面那墨綠色的汽車搶前爭位，他們必可及時闖過去。

駕駛着墨綠色汽車的並非別人，正是游天虹，本來他大可以一聲不響，靜悄悄地在後面跟踪那輛白色汽車，但是，他却担心對方把車子開得太快，屆時即使追得上他們，只怕亦會引起巡邏警車或警員的注意，那時反而不妙。所以他就利用這辦法，故意阻慢對方。

交通燈仍未轉回綠色，游天虹忽然又看見望後鏡裏面有人自白色汽車跳了下來，正匆匆衝了過來，而且一來就是三個人；他們正衝向游天虹的汽車裏來。

那三個人强行拉開游天虹的車門，一個坐向前面，兩個閃電似的，由後門進入游天虹汽車的後座去。

首先坐到前面座位去的大漢，以第一時間拔出了一柄鋒利的刀子，迅速指向游天虹的腰間：「乖乖的依足我的吩咐開車，否則你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你們弄錯了。」游天虹道：「這一輛又不是計程車，而且這裏……」

這時候，交通燈號已轉綠色，後面的汽車正在响號催促前面的車子開動！這原是常見的現象。

游天虹身邊的大漢也急急示意：「快些開車！」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將車子開動。

然而，後面的車子却無法跟上來，原來後面那輛白色汽車裏面已是空無一人，所以，後面其他車輛完全給那白色汽車阻塞住去路，於是又紛紛响號，吵得震耳欲聾，但游天虹的車子却載住那三名大漢去遠了。

×　×　×

游天虹就在利刀要脅下，將車子開到一條橫街來。

「他媽的！我們差些兒就給你害死！」持刀大漢惡狠狠地說：「快將車子停到前面路旁去！」

游天虹也照做了！他順口問：「我已送了你們一程，我是否可以開車離去？」

「不！你也要跟着我們一齊進入屋子裏面去。」

游天虹苦笑道：「我還有正經事情要辦，怎麼可以陪你們各位呢？不如就此告別吧！」

持刀大漢仍以利刀抵住游天虹的腰間：「少嚕嗦！快些入去吧！否則我就不客氣！」

游天虹無可奈何，只好跟隨他們進入屋子裏去。屋子裏有一班人，正在賭樸克紙牌。那班人個個粗眉大眼，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他們看見三名大漢押着游天虹入來，紛紛把視綫集中過來。

持刀大漢對那班人說：「監視着這小子，我們跟阿高有話要說。」然後三個人一齊轉到後面去了。

游天虹隱約聽到有人說：「阿高，你太不够道義，竟然出賣我們，要不是我們機警，你和我們都會一齊墮入警探的陷阱裏面。」

游天虹這才想起，剛才那三個男子之中，有一個高個子，可能正是道友華所講的中間人。

只聽有人辯駁道：「我根本不知他們是警探，否則怎樣也不會帶你們去……」

游天虹正想聽下去，但身邊一班大漢却擾亂他的聽覺：「喂！你是甚麼人？」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皋·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沈芳兒救了季伯玉並將父親受一名叫令主挾持，以便除去異己稱雄江湖之事說出。季伯玉大爲警惕，在旅程中加緊學會五行化音及揮雲劍法。四人來到磁縣光祿鎮看見俞涵梅易三招誤將木二先生追捕經過向沐二解釋，俞易二人才罷手，但要沈芳兒跟他們回去，季伯玉初試劍法把易三招刺傷，二人才急急逃去，再繼續北上遇見袁江夫婦，一行七人去膠州灣東海無名島找竹龍，遇上他妹妹竹鳳，向她說情救水飄香，她不答應，季伯玉將她擄走作人質，以便換回水飄香，隨即揚帆離去，跟着竹門武士乘船追來，看來很快追上，季伯玉能否擺脫還是個疑問……

孤島訂友誼　竹王起疑心

沈芳兒眉峯一皺道：「怎麼辦？季大哥。」

季伯玉道：「不必担心，他們不見得就會追到咱們。」

來舟逐漸接近，採三面包抄之勢，季伯玉抓起一把銅板，雙手齊揚，向來船的帆索射去。

他師門的暗器「飛星子」是武林一絕，雖在波濤起伏之中，來船的帆索仍然應手而斷。

巨帆突然砸下，有如禍從天降一般，來船不只是行動受到阻碍，連船隻都幾乎翻下海去，他們忙着自救，當然無暇再追趕了。

季伯玉擺脫了過來的船隻，竹鳳自然感到失望，她却投目天際，陰沉沉的一嘆道：「這才叫做自作孽不可活，當眞可惜得很。」

郁雀兒撇撇嘴道：「咱們公子只花了幾個銅板，這有甚麼好可惜的？」

竹鳳道：「你們公子如果省下那幾個銅板，就算受點活罪，還能留得命在，現在死星照命，看來是非死不可了。」

郁雀兒道：「憑妳？」

竹鳳道：「不，是老天爺……」

郁雀兒哼了一聲道：「老天爺找咱們不關妳的事，何用妳來担心？」

竹鳳道：「咱們風雨同舟，怎能不關我的事？」

郁雀兒道：「嗨，竹鳳，妳到底在說些甚麼？」

竹鳳一嘆道：「我原以爲你們知道，想不到你們竟然如此愚蠢。」

郁雀兒怒叱道：「竹鳳，妳要是拿姑奶奶窮開心，小心我剝掉妳的皮。」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我想竹鳳姑娘必非無的放矢，袁大嫂請不要生氣，說說看，竹姑娘，老天爺要對咱們怎樣？」

竹鳳道：「你們既是飄洋過海，就應該知道一點海上的知識，由天際那些雲層判斷，不出六個時辰，海上必起强風，咱們如是不早點趨避，必然會葬身魚腹。」

季伯玉道：「原來如此。」

竹鳳道：「你不相信？」

季伯玉道：「我相信，但水天茫茫，六個時辰之內，咱們到那兒去尋找避風之處？」

竹鳳道：「回無名島去，只有無名島才是最近的距離。」

季伯玉道：「妳要咱們自投羅網？」

竹鳳道：「竹家沒有不講理的人，我保證你們會不受傷害。」

袁江道：「別聽她唬嚇，公子，這分明是一個晴朗的好天色，那裏會有甚麼强風。」

郁雀兒道：「咱們經過不少大風大浪，有點風有甚麼好怕的？」

季伯玉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不管竹鳳是不是能够由黑雲舒捲的形象，預測會起强風，別人不理會她又能如何？」

其實她沒有說錯，當天傍晚時分，風力果然逐次加强。

汪洋大海之中，原是無風三尺浪的，一旦吹起强風，那就會浪湧如山了。

季伯玉吩咐收下長帆，綁好活動的物品，爲應付强風作了一些必要的準備。

入夜之後風力更强了，船隻在驚濤駭浪之中已經不受控制，它不停的顛播騰躍，在滔天巨浪之中打滾，所謂人不與天爭，任是何等功力之人，此時也莫可奈何。

季伯玉沒有辦法力挽狂瀾，他却牢牢的握住舵柄，不管天意如何，他都不願放棄任何一點求生之機。

他駛過船，但從未遭遇過如此驚人的塲面，他想穩住船隻，但却力與願違。

最後在轟的一聲巨响之下，這艘原已陟舊的船隻解體了，在一記强烈的猛撞之下，它終於四分五裂。

此時海面一片漆黑，風浪又是如此的狂猛，落水者像被震散的木板，根本無法相顧。

季伯玉是幸運的，船板震散之後他還緊緊抓着舵柄，舵柄上連着一塊木板，具有頗爲强大的浮力。

他原想尋找他的同伴，但風浪却將他越送越遠，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隨波逐流聽命運的安排了。

待天色接近黎明，强風終於過去了，海面顯得一片平靜，雖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總得找一個棲身之處。

總算他運氣不錯，在他的右前方約莫五十餘丈之處就是陸地，他精神一振，奮起餘力向那塊陸地游去。

待到達沙灘已經筋疲力盡，他很想就在沙灘上倒下去，睡一覺以恢復體力。

但他的目光忽然觸及一具人體，他的精神竟然爲之一振。

那人體身着紫衣，蜷伏在一片沙礫之上，在季伯玉的同伴之中，只有一個人身着紫衣，那就是他在無名島抓來的俘虜「竹鳳」。

竹鳳能够漂來此地，別人也會漂來，季伯玉抱着滿腔熱望，順着沙灘尋找，結果沿着小島找了一週，除了竹鳳再無別人。此時竹鳳醒來了，她雖是站立起來，精神却顯得十分疲憊，她正在張目打量這座小島，一臉驚愕之色。

待瞧到遠遠走來的季伯玉，她那萎頓的面頰，忽然現出一股興奮之色，但這股興奮之色如同曇花一現，面色一沉，嬌軀跟着扭了過去。

季伯玉沒有瞧出她神色上的變化，却也知道她心存怨懟，他沒有理會她，逕自找了一些枯木野草，以鑽木取火之法，升起了一堆熊熊烈火，然後向她招呼道：「過來烤烤火，把衣服烤乾了好過一些。」

竹鳳撇撇嘴道：「笨蛋……」

季伯玉一怔道：「怎麼，妳是說不應該將衣服烤乾？」

竹鳳沒有回答他的問話，却哼了一聲道：「壞人畢竟是壞人，連眞面目都不敢給人瞧看。」

就算季伯玉不是一個笨蛋，這兩句話他還是聽得懂的，不過他却有點奇怪，竹鳳是怎樣瞧出他是戴着人皮面具的？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伸手向臉上一摸，現在他明白了，敢情人皮面具被劃破了一道長長的口子，所幸沒有傷到面皮。

這張爲他帶來許多情仇牽連的面具，功成身退，不得不摘它下來，他把玩了一會，才將它擲進海裏。

竹鳳冷冷哼了一聲道：「還捨不得？哼，分明是一張俊臉，偏偏戴上一個醜八怪……」

季伯玉愕然道：「勾漏山主燕然，在江湖之中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姑娘說它是醜八怪，眼光似乎太高了一點。」

竹鳳沒有跟他爭辯，話題一轉道：「這島上有沒有泉水或水潭？」

季伯玉道：「沒有瞧到泉水，水潭倒有一個，姑娘想喝水？」

竹鳳白他一眼道：「除了渴水就不該清洗一下？」

季伯玉道：「姑娘說的是，在下忘記海水中有鹽份必須用淡水清洗，請隨在下來。」

他將竹鳳帶到一個約莫三丈方圓的潭邊道：「姑娘洗吧，在下到別處瞧瞧。」

竹鳳道：「季少俠……」

季伯玉道：「姑娘還有甚麼事？」

竹鳳道：「解開我的穴道好麼？反正我逃不出這個孤島。」

季伯玉伸手拍出兩掌，解開她封閉着的穴道，然後離開水潭，坐到沙灘上發起呆來了。

他想到大哥小妹，想到了小師弟商存仁，也想到伴他前往無名島的朋友，這般人生死未卜，他却跟竹鳳困在這座孤島之上。

如果離不開這個孤島？如果他那些好友遭到了損傷？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但憂患餘生的人們，却會終身被痛苦的煎熬。

他在沉思之際，耳旁却傳來了輕微的脚步之聲，是竹鳳來了，那個被他擄來的女孩子。

他們之間，是仇敵，不是朋友，如果竹鳳悄悄的給他致命的一擊，並不是沒有可能，防人之心不可無，他不得不暗中戒備。

約莫兩尺左近，脚步聲停止了，一隻纖纖玉手，悄悄伸了過來。

季伯玉暗中哼了一聲，忽然擰身出掌，一把扣住竹鳳的腕脈，順手一甩，將她向沙礫之上擯去。

這幾下動作是一氣呵成的，當他一把扣住竹鳳的玉腕之際，他知道這是誤會她了。

那隻柔若無骨的玉腕，沒有絲毫力道，只怕連一隻蒼蠅也拍不死，如何能夠殺人？

那麼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如果將竹鳳摔傷了怎麼說得過去？

在心念急轉之際，他將摔出的力道往回一撤，這一下就好看了，竹鳳紫衣飄飄，原是由他的身後被摔得凌空飛出的，他這一撤回力道，竹鳳懸空的嬌軀自然要跌落下來了。

跌落並不出奇，出奇的是跌進他的懷裏，而且這一撞簡直是人仰馬翻，兩個人滾作一團。

在季伯玉來說，軟玉溫香抱滿懷，撞一下又有何妨？但竹鳳可是雲英未嫁，待字閨中的少女，現在居然滾在一個大男人的懷裏，豈不是羞煞人了？

她的確羞得不敢抬起頭來，埋首在季伯玉那雄健的胸膛之上，好像在逃避什麼似的。

良久，季伯玉才扶住她站立起來，道：「對不起，竹鳳，我正在想得出神，所以……」

竹鳳低頭瞧着自己的脚尖，冷冷道：「所以你就想摔死我，哼……」

季伯玉道：「這妳不能怪我，換了妳也會有那樣的反應的。」

竹鳳擰過身來，臉上紅潮未褪，一雙秋月般的目光向他深深的一瞥道：「是想你的妻子及朋友的生死？」

季伯玉道：「是想他們，但我沒有妻子。」

竹鳳雙目一張道：「那位紅衣姑娘不是你的妻子？」

季伯玉道：「不是。」

竹鳳道：「那麼你所認的義妹，必然是你的妻子了？」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妳認為我一定已經有了妻子？」

竹鳳道：「男人都是不甘寂寞的，尤其是英俊瀟洒的男人。」

季伯玉道：「因為我不够英俊，所以到現在還沒有人願意嫁給我。」

竹鳳向他瞥了一眼，擰轉身去，道：「快去水潭清洗一下再來烤火。」

季伯玉道：「好的。」

他到水潭洗滌，發覺身上除了幾塊碎銀子，及十幾個銅鈑已別無所有，他失去了一切，包括幾本醫書，及那隻藏有武功秘笈的金牛，他雖然已經習會了醫道及秘笈上的武功，依然難免有些惋惜。

清洗之後回到海邊，竹鳳已經在火堆上添加枯枝，他們就火烤了起來。

半晌，竹鳳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季少俠……」

季伯玉道：「甚麼事？」

竹鳳道：「你說家兄擄走了你的義妹麼？」

季伯玉道：「不錯。」

竹鳳道：「你義妹叫甚麼名字？她必是一個花容月貌的美人了。」

季伯玉投目海天，現出一副無限响往的神色道：「舍妹水飄香，容貌麼？不算太美，總算說得過去。」

竹鳳的目光之中，忽然射出兩縷殺機，接着語氣一轉道：「餓了吧？少俠，咱們去找點吃的。」

季伯玉道：「的確有點餓了，但島上甚麼都沒有，到那兒去找吃的？」

竹鳳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你跟我來。」

此時他們的衣服已經烤得差不多了，恰遇退潮，所以竹鳳帶着季伯玉到退潮的石隙中找吃的。

他們找到了不少海產，就火烤吃，倒也可以充飢，就這樣一幌三天過去了。

說來倒有點奇怪，在一般的狀況之下，應該由男人去找衣食，供給女人食用，現在他們恰恰相反，不只是食物要由竹鳳去找，而且還送到季伯玉的手上請他來吃。這固然由於竹鳳懂得海，知道在海島上應該如何去求生存，另一點原因是季伯玉愁眉不展，整天呆呆的瞧着那滔滔白浪，一坐就是幾個時辰。

這天傍晚時分，海上又湧起了風暴，驚濤捲起千層浪花，逕向季伯玉呆坐之處捲來。

他沒有動，讓浪花湧到脚前，濺得滿臉滿身，他還是眼巴巴的瞧着那風雲變幻的天空，及波濤如山的海面。

此時一聲輕嘆由身後傳來，他的手腕也被人輕輕的抓住。

「回去吧，季大哥，你如果還想見到你的朋友，就不能糟蹋你的身體。」

「這個……」

「這兒風太大，咱們回去再說吧。」

他們有一個臨時的家，那是一個很大的山洞，洞門用石塊一堵，裏面再升起一堆火，就會令人有一種溫暖安全的感覺。

季伯玉往草堆上一坐，目光瞧着竹鳳道：「竹姑娘，我很對不起妳，離開這座孤島之後，妳自己回家去吧！」

竹鳳撇撇嘴道：「是不是不要我當人質了？」

季伯玉道：「在下當時只是一時衝動，希望姑娘能够諒解。」

竹鳳沉吟半晌道：「季大哥，有一件事我想向你請教。」

季伯玉道：「請教不敢當，妳說出來咱們研究。」

竹鳳道：「家兄擄去水姑娘，你猜是怎樣一個結果？」

季伯玉道：「令兄是名門高手，他該不會做出令人不齒的暴行吧？」

竹鳳道：「這個你放心，不過，如果他是兩情相悅，那就難說了。」

季伯玉道：「水飄香冰清玉潔，豈是水性楊花的女子可比。」

竹鳳微微一笑道：「我相信水姑娘冰清玉潔，但對你的看法却不便苟同！」

季伯玉道：「哦，請教……」

竹鳳道：「家兄長得英俊，風流倜儻，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水姑娘與家兄長日相處，就算她不為家兄儀表所動，為了名節，她也只好嫁給他了。」

季伯玉一怔道：「為了名節？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竹鳳一嘆道：「聽說男人都是自私的，看來頗有幾分道理，他們孤男寡女，朝夕相處，她還能再嫁別人？」

季伯玉呆了一呆道：「不，在下不同意姑娘的說法，須知江湖兒女不同於常人，只要心地皎潔，何在乎蜚短流長。」

竹鳳道：「這就要看各人的想法了，但願水姑娘會有你那等胸襟。」

語音一頓，忽然又幽幽一嘆道：「其實咱們困守孤島，日處愁城，自救還來不及，何必替別人担心。」

季伯玉道：「這個姑娘不必担憂，我想咱們冒冒險，但成功的機會極大。」

竹鳳道：「冒甚麼險？」

季伯玉道：「我這幾天呆坐海邊，是在觀察海流及風向，現在起的是西北風，流向雖是偏了一點，但風向却對咱們有利，只要編一個木排，可能會漂到陸地。」

竹鳳道：「這太冒險了，如果碰不到陸地呢？」

季伯玉道：「長困荒島，生不如死，難道妳對這兒還有甚麼留戀？好啦，竹姑娘，時間已晚，請歇息吧。」

說完話他起身轉到另一個角落，那裏也有乾草舖成的床榻，他逕自跌坐草上，開始運起功來。

他調息了將近一個時辰，依然心煩意燥，氣機不順，此等情形是前所未有的，為甚麼會這樣？自然跟竹鳳適才的交談有關。

竹龍長相英俊，風流倜儻，一個懷春的少女，在長日相處之下，會不會日久生情呢？

還有竹鳳提到的名節問題她似乎在影射甚麼。

如果孤男寡女長日相處，就會影响女方的名節，那女人就非嫁給男的不可，那麼他跟竹鳳呢？他豈不是非娶她不可了？

「不……」他幾乎叫出一個不字，幾乎想明明白白的告訴竹鳳，但這是不可能的。

嫂溺援之以手，是從權，是不得不爾，但無損於道德，無碍於倫理，水飄香的處境是如此，他現在何嘗不是一樣？

竹鳳是一個深明事理的女孩子，她應該想得到，想得通的。

他同樣也想通了，心情自然不再煩燥，於是他再度打坐調息，很快的就進入忘我之境了。

翌晨是一個好天色，碧波萬里，水平如鏡，一眼瞧去找不到那兒是天的盡頭。

他正想引吭長嘯，以舒展胸頭的塊壘，一聲嬌呼，忽然由身後的山頭傳來。

「船……船……季大哥，你快來瞧瞧啊……」

說話的自然是竹鳳了，那個船字使他的精神為之一振，他一面回答：「我來了。」同時返身急躍，以最快的速度奔上山頭。

現在他瞧到了，那是一艘漁舟。

那漁舟並不是在打魚，只是經過附近的海面，但以相隔頗遠，呼叫只怕不易聽到。

季伯玉略作沉吟，道：「竹姑娘，快找枯枝野草，咱們生烟……」

他們很快就昇起一股濃烟，由於風力不大，烟柱升得畢直。

總算他們運氣不壞，漁舟轉頭了，逕向孤島駛來。

他們奔到沙灘，一面揮手，一面叫喚，漁舟終於在十丈之外停了下來。

他們奔過淺灘，到達漁舟之旁，船上是一對中年夫妻，及一名十四五歲的孩子，季伯玉雙拳一抱道：「這個大哥，咱們是七天之前被颶風將船打破，漂到這兒來的，請大哥將咱們載離此地，船錢咱們照給。」

中年漁夫道：「咱們正要回去，兩位快上來。」

季伯玉道：「多謝大哥。」

這一天他們是在漁舟上渡過。薄暮時分，漁舟進入浙江三門縣境的三門灣，待船到碼頭，季伯玉給了漁夫一錠銀子，然後與竹鳳到附近的鎮上去投宿。

落店後第一件事是進食，也是他們怒海餘生之後第一次好好的吃飯，按說自然應該痛痛快快的吃它一頓，但季伯玉的口袋中只剩下一些碎銀子及十幾個銅板，一頓吃光了往後的日子怎麼過？

竹鳳瞧出季伯玉的為難之處，招呼店小二道：「小二，這鎮上有沒有當舖？」

店小二道：「沒有，客官是……」

竹鳳道：「實不相瞞，咱們的船前幾天遇風沉沒了，咱們沒有携帶多少銀兩，所以想當點東西。」

店小二道：「咱們鎮上的王大戶喜歡收買珍寶，客官如果有，小的可以引你們去試試。」

竹鳳道：「那敢情好，請你帶路。」

店小二在櫃台上打了一聲招呼，引着季竹二人來到一幢高大的門樓之前，道：「這就是王大戶家，兩位自己進去跟他說吧。」

竹鳳說了聲「多謝」，轉身就待叫門，季伯玉道：「竹姑娘，妳要賣甚麼？」

竹鳳道：「玉鐲，你瞧能值多少？」

她由粉臂上褪下一枚通體潔白，光澤照人的玉鐲，季伯玉就含山的落日一照，但見其中一條紅綫在蠕蠕而動，他雖然沒有鑑賞珠寶的能力，但也知道這枚玉鐲必非凡品。

於是他將玉鐲交還竹鳳，並以惋惜的口吻道：「竹姑娘，在下不識珍寶，却猜此非凡物，姑娘將它賣了豈不可惜！」

竹鳳道：「的確有些可惜，這隻潛龍玉鐲是寒家傳家之寶，相傳是唐代宮庭所收藏，後來落入民間的，不過無論它如何寶貴，必然比不過咱們的生命，何況將來咱們還可以重金贖回，別猶疑了，咱們叫門吧。」

竹鳳正待叫門，兩扇黑漆大門忽的呀然而開，一名身着寶藍長衫的中年大漢，送出一名前來作客的灰衣道長，待送走客人之後，他一眼瞧到竹鳳，這位當地的王大戶竟然啊了一聲道：「師妹，是你？」

竹鳳原已覺得此人有點像她的大師兄王猛，現在經他一叫，自然不會錯了，同樣也啊了一聲道：「大師兄，王大戶就是你？」

王猛道：「這是鄉下人胡亂叫的，其實這兒的一切都是師父的，只是他老人家

不准說明，小兄只好尸位素餐，被人戴上這頂帽子，聽說師妹被勾漏山主擄走，妳是怎麼脫險的？」

竹鳳道：「大師兄，咱們沒有吃飽，有話待會兒再說吧。」

王猛道：「小兄該死，師妹快請進，這位是師妹的同伴麼？」

竹鳳道：「這位季少俠是小妹的朋友，季大哥，他是小妹的大師兄王猛。」

他們互道仰慕之後，再邊走邊談，待到達客廳，王猛立即吩咐家人備餐，片刻之間，一桌豐盛的酒菜已經擺了上來。

飯後品茗，他們才繼續作正面的交談，王猛首先咳了一聲道：「恩師為了援救師妹，已經率領全島精銳進軍中原，想不到師妹已經脫險了。」

竹鳳櫻唇一噘道：「爹也太小題大作了，為這麼一點小事，那裏用得着勞師動衆。」

王猛道：「自然還有別的原因……」

竹鳳道：「甚麼原因？」

王猛道：「師妹有沒有聽說過紅粉輓歌？」

竹鳳道：「聽說過，那是幾年前的事了，當時咱們曾經派人追踪，但却毫無所獲，莫非紅粉輓歌再度出現？」

王猛道：「當年的紅粉輓歌，聽說是虎林門下弟子季伯玉，後來虎林遭人瓦解，姓季的銷聲匿跡，江湖之上也渡過幾年的平安歲月……」

竹鳳道：「莫非紅粉輓歌復出，在江湖上掀起更大的風浪？」

王猛道：「是的，一向被人目為十分神秘的孤竹帮，首先遭到慘禍，該帮南北十三堂，在一個月之間，就有五個堂口被挑，死亡人數近百，連執天下武林牛耳的少林掌門也被慘殺……」

竹鳳愕然道：「會有這種事情？後來呢？」

王猛道：「後來紅粉輓歌找上黃山，在金大先生的金鋒三殺之下，他沒有討得好去。」

竹鳳道：「他栽在黃山？」

王猛道：「不，他們是兩敗俱傷，紅粉輓歌負傷逃下黃山，金大先生也躺在床榻之上了。」

竹鳳道：「這是多早晚的事情？」

王猛道：「他是八天前去黃山的。」

竹鳳向季伯玉瞥了一眼，兩人同時吁出一口長氣。

王猛道：「師妹，妳是怎樣逃脫的？看情形吃了不少苦頭吧？」

竹鳳道：「是季少俠救我出來的，苦倒沒有甚麼，只是身無分文，實在彆扭得很。」

王猛微微笑道：「這不要緊，咱們這兒甚麼都有，你們就安心住下去吧。」

竹鳳道：「不，我爹去了那裏？我要去找他。」

王猛道：「師父是去黃山探視金大先生，以後就難說了……」

竹鳳道：「我知道，爹是要找紅粉輓歌及勾漏山主，家兄呢？大師兄可知道他在何處？」

王猛道：「不知道，我曾經派人找過，就是得不到他的信息。」

竹鳳站立起來道：「小妹有點累，想早點歇息。」

王猛道：「那好，兩位的房間都已經準備好了，你們清洗一下就安歇吧。」

他們辭過王猛，由丫環僕婦侍候清洗，衣衫鞋襪全都換上了新的，精神也為之一爽。

季伯玉回到自己的房間，本想立即就寢，但篤篤幾聲輕响，又在房門上响了起來。

季伯玉一怔道：「誰？」

「是我，竹鳳。」

季伯玉隨即打開房門讓竹鳳進來，她坐下之後，忽然面色一整道：「季大哥，我知道你不是紅粉輓歌，但咱們必須說個明白。」

季伯玉道：「妳要明白甚麼？」

竹鳳道：「你是不是虎林門下？」

季伯玉道：「是，幾年前被誣陷為紅粉輓歌的就是我。」

竹鳳道：「這就使人想不明白了，第一次不說，這一次分明不是你，他們為什麼栽到你的頭上？」

季伯玉道：「第一次紅粉輓歌出現的結果，是沈振山取代了武林第一家，登上了武林第一人的寶座，現在虎林裔氏已經冰消瓦解，在下名不見經傳，根本沒有被栽贓嫁禍的價值，他們為甚麼依然不放過在下，這就令人百思難解了。」

竹鳳道：「季大哥……」

季伯玉道：「甚麼事？竹姑娘。」

竹鳳道：「一個人如果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豈非活得太過痛苦！」

季伯玉道：「這也許是命吧，人不與命爭，碰到這種倒楣的事又能奈何？」

竹鳳道：「不，人定可以勝天，季大哥千萬不要灰心。」

季伯玉道：「這個……」

竹鳳道：「你不相信？」

季伯玉道：「在下相信，只是不知道如何做法。」

竹鳳道：「這還不簡單，只要有人證明紅粉輓歌行兇之時你不在場，不就可以還你清白了麼？」

季伯玉道：「辦法不錯，但誰來證明呢？」

竹鳳道：「我……」

季伯玉道：「妳？別人會聽妳的？」

竹鳳道：「人微言輕，別人的確不會聽我的，不過我可以要我爹出面，無名島主應該夠份量了吧？」

季伯玉苦笑一聲道：「令尊能夠出面，自然再好不過，但……」

竹鳳道：「不必担心，大哥，我會說服我爹的，你歇着吧，咱們明早見。」

季伯玉道：「明早見。」

翌晨他們離開了三門灣，雙騎並轡逕向黃山馳去。

黃山鐵畫峻峥，巍峨雄奇，有有松皆怪，無石不奇之譽。

由祥符寺經桃花源，及狎浪樓，再上就是蓮花庵了。

金大先生息隱於蓮花峯，但蓮花庵中的尼姑都是他的弟子，因而又被稱為蓮花庵主，其實他要門下弟子如此稱呼，只是為了掩蔽行藏，不顧別人打擾而已。

金大先生最為怪異之處，是他不收男徒，門下弟子十多人，除了一個沈芳兒，全是蓮花庵的尼姑。

這天晌午時分，蓮花庵前來了一對少年男女，男的一襲黃衣，有如臨風玉樹，女的紫衣紫裙，宛如臨凡仙子，這兩人自然是季伯玉及竹鳳了，他們聯袂前來黃山，是想詢問無名島主的行跡。

名山勝景，必有不少遊客，但這蓮花庵前却門可羅雀，一個遊人也沒有。

而且庵門緊閉，鐘磬無聲，莫非蓮花庵的尼姑已經遷往別處？

竹鳳撇撇嘴道：「我不相信會有這樣怪事，這麼好的一座廟宇，她們會捨得！大哥，咱們叫門。」

季伯玉正待呼叫，庵門忽然被人打開，但見人影嗖嗖，一連躍出十三名灰衣女尼。

領頭的是一名眉目清秀，年約三旬的女尼，她身後跟隨着十二名尼僧，全在二十上下的年紀，可以說正當妙齡。

她們每人抱着一柄長劍，一出來就像走馬燈似的，將季竹二人圍了起來。

季伯玉一怔道：「各位，你們這是作甚麼？」

領頭的女尼道：「施主行兇傷人，惡性難改，為了江湖上千萬生靈，貧尼不得不開殺戒！」

季伯玉道：「哦，妳認識在下？」

領頭的女尼道：「施主惡行滿天下，幾天前貧尼就知道你的行踪了，上。」

她竟然不由分說，指揮十二名女尼展開攻擊，長劍有如萬花攢聚，湧起滿天寒芒，這一劍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

季竹二人早已撤劍在手，他們想不到這般年輕女尼，劍道上的造詣竟是如此的深厚，一時大意，幾乎第一招就傷在她們的劍下。

好在他們是名門高徒，功力不凡，雖是在刹那之間出招，仍能接下十三女尼的聯手一擊。

只不過這般尼僧擺下的是一座蓮花陣法，綿密的招式，嚴緊的包圍，使季竹二人感到極重的壓力，如是稍有疏忽，後果就不堪想像。

處境雖是不利，季伯玉依然不願傷人，在擋過一輪攻勢之後，他仍以誠懇的語氣對領頭的女尼道：「就算在下是一個惡人，但咱們之間素無恩仇，殺人不過頭點地，希望各位不要迫人過甚！」

領頭的女尼宣聲佛號道：「你以卑鄙的手段暗算家師，居然二度上山想趕盡殺絕，貧尼如果讓你活着離開，世間當眞沒有天理了。」

語音一落，她向十二女尼打了一個手勢，她們同時擺出一個劍式，原本風雲險惡的鬥場，此時忽然瀰漫着一片凌厲的殺機。

季伯玉瞧出她們擺出的是「金鋒三殺」，不由面色一變道：「慢着，各位，這位竹姑娘是無辜的，請妳們讓她出去。」

竹鳳道：「不，我不出去。」

季伯玉道：「聽話，竹姑娘，她們奈何不了我的，不過，要是妳不走出去那就難說了，因為有妳在場，我就無法展開手腳。」

竹鳳道：「當眞麼？大哥。」

季伯玉道：「我幾時騙過妳了？快出去吧。」

竹鳳答允出去，她甚至連長劍也收了起來，這般尼姑原本無意傷害竹鳳，她既然表現得毫無敵意，她們自然也不願給她為難，於是，在領頭者的手勢之下，蓮花大陣裂開了一個缺口。

竹鳳在往陣外走，但脚步却走得十分緩慢，她似乎對留在陣中的季伯玉極為担心，走上三五步她就會扭頭瞧看一眼。

如果他們是一對情侶，如果他們面臨的是生離死別，那麼竹鳳表現的依戀應該是正常的。

蓮花庵的尼姑，還沒有到達七情皆斷，六慾俱絕的境地，何況女人同情女人，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因此，她們對竹鳳放鬆了戒備，對一個柔腸寸斷的女人，實在也毋須戒備。

當竹鳳通過蓮花大陣的缺口之時，她忽然雙掌一分，向左右急吐而出，砰砰兩聲响過，兩條人影被她擊得飛了出去，同時劍芒急閃，另一條人影接着濺血橫屍。

她驟然發難，使蓮花庵的女尼措手不及，指顧之間她已連傷三人。

變生肘腋，蓮花大陣破了，但女尼還有十名之多，她們豈肯善罷甘休。

在連聲叱喝之後，但見人影翻飛，無數劍芒匝地而來，蓮花庵的女尼恨極了竹鳳，她們要將她碎屍萬段才能解除心頭之恨。

但一道黃光帶着令人窒息的勁風由天而降，接着是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天空中竟然出現一片奇境。

十柄長劍在空際交錯飛馳，映着陽光發出耀眼的精芒，實在美麗以極。

不管天空如何壯觀美麗，蓮花庵前的景象却不好看，三具鮮血淋漓的屍體，十名木雕泥塑的尼姑，這等情景如何能夠好看。

這一切是季伯玉與竹鳳聯手造成的，他插回長劍，以歉疚的口吻道：「季某十分抱歉，希望各位能夠給在下一個解釋的機會。」

領頭的女尼怒叱一聲道：「不必，咱們走。」

她們不給季伯玉解釋的機會，帶着三具屍體，逕向蓮花峯急馳而去。

季伯玉呆呆的望着這般女尼的背影，不禁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苦笑道：「紅粉輓歌，咳，看來我是跳進黃河也是洗不清了！」

竹鳳道：「怕甚麼，就算咱們是紅粉輓歌又能怎樣？」

季伯玉道：「妳不是說過麼？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種提心吊胆的生活豈會好過！」

竹鳳道：「不要担心，只要找到我爹，沒有人敢對咱們怎樣。」

季伯玉道：「好吧，但願妳爹能夠聽我解釋。」

這次黃山之行，想不到竟是這麼一個結局，實在叫人掃興。

當晚他們歇在山北的三口鎮，翌日繼續北上，經石埭，青陽，在銅陵渡江，逕向合肥奔去。

他們是沿路打探，跟在無名島一行之後追趕。

這天到達巢湖以南的盛家橋，剛剛踏進鎮口，季伯玉不由眉峯一皺。

盛家橋是一個鎮集，跟一般市鎮沒有甚麼兩樣，但這座不算太小的鎮集，却家家關門閉戶，街道上也是空蕩蕩的，連鬼影子都找不到一個。

這是為了甚麼？莫非盛家橋遭到什麼空前的慘變？

季伯玉並不是為這個感到不安，他隱隱覺得這個市鎮殺機隱伏，陰森得令人可怕。

他猜忖此地絕不平常，因而扭轉馬頭道：「不要進去，這鎮集有點古怪。」

竹鳳跟着他繞過盛家橋，馳上另一端的大道，她回頭向鎮上瞥了一眼道：「季大哥！你發現了甚麼？」

季伯玉道：「沒有，我只是覺得有點反常，這裏雖然不是主要的官道，但銅陵，繁昌，無為等三縣，北上合肥，西往河南，都要經過此地，據我所知，盛家橋是一個頗為繁榮的市鎮，除非遭到兵燹，絕對不會呈現這般景像。」

他語音甫落，一股陰沉沉的聲浪忽然飄過來，道：「這麼說咱們是低估了你了，不過，嘿嘿，逃得了第一關，逃不了第二關，咱們只不過多費一點手腳罷了。」

接話的是一名虬髯滿腮，面色冷肅的黑衣大漢，他身後還有八名懷抱長刀，身揹匣弩的漢子，他們是由一排山崗之後冒出來的。

季伯玉勒住馬韁，淡淡道：「咱們有仇？」

虬髯大漢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須有仇？」

季伯玉道：「說的也是，朋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虬髯大漢道：「本座夏青，是孤竹帮合肥堂主，閣下連挑本帮五大堂口，孤竹帮跟閣下勢難兩立，兄弟們，上。」

季伯玉道：「慢點，夏堂主，在下對貴帮雖是沒有好感，但不願代人受過，挑貴帮的不是我，朋友找錯人了！」

夏青道：「你不是季伯玉？」

季伯玉道：「這倒不錯，季某正是在下。」

夏青道：「你沒有二上黃山，血洗蓮花庵？」

季伯玉道：「在下只是一上黃山，就遇到像兄台這麼不講理的，咱們為了自救，不得已傷了她們三人，江湖上捕風捉影的言語豈能輕信！」

夏青哈哈一陣狂笑道：「聽說紅粉輓歌季伯玉如何了得，原來見面不如聞名，你沒有說錯，江湖傳言的確不可輕信，咱們在街上洒毒設弩，實在是小題大作，這樣吧，本座給你一個機會你可願意？」

季伯玉道：「說說看。」

夏青道：「跟本座走，這是你惟一的生機。」

季伯玉道：「在下還有要事待辦，兄台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夏青面色一沉道：「給臉不要臉，殺！殺！」

他們是八柄鋼刀，一柄長劍，以驚濤擊岸之勢，向季竹二人衝來。

季伯玉囑咐竹鳳道：「竹姑娘，孤竹帮打法驃悍，出手千萬不能慈悲！」

竹鳳道：「我知道了。」

在幾句交談之中，對方已經衝了上來，但見刀光劍影，交錯飛舞，使這片寧靜的山道，掀起一片駭人的殺氣。

季伯玉的撣雲劍法天下無雙，再配合九子連環使出，放眼天下，能夠接下他一招的不易多見，他不必撤招換式，一劍飛出，晶芒有如水銀瀉地，孤竹門下最前面的三柄長刀才揮出一半，就已中劍倒斃下去。

竹鳳的成績已算不錯，敵人一死一傷，使他們剛一接觸就已傷亡過半。

夏青大吃一驚，伸手架住傷者，喝了一聲「退」，逕向他們適才藏身的山崗奔去。

竹鳳道：「季大哥，咱們追。」

季伯玉道：「不必。」

他雖是不願趕盡殺絕，却揚手發出幾枚銅板，以巧勁擊毀孤竹門下所揹的匣弩，澈底摧毀敵人對他的威脅。

夏青原想仗持匣弩反擊的，現在嚇破了胆，只好當眞逃之夭夭了。

敵人逃了，季伯玉却心有餘悸的一嘆道：「洒毒設弩，好歹毒的雙重埋伏，今後江湖之上將是處處陷阱，咱們只怕要寸步難行了！」

竹鳳道：「怕甚麼，倒楣的還不是他們！」

季伯玉道：「不，這次咱們只能說是僥倖，下一回只怕沒有這麼便宜，所以我看……」

竹鳳道：「不要攔我，季大哥，如果你是兇手，我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帮兇了，叫我一個人走，豈不是要我自投絕地！」

季伯玉道：「不要多心，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連累妳使我心有不安而已。」

竹鳳道：「誰說你連累我了，這是我自願的，哦，季大哥，天要黑了，咱們到那兒去投宿？」

季伯玉道：「今晚是趕不到鎮集了，咱們順着山道走，也許可以找到借宿的地方，不過這幾具屍體先要處理一下，不要給別人惹來麻煩。」

他們將四具屍體連同長刀匣弩一起埋掉，然後聯騎上道，沿山路向前面馳去，直到夜色深沉，才找到一間小店。

他們叫開店門，在這裏寄宿一晚，翌晨繼續上路，當天趕到舒城。

由舒城北上，倒也一路平靜，這天落日含山之際，他們趕到了合肥。

此地是安徽的省會，舊稱廬州，位於全省的中心，是全皖人文薈萃之地。

他們住在南門昇平棧，剛剛吃過晚餐，一名彩衣少婦帶着兩男兩女闖了進來。

竹鳳一見彩衣少婦，欣然迎上前去道：「啊，姨娘，我終於找到你們了……」

彩衣少婦握住竹鳳的雙手，向她打量一陣道：「鳳姑，妳還好吧？」

竹鳳道：「我的很好，姨娘，我爹娘呢？」

彩衣少婦道：「咱們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高林客棧，老爺夫人正在客棧等妳。」

竹鳳扭頭向季伯玉招招手道：「季大

哥！你快過來……」

待季伯玉走到她身旁，她指着彩衣少婦道：「這是我的姨娘，他是季伯玉季大哥。」

彩衣少婦姓雲，芳名彩彤，江湖道上稱她為竹姬，是無名島主竹傲天的如夫人。竹傲天獨霸孤島，自稱竹王，妻子潘蝶妻以夫貴，自然要稱竹后了。

竹姬雲彩彤出身武林名門，再經竹傲天悉心調敎，一身功力頗為不凡。

竹鳳向她介紹季伯玉，她忽然面色一寒道：「給我將姓季的拿下？」

她身後的四名男女，立即幌身將季伯玉圍着，雙方劍拔弩張，搏殺一觸立發。

竹鳳面色一變道：「姨娘，妳這是做甚麼？」

雲彩彤道：「鳳姑，這件事希望妳不要管……」

竹鳳道：「我為甚麼不管？他是我的朋友。」

雲彩彤道：「他是妳甚麼朋友？妳可知道他將妳擄走之後別人在怎麼說？」

竹鳳撇撇嘴道：「誰說他擄我了？你們簡直在大驚小怪！」

雲彩彤道：「那妳……」

竹鳳道：「我是跟季大哥出海去玩，誰知道竟會遇到風暴，好啦，姨娘，叫他們退下去，得罪了我的朋友我可不依。」

雲彩彤沉吟半晌，終於揮手讓四名屬下退回，但她却面色一肅道：「好吧，鳳姑，姨娘就替妳担下這個担子，不過妳要跟我回老爺身邊去，他還有好些話要親自問妳。」

竹鳳沒有答允跟雲彩彤走，却也沒有回絕，她瞧着季伯玉，眼神之中是一片詢問之色。

季伯玉道：「去吧，竹姑娘，請代我問候令尊。」

問候在其次，主要的是跟竹傲天解釋，使無名島不再誤會季伯玉，並助他一臂之力。」

這是竹鳳的想法，她認為季伯玉四面楚歌，所處環境極端險惡，除了無名島，誰還能够救他？

於是竹鳳點點頭道：「我回去見我爹，會跟他老人家詳細解釋的，在我沒有回來之前，你不要離開這間客棧，答允我，季大哥。」

季伯玉道：「好，我答允妳，請順便問令兄……」

竹鳳道：「我知道了，姨娘，咱們走吧。」

竹鳳走了，季伯玉對她此行成功的期望並不甚高。

竹傲天雄霸海隅，名滿武林，他的女兒却被一名陌生男人帶走，他怎肯善罷甘休！

竹姬雲彩彤適才曾經露過口風，似乎江湖道上對此事的評語不太好聽，最起碼竹王的威望必然受到打擊，武林中愛名重於惜命，竹傲天會不會接受竹鳳的解釋？

無名島勢力强大，中原武林道上沒有人敢輕易開罪他們，此次，竹傲天親率精銳進軍江湖，在武林中是一件人人矚目的大事。

季伯玉目前是孑然一身，無論功力多高，也難與無名島為敵，如果竹傲天不聽竹鳳的解釋，如果他要懲罰季伯玉以挽回無名島受損的聲譽？那麼季伯玉的處境更是難上加難了。

不過他要等下去，不管處境如何艱險，他還是要面對現實。

再說水飄香是被竹龍擄去的，他飄洋過海為的是援救他的小妹，現在無名島的竹家一夥就在眼前，他怎能就此放過！

這是竹鳳離開以後他的思考，以及所作的決定。

季伯玉就是這樣一種性格，既經決定，無論是對是錯，絕不更改。

當晚竹鳳沒有訊息，無名島也沒有人前來找碴，翌晨早餐之後，無名島有了行動了，那是一個彪形大漢，替他送來一份戰書。

戰書的內容是約季伯玉於午時在城外名教寺前較量，署名是無名島主竹傲天。

瞧罷戰書，季伯玉向送書來的彪形大漢道：「請兄台上覆貴島主，季某當準時赴約。」

彪形大漢雙拳一拱，轉身急馳而去。

季伯玉為了赴約，提前吃了午餐，他向店小二問明了名教寺的所在，單人隻劍逕行赴約。

江湖搏殺原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但此時名教寺有廟會，竹傲天選在此地了斷過節，似乎是別有用心。

莫非想藉此一戰挽回他受損的聲譽？要是當眞如此，對季伯玉來說應該是一樁喜訊，因為在衆目睽睽之下，無名島絕對不會倚多為勝，只要公平搏鬥，他不見得就會輸給無名島。

季伯玉準時到達名教寺前的廣場，他擠進瞧熱鬧的人潮，舉目向場中一瞥，瞧到一個驚人的行列。

一名身着金袍，滿面紅光的老者，坐在一張太師椅上，他身左坐一位年約五旬的青衣婦人，右側是一名彩衣少婦。

季伯玉不認識無名島主竹傲天，却認識他的如夫人，那位彩衣少婦是竹姬雲彩彤，金袍老者及青衣婦人，自然是竹王及竹后了。

他們的身後立着兩名三旬上下的藍衫少年，是竹傲天的弟子鄧深及朱達南。

再往後是兩隊精銳的武士，一隊身着灰色勁裝，胸前綉着一隻老鼠，一隊身着赭色勁裝，胸前綉着一隻黃蜂，這兩隊各有三十餘人，名滿江湖的竹鼠竹蜂就是他們。

季伯玉沒有瞧到竹鳳，不知道她是否為了避嫌不來，其實她來不來都是一樣，這場搏殺沒有人能够阻止。

他往場中一站，對竹傲天雙拳一抱道：「晚輩季伯玉參見前輩。」

竹傲天哼了一聲道：「冒充勾漏山主到本島暗中騙走竹鳳的是你？」

季伯玉道：「晚輩沒有騙竹鳳姑娘，令郎竹龍却擄走了晚輩的義妹水飄香，前輩如果願意講理，請叫令郎交還在下的義妹。」

竹傲天大喝一聲道：「我兒子何等人物，豈會看中姓水的女子，達南，給為師教訓教訓他！」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黃耀基・圖

英雄店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那少年小子不肯將身份說明，叫周冲回去照顧秀士，他同藍天虹假裝進香，見到白眉教的門徒，僞稱河朔雙煞約會赤眉教決鬥。藍天虹覺得少年是暗助秀士，請求同去救楊封二人，少年面色大變，勉强帶他到一座破廟口許窺伺楊封的情況，自己就溜走了。原來風馬牛擄走楊柳青到破廟，先去朝聖母。封三娘躡踪追至和楊柳青捉着那風門徒，叫那人帶去找聖母住處。藍天虹聽到封三娘口中的賤人，心忖莫非是那少年？還是聖母？跟着去看，只見石頭打中三娘肩上，楊柳青急拉着她走了。藍天虹忽聽背後像聖母的聲音，一看原來是少年。

小子出歹意　塌洞困三娘

藍天虹這才發現，那崖縫雖然不堅，其實裏面黑暗不見底，倒眞能藏得住人，這麼說，倒是他忽略了，但先前封三娘和楊柳青在下面，他既怕被她們發現，又全神貫注在她們身上，不轉眼地注意她們的一舉一動，這就難怪他忽略了，當眞他怎會把這少年給忘了，明知他就在左近的，他躡踪封三娘和楊柳青而來，少年豈會不暗中跟來的，人家可比他溜滑得多。

但藍天虹仍然不轉眼地望着少年，那把聲？不，分明適才是兩把聲，初時身後傳來的話聲，分明就是先前聽到的聖母聲音，現下少年的話聲是有別了，但仍有些相似。

當眞他像才發現一般，這少年說小也不小了，怎麼還是童音，嫩得像女聲。

少年說道：「喂！你不轉眼瞧着我幹嗎呀？」

藍天虹拍拍膝頭，下面怪嘯之聲又起，他反倒絲毫也不以爲奇了，因爲膝頭上乾乾淨淨，是風，風長年把這崖縫吹掃得一塵不染，在下面的石柱間發出怪嘯聲來，也是風，不是甚麼鬼聲。

究竟是不是這少年在作怪，其實，並沒甚麼聖母，但適才那飛石擊退封三娘，可又怎說？封三娘人在地上，還可說不能見到石柱後躲藏有人，但他在上面，可看得明白，雖然也有他所看不到的地方，却不會連人影也見不到的，若然是這少年在弄鬼。

藍天虹滿心疑惑，和無數的疑問，少年又道：「你可是啞了，喂！你幹嗎儘瞧着我？」

眞的，少年的臉兒有些紅了，哈！這麼個刁鑽賊猾的少年，天不怕，倒被他瞧得臉紅了。他沒笑出來，却心中一動道：「我有些兒明白了，原來……你是……」他不過疑心這少年是女扮男妝，不料，啊！

少年噗嗤一聲，說道：「既然瞞不過你，我也不怕承認，不錯，是我，是我假扮聖母。」

藍天虹大吃一驚，他不過有些兒疑惑

罷了，不料他竟直認不諱，他適才不過只有一點兒心疑，聽他這麼一說，反倒不信了，道：「那麼，打退封三娘的也是你了，但我怎生不見你？而且那石塊從四方八面打出？」

少年側身擠過去，向對面林邊張望了一陣才笑道：「那有何奇，你是沒到過下面，若是你對下面的石堆熟悉了，你也能够辦到，因爲那石堆下有些是空的，只不過貼近地面才能到空洞，你聽這嘯聲。」

又是一聲怪嘯，凄厲得令人心悸。

少年道：「你再瞧瞧這一帶的山勢，不是一個大峽谷麼，無論風從那面來，都會灌入這裏來，而且迴旋掃蕩，把貼近地面的泥土吹得鬆落了，年深日久，石下成了個空隙，人在其中鑽行，你自然見不到了。」

藍天虹道：「那麼，先前眞是你，並沒甚麼聖母？」

少年道：「誰說沒有，只不過聖母不在，只有我來假扮了，要不然，豈不被那封三娘瞧破了秘密。」

少年忽然正容道：「我已想過了，這事得請你帮忙，我便不應再瞞你，那封三娘這一路行來，你不是一步不離麼，說眞的，你倒也不是像我想像中那般沒用，也眞還有些眞實功夫……」

藍天虹眉頭一揚，哼了一聲。

少年一笑，擺手道：「誰教你遇事畏首畏尾，動不動就大吃一驚，我倒忘了虎父無犬子，這不說了，我可也不小看你，而且要求你，你一路跟踪封三娘師徒，她們也沒發現你，你也一定能够助我。」

藍天虹道：「哼！我要是畏首畏尾，我也不打從英雄店跟踪追來了。還說沒小看我。」

少年道：「好，算我不是，說錯了話兒，咱們說正經的，既然要求你相助，我也不隱瞞你，你聽到封三娘的話了，她疑心聖母是人假扮的。」

藍天虹道：「那麼，封三娘猜對了，眞是人假扮聖母，而且也正是她要尋找的人？」

少年竟點起頭來道：「正是。」

藍天虹的眼睛亮了又暗，不，不會是這少年假扮的，聽那白衣人說來，這人假扮聖母已有近十年了，他才多大點年紀，難道幾歲的孩童也能扮聖母。不，當然不會是他，既是封三娘要找的人，便該是金笛書生之妻。那麼，該是多大的年紀了？

他在瞧甚麼？藍天虹隨着他的目光，向對面林子邊上瞧了瞧，但甚麼也不見。

少年冷哼一聲，道：「好狡獪的婆娘，今日我非給她吃些苦頭不可，哼！」

必是那封三娘和楊柳青並未離去，少年一定發現了，慚愧，他却甚麼也不見。

忽覺少年握着他的手，道：「快來，退後些，那婆娘惡毒又狡獪，休被她發現了。」

陡然間，藍天虹心下莫來由地微微一蕩，自從與這少年相識，又相處了這大半日，可從未和他這麼接近過，也沒像現下一般耳鬢厮磨，這麼靠近說話兒，連少年的呼吸也噴到他臉上，竟是那麼吐氣如蘭，少年的手，怎麼會……怎麼滑膩如脂？

少年可是個男子漢啊，而且一個練武功的人，又絕不是養尊處優過活的人，怎會如此滑膩如脂？

少年忽然呸了一口，縮到他肩後去了，那崖縫狹得僅能容得下一個人，都要探頭外望，自不然要擠在一起。

藍天虹如痴似呆，心中一動，他早從少年的話聲已生疑了，即使是童音，也太清脆了些，難道他不是個男兒？

少年臉兒紅紅，瞪眼道：「你又不轉眼瞧我幹嗎呀，看你準也不是個好人。」

藍天虹惶恐低頭，而且把臉掉過一邊，要不然他的心會跳得更厲害，這麼個刁鑽又頑劣的少年，竟會臉兒紅麼？

他更瞧料了幾分，忙道：「我是想起你稱聖母作師傅，不怪你這好身手了，小兄……啊！兄弟，你適才怎說，難道你師傅……聖母不在麼？」

少年噗嗤一聲，笑啦，他不知道藍天虹有多心亂，小兄弟叫出口來了，才想起他不願人家說他小，正因心亂，才又是師傅，又是聖母。心越亂，說的話也越是錯亂。

少年道：「我師傅不是存心要扮神弄鬼的，只不過風馬牛把師傅當作聖母來朝拜，這才將錯就錯，世間自然沒甚麼聖母，現下你大概巳猜着了多半，就是如此，封三娘這婆娘眞厲害，竟也一猜便着。」

藍天虹因有封三娘的先入之見，竟也不以爲奇了，道：「兄弟，却是我大惑不解了，若然你師傅便是封三娘要尋的人，那麼，便該是楊柳青姑娘生身之母了，可與封三娘非但無仇，且大有淵源，怎生她們……」

少年早巳面上堆霜，冷笑一聲，道：「要不，那封三娘也不狡獪又惡毒了，我要是說出來，你也會爲之髮指，那楊姑娘實是我師傅之女，師傅在赤眉教趕盡殺盡之頃，僥倖逃得性命，只道封三娘眞是好心，收養了她的女兒，不料……」

怎麼不聞聲，不，有聲，不過是咬牙切齒之聲，藍天虹不自覺回過頭，也抬起了頭來，其實那少年何嘗在瞧他，咬牙切齒的在望着對面山下的林邊，在那看不見的林子裏，有着封三娘和楊柳青。

藍天虹仍然大惑不解，道：「兄弟，這楊姑娘既然眞是你師傅的親生之女，開設英雄店，又眞是爲了尋訪她自幼失散了的親娘，怎生倒和封三娘連手，來和她親生的娘爲仇作對？不不，天下間不會有這麼巧合的事，那石像是照楊姑娘作模兒雕刻的，兄弟，你必去過英雄店麼，若不眞是母女，豈會那麼相似的？」

少年道：「若不是她像極了師傅，我還眞不信她是我師傅的女兒，你不知道，這正是封三娘惡毒之處，她告訴那楊姑娘，說她只不過像極了我師傅，她恨極了我師傅，向我師傅尋仇也罷了，竟然惡毒得要眼見楊姑娘殺死她親生的娘才快意，可是令人髮指了，那婆娘……哼！」

藍天虹看見了，那封三娘顯然見這面久無動靜，從那林中探出頭來，只不過忽又隱去了，隨又在左面現身，但才隱去不久，却又在右面的林邊現身出來。

藍天虹道：「奇怪，她這是做甚麼？兄弟，却是要說又不說，我聽那總鏢頭言

道，這封三娘乃是個大大的好人，她不怕艱辛，甘冒與赤眉教為敵之險，把楊姑娘收養撫大……」

那少年連聲冷哼，道：「此事說來話長，哼，好心得很啊，原是我們師傅當年亦以為她是一番好心，才把襁褓中的女兒交付與她，其實師傅當年巳逃過了大難，原是可以帶着她遠走高飛的，却被封三娘假仁假義，勸說我師傅把她留下來。那封三娘說得好，秀士生死不明，她豈能為了女兒，就不理會丈夫的死活，帶着個襁褓中的孩兒，却自身也難保。」

藍天虹啊了一聲，道：「原來非是封三娘救下楊姑娘來，而是你師傅交付與她的？」

少年又咬起牙來，把牙兒咬得格格作響，半晌才又說道：「師傅也眞以為她是好心，她說得也實是道理，却不料她那心腸，比蛇蠍還要更加惡毒……」

他怎麼突然長長吐了口氣？隨着少年的目光，藍天虹見到對面山上崖頭，現出兩個人影來。

是封三娘和楊柳青，兩人停身在崖上，對這石柱間指指點點，隨見那封三娘一抬手，兩人立即隱了去。

少年冷笑一聲，說：「饒你奸似鬼，你那鬼心思也瞞不了我。」

藍天虹道：「可是走啦？」

少年道：「她心下巳然生疑，豈會就這麼輕易離去的，只不過適才她故意一再現出身來，也不見這面有何動靜，明知守候下去，也是無用，若我猜得不錯，日落後，她必會回來。」

若然他不是自知不是封三娘的敵手，豈會長長吐那一口氣，藍天虹道：「兄弟，你說你師傅不在，是不是？這些年來，你們居住在甚麼地方，這裏寸草不生，又不見房屋，這裏可不能住人啊？」

那崖縫僅可容一人藏身，自不能住得了，啊！藍天虹忽然心中一動：這石縫中乾凈得一塵不染，若說風能掃盡塵土，不也能帶來塵土麼？道：「兄弟，我試猜一猜，這岩縫莫不是通路，這崖下有洞，你們住裏洞中。」

少年道：「你猜對了一半，只不過若只有一條通路，那風馬牛是何等樣人，豈能長久瞞得過他們。」

藍天虹向自己的身上瞧了又瞧，少年為何忽然打量起他來？他身上沒甚麼啊？

少年道：「你隨我來，也許還能通行過關。其實你早該想到了的，這崖縫若不是直通到下面山腹，我怎能在你身後現身出來，豈不是眞成了神仙。」

看來那崖縫巳到了盡頭，那知到了盡頭，少年只不過移開兩塊小小的石頭，那盡頭處又現出縫隙來，裏面僅可以看出丈許，但巳够了，只怕一隻小猴兒也鑽不過去，那能見之處，巳是寬不過數寸，顯然無路可通。

少年道：「來吧，側着身子，你也許能勉强擠得進來，吸一口氣。」

藍天虹吸一口氣，總算擠過那窄縫，少年隨後，隨手把石縫堵塞了，裏面登時伸手不見五指，但他感覺到有一隻手伸過來，是一隻滑膩如脂的手，把他的手握着了，少年又附在他耳邊，說道：「我們要向下滑落了，即使你不會壁虎功，一定也行，我在下面托住你，這面來。」

他被引導着，像在亂石堆中鑽行，少年說了聲小心，他的手被放開了，身子登時往下一落，總算他心裏早有準備，提住一口氣，脚下眞被人托住了，不，他豈眞個這麼無能，當下手脚並用，向下滑落，却不料竟深不見底，他一口氣提不住，罷了，却不料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同時脚下瞬巳點地。

是那少年道：「好，果然你家學淵源，我倒替你白担心了，到啦。」

原來藍天虹以為那一滑落下去，有死無生，是以閉了眼，這時才看得明白，且有了亮光，身巳在石洞之中，右面的光亮更明。慚愧，少年竟未瞧出他巳力竭。

只見那石洞中倒垂着無數的石鐘乳，少年引導他穿行，才繞過七八根，面前現出一個寬敞些的地方來，不知亮光由何處透入，但極是明亮，只不過仍是個天然的石洞而巳。奇怪，何來叮咚之聲，像是迴音不絕的鐘聲，令他目瞪口呆。

那不絕的鐘聲令他心靈澄徹，却又目不暇視，皆因那地方更光亮之故，那鐘乳上也發散出奇幻的光彩來，只不過是淡淡的幽光，再加上那石鐘乳百怪千奇，更覺是自在洞天佛地。

少年道：「別發楞了，這就是我師徒居住了十多年的地方，你說好麼。」

原來傍邊一根巨大無比的石鐘乳，裏面被挖空中，當眞妙極，石鐘乳都是倒垂的，上大下小，原是數十萬年滴水而成，不但堅硬無比，而且奇形怪狀，眞像倒垂着無數的峯巒，任誰到了下面，壓根兒就想不到裏面會中空且有人居住。

那裏面竟然寬有丈許，鐘乳上又鑽出床桌來，光澤如玉，那石鐘乳因是半透明，且又四外削薄了，因是也奇光流轉，耳畔又隱聞鐘聲徐來，簡直就似進入神仙境界。

藍天虹張大了的咀，再也合不攏來，少年笑道：「可是好哩，初時我不過一時貪圖好玩，師傅又不許我出去，見這鐘乳原巳半空，便日鑽夜鑽，鑽出了這個居室來。師傅說：風馬牛可不是那麼容易愚弄的，早晚被他們發覺。有這麼個居處最好，是以也帮手了，經過這些年潛修，師傅的功力巳登峯造極了，她也動了手，自是更易了，方始有了這個規模。」

藍天虹東摸摸，西摸摸，讚不絕口，道：「當眞這麼些年，風馬牛一些兒不也生疑麼，眞相信有個神仙聖母？」奇怪，既是他們居住之所，竟無一件人間之物。

少年道：「你歇一歇，我去取杯泉乳來。」

只見他在桌上取了個石杯，去石壁下一個小池裏取了一杯水來，那水乳白色，盛在杯中，杯水同色，宛若無物。原來那杯也是用鐘乳雕成的，與水同一般色澤。

少年道：「這泉乳對修練武功的人，最有補益，不但可解饑渴，益氣健身，且有駐顏之功，只不過得長飲才行，我別無欵待你。」

那泉乳才端到面前，巳是清香沁人，藍天虹更不遲疑，一口飲了。

少年道：「不瞞你說，這些年來，師

傅一者不願毀了這勝境，怕烟燻黑了，二來怕烟透出外面，被人見了生疑，是以十多年來，咱們從來不擧火的，只不過每隔一些時候，出去備辦些乾糧回來。」

藍天虹點了點頭，不怪少年衣衫也破爛了，今晨在那店中，不過是平常的餚饌，他巳吃得津津有味。

少年又道：「你瞧，便是風馬牛闖進來，你猜，會生疑麼？」

他眉兒一揚，透着得意。藍天虹一怔，道：「可是風馬牛闖進來？」

少年道：「如何不是，一次師傅和我都不在此，風馬牛突然來了，向前面石壁下通誠，必是不聞應聲，生了疑，竟被他們闖了進來。」

藍天虹道：「糟糕，可發現這個處所了？」

少年格格笑道：「若不是發現這個處所，咱們早被他們揭穿了。你瞧，這裏既無人間烟火，又無一件人間之物，何況倒見了聖母留示，風馬牛非但再不疑惑，倒更虔誠了。」

藍天虹道：「不差，使我初來此，亦疑是侗天仙居，更何況風馬牛原本心中有個聖母。」

少年道：「那風馬牛何等狡獪，是以總不置一件人間之物，每次出去也必留下一張字條在桌上，大意說念在他三人多年虔誠供奉，特恩賜他們來此一瞻仙居。」

少年笑得彎了腰，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這一來，他們眞相信是聖母恩賜，接引他們來此的了，我師傅更在桌上擺了三杯泉乳，說是恩賜他們的玉液。你想想，世間可有你剛才說的那樣的泉乳麼，他們飲了，那會不信那是仙家的玉液，是以從此以後，風馬牛非但再也不疑，倒更加虔誠了，再也不敢走近石崖一步，便是來朝拜通誠，也再不敢抬一下頭。」

雖是少年引導他來此，秘道雖秘，絕無神奇可言，雖是明知這石室是鑽出來，但藍天虹仍有身在山境之感，只不過他急於要知道的太多了，却又不便問得。忽然想起先前少年之言，道：「兄弟，你適才說有用我之處，何妨明告，若有差遣，萬險也不敢辭。」

少年道：「先前封三娘把那白衣人點了穴道，你巳見了。却是現下我們還有借助風馬牛之處，在這聖母左近，若然他手下的人受了害，聖母豈非無靈了，但封三娘必未遠去，今晚必還要來此，我若被她發現了，那可糟了，但那封三娘碰見了你，你也有話可解說。」

藍天虹道：「我明白，我這就去解救那人，替那人解開穴道，自信還能够做得到。」

少年道：「且慢，若然你遇到封三娘，你可就不能再回到此地來了，我猜想的一定不錯，她今晚必會再回來，這是我請你相助的第二樁。」

藍天虹道：「你是說，要我攔阻她，這個……兄弟，這封三娘適才在那林邊三現身，可見她不找出人來，絕不甘休，只怕我無能為力。」

少年道：「她恨我師傅入骨，多年尋訪，千方百計在此開設英雄店，甚麼地方不去，却來到這洛陽，自是咱們不愼，露了破綻，不找出人來，她豈會甘休……」

藍天虹霍地一拍大腿，道：「有了，我有法兒，周總鏢頭說，這封三娘臨行之時，託他代為照顧英雄店，若有見過石像一般模樣之人前來，務必替她留住，我何不就說……」

少年的眉兒一挑，說：「不必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要你把封三娘和楊姑娘引來此間。」

藍天虹怔住了，封三娘的武功他巳見到了，這少年不是也自知不敵麼，他師傅又不在，怎倒反而把封三娘引進來。

少年又道：「我老實告訴你吧，這裏是躭不住了，也不用再躭在這裏了，非是我師傅要假扮聖母，當初沒這個存心，只不過現身，風馬牛却疑神疑鬼，師傅不過是將計就計，不料一扮就扮了這麼多年，現今我師傅的功夫巳練成了，再也不怕赤眉教的赤眉針，河朔雙煞的雙劍合璧，也有了破解之法，之所以等候到現在，只不過是秀士的下落尚未尋到，封三娘的暗箭却難防，還躭在這裏做甚麼。」

藍天虹啊了一聲，道：「令師必是巳知秀士現身了，巳去相會。」

少年道：「英雄店一開張，師傅就知道秀士必會現身尋來，不瞞你說，打從英雄店開張之日起，我巳或明或暗守候在那左近了，封三娘只道我是個街頭流浪的窮小子，我可知她是誰，師傅等侍我，就是秀士露出面來，秀士既然到了，自也趕去了。」

藍天虹終於明白更多了，那河朔雙煞原為金笛書生而來，赤眉教可也不知河朔雙煞巳來到洛陽，少年却巧妙地以敵對敵，金笛書生原巳自投羅網，三面受敵的，却被他移花接木，挑撥起强敵互相火併，這少年的機智，好生令人佩服。

不，他眞是個少年麼，若然藍天虹仍然瞧不出他是姑娘，不是小子，那他也太蠢了。但是……藍天虹不願被少年瞧出他的心兒又劇跳起來，人家可比他聰明更機警，他心下想的，一定會形諸於面的。

少年又道：「快去，那白衣人是那風的第三個弟子，忽然失了踪，豈有不尋找的，休被他們先尋到他。你會麼，讓他知道，是聖母派你去解救他的。」

藍天虹忙道：「你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還不明白，把封三娘引來此間又如何？你眞不怕她麼？」

少年哼了一聲，道：「我憑甚麼怕她，若不是投鼠忌器，怕她傷害楊姑娘，那楊姑娘又是她從小撫養大的，從小對她巳是千依百順，對她的話自也千信萬信，那會知道，知道了也不信她師傅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竟是她生身之母，來吧，我帶你出去。」

原來這山洞有出路，那洞口竟是在一根大石柱下，一見天光人巳在石柱間了。

少年道：「快走，順着左面崖壁下溜出去，進來也順着崖壁走，否則你會轉上半夜，小心別被人發現了。」

藍天虹認清了那出入口，巳不忘了少年，望着那少年適才站立之處，那一下甜甜的，晚上也浮現了笑意，他使了好大的勁，才忍住了的笑，現下他可敢笑了，且看她能瞞得幾時，却是別說破，一旦男女

有別，他可就不能再和她親近了。

他呆呆站立了好一會，幻想她穿上綺羅裳，該是個多美的姑娘，一定比楊姑娘更美，因爲那楊柳青總是綳着臉兒，冷冰冰的，那似她笑臉如花，活潑更可愛。可惜，人家只不過要他辦這麼兩件小事，而不是去蹈湯赴火。

他繞到奔去對面山上，太陽巳落山了，他得趕快，在未遇上封三娘之前，把那人解救。好不容易尋到那白衣人，可不是仍然躺在那裏，封三娘沒回頭來取他性命，巳是他命大了，釋放了他，當眞會對風馬牛毫無顧忌不成？

藍天虹靜靜地等了一會，溜到那人身後，那白衣人側臥在草叢裏，動彈不得。

仍不見封三娘現身，那自是不在這左近了，這才變着嗓門兒，說道：「聖母念在你師徒一片虔誠，知你有難，特命我來解救你，你聽眞了，爾等今晚不可走近聖岩，惡人自有惡報，爾等亦非其敵。」

他曾親見封三娘點打這人的穴道，不過是普通手法，那步位也瞧得明白，是以藍天虹手到立解，他一掌落，身巳縱起，待得那人動彈起身，那還能到他，只見那人信以爲眞，向聖岩那面拜了四拜，這才急忙走去。

那地方本巳是在聖岩對面，風馬牛的人是從不敢到的，若非聖母顯靈，誰會知他在此受難。

藍天虹尾隨他走了一程，若然巧巧的又碰到了封三娘，那聖母也就不靈了，眞料不到風馬牛這樣狡獪的江湖魁首，十數年來竟對那少年所說，當眞也不無道理，原不是她師傅要扮甚麼聖母，而是風馬牛硬要把她師傅當作聖母來崇拜的，自家有了先入爲主之見，自也迷信不疑。

藍天虹把輕身功夫施展開來，或前或後，要知劍走輕靈，劍術了得的，那輕身功夫自也錯不了，那人低着頭走路，連頭也不敢抬，既得聖母護佑，當然也無恐懼，心下只有虔誠。

啊！藍天虹才繞到前頭，霍地一縮步，當眞怕甚麼，偏遇到甚麼，封三娘！

封三娘和楊柳青在夕陽暉裏，山坡上一塊突出岩石上坐下，那地方遠離聖岩，却又可清楚看到那面岩上岩下，原來那岩壁上有一股山泉，兩人在那山泉吃乾糧。

藍天虹驚而不亂，幸是早防到了這一遭，忙不迭一縮身，扣了塊石子在手中，只見那白衣人相距在四五丈外，正向這面走來。那地方估量和封三娘與楊柳青坐地之處，亦相距有五六丈，這面又是下風頭，低聲說話，料想不會她們聽到。

他急忙縮身在樹叢中，抖手向那人身後打出石子，白衣人巳成了驚弓之鳥，嚇得面色和那衣衫一般白，張惶四顧。

藍天虹巳變着嗓音說道：「惡人在前，速從嶺後繞道回去，爾休驚惶，聖母巳施法力，遣人把惡人引走，速去速去。」

他話聲未落，巳飄身到了那人身後，那封三娘顯巳聞聲，巳轉頭向這面望來。

那人回頭大吃一驚，因爲不但他身後現出人來，那封三娘的聲也巳入耳了，因是在上風頭，只聽她說道：「青兒，你去瞧瞧，像有人說話。」

藍天虹忙向那人一揮手，早迎着楊柳青走去，人急智生，他巳有了主意，那楊柳青一見藍天虹，怔了一怔，說：「啊！是你，你怎麼？……」

封三娘來得好快，顯是聽得楊柳青那一聲啊，立即縱身過來。

藍天虹假裝喜極，說：「謝天謝地，楊姑娘你無恙啊，我何處沒尋到，原來你們在這裏。」

封三娘也微微一怔，道：「可是那周總鏢頭命你來尋我麼？啊，是了，昨日巳立即躡踪，追了來，難得你一片好意，也眞辛苦你了。」

藍天虹心想：「這封三娘知情達理，那像是個狠毒的人？」忙道：「是，我一見楊姑娘落在那風馬牛手中，豈敢置身事外，便自不量力，隨後追趕前來，不料追到前面山林間，巳失了風馬牛的踪跡，我巳在這山中轉了一日夜了。總算楊姑娘無恙，可喜可賀。」

封三娘怎生打量起來，那目中現了冷芒。藍天虹心中一凜，不自覺掉過頭去，原是謊言，難免也心虛了，那心下巳打起鼓來。

封三娘道：「這麼說！你在這山中轉了一天了，竟沒遇上那風馬牛？」

藍天虹心下着慌，糟！要露馬脚，自從楊姑娘脫了身，明知，也曾親見風馬牛的人在遍山遍野搜查，豈能不見人的。

忙道：「我我……三娘，我要說出來，可眞是奇之又奇，便我現下仍不全信，今日晨早，本巳聽到人聲了，正尋找間，不料突然一陣迷糊，待得清醒過來，巳是身在一座山洞中。」

封三娘道：「你說甚麼？」

藍天虹現下巳有主意了，那少年要他辦的第二樁事，是把這兩人引進去，最妙不過，道：「我不過是猜想，那裏必是個神仙洞府。」

封三娘急道：「在何處？」

藍天虹道：「便在眼前，喏，便在那面岩，三娘，那裏不是有無數的石柱麼？我是說像石柱一樣的石堆石塊。」

楊柳青啊了一聲，和封三娘交換了一瞥，說道：「你可曾見到有個聖母麼？」

「聖母！」藍天虹故作驚惶，道：「那裏有個聖母麼，我說哩，必是仙家的居所，想必我是個俗子凡夫，聖母不對我現出金身，但我可蒙聖母賜了一杯玉液，得以不饑不渴，好不容易才尋到出路，不料一出來，就遇到三娘你，楊姑娘也巳無恙了。」

那封三娘兩眼瞬也不瞬地瞧他，總算藍天虹一心替那少年効勞，說順了口，也沉着多了，總算沒露出甚麼破綻。

封三娘道：「妙極了，藍少俠，我們此來，正是爲謁見聖母而來的，不知你還記得那出入之路麼？」

藍天虹說道：「喏！那根巨大的石柱之下便是。」

那夕陽雖巳落山，餘暉却還留在那柱頭上，石色原巳是淡黃，斜暉更把那石柱之巔，染成了金黃，驀然一見直似金霞繚繞。

藍天虹道：「因是我好不容易才尋到出路，出來後，也曾加以辨認，是以記得清楚。」

封三娘吸了一口氣，藍天虹可明白，她是在壓抑心中的激動，顯然也因藍天虹裝出一片虔誠來，封三娘也就不敢流露她的恨顏厲色，柔聲道：「藍少俠，不瞞你說，我們也聽說風馬牛供奉了一位聖母，最是有靈，我們也想瞻仰，藍少俠可否帶我們去朝拜她那仙居。」

藍天虹道：「如何不能，便我也想再去瞻仰瞻仰，只因楊姑娘落入那風馬牛手中，自不量力，妄想救楊姑娘脫困，是以才急忙尋路出來。」

楊柳青默默地望着他，流露出感激之情，說眞的，這楊姑娘實是個絕色的美人兒，若不是那麼冷冰冰的，可就似花解語，似玉生香了。

藍天虹忙不迭掉過頭去，這是怎麼啦，這個時候，想到却這上頭來了，奇怪，那少年的笑眉笑眼，怎會在這時候，浮現在他眼前。

哈！少年，怎麼還是少年，那影兒才在他眼下浮現，他頓又感到心裏甜甜的，就想笑，可就想到有朝一日，揭穿她的眞面目，讓她知道！他可不是她以爲的那麼無知愚蠢，那有多好玩，她一定會害臊，他眞想瞧瞧她羞赧時的模樣兒，那一定是無比的嬌羞。

封三娘却在催促道：「那好極了，趁天色未晚，便請少俠帶路。」

藍天虹望望天，只這麼幾句話功夫，那石柱的金霞巳消失了，石柱之間，暮靄巳更濃了，少年要他入夜後才帶她們前去，去到那邊，天色也該黑了。

其實崖下林中，夜幕巳低垂了，只不遐對面山岩寸草不生，天際也還殘留着晚霞的餘暉。

藍天虹道：「三娘和姑娘隨我來，若不是我會進入仙居，眞不信那樣寸草不生的荒岩下，竟是洞天佛地，可惜咱們少了供奉。」

分明封三娘一聲冷哼，但藍天虹假裝不聞，只聽身後的楊柳青低喚了聲師傅，身後的脚步聲立即落後了些，封三娘道：「你要說甚麼？」

楊柳青道：「只怕眞有聖母，先前我們不也見到那風馬牛麼，但總是一近這裏，便巳轉身了，這風馬牛何等邪惡……」

她在蹬脚，是眞蹬了一下脚，分明滿腔憤怒，盡在那一蹬之中。藍天虹如何會不明白，就算封三娘把她救出來了，被她即使是心甘情願的，也是被擄了半夜，便是無損她的清白，少不免也被那風輕薄的，她怎會不恨。

楊柳青又恨聲說道：「那樣邪惡之人，若也對聖母信奉不疑，會假得了麼。」

封三娘道：「別多說了，我可不信，反正一會便知道了，閉咀。」

楊柳青再不敢言語了，三人巳落到山下，藍天虹望望天，天邊的夕陽餘暉也僅賸下了一點淡淡的殘紅，那大峽谷中，巨大的石柱巳成了巨大的魔影，沒有霧，倒有風沙，晚風在寸草不生的沙石地上，捲起了更大的沙柱，直似排山倒海般當頭壓下。

楊柳青怯怯地又叫了聲師傅，只不過不敢往下說，藍天虹想安慰她，一個武功再高的人也難免相信鬼神的，那風馬牛不就信了十多餘年麼。

封三娘道：「你望甚麼，快走。」

藍天虹道：「我是……辨認道路。」

既然天黑下來了，那麼，是時候了，那脚步也加快了。順着山岩走還用辨麼。

當眞他的用意何在？那少年……怎麼還是少年，不知他要怎生對付這封三娘，但願他不要難爲楊姑娘就好了，楊姑娘眞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

「喂！」封三娘在他身後說：「那地的入口，端的在何處？若是你所言不眞……哼！」

藍天虹道：「在這裏了，就在這石柱下面，你走近就能見到了。」

楊柳青走兩步，便又旋身，時而倒退着走路，說：「師傅，怎麼又沒飛沙走石了？」

封三娘霍地一掌推出，嚇得那楊柳青大叫一聲，便藍天虹也吃了一驚，原來，封三娘發掌，劈得沙石飛濺，那碎石擊在石柱上，更發出爆栗一般的連珠聲响，楊柳青才說沒飛沙走石，不料又見石走沙飛，待知道是封三娘的掌風拍掃起來的，才知封三娘雖說不信鬼神，可仍然不敢大意，咀硬心可怯。

藍天虹道：「三娘，你放心，我剛打裏面出來，人不見人，不信你跟我來，我仍然打前面走。」

他當先鑽了進去，那石柱之下雖然直不起腰來，却也不難行，有時那石縫高幾丈許，時寬時狹，狹處也通行無阻，只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三人魚貫而行，藍天虹摸索着前進，封三娘在後，有他的脚步聲可循，那急促的呼吸聲，一定是楊柳青的，藍天虹道：「快了，我記得清楚，這地道只有短短的數丈，咦，你們瞧，不是有了光亮麼？」

眞有亮光了，只不過微弱得很，前面現出了一團朦朧的白影。

那白影漸漸大了，藍天虹啊了一聲，皆因眼前現出奇妙的景象來，竟不知那來的一片幽光，雖不明亮，但鐘乳根根清晰可見，好一片清涼境界，耳畔鐘聲也不絕於耳，顯因夜靜之故，比白天更响了。

一時間，都不言語了，藍天虹是迷惑，那封三娘和楊柳青都摒住了呼吸。

只聽楊柳青又低低地喚了聲師傅，說道：「我們，出去吧，那人所說，一定是……眞的……」

藍天虹巳恍然大悟，原來亮光來自鐘乳之間，頂上有光亮投下，被那半透明的鐘乳交互折射，便成了一片幽光。是了，是月亮巳昇起來了。他也明白少年爲何要入晚才要他帶兩人進來了，她自然知道今晚有無月色，要不，進來也會甚麼也瞧不見。

他在何處？藍天虹左望右望，只聽封三娘道：「甚麼眞不眞，給我閉咀，藍少俠，你怎不走了。」

藍天虹道：「啊，是是，兩位我來，那仙居就在這裏了，只不過……三娘，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只怕神靈眞是有的，在這裏了。」

那作爲少年師徒居室的鐘乳，也最是巨大，自不難尋找，藍天虹來到鐘乳下，向上一指，道：「便在上面了。」說着，

更誠惶誠恐，道：「三娘，我可有言在先，你要我帶路，我不敢不遵命，仙佛憑依在德，古聖賢亦如是說，信而不迷，敬神便是敬德，我雖會誤闖進來，心下會存敬畏，我倒是奉勸三娘……」

那封三娘巳在鐘乳四外轉動起來，仔細查看，說：「我倒要瞧瞧聖母是怎麼個兒，我一生行事，是從不要人勸的，你們怕了……」她的目光掃了楊柳青一眼，才又落到藍天虹面上，才又說道：「既然如此，我自上去，你們站過一邊」

藍天虹巴不得一聲，說道：「上面就是仙居了，楊姑娘，這邊來」

藍天虹退過一邊，打從那裏，不但可以看得鐘乳上洞室的入口，而且那左近的十數根鐘乳，也盡在眼下，楊柳青也退了過來，她的咀兒張了又張，顯是想勸止，但又不敢。

當眞少年要引進兩人，是何用意？他又在何處？怎生無聲也無影？現下他的眼界寬了，竟也瞧不出他在何處？

忽然，藍天虹的手一緊，啊！她……楊柳青把他的手緊緊握住了，說：「師傅她……她……」

是封三娘騰身，在空中一旋身，向那入口處一掌劈出，借反推之力，背脊巳貼在對面一根鐘乳上，那身法之輕靈巧妙，眞個妙到毫巔，尤其是藍天虹在她身下，且在後相距一兩丈，竟也感到暗勁激盪，可見她那掌力之驚人。

但願少年不是在裏面，藍天虹的心下一陣劇跳，他絕不信少年會是封三娘的敵手，若在室中，可逃無可逃。啊啊！是楊柳青把他的手握得更緊了些，而且向他靠得更近了些，他咬緊了牙兒，慚愧，他必須要運勁，才能減輕一點兒手上的疼痛。

眞羞人，被一個姑娘一握，竟把他的手握痛了，他，南天一劍的兒子，若然叫出聲來，有多丟人，可也眞料不到，她年紀不大，手上的勁道竟然不小，顯然人家的內家功夫，比他更高明。

楊柳青吐了一口氣，他的手也不痛，只不過仍然握在她掌中。

楊柳青說：「裏面眞沒人……不不，我是說，聖母眞不在裏面麼？」

藍天虹眼前不再冒金星，也能見物了，才知封三娘巳進入那鐘乳上的石室了。也才知道楊柳青抓住他的手，連她自己也不覺得，只不過惶恐過甚，人在極度驚恐之頃，便會緊抓住手邊之物不放，就像溺於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不放手一樣。

她的眼兒乃然盯着那入口瞬也不瞬，顯然仍未發覺她把人家的抓在掌中，且幾乎縮到他懷裏，眞糟糕，他身後偏是一根直垂到地面的鐘乳，又退無可退。不不，不能退，他一退身，她必然會驚覺，豈不羞了她。

咦！藍天虹幾乎驚呼出聲，耳邊有話聲，不用瞧，他巳知是誰，又喜又驚，楊柳青挨得他這麼近，豈會聽不到的，她若呼叫起來，自也驚動了封三娘！

但楊柳青全神貫注在那入口處，月光更明亮了些，但也是隱約可見，何況她担心師傅，心無二用。

他感到了少年的溫暖呼吸，耳根也感到癢癢的，怎麼心兒也癢癢？

那細細的聲音，咦！他竟然笑，笑而後說：「喲！你倆可眞親熱，要命的，要不困在這裏，趕快走，晚一步，你可就走不脫了。」

藍天虹大吃一驚，他怎說？啊！他身子一震，倒把楊柳青驚覺了，他是心下一聲啊，楊柳青可是叫出聲來，只不過僅是聲，她做什麼？

原來她巳驚覺了，她竟把人家的手握在掌，她怎麼會把人家的手握在掌中？

她滑出身去，光綫雖暗，但相距近，是以也看得明白，她的臉兒羞得紅透了。

藍天虹可顧不得她有害臊，忙把頭兒側了側，其實那楊柳青那敢回頭來看他，但身後再不聲了，那少年……咦！他走了，巳經走了。

他恐慌起來，少年怎說？說他再不趕快走，就會困在這裏，就會沒命，刹那間，他明白了，少年必是把封三娘誘進來，必是封閉出口，把她困在這裏，那封三娘也罷了，說是有仇，也不是好人，但楊姑娘呢，不是他師傅親生女兒麼？難道也把她……

藍天虹心念一動，原是刹那之間，何況這楊姑娘又眞是心地善良。

他一飄身，抓住楊柳青的手就跑，說：「快！跟我來，快走！」

楊柳青嚇慌了，她原本心懷驚恐，相信這裏有神靈，那會問，也來不及問，巳被藍天虹拉着，脚不沾地跑了，循來路，左彎右闖，眨眼巳進入那伸手不見五指的岩縫中，可就不能快了，非慢下來不可。

楊柳青也才能問了，氣喘喘，說：「你見到了甚麼？拖我那裏去？噯，我師傅呢？」

藍天虹一手拖住她，一手摸索着前進，說：「姑娘，你別問，一時也說不明白，別……別出聲。」

若然少年阻止？他若是阻止，自是輕而易舉的，但願少年不知他把楊姑娘帶走了，最好別出聲，他也不就不敢多說了，只能把手一緊。

楊柳青竟也聽話，那岩縫裏雖然對面也不見人，藍天虹也巳走過兩遍了，每一轉彎抹角，他都記得清楚，何況只得短短的數丈之地。

不到盞茶功夫，前面巳現出了一點點朦朧白色，出口近了，啊呀！被拖着的楊柳青大叫一聲，但叫聲被轟然響湮沒了，藍天紅尚不知是怎麼回事，那楊柳青巳撲倒在他身上，不但把他推倒了，而且壓在他身上，偏是那地方只能通行一人，寬才尺許，一時間竟然動彈不得！

原來的在那一聲震天價巨响中，捲來一股強勁的狂飈，兩人正當兢兢業業之頃，那會办到，就在兩人倒地的瞬間，那狂飈的勁風更夾着大大小小的石塊，打到兩人身上，只覺地動山搖，那頭頂上的岩縫兩壁，更又滾落下無數的石塊來，差點沒把兩人活埋了。

藍天虹心胆俱裂，却是他在下面，那楊柳青壓在他身上，自是承受的打擊最大，饒是如此，肩上腿上，也一陣劇痛。眼裏咀裏，全塞滿了沙，那眼不能睜，也不敢睜，因為沙土仍在落下，纔算心下還明

白，叫道：「楊姑娘，你你……你沒有事麼？」

總算聽到她發出一聲呻吟，敢情她是仆倒在他身上，咀對着咀，雖然挪開了些，但仍然臉貼着臉，顯然她發出呻吟聲來，但巳是半昏迷狀態，連頭也抬不起來。

她的頭如何能抬得起來，石塊堆滿了她一背，大大小小的石塊間，又塞滿了泥沙。

他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却還知道救人要緊，總算好，那沙石雖然堆滿了一身，只不過是因那岩縫太狹窄之故，倒也堆得不厚，依然還能轉身。

他把身子挪過一邊，楊柳青的身子滑落下來，沙石也跟着滑落了。

上面再無石塊滾落了，却仍然沙土瀰漫，其實他也只能感覺到，那能睜得開眼來。

「楊姑娘！楊姑娘！」

連呻吟聲也沒有了，他慌了，從砂石堆中抱起她來，慌忙往外跑，岩縫中塡滿了石塊，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眞是萬幸，那岩縫狹窄得倒不下去，更幸距口原巳不遠了。

他感到巳來到了寬敞之地，地上也沒石塊了，心知巳到了石柱下，巳在出口邊了，他感到了涼風，清風迎面吹來。是迎面，不是身後。

「楊姑娘！楊姑娘！」

他又叫了兩聲，但她的身子只是顫抖了一下，並未出聲，那麼，她只是昏迷，並未完全失去知覺。

不行，他要不把眼中的沙土抹掉，出去也不能走路，趕快，他把楊柳青放在地上，忍着痛，把眼中的沙土總算弄掉了，眼淚也流了滿臉，現在，稍稍可看得見物了，雖然眼睛痛得很。

他趕快又抱起楊柳青來，趕快跑，若是這一根根石柱也塌下來，他們還能有命麼。

跑出石柱，不行，還得趕快跑，往前跑。且慢，風馬牛在何處？那白衣人說是巢穴在後山，他可不能往前，可又不能橫過那大峽谷，他折而向西北，現在，他巳進入密林了，但仍不敢停，越過一座山，又一座山，落下山，他聽到水聲，來到了一條小溪邊。

跑出多遠了？該有多里地了吧？楊姑娘才逃出風馬牛的巢穴，撞上了，豈不糟糕，何況又沒了封三娘，想想看，他是往西北方向奔來的，那麼，龍門崖該是在右面，他計算得一定不錯，躲開了風馬牛，也躲了龍門崖，無論撞着了赤眉敎和河朔雙煞，那何異送羊入虎口，既是全為英雄店而來的，人家豈會放過他。

當眞她怎麼了？藍天虹把她放下在溪邊草地上，還好，她只是昏迷，要不然還會身子軟軟的麼，而且也感到她那溫暖的體溫。

藉着月光，月亮爬得很高了，溪邊也沒樹木遮擋，倒眞是明月如水。

藍天虹鬆了口氣，楊柳青不但有呼吸，那呼吸還均勻得很，頭上也不見有血。

是了，那是岩壁上滾落下來的石塊，擊中她的後腦，倒也沒破傷。若然不是這楊姑娘伏在他身上了，那石塊一定擊在他頭上，而且還不僅是一塊，是無數無數塊，可不是人家救了他了。

月下看來，她的臉兒蒼白得很，好清麗的面龐。咦！他這是怎麼了，這時候倒……趕快，溪裏有水，且還清涼。

他脫下外衣來，濕了水，那清涼的水滴在她臉兒上，楊柳青登時蠕動了一下。

「楊姑娘！楊姑娘！」

那濕衣在她額上，她身子一陣震顫，眼睛也慢慢張開來了，她醒了。

藍天虹又連叫了兩聲，楊柳青的眼睛雖然睜開了，但茫然地望了望，是在記憶，也在辨認，她試着坐起身來，但身子才撐起了些，早又是一聲呻吟。

藍天虹連忙扶住她的肩頭，一手托在她肩下，急道：「楊姑娘，別動彈，快躺下來。」

他扶她躺下了，雖軟弱無力，眼睛却睜得更大了，她的話聲也軟弱無力，說：「你……你……啊！你是……」

藍天虹道：「楊姑娘，我姓藍，你不認得我了麼，我叫藍天虹。」

她像記起更多了，說：「這是甚麼地方？我怎會……我是怎麼啦？」

藍天道虹：「楊姑娘，別出聲，你被岩壁上滾落來的石塊打中了，好多好多石塊，你昏迷了好一陣子，這是山裏，我也不知是甚麼地方。」

楊柳青又呻吟了一聲，眼又閉上，但又緩緩睜開，且睜得更大，在他臂彎裏的身子一震，掙扎着要起身來，但她太軟弱無力了。

藍天虹道：「姑娘，別動彈，你不知道，你昏迷了好久，剛剛才醒轉來。」

她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氣促的說：「你你……你眞是……藍天虹。」

他明白了，汗和眼淚混和的泥沙，掩去了本來面目，忙抹了抹臉，濕衣抹去了他臉上的泥污，他又感到眼睛在刺痛，必是又把沙抹入眼裏了，但楊柳青總算認出他來了，也完全記起來了，叫道：「啊呀！我師傅，她她……」

封三娘！藍天虹一時間楞住了，是他明白了，原來少年是這個主意，把那出口封閉了，把封三娘給關閉在那山腹裏了，他必是自知不是封三娘的敵手，若不趁她進入鐘乳上的石室，趕快下手，他不能脫手，只怕也逃不出封三娘的手裏，想想那時他和楊柳青尚不是在塌岩之處，巳有那麼大的威勢，出口又那麼窄，想必沙石巳把一大段出口堵塞了，即使她能搬開沙石出來巳不知要多少天日了。

他在發楞，在想，那楊柳青巳試着站起來，她必是渾身疼痛，才站直了身子又巳一搖幌。

藍天虹把她半扶半抱，忙又扶她坐下，說：「姑娘，你實是受傷不輕。」

楊柳青却不是坐下，而是跪下了，說：「必是我師傅對聖母不敬，聖母顯了靈，師傅她……一定……」

她把頭埋在掌中，身子在顫抖，藍天虹大是不忍，道：「姑娘，你放心，三娘不會有事的，沒人傷害得了你師傅，只不過困幾日，就會出來了，你相信我啊……啊……」

（未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碧血濺京華

偵查天地會　對付鐵甲人

黃鷹・文　黃耀基・圖

鐵人

十二月初一，拂曉。

柳絮般的雪花漫天飄飛，地上已積雪盈尺，白皚皚一片。

風雪嚴寒，上官貴並沒有改變他一向的習慣，仍然在天亮之前起來，跑到後花園運功行氣，走一路長拳，耍一遍花槍。

他今年已經五十有七，精神比一般青年人卻還要充沛，這除了他的根基深厚，與他這十年如一日，從未放棄過的不停鍛練也大有關係。

很多人都知道他懂得幾下子，知道他身懷絕技的人卻很少。

他本來是富有人家的兒子，自小卻便被送上嵩山少林寺，三十歲繼承父業，到現在，已經是京城的首富，這除了他的善於理財，龍飛在後面的大力支持也是主要的原因。

龍飛身爲太平安樂王，與當今天子是叔侄至親，他若是要給上官貴一官半職，並不是一件難事，上官貴也絕對可以勝任，可是他只將上官貴變成京城中的首富，然後暗中製造機會，讓上官貴與朝中顯貴王公大臣來往，目的也就在讓上官貴替他摸清那些人的底細。

有誰會懷疑這樣的一個有錢人。

上官貴並沒有讓龍飛失望。

由於他驕人的財富，那些王公大臣無不樂於交他這個朋友，由於他的圓滑，不少甚至將他倚爲心腹。

龍飛還安排了兩個義子做他的兒子，跟着他出入，與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混在一起。

那完全是胡混，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雖然身份比上官貴的兩個兒子尊貴，金錢方面還沒有他們的寬裕，而他們也表現得非常闊綽，所以甚得那些王公大臣的歡心，甚至以有這兩個朋友爲榮。

在別人眼中，上官貴那樣做完全是爲了兩個兒子舖路，好使他們將來平步青雲，光宗耀祖，事實上，上官貴只是要他們從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口中查探有關天地會的諸般秘密。

這也本來是一個秘密，上官貴與龍飛送給他的兩個義子上官鶴上官鵬也一直做得很成功。

可惜天下間並沒有永久的秘密，上官鶴的身份首先被揭發，而在長街上遇伏橫死。

龍飛立即採取報復，同時也中止了上官貴的行動，以免招致無謂的犧牲。

這是兩個多月前的事，這兩個多月以來，上官貴一直留在府中，享受前所未有的寧靜。

上官貴並不喜歡這種生活，也不以爲天地會的人還敢在京城中採取什麼血腥行動。

只是他的身份既然已經被天地會洞悉，那些有問題的王公大臣又怎會再與他來往，他就是找到去，也是自討沒趣。

他很明白這一點，也相信龍飛絕不會浪費一個他這樣的人才，所以也樂於留在府中，等候下一個任務。

龍飛絕不否認上官貴是一個人才，只是上官貴做了這麼多年的京城首富，已這麼有名，要安排他以另一種身份出現，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龍飛也不想要上官貴直接參與行動，他知道上官貴的武功並沒有放下，但以上官貴的年紀，再要他到承德行宮接受各種的訓練，無疑是有些殘忍，而且他能夠動用的殺手已經足夠。

一個爲自己辛苦了這麼多年的屬下，龍飛也絕不以爲讓他好好的休息一段日子，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

也正如他一樣，龍飛也並不以爲天地會的人敢胆在京城中再怎樣，何況上官貴府中的防守一向非常嚴密，上官貴在府中應該是絕對安全。

他們既沒有輕視天地會，也一樣沒有低估自己的實力，若說錯誤，只是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人的出現。

鐵人！

× × ×

一遍槍使過，上官貴反手將槍插在地上，看着那被鐵槍激起的積雪一片片落回地上，面上露出笑容。

——龍飛應該來看看我這一遍鐵槍。

心念方動，他突然聽到了一陣奇怪的「錚錚」聲，就像是一些金屬物不停的相撞在一起。

「錚錚」聲是來自高牆之外，上官貴突然有一種想拔起身子，躍上高牆去一看究竟的衝動。

也就在這時候，「錚錚」聲突然停下來。

——是什麼東西？

上官貴心念再轉，就聽到了「轟轟」的兩下巨响，然後，那道高牆就裂開了一個大洞。

白堊磚石飛激中，兩隻手當先從洞中伸進來，一雙烏黑發亮的手。

鐵手！

上官貴一驚，拔槍在手，槍尖指着那個破洞。

鐵手一縮，一個人隨即一步跨進來，上官貴一眼瞥見，又是一驚，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人全身上下赫然都裹在一襲烏黑發亮的鐵甲之內，那襲鐵甲看來是由一片片拇指甲大小，魚鱗一樣的鐵片綴成，行動間，鱗片波浪般起伏，對這個人的行動顯然一些影響也沒有，那種「錚錚」聲，也就是這個人行動間鐵甲相碰所發出來。

上官貴剎那的感覺，以爲是一頭人形的怪獸，隨即肯定那只是一個人。

一個穿上鐵甲的鐵甲人！

那個鐵甲人一步跨進，盯着上官貴，雙拳鬆開，一蓬白堊從指縫洒落。

在那個鐵甲人的眼部，嵌的並不是鐵甲，而是兩片水晶也似，光滑發亮，茶灰色的東西。

上官貴根本看不見鐵甲人的眼睛，接觸不到鐵甲人的目光，卻有那種被盯着的感覺。

「什麼人？」他喝問，手中鐵槍一下吞吐。

「來殺你的——」回答的聲音透過鐵甲發出來，非常怪異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上官貴一怔，再問：「是誰指使你來的？天地會？」

「是黃金，一萬兩黃金！」鐵甲人的雙拳又握回。

說話間，幾條人影已然從不同的方向掠至，都是年青人，七個是龍飛屬下的殺手，還有一個衣飾華麗，英氣迫人，正是龍飛的第六個義子，也是上官貴的次子上官鵬。

看見這個鐵甲人，他們都齊皆一怔，再聽到這番話，兵器立即出鞘。

上官鵬隨即喝問：「什麼人裝神弄鬼，將面罩拿下！」

鐵甲人冷笑，舉步迫向上官貴，上官鵬接又道：「你難道以爲穿上了鐵甲便可以爲所欲爲？」

鐵甲人沒有回答，繼續迫前，上官貴猛喝一聲，鐵槍「毒蛇出洞」，疾刺了過去。

鐵甲人右拳疾揮，不偏不倚，正擊在槍鋒上，鐵槍立時被擊開。

上官貴的反應也不慢，身形一轉，槍一回，一蓬槍花彈開，自上而下，連刺鐵甲人十三處。

鐵甲人這一次沒有出拳，任由鐵槍刺在鐵甲上，只能「錚錚錚」十三下急响，鐵甲無損，鐵甲人也這才出手，左手一把抓住了那支鐵槍。

上官貸看着鐵甲人一手抓來，但槍勢已盡，舊力也已盡，來不及在鐵甲人抓下之前將槍撤回。

槍一被抓住，上官貴新力已生，一奪不開，鐵甲人右右拳已擊下，硬硬將那支鐵槍擊斷。

上官貴斷槍脫手擲出，長身暴退，一探手，正好將一個殺手擲來的長矛接着。

鐵甲人任由斷槍擲在身上，手抓着的一截斷槍同時向上官貴擲回來。

上官貴長矛一抹，將擲來斷槍擊飛，那邊上官鵬已如飛鳥一樣飛向那個鐵甲人，手中長劍刺向鐵甲人的眼睛。

鐵甲人左手一抬，劍已被架開，右手反擊上官鵬面門。

上官鵬身形一偏，從鐵甲人身旁弧形繞過，接連三劍疾刺在鐵甲人背後。

三個殺手接從三個不同方向掠來，一

矛雙刀，扎向鐵甲人的三處要害。

鐵甲人沒有動，上官鵬三劍刺不進鐵甲，長矛滑開，雙刀亦一旁滑落。

上官貴急喝一聲「小心」，語聲才出口，鐵甲人的右拳已擊在一個殺手的胸膛上，那個殺手的胸膛被擊得「通」地陷下去，口鼻鮮血狂湧，一個身子飛出丈外，仰倒在雪地上，一動也不動。

上官鵬在上官貴喝聲中向鐵甲人又砍出了七劍，仍然一些作用也沒有。

持矛的殺手亦向鐵甲人一頓亂刺，同樣起不了作用，鐵甲人半身一旋，反而將他的長矛抓住。

那個殺手急忙鬆手，身形一個倒翻，十六枚暗器射出，射向鐵甲人。

「叮叮噹噹」一陣亂響，暗器紛紛彈飛，鐵甲人一矛當中脫手飛出，不偏不倚，飛進了那個殺手的胸膛，從後背穿出。

鮮血激濺，在雪地上濺開了一串血花，觸目驚心。

無數暗器接從四面八方射向鐵甲人，「叮噹」聲響過不絕。

鐵甲人若無其事，舉步走向上官貴，兩個殺手左右急上，雙刀砍向鐵甲人的面門。

上官貴長矛當中欺進，亦奮力挿向鐵甲人的咽喉。

鐵甲人雙手迎向來刀，一合竟將雙刀左右抓住，再一攏，那兩個殺手被帶得撞在一起。

上官貴一矛便變了插向其中一個殺手的後背，他的反應也算敏捷，及時將長矛的去勢收住，矛尖距離那個殺手的後背，一寸也不到，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可是那個殺手還是立時喪命，鐵甲人那剎那雙手已一鬆，左右插向那兩個殺手的心窩。

那兩個殺手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任由鐵甲人那一雙鐵掌直插入心窩，慘叫氣絕。

鐵甲人雙臂一振，屍體飛出，撞向左右撲來的三個殺手，那三個殺手急忙讓開，到他們再撲過來的時候，鐵甲人已到了上官貴面前。

上官鵬後面撲上，連劈二十七劍，都傷不了那襲鐵甲，鐵甲人也沒有理會，只是迫向上官貴。

上官貴長矛飛刺，接連十三刺都被撞回，倒退了九步，鐵甲人更迫近，距離他只有三尺，探身猛一拳擊出！

上官貴長矛力阻無效，鐵甲人拳已擊至，抽身急退，一退半丈，撞上一條柱子，身形一震，脫口一聲驚呼，鐵甲人一拳也就在那剎那擊至，「通」的擊進了上官貴的胸膛，直擊在柱上！

那條柱子轟然被擊斷，瓦片積雪飛墮，鐵甲人隨即將拳頭從上官貴的胸膛抽出來。

上官貴的胸膛已被擊開了一個洞，白骨外露，鮮血模糊，後背黏在被擊斷的柱子上，並沒有隨鐵甲人的拳頭脫出。

鐵甲人從容轉身，手一揮，擋住了上官鵬劈來的劍，連人帶劍將上官鵬震飛丈外。

上官鵬眼珠都紅了，大喝聲中滾身又撲回，那三個殺手刀矛亦紛紛向鐵甲人襲至！

七八個殺手這時候又出現，向這邊撲來！

鐵甲人視如不見，對上官鵬四人的襲擊也沒有理會，只見舉步往來路走回。

上官鵬四人緊追不捨，一陣亂擊，還是毫無作用，不由連心都灰了。

他們的兵器，對那個鐵甲人完全不管用。

那七八個殺手掠到來的時候，鐵甲人已然從破洞走了出去。

原剩下的那三個殺手中一個緊接追出，鐵甲人也就在這個時候回頭，一拳痛擊在他的胸腹上！

那個殺手慘叫一聲，口吐鮮血，倒飛出三丈之外！

鐵甲人身子一轉，又是兩拳擊出，疾擊在牆壁上，「轟轟」聲中，老大的一幅牆壁碎裂疾倒下來，白堊積雪磚石激飛。

在牆後的上官鵬等人不得不閃避，到他們讓開那些磚石的撞擊，撲出高牆外的小巷，那個鐵甲人已經不知所踪。

小巷的地上亦積滿了雪，他們只看見一行深深的脚印由東面伸展過來，西面除了幾個不整齊的脚印之外，並沒有任何痕跡留下。

若說那個鐵甲人是循着東來的脚印退回去，在這短暫的片刻走得不知所踪，那簡直是神話。

但若非如此，這片刻之間，那個鐵甲人能够跑到那裏？

上官鵬隨即吩咐那些殺手東西兩面追出，自己則帶着兩個殺手，掠上了對面園牆。

這面高牆是屬於一座較小的莊院，亦爲上官貴所有，住在莊院內的全都是龍飛的人，他們主要的任務是保護上官貴的安全。

在那個鐵甲人破牆進入的時候，這些人便應該被驚動，可是到現在，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

上官鵬翻過牆頭進入，立即便知道原因所在。

牆後院子的花木樹下，倒着幾具屍骸，正是住在這座莊院內，隨時準備接應的殺手。

他們顯然也被金鐵聲驚動，可是才掠到牆下，立即被擊殺。

那個擊殺他們的人，絕無疑問，必定是一個高手，而那個高手與那個鐵甲人顯然是兩個人，屍體周圍的雪地上，並沒有鐵甲人留下的那種脚印。

在莊院的其他地方，上官鵬陸續又找到了幾具屍體，他們安置在這座莊院接應的十二個殺手，無一倖免。

跟着脚印追向東面的人未幾回報，脚印在巷外消失，巷外雪地除了蹄印車轍之外，別無所有。

追向西面的人亦回報，在接近巷口的地方發現了幾個脚印，巷外雪地亦發現蹄印車轍。

兩面發現的車轍蹄印完全一樣，這正好說明了一件事，那個鐵甲人是乘坐馬車來到東面巷口，下車殺人之後乘坐原來的馬車離開。

車轍在進入長街之後，便混進長街上

縱橫來去，深深淺淺的其他車轍中，追踪的人再也追不了下去。

在開始行動之前，那個鐵甲人雖然已經有一個妥善精密的計劃，對於莊院的環境，上官貴的生活習慣以及性格都是莫不瞭如指掌。

除了天地會的人，還有什麼人具備這種能力，能够調查，知道得這麼仔細，清楚？

事實上，上官貴一直都只是與天地會爲敵。

× × ×

半個時辰之後，有關這件事的一切資料都已經整理妥當，送到太平安樂王府。

龍飛在更早之前已接到消息，自然大吃一驚，在上官鵬等收集整理資料的同時，亦發出了兩道命令，一道是要周圍百里的屬下追查搜索那個鐵甲人的下落，另一道就是翻閱名人譜，看名人譜之內是否收錄有一個類似這樣的殺手。

上官鵬將資料送到的時候，追查搜索方面雖然還沒有任何綫索，名人譜方面已有收獲，相繼將資料送到來。

龍飛這時候才坐下，靜聽所有報告。

除了上官鵬與監管名人譜的主管神眼楊普之外，堂內還有龍飛的七個義子女，六個立着，只有香芸例外。

香芸坐在一張長案之前，在長案之上放着文房四寶，她所以坐着當然不是因爲她乃是龍飛二十四個義子女中最疼愛的一個，而是因爲她將報告中重要的錄下來，以便作進一步的調查。

香芸事實也是他們當中心思最愼密的一個。

上官鵬楊晉的報告很詳細，那半個時辰之內所動用的人力，從他們的報告已可以聽得出如何龐大。

龍飛聽罷，才問道：「芸兒，你怎樣說？」

香芸放下筆，道：「留在隔壁莊院我們那十二個殺手屍體上的傷口完全一樣，而綜合十二位大夫所作出的判斷，他們絕無疑問是倒在天地會主司馬縱橫的手下，司馬縱橫這樣做，絕無疑問是配合那個鐵甲人的行動，以便那個鐵甲人能够安全撤退。」

龍飛頷首道：「不錯，以那個鐵甲人的本領，我們的人雖然近不了他的身，但若沒有司馬縱橫的帮助，他要擺脫我們的追踪，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香芸接道：「那個鐵甲人，却未必是司馬縱橫的屬下。」

「除非他說的萬兩黃金酬勞，完全是謊話。」

香芸道：「他似乎沒有說謊必要。」

「這是說，那個鐵甲人與司馬縱橫只是僱傭的關係，鐵甲人的行踪漏洩與否，對司馬縱橫並無任何影响，除非他在司馬縱橫還有利用的價值，否則司馬縱橫應該絕不會出手掩護，讓他得以順利離開。」

「也是說，上官叔叔只是那個鐵甲人要殺的第一個人，我們若是不能够儘快將那個鐵甲人找出來消滅，只怕還有更多的人要死在他手下。」香芸隨即沉聲道：「義父應該立即通知我們在這附近的所有要員，請他們小心防範。」

「不錯——」龍飛接吩咐。「長風負責這件事。」

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年青僧人，也就是他的第五個義子應聲迅速退下。

香芸接又道：「此外我們必須組織另外幾隊人，配備足以對付那個鐵甲人的武器，日夜逡巡，以備隨時接應。」

龍飛目光落在上官鵬面上。「鵬兒與那個鐵甲人交過手，交給他好了。」

上官鵬應聲亦自退下，龍飛目光轉向楊晉。「名人譜記載，那個鐵甲人的第一次出現乃是在九個月前，都江堰附近一座橫跨江面的鐵索橋上？」

楊晉恭恭敬敬的回答。「當時峨眉派的郭石應青城派的張千之邀在橋上決鬥，但張千沒有來，却來了那個鐵甲人，郭石結果死在鐵甲人手下，觀戰的都以爲那個鐵甲人就是張千，可是在他們決鬥同時，我們却有人看見張千在附近的酒樓悠然喝酒，調查所得，事前張千曾經在大豐號錢莊存入了一千兩黃金，兌換了一張同樣價值的銀票。」

龍飛接道：「張千未幾加入了天地會，長橋一役，被我們擊殺。」

楊晉隨又道：「鐵甲人的第二次，也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後一次出現，乃是在八個月之前，是次他夤夜闖進了太極名宿顧雲亭的家中，擊殺了顧雲亭，據所知顧雲亭平生只有遼東封羽一個仇敵，封羽有弟爲非作歹，敗於顧雲亭手下，傷病而歿，發誓報仇，兩次挑戰於顧雲亭，都爲他所敗，事後封羽於顧雲亭被殺的同時逃去無踪，太極門到現在仍然在找尋此人下落，而調查所得，事前封羽曾變賣所有家產，在大豐錢莊兌換了一張相當於二千兩黃金的銀票。」

龍飛嘟喃道：「又是大豐錢莊。」

香芸接道：「封羽並不是天地會的人，張千也只是事後才加入天地會，可見那個鐵甲人並不是天地會所有，兩者之間只怕亦是僱傭關係。」

龍飛點頭。「當然，否則司馬縱橫絕不會放着這樣的一個殺手不用。」

香芸道：「說不定他近日才與那個鐵甲人聯絡上。」

龍飛又點頭。「天地會應該出得起錢，將那個鐵甲人據爲己有的。」

香芸道：「但那個鐵甲人到現在顯然還是不屬於天地會所有，殺上官叔叔只是爲了一萬兩黃金。」

龍飛道：「任何人有他那種裝備本領，相信也不會輕易向別人臣服。」

香芸道：「司馬縱橫也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現在不惜假手外人，可見已經被我們迫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龍飛道：「九月洛陽的一戰，我們解決了伍鳳樓一夥，又因爲護花在地下密室發現了若干有關天地會的秘密，我們先後在各地展開一百二十四次行動，毀去了天地會分佈在各地大大小小的根據地，甚至他們隱藏在京城鬧市中最重要的一個根據地亦被我們發現，毀滅，他們的勢力雖然龐大，但在我們連番撲擊下，傷亡慘重，估計已經被我們消滅得七七八八，剩下來的縱然仍死心不息，跟着司馬縱橫，相信亦不敢公然採取什麼行動，因爲他們的行

踪一旦被發現，勢必招致我們淩厲的反擊，我們事實亦巳能够調動所有的人力，集中向一點攻擊，而無須兼顧其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縱橫就是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也差不多的了。」

「爲了挽回各人的信心，他當然不能不有所行動，重金僱用那個鐵甲殺手不失爲明智之舉。」香芸拈起毛筆。「那即使失敗，他損失的只是萬両黃金，而成功，則有助於恢復別人對他巳失去的信心。」

龍飛道：「他當然是希望成功的，否則也不會親自出手。」

「那主要的目的，相信還是在掩護那個鐵甲人撤退，以免被我們的人追及，也是說——」香芸一頓才接道：「他還有用得着那個鐵甲人的地方。」

龍飛微微頷首。「可惜我們不知道他的下一個對像是那一個。」

香芸道：「天地會要殺的對像，女兒隨口也可以數出二三十個。」

龍飛歎息道：「困難就是在這裏，不過只要我們的防範工作做得好，那個鐵甲人縱然能够再得手，也休想再跑得掉。」

香芸揮筆批改了幾行，緩緩道：「有一條綫索，我們也不能忽視。」

「大豐錢莊。」

香芸點頭。「大豐錢莊是最大，也是信用最好的一間錢莊，黃金携帶痲煩，鐵甲人轉收信用最好的錢莊發出來的銀票，是很合情理的舉動，我們大可以查一查，大豐錢莊近來有什麼人存進萬両黃金。」

龍飛道：「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大豐錢莊的上下對來人應該仍有印象。」

香芸道：「這一來，我們可以查出買兇的到底是什麼人，甚至可以因此而查出那個鐵甲人的底細。」

龍飛連連點頭。「他收下的那些銀票總要兌換的。」

「經營大豐錢莊的根據我們調查所得都是，身家淸白的正當商人。」楊晉道：「相信他們一定會很樂意與我們合作。」

香芸道：「問題只是在，司馬縱橫是否會考慮到這許多？」

龍飛道：「那要看司馬縱橫以爲我們對那個鐵甲人知道多少與及他對那個鐵甲人知道多少了。」

香芸道：「那個鐵甲人當然絕不會只是出現過兩次，只是我們一向對於與天地會有關係的人都甚少理會，因爲我們不能够這樣浪費時間人力在別的人，別的事之上，事實也沒有足够的人手調動，司馬縱橫與我們一直對立，當然知道我們這個習慣，而那個鐵甲人到現在才爲他所利用，可見並不容易聯絡上，他未必能够每一方面都能够兼顧到。」

「不管怎樣，我們都不能够隨便放棄任何綫索。」龍飛轉吩咐。「這件事，就由楊晉與萬里負責。」

楊晉與龍飛的另一個義子應聲退下。

龍飛目光回到香芸的面上。「我們還能够再做些什麼？」

香芸微喟道：「除了等候各方面的調查報告，就只有等候那個鐵甲人的再次出現了。」

龍飛歎了一口氣。

平心而論，他們的行動實在不算慢的了，而憑他們的勢力，除非那個鐵甲人不再採取任何行動，否則，縱然能够成功，事後要擺脫他們的追踪，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問題只是在，那個鐵甲人的第二次行動，在擊殺上官貴之後便立即進行。

這一次的目標，是鐵御使呂東陽。

× × ×

呂東陽忠肝鐵胆，不畏權貴，與龍飛乃是莫逆之交。

龍飛一向很欣賞這個人，不完全因爲這個人的正直，還因爲這個人的才華。

這個人還不到四十，實在還有一番作爲，這當然，必須活得下去。

司馬縱橫一直就想除掉這個人，他也事實巳經吩咐屬下動過手，可惜接連兩次都失敗。

他其實並不認識這個人，也並不認爲這個人能够有多大的作爲，這是站在他江湖人的立場來看。

與他聯手的朝廷中人，却將這個人當做心腹大患，那當然是站在朝廷中人的立場。

司馬縱橫却也並不否認這個人的死亡對龍飛所造成的打擊猶在上官貴之上。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再付出一萬両黃金。

× × ×

馬車也是停在呂家後巷的巷口。

那是一輛普通的馬車，駕馭的車把式非獨毫不起眼，而且還是一個舉止笨拙的老蒼頭。

在途人的眼中，這個老蒼頭只因爲丢了馬鞭，才不得不將馬車停下來。

事實這時候的途人並不多，更都是縮着脖子急急奔過，根本就不會去理會那個老蒼頭。

老蒼頭執回馬鞭，隨即便爬回車座，繼續驅車前行，消失在漫天風雪中。

與之同時，那個鐵甲人巳來到了呂家後門的前面，一路走來，在小巷的積雪上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錚錚」聲亦隨着响過不絕。

在後門前面停留了片刻，鐵甲人雙拳終於擊出，轟轟的擊在門板上。

那兩扇堅厚的門板在鐵甲人鐵拳之下簡直紙紮也似，立時碎裂，片片激飛了開去。

鐵甲人跟着大踏步走了進去。

走不了三丈，四個勁裝疾服的殺手巳然出現，向這邊掠來。

鐵甲人視若無睹，只是往前行。

一個殺手迎面掠至，在鐵甲人身前三丈停下，暴喝：「什麼人？站着！」

鐵甲人繼續前行，說話間，巳經將距離縮短了一半，那個殺手不再遲疑，雙手一揚，七八枚暗器射出，隨即拔刀，衝殺前去。

暗器才沾上便激飛滑開，鐵甲人等到長刀砍至才抬手架去。

「噹」的刀被震飛，鐵甲人鐵拳接一長，迅速的擊在那個殺手胸膛上。

那個殺手怪叫一聲，一個身子倒飛數丈，口吐鮮血，眼看便是死多活少，其餘三個殺手看見這樣的一個鐵甲人，巳經大爲驚奇，再看見這個鐵甲人的出手，更加

驚訝，但沒有退縮，分從三面掩上，暗器鐵矛長刀並展，施展混身本領一齊襲去。

鐵甲人也不回身反擊，脚步不停，向書齋迫近，只有在那些殺手攔住去路的情形下才出手。

到他來到書齋的前面，巳又有兩個殺手倒在他拳下，那些殺手亦巳增加了六個，但並未能够將這個鐵甲人截下來。

呂東陽這時候正在書齋內批閱卷宗，他事實是一個好官，雖然感染風寒，並沒有將工作放下，大清早便到來書齋。

這是一個好習慣，却也變成了他致命的弱點。

由於巳經被兩次襲擊，龍飛除了原有的十二個殺手之外，還加派兩個高手侍候這個鐵御使的起居。

這兩個高手一個出身巴山，叫做顧況，迴風舞柳劍巳經有七成火候。

另一個曹升，是關外落日牧場的弟子，一手呼啦鞭法風雨不透，早巳擠身牧場弟子前十名之內。

有這兩個高手侍候呂東陽，龍飛放心了很多，何況在附近他還設了暗樁。

他實在是一個很小心的人，雖然巳經將天地會在京城的秘密根據地摧毀，捕殺了天地會數以百計的會衆，並沒有將此前的種種設施取消。

這個鐵甲人的出現，却是在他意料之外。

× × ×

書齋內燈燒着兩個火盤，盡將寒意驅散，呂東陽下筆如飛，一些也沒有理會外面的打鬥聲，這除了他相信龍飛的人足以保護他的安全之外，還因爲他知道自己雖不致手無縛鷄之力，在武功方面到底是一個門外漢，完全起不了作用。

打鬥聲逐漸迫近，門突然「砰」地被撞開，呂東陽不由得嚇一跳，停下筆。

進來的是顧況，第一句即道：「請大人立即跟我離開。」

也不待呂東陽回答，一個箭步搶前，伸手便要將呂東陽挾起來，就在這時候，又一個人進來。

這個人是扎手扎脚的飛進來，胸膛塌落，口吐鮮血，正是曹升。

「曹兄——」顧況脫口一聲，曹升巳撞在長案上，長案翻倒，筆硯卷宗傾瀉一地。

曹升一聲也沒有回答，爛泥般倒下。

那個鐵甲人隨即在門外跨進來，火光閃耀下，一身的鐵甲閃閃生輝，曹升那條長鞭正就纏在他的左臂上，顯然曹升要將他纏着拉倒，反而被他拉了過去，吃了一拳。

顧況仍不死心，推了呂東陽一把，道：「大人由窗離開，屬下擋着這廝。」

話聲一落，長劍一抖，撲了過去，呂東陽當機立斷，立即往窗那邊走去，才到窗前，一條長鞭巳毒蛇一樣竄來，捲住了他的雙脚。正是纏在鐵甲人左臂上的那條長鞭。

呂東陽完全閃避不開，再給一拉，立時仆撞在地上，頭破血流。

顧況大急，長劍迴風舞柳，連連往鐵甲人身上削去。

那支劍薄而狹，有如柳葉一般，非常鋒利，一落在身上，便身緊貼一轉，血肉之軀，挨上一劍，便會出現一條既深且長的傷口，即使未中要害，一般人挨三劍，亦非倒不可。

顧況一連二十七劍都削在鐵甲人身上，「錚錚」聲不絕，鐵甲人絲毫無損，右手猛一抄，便將劍抓住！

顧況急忙抽劍，却經巳被鎖緊，那個鐵甲人的手掌，並非平滑一片，凹凹凸凸的，嵌滿了無數尖刺，一把將劍抓着，那些尖刺便將劍鋒扣穩。

製造這副鐵甲的人絕無疑問巳經考慮到每一種可能。

顧況的反應也很快，一抽不開，立即鬆手棄劍，身形一長，掠至呂東陽身旁，一把方待將呂東陽抄起，但那支迴風舞柳劍巳從鐵甲人手中射出來，閃電般射至。

顧況避閃不及，長劍穿透右肩，一個踉蹌，鐵甲人旋風也似緊接掠至，只一拳，便將他擊得穿窗倒飛出去。

窗戶盡碎，顧況一飛丈外，這一拳的威力，可想得知。

呂東陽同時爬起來，挺着胸，瞪着那個鐵甲人，目光如炬，一面正氣。

鐵甲人鐵拳巳向着呂東陽，給這一瞪，竟然沒有擊下去。

幾個殺手那邊奪門而入，看見這種情形，全部停下，不敢輕舉妄動。

呂東陽接喝道：「大胆逆賊，還不束手就縛！」

鐵甲人「哈哈」一笑。「人稱你鐵御使，我們要看看你是不是我這樣，也是鐵打的。」

後面那些殺手一聽鐵甲人這樣說，那敢怠慢，一齊撲前。

鐵甲人一拳也就在這時候擊出。

呂東陽當然閃避不開，也沒有一個殺手能够截下這一拳，只聽「通」一聲，呂東陽整個胸膛塌下，一個身子倒飛，撞在牆壁上，整個書齋也彷彿震動起來。

暗器隨即打在鐵甲人後背上，鐵甲人頭也不回，直往前行，雙拳擊在擋在面前的牆壁上，硬硬將那兩牆壁擊塌一片，走了出去。

磚瓦飛洒中，一大片瓦面倒塌下來，那些殺手被飛墮的瓦片一阻，追出去的時候，鐵甲人巳到了那邊的月洞門前，一轉消失。

那些殺手急追，追過月洞門，又看見那個鐵甲人，正立在一面高牆之前，揮拳往牆上擊去。

霹靂轟鳴，鐵甲人鐵拳擊下，亦是摧枯拉朽一樣將那面牆壁擊開一個大洞。

兩個殺手急掠而上，左矛右刀，使勁往鐵甲人後背斬插下去。

鐵甲人回身揮拳，只一拳便巳將用刀的連人帶刀震飛了出去，長矛刺在他的腰旁，一滑而刺空，鐵甲人接一掌拍落，那個殺手的左臂立時斷折，飛摔了出去。

鐵甲人身子轉回，一步從那個缺口跨了出去。

牆外是巷子的另一端，前行幾步便巳到巷口，那輛馬車巳然在巷口等着。

鐵甲人推開車廂旁邊的門戶，一躍而上，那輛馬車隨即疾馳了出去。

那些殺手追出巷口的時候，那輛馬車

已經遠在十數丈之外，可是他們仍然繼續追下去。

馬車轉過街口，已經將那些殺手遠遠的拋離一段路程，車輪過處，清楚的留下了兩條車轍。

前行不遠，後面馬嘶聲起，三騎快馬已然帶着急激的鈴聲追上來，鞍上的正是龍飛的殺手。

這附近一帶比較偏僻，時間又早，在長街上奔跑的就只有那一輛馬車，雖然有岔路，可是那三個殺手還是很容易的跟着車轍追至。

他們沒有追近，保持七八丈的距離，跟着那輛馬車，沿途留下暗記，那是一片片紅紙剪成的梅花在雪地上，份外觸目。

走不了多遠，旁邊一座賣早點的店子棉簾子一掀，兩個人掠了出來，跟馬上殺手打了一個招呼，拔步追了上去。

那又是龍飛安排的暗樁，而鈴聲正是召集他們的暗號，但他們只仗兩條腿，很快便已給三騎拋下。

另外兩個人却接又從三騎奔過的一間民房內，掠出來，與三騎會合。

好像這樣的暗樁，京城內到處都是，鈴聲報急，紛紛出動增援。

這樣下去，那輛馬車不難轉身在包圍網內，事實，追蹤的三騎到了一個三岔口，便分開三路，一騎繼續追前，其餘兩騎左右飛快奔出。

那附近都有暗樁，到他們再會合，可以肯定，絕不會只得他們三個人，也絕對可以將鐵甲人包圍起來。

消息同時亦已經傳開，更多的殺手是必向這邊趕來，除非那個鐵甲人能夠及時將他們擺脫。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司馬縱橫出現，問題便迎刃而解。

× × ×

右奔的那一騎奔不了多遠，司馬縱橫便已從一條巷子裏掠出來。

他披着一襲黑色的風氅，大半臉龐被雪帽遮着，可是從帽下透出來的目光，仍然像出鞘的利劍一樣惹眼。

只要看這雙眼睛，便已知道他判斷的準確。

他身形有如天馬行空，凌空一跨，正好跨上那個殺手的鞍後。

那個殺手的反應也算敏捷，已在手的長刀立即從脅下刺出。

司馬縱橫却連他這一招也算在內，他的刀才刺出小半，兩臂的穴道便已被司馬縱橫扣住，再也刺不了下去。

「誰——」殺手喝問。

「司馬縱橫！」

殺手面色驟變，一個「你」字出口，身子便已飛上了半天，語聲亦斷絕。

馬繼續奔前，司馬縱橫也仍然在鞍後，奔前了數丈，那個殺手才凌空掉下，倒在雪地上，一動也都不一動，眼耳口鼻，鮮血狂湧。

司馬縱橫沒有回頭，手往鞍上一拍，健馬急嘶，轉向橫街奔出。

鈴聲仍然在響動。

× × ×

當中那個殺手仍然追在馬車的後面，奔過了三個街口，便聽到了另一個金鈴聲響，循聲望去，只見司馬縱橫從橫街飛騎奔來。

他不知道這個人是司馬縱橫，却認出那匹馬，心頭一凜，長矛已然在手。

兩騎眼看便要遇上，那個殺手暴喝聲中，長矛飛出。

司馬縱橫左手一探，便將飛來長矛抄住，反手擲出，在那個殺手一刀快要砍到之前，將長矛擲進了那個殺手的胸膛！

那個殺手慘叫一聲，飛離了馬鞍，曳着一道血虹，飛摔在地上。

兩個殺手飛步進來，一眼瞥見，暗器出手，十數點寒光暴雨般打至。

司馬縱橫一聲輕嘯，身形離鞍，暗器都打在那兩匹健馬之上。

馬嘶聲中，司馬縱橫天馬行空一樣落在兩個殺手之前，那兩個殺手長刀齊出，左右殺奔上去，刀光如匹練，急削而下。

司馬縱橫半身一矮，在雙刀下鬼魅般閃過，一拳擊向右邊那個殺手，其快如閃電。

那剎那，由拳而掌，掌一拍接插，接連三下都擊在那個殺手的脅下。

那個殺手如遭電殛，身子一震再震，慘叫聲中，倒退半丈，口吐鮮血，倒地不起。

司馬縱橫半身一旋，迎着另一個擊刺斬來的長刀，雙掌一拍，竟然就將長刀拍在雙掌之中。

那個殺手立即棄刀，雙手一翻，兩柄匕首已撒在掌中，還未插出，司馬縱橫夾在雙掌中那柄長刀已然飛出，風車一般翻飛，從他的頭上飛過，刀尖三寸削開了他的天靈蓋。

血怒激，人仰天倒下。

司馬縱橫身子已轉過，雙袖一展，大鵬鳥一樣飛掠進旁邊小巷內。

一個乞丐瑟縮着正從巷內走來，正遇着司馬縱橫，驚呼未已，胸膛已中了司馬縱橫開碑裂石的一拳，倒飛了回去。

司馬縱橫從那個乞丐身上掠過的時候，那個乞丐已經氣絕，胸膛塌下了一片。

司馬縱橫看也懶看一眼，繼續前掠，那一拳擊到一半，他已經看出那個乞丐只是一個虛弱的老人，未必與龍飛有關係，可是他寧願枉殺一人，也不願意再惹上任何麻煩。

對附近一帶的情形他顯然瞭如指掌，身形如流水行雲，前掠至盡頭，立即便左折。

× × ×

左奔那一個殺手並不知道那兩個同伴已遭毒手，一陣狂奔，包抄而回。

在他的後面已多了八個殺手。

他們身在街口，也沒有等上多久，那輛馬車便奔至，車座上赫然沒有人。

坐在馬上那個殺手看在眼內，心頭一怔，當機立斷，一矛飛出，正中馬首，一穿而過。

馬狂嘶，人立，翻倒，鮮血濺紅了雪地，馬車亦倒翻了下來。

車廂的門戶被震開，向天的那一個車輪子「軋軋」的兀自轉過不絕。

那個殺手接拔長刀，飛騎衝上，其餘八個亦手持兵器，紛紛撲前來。

馬上的殺手飛騎奔至車廂旁邊，滾鞍

躍下，正落在車廂上，刀護胸前，左手一扳，將窗口拉開。

車廂內空無一人，那個殺手雖然意料之中，亦不由怔在那裏。

另一個殺手奔了過來，探頭往車廂內望一眼，道：「你沒有看錯？就是這輛車子。」

「絕不會錯的。」

「那是說，對方知道我們在這裏截擊，棄車逃去了。」

「馬匹無人駕馭，不會奔到這兒來，只怕他們就在那邊轉角才將馬車棄去。」

「我們難道沒有人在後追蹤。」

「不是沒有，現在只怕凶多占少的了。」那個殺手站起身子。「我們留兩個人在這裏，好好的搜查一下這輛馬車，有可疑的都拿起來，其餘的與我一起往來路找。」隨即躍回鞍上，奔出。

六個殺手跟了上去，一個不忘問道：「王爺那邊要不要派個人將消息送……」

「早已有人去了。」那個殺手放快了馬。

隨後六個殺手也沒有再說話，掣緊了兵器暗器，緊跟前去。

留下來的兩個殺手亦同時展開搜索。

× × ×

馬車內並沒有任何可疑的東西留下，這早已在龍飛的意料之內。

那附近也隨即展開了一場徹底的搜索，也一樣一無所得，附近的人也沒有一個看到那鐵甲人。

那些殺手甚至找不到鐵甲人在呂府內外雪地留下的那奄深而怪的脚印。

這是令龍飛最奇怪的一件事，他實在不明白那麼沉重的一個鐵甲人怎能夠在雪地上來去無踪。

在街道上被殺的一個殺手，還有倒在巷子裏那個乞丐，經過檢視，證實應該是死在司馬縱橫的手下。

——鐵甲人與司馬縱橫是兩個人。

龍飛同時亦進一步確定了這一點，他原是有些担憂那個鐵甲人其實就是司馬縱橫。

以司馬縱橫的武功，再配合那樣的一襲鐵甲，無疑如虎添翼。

再進一步，龍飛甚至已能夠確定司馬縱橫與那個鐵甲人之間只是僱傭的關係。

大豐錢莊那邊已經有消息送到了。

這半年之內，只有一個人在京城的大豐錢莊存入數以萬計的黃金，前後三次，都是十一月十五以後的事情。

第一次與第二次都是一萬兩，而第三次則是一次過存着三萬兩之多。

上官貴若是值一萬兩，呂東陽應該也值一萬兩，這個價值當然就是以被殺者的身份與及困難的程度來衡量。

呂東陽雖然名氣甚大，身份在上官貴之上，但上官貴本身就已經是一個高手，而且被龍飛倚爲心腹，兩者的價值可以說是相差無幾。

三萬兩殺的當然是一個比呂東陽上官貴更重要的人，到底是那一個？龍飛却實在想不透，只能下令全力保護在上位的官員。

那五萬兩黃金都是由一個叫做汪直的人存進去，對於這個人，龍飛並不陌生。

這個人乃是九王爺的妻舅。

九王爺早已有嫌疑與天地會暗通消息，只是非常謹慎，龍飛到現在爲止，仍然抓不住任何把柄。

這存進大豐錢莊的五萬兩黃金當然也不能夠成爲任何證據。

楊晉與萬里同時送來了一份九王爺的詳細資料，龍飛對這份資料却已經滾瓜爛熟。

消息陸續傳來，到正午，那個鐵甲人却仍然不知所踪，也沒有任何人被殺的消息。

午膳後，龍飛再在內堂接見有關的人，一些頭緒也沒有。

大家甚至不能夠肯定，鐵甲人第三個要攻擊的對象是那一個。

× × ×

「這一個當然是更重要的人，說不定就是——我！」龍飛這個話出口，所有人都爲之動容。

香芸却接着道：「義父只值三萬兩黃金？」

龍飛笑應道：「在司馬縱橫眼中，我當然不止值這個價錢，那個鐵甲人却未必知道我的價值，司馬縱橫當然不會提醒他這些。」

香芸又道：「但司馬縱橫應該知道這裏高手如雲，那個鐵甲人縱然刀槍不入，闖進這裏來，也未必能夠起得了多大的作用。」

龍飛道：「我若是司馬縱橫却一定會試一試，反正失敗了，對他本身又不會構成任何傷害。」

香芸微笑道：「不過，應該不會選擇在這個時候，經過兩次的刺殺，他應該知道，我們一定會加倍小心防範。」

龍飛連連點頭，忽然一聲歇息，道：「你應該明白，我是真的希望成爲那個鐵甲人的下一個對像。」

香芸頷首道：「因爲義父絕對有信心將那個鐵甲人擊殺，那個鐵甲人到這裏來，一切便是到此爲止，否則，我們實在難以兼顧這許多。」

龍飛歎息道：「京城中，天地會要殺的人，實在太多，三萬兩黃金，亦未必完全沒有可能，是要買三條人命。」

楊晉插口道：「卑職以爲，坐待敵人到來也不是辦法。」

「以你的意思……」

「我們也許可以從汪直這方面着手調查。」

龍飛笑問：「汪直人在那兒？」

楊晉道：「在九王爺府中。」

龍飛接問：「怎麼你不說由九王爺方面着手？」

楊晉俯身道：「卑職不敢。」

龍飛道：「因爲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而九王爺府中一向都禁衞森嚴，我們到現在，甚至還不能夠安排一個我們的人進去。」接一翻案上資料。「我們所擁有的最珍貴一份資料，也只是一份地圖。」

楊晉道：「那份地圖，應該絕沒有問題。」

龍飛道：「負責設計的西域匠人私下留下了副本，的確是令人意外。」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愈人杰取得袖手神醫的藥回到客棧時金筆大俠已死了。他在明法寺祭典時又遇見在忠莊打鬥時的毒無常，知道無法抵抗，被毒無常捉着要他交出「縱橫譜」，愈人杰推說已交給三哥，並帶領他到處尋找，路過洛陽第一樓伴稱花花公子是三哥，毒無常終於被花花公子打死。愈人杰正想離開酒樓，又遇上惡君平，要他介紹引見花花公子在戚府當一名總管，彼此糾纏着，忽然聽到逍遙書生的聲音叫他答允，並約他在呂祖閣相見，愈人杰才能擺脫。晚上見到逍遙書生，原來就是金老頭，還見到金素蓮，彼此互將情況訴說，正是真真假假現在才知端倪。

傳金筆絕學　探天魔內幕

愈人杰問道：「雙姬有否照辦？」

金素蓮道：「依你的猜想呢？」

愈人杰笑了笑，正想再說什麼時，逍遙書生忽從門外走了進來。

愈人杰含笑起身迎着問道：「辦好沒有？」

老人轉向愛孫女道：「你去燒飯吧。順便告訴紫雲老道一聲，最近這幾天，老夫沒空陪他聊，叫那些小道士，無事少往這邊跑！」

金素蓮笑着離去後，老人轉過身道：「你小子記性如何？」

愈人杰恭謹地回答道：「還可以。」

老人遞出一張紙片道：「看一遍，馬上還我。」

愈人杰接過來，依言看了一遍，然後將紙片交回去，老人注目問道：「背得出來麼？」

愈人杰即接口唸道：「『龍拏虎踞』，『鶴舞鴻飛』，『雙鈎屈玉』，『三折垂金』，『金花橫錦』，『玉板散珠』，『千言倚馬』，『一筆雕龍』。一共是八句三十二個字！」

老人點點頭道：「能有這份記性，那就好辦多了。」跟着抬頭又說道：「這三十二個字，在字面上，你覺得可有什麼特別之處？」

愈人杰思索了一下道：「比較特別之處，好像起首第一句第一個字，跟最末一個字，都是一個龍字……」

老人頭一點道：「還有呢？」

愈人杰又想了一下道：「還有便是『金』，『玉』兩個字，在三、四、五、六，四句中，重複出現了兩次……」

老人連連點頭道：「完全對了！」接着，手一擺，示意愈人杰坐下。

坐定之後，老人又肅容道：「你既已看過那冊縱橫譜，多少應該有點印象，剛才這三十二個字，便是一套金筆筆法的八招，每招各有九個不同的變化，合計是七十二式！」

愈人杰問道：「那麼，這八招首尾都是一個龍字，是否另有含義？」

老人點頭道：「當然，這一套筆法，創立之初，原名『神龍筆法』，那時只有四招三十六式，即前面的『龍拏虎踞』，『鶴舞鴻飛』，『雙鈎屈玉』，『三折垂金』四招。後來，到了你師祖手上，經過十年苦修，方續上後面的『金花橫錦』，『玉板散珠』，『千言倚馬』，『一筆雕龍』四招，使這套筆法成為完美之絕學。這套筆法傳到你大師伯和老夫手上後，你大師伯因被人喊為『天龍老人』，致使他覺得『神龍筆法』四個字似有未妥，故一度又改名為『金玉雙飛筆』！」

愈人杰詫異道：「『神龍筆法』這一名稱有何不妥？」

老人感喟地道：「從這種小地方，正可以看出你那位大師伯，為人是如何的謙抑自守。他認為，你師祖傳下的，共有兩個徒弟；他的外號湊巧被喊做『天龍老人』，如仍稱這套武功為『神龍筆法』，在視聽上，不無專美之嫌。這樣，很容易使外間誤會，以為只有他，才是八指神翁之嫡傳弟子，即使老夫能夠泰然處之，他也會感覺不安的。」

「那怎麼會呢？」

「誰不這麼說？可是，你這位大師伯，固執異常，為師的終於拗他不過，結果只好同意他將『神龍』兩個字改成『金玉雙飛』。」

愈人杰又問道：「『神龍筆法』與『金玉雙飛筆法』，取義深遠，穩貼確切，可說都是好名稱，怎麼後來又改成『縱橫譜』以及『金筆縱橫七十二式』這兩個不同的名稱呢？」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將『神龍』二字易為『金玉雙飛』，可以看出你那位大師伯之為人；同樣的，由『金玉雙飛』再改成『金筆縱橫七十二式』，亦正足以說明我們這位令狐賢姪之為人！」

「您的意思可是說……」

「這還不簡單麼？你大師伯將『神龍』二字，易為『金玉雙飛』，雖然藉口說是，在八招之中，金玉兩個字，重複出現，應屬偶然；實則乃隱諷他跟我師兄弟二人，應如金玉般，情義堅定，共勉共勵，雙雙發揚門戶之光也！而我們這位令狐賢姪，再捨『金玉雙飛』重取『金筆縱橫七十二式』這一名稱，顯然是因為你大師伯只收了他這麼一個弟子，老夫又退隱多年，門下無人，生死不明，已成了有『金』無『玉』，再無『雙飛』可言，再加上他出道沒多久，即被武林中尊為『金筆大俠』，順理成章，自有改號之必要！」

「原來是這樣的……」

「嘿嘿！要談原來，可才不是這樣的呢！最初，他改的名稱，只有六個字：『金筆七十二式』，後來，大概從你爺爺他們口中，知道老夫尚在人世且一直將這套筆法戳呼為『縱橫譜』，他這才又加上『縱橫』兩個字，定名為現在的『金筆縱橫七十二式』！」

愈人杰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您在聽人杰說那帖『子午散』係以一冊『縱橫譜』換來，要表示驚訝了！」

老人正容說聲道：「老夫之所以不憚其煩，要在為你講授招式之前，先說出這些細節，就是不希望你將來成為第二個金筆令狐玄，令狐玄並非是無足取處，但要學，也只能學他的豪放、英勇、和潔身自好！」

愈人杰凜愕地應了一聲，說道：「是的，人杰記住了！」

「吃過晚飯之後，你可以先上床去睡，好好的養足精神，明天黎明時分，先為你講解這套筆法的心訣！」

愈人杰不安地道：「那冊縱橫譜落去那位袖手神醫手中，有沒有什麼關係？」

老人淡淡地說道：「武功一道，因人而異，相信這冊縱橫譜，將不會帶給他姓施的什麼好處就是了！」

愈人杰愕然道：「為什麼？」

「不為什麼。最後那一招『一筆雕龍』，其中最重要的三個變化，次序顛倒，破綻百出，如懷疑它為這套武學的先天缺陷，一定會對這套武學感到灰心，若是勉強拿來應用，則無異授敵以柄！」

愈人杰大驚道：「要不生意外，那人杰……豈非……」

「你沒有聽到老夫剛才說過，武功一道，因人而異麼？簡單的說來，如只能發現問題，而不能設法解決，就不配獲傳這套筆招！」

「你以為您假使換了人杰，就能找出它的癥結所在？」

「難說，不過你要能平心靜氣，仔細思索一套完美的武學，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合理的現象，進而懷疑它是否屬於一種考驗，在不斷的反覆研揣之下，想發現錯誤所在，亦非難事！」

「那位袖手神醫也可能這樣做啊！」

「無此可能。」

「道理何在？」

「因為在他姓施的——換上別人也一樣——只知道它是一套不傳秘學，一旦發現缺點，他可能會有很多的想法，但絕不可能想到它是一種考驗，在原冊上就能找得答案，只有師徒之間，在直接傳授武功之時，才會利用機會考驗　才會生出考驗之假想來！」

× × ×

轉眼之間，三個月過去了。

這一天，逍遙書生從城裏回來，神色顯得很嚴厲，他將兩小一起喊去書房中，取出一幅道路的草圖，向愈人杰說：「這是巴東附近一座小村落的地址，你帶着素蓮，夜裏上路，可按址前去投奔一個叫張大媽的啞老婦，只要出示這幅草圖，對方自會收留，在半年之內，最好能足不出戶。七十二個變化，已經講述完畢，你如今所欠缺的，只是火候問題，相信再有半年，也該差不多了！」

金素蓮忍不住插口問道：「爺爺不去麼？」

老人臉孔一板，道：「要爺爺去陪着你們是不是？」

愈人杰小心地道：「是否這幾天外面又起了什麼重大變化？」

老人慢聲說道：「這批賊子，愈來愈不像話了，最近這半個月以來，各地少男少女失踪之事件，時有所聞，劫殺案件，更是層出不窮。關洛道上，富商大戶，人人自危，從開封到咸陽的十六家鏢局，均

已先後關門。嘿嘿，老夫就不信去了一個金筆令狐玄，武林中就再沒有人敢來收拾這批賊子！」

金素蓮忍不住又說道：「那我們爲什麼又一定要搬地方？」

老人瞪起一雙眼睛道：「你以爲搬地方是爲了你丫頭麼？西郊白馬寺，南郊龍門一帶，已有賊人出現，說不定今天就會搜來這座呂祖閣，萬一賊人來了，你要老夫顧誰好？」

俞人杰一怔道：「他們搜什麼？」

「搜一個人！」

「誰？」

「你！」

「魔方怎會知道我在這附近？」

「如果老夫猜測不錯，這無疑是惡君平公孫節那廝的傑作。上次，戚家那小子，第二天就離開洛陽，這廝於第一樓撲了空，懷恨之餘，正好將先一天毒無常等人遭殺的那筆賬，完全栽在你頭上！」

「事情已經過去三個月之久，這廝既想借刀殺人，當時如何不栽誣？」

「借刀殺人自然不及親手報復來得痛快，但他到處找你不着，又有什麼更好的辦法？現在閒話少說，快去幫丫頭將東西收拾收拾吧！」

× × ×

第二天，在一輛沿洛水官道南行的破舊馬車中，金素蓮見俞人杰愁眉不展，似乎是有着心事的樣子，不禁關切地道：「杰哥，你怎麼一句話不說？」

俞人杰深深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沒有開口。

金素蓮眨着眼皮道：「是不是──」

俞人杰忽然坐正身軀道說道：「蓮妹，我問你一件事：你是否覺得愚兄前此這段時期，無論在哪一方面，都表現得太軟弱了？」

金素蓮頗感意外道：「這話怎講？」

俞人杰嘆了口氣道：「我也解釋不來，總而言之，我只覺得，從跟你們在扶風分手以來，無論什麼事都好像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金素蓮咦了聲道：「關於你找鴻賓客棧那個伙計作替身，以及處置王家那對男女的方式，我還不是都爲你辯護過了？」

「愚兄不是指這兩件事。」

「那麼你是指何事而言？」

俞人杰又嘆了一口氣道：「愚兄一直想不透，前此在長葛，遇上那位毒無常，何以不拚一死，而竟任其生擒……」

金素蓮瞪大了一雙眼睛道：「怪了！一個人想死還不簡單？你現在也可以從這車上跳下去啊！眞是莫名其妙！我問你，什麼叫大丈夫能屈能伸？什麼又叫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韓信不忍胯下之辱，勾踐不蒙嚐糞之羞，後來又何能一個登壇拜將？一個國土重光？」

「還有後來遇上那位花花公子……」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這是你的機緣，運用是否得法，則全憑你的機智。在那種情形之下，你週身穴道受制，除了以暴制暴，你能怎樣做？假使你指的是後來不該再受對方之援手，則更是荒謬不經。一個人走累了，想坐下來休息休息，當然他得選擇一顆乾淨的樹幹。但當他掉在海裏時，他是否該因漂來之浮木，上面被蟲蛀過了而棄之不顧？」

俞人杰忍不住失笑道：「蓮妹眞會說話！」

金素蓮斂容正色道：「小妹這只是就事論事，要是你眞像你所說的那樣軟弱，非但爺爺不會收你爲徒，小妹也早不理會你了！」

俞人杰甚爲感動道：「蓮妹，你這番話，遠勝一帖良藥，使爲兄心頭的陰霾，爲之一掃而空。尤其最近這兩三個月來，你爲愚兄能够專心受業，可說衣不解帶，備嚐辛勞，愚兄眞不知道將來如何報答賢妹才好！」

金素蓮噗哧一笑道：「我來告訴你好不好？最好的報答就是別再像剛才這樣愁──眉──苦──臉。」

俞人杰勉强笑了一下，迅速掉臉望去車外。馬車繼續前行，直到辛莊打尖，兩人均未再講話！

辛莊上車，走了一程，金素蓮首先打破沉默道：「杰哥，你剛才怎麼說？」

俞人杰怔了怔道：「什麼怎麼說？」

金素蓮一字字道：「你說，蓮妹，你這番話，遠勝一帖良藥，使爲兄心頭陰霾──底下一句怎麼說？」

「爲之一掃而空？」

「眞是這樣的嗎？」

俞人杰臉孔微微紅了一下，跟着咬咬牙，低下頭去，似乎有話想說，而又無法出口一般。

金素蓮皺皺眉頭道：「是不是想說什麼，担心小妹承受不了？」

俞人杰毅然抬頭道：「可以這樣說，不過，愚兄心意已決，尚乞蓮妹成全！」

金素蓮有些着惱道：「什麼，你不能一次說出來嗎？」

俞人杰肅容懇切地道：「我相信蓮妹一定會諒解的，就是這次去巴東，愚兄，只想將賢妹送到地頭，而不想跟賢妹同時留下來……」

金素蓮似乎早已猜着這一點，聽了并不感到意外，只是眨了眨眼皮道：「你不放心爺爺？」

俞人杰點頭接着道：「是的，愚兄以目前這點成就，也許幫不上什麼忙，但如能隨時聽到一點消息，在心理上總是一種安慰……」

金素蓮又眨了一下眼皮道：「要給他老人家知道了怎辦？」

俞人杰苦笑着搖搖頭道：「愚兄沒有想得這樣遠，同時也不會因任何顧忌，而中途改變主意，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將來，他老人家知道了，不論施何責罰，愚兄都願甘心接受。」

金素蓮想了一下又道：「這樣會不會影響你的進境？」

俞人杰沉吟着回答道：「影響應該不會太大，因爲愚兄招式已熟，所差的只是火候，在這段期間中，愚兄當然不會放過任何溫習的機會。」

金素蓮咬咬嘴唇，最後點點頭道：「好的，就這樣決定吧……」

× × ×

如今，武林中對那個繼天龍府遭刦之

後所崛起的天魔教，仍然不甚清楚的，只剩下兩件事了！它的總魔設在那裏？教主是何許人？

這是一個初冬的早晨，天空一片灰暗，朔風凜烈侵膚如砭，在江陵北上荆門的官道上，正飛馳着一匹棗紅色的健騎。馬上乘坐的，是一名黑衣人，由於這位騎者將頭臉緊裹在一頂帶有護耳的皮帽之內，也看不出是男是女，以及多大年齡。只知道此人騎術之精，堪稱嘆爲觀止。但見他雙手控韁，身軀向前平俯，隨着馬兒起落之勢，極其自然地一升一伏，使人遠遠看上去，不期而然地會生出一股如同身受的飄逸之感！

這邊，一人一騎甫於官道盡端消失不久，後面來路上，跟着出現一名年約三旬上下的灰衣勁裝漢子。這名灰衣漢子，顯然是在追趕着剛剛過去的那一人一騎。一個人輕功再好，要想勝過一匹健馬，自然沒有那麼容易。不過，這漢子腳下，還眞不含糊；只見他身形倏起倏落，快若閃電飄風，居然不比剛才那匹馬遜色多少。如雙方係自江陵同時起步上路，五六十里下來，結果彼此仍能保持這樣短的距離，這漢子的一身輕功，也就够驚人的了！

半個時辰之後，前面的一人一騎，馳過建陽驛，於楊家集外，一座圍着土牆的小莊院前停下。

從黑衣人一路之上迄未回顧，以及刻下從容跳落馬背的姿態看來，可見這名黑衣人並不知道身後有人追蹤。

現在黑衣人牽馬走進去的這座小莊院，跟一般鄉下稍爲富裕點的農戶人家，並無任何分別。

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屋前土牆外面，是一座夏日用來拴牛的大水塘；水塘四週，竹木叢生，形成一片自然的雜林。土牆裏面，則是一片平坦寬闊，天井兼打穀場的空地。惟一不調和的，也許就是牆內空地上此刻所停放的那輛豪華馬車了！

黑衣人走進院內，剛將馬匹繫妥，西廂屋中已然含笑走出一名青衣少女。

從西廂屋中走出來的這名青衣少女，年約十四五歲，一張鵝蛋臉兒，配着一雙大大的眼睛，以及一雙彎彎的眉毛，顯得極其明媚動人。她向黑衣人笑着招呼道：「公孫大俠辛苦了！」

黑衣人異常卑恭地答道：「姑娘好說。這麼一點點路，又有着這樣一匹好脚力的馬，那裏算得一回事！」

那少女明眸一轉，接着問道：「打聽的結果怎樣？」

黑衣人攏上一步，低聲道：「一點不假，正是我們那位戚大公子，據說對方今年才十七歲，天生的一副美人胚胎……」

那少女輕輕一咳道：「不必太過形容了！」

黑衣人連忙改口道：「是的，是的，假如姑娘們現在馬上趕去，他們那一對可能尚未起床，俗語說得好，捉姦捉雙……」

那少女厭惡地皺起眉頭，正待轉身入屋，廂屋中突然傳出一個冰冷的女子聲音道：「是明珠麼？吩咐尤大套車！」

那叫明珠的青衣少女應了一聲是，隨向對面東廂屋中叫道：「尤大在不在？套車！」

東廂屋中，應聲走出一名彪形大漢，去馬厩房中解下兩匹黃驃馬，以非常熟練的手法，迅將馬車套好。

同一時候，西廂屋中，由另外兩名青衣少女扶出一名臉罩嚴霜的絕色佳人！黑衣人緊上一步，抱拳含笑道：「尤姑娘您好！」

那名臉罩嚴霜，年約雙十上下，穿着一身紫色服裝，被黑衣人喊作尤姑娘的絕色女子，聞言停下脚步，點點頭，素腕微揚，拋出一件白花花的物事道：「三天後，去襄陽分壇，你中意本教那一處位置，只管對我們那位總壇護法明言就是了。」

黑衣人伸手接下，咳了一聲道：「敢問姑娘，這位護法──」

紫衣女子邊向馬車走，邊答道：「『天厭叟』端木剛。」

黑衣人怔了怔，旋即躬身道：「謝謝姑娘栽培。」

車簾放落，馬車牽出空場，尤大跳上車座，沿着一條黃土路，催騎駛向官道。那叫明珠的少女，則騎着那匹棗紅馬，緊緊跟在車後。

馬車剛剛轉上官道，先前那名灰衣勁裝漢子適時出現。

不過，馬車上的男女主僕顯然未將這名灰衣漢子放在心上。叱喝聲中，馬車擦身而過，甚至連那個趕車的尤大，均未朝灰衣漢子多望一眼。

這邊，黑衣人目送馬車進入官道，低頭看看手中的那個白絹小包，唇角不由泛起了一絲滿足的笑意。

就在黑衣人抬起頭來，準備移步離去之際，身前七八步開外，不知於什麼時候已然站着一名灰衣陌生漢子！

黑衣人怔得一怔，旋即目閃精光，沉聲冷冷問道：「朋友何人？」

灰衣漢子臉現猶豫之色，嘴皮子動了一下，却沒有發出聲音來。黑衣人見了這等情景，頓爲之寬心大放。

當下向前迫出一步，沉聲又道：「朋友怎麼不說話？」

灰衣漢子脚下不期而然地隨着向後退出一步，臉上仍然流露着一副欲語還休的猶豫神色。

黑衣人再踏上一步，語聲轉厲道：「朋友聽到沒有？」

灰衣漢子連退兩步，艱澀地道：「在下……姓平……名易之。」

黑衣人嘿嘿一笑，轉着眼珠道：「這位朋友，平常大概很少在外面走動吧？嘿嘿，平朋友可想知道區區在下是誰？」

灰衣漢子勉强拱拳道：「正想請教。」

黑衣人緩緩向前移動着，口中說道：「惡君平公孫節，便是區區在下，朋友最好能够迅速說出忽於此地現身之目的，否則，嘿嘿，平朋友大概還不知道公孫某人一向如何接待初次見面，而動機不明的新朋友吧？」

灰衣漢子似乎吃了一驚，張目道：「原來……您……您……就是公孫大俠？」

惡君平臉色一寒，冷冷說道：「說正文！」

灰衣漢子不斷後退，惶恐地道：「請公孫大俠息怒，這只是一場誤會，平某人

在此願向公孫大俠陪一聲不是！」

惡君平步步緊逼，注目道：「誤會什麼？」

灰衣漢子有些慌，忙亂地道：「平某人原以爲這兒有天魔教中人，沒想到却給遇上公孫大俠，請您相信……這……這……的的確確……只是一時湊巧！」

惡君平輕輕哦了一聲道：「閣下要找天魔中人，爲了什麼事？」

灰衣漢子忽然露出堅決的神氣，毅然說道：「一件很緊要的事，不過，請公孫大俠原諒，這件事只有在一名天魔敎徒面前平某人才肯說出！」

惡君平頭一點道：「很好，說吧！」

灰衣漢子啟怔道：「公孫大俠意思是說，您也是敎中人？」

惡君平淡淡說道：「剛才還不是。」

灰衣漢子惑然道：「那麼，這意思就是說，大俠現在……請恕平某人愚昧……公孫大俠可否能再說明白些？」

惡君平自懷取出一面黃綾三角小旗，迎風一抖，傲然說道：「朋友可認得這是什麼旗子？」

那是一面繡着一幅八卦圖案的小黃旗，裝着一支牙柄，看上去鮮艷奪目，繡工精緻異常　灰衣漢子搖搖頭。惡君平接下去道：「這便是天魔敎三大信物之一的『混元太極令』，公孫某人現在尙不便向你朋友詳細解釋，不久的將來，你朋友當能知道，憑着這支太極令，天下到處可以去得，如果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公孫某人目前雖非敎中人，但在三天之後，去到該敎襄陽分壇，見過該敎的一名總壇護法，公孫某人也許就是該敎的一名分壇主了，這樣一說，朋友清楚了沒有？」

灰衣漢子點了點頭道：「在下清楚了。」跟着，頭一抬道：「聽說貴敎懸出巨額紅賞，正在搜捕一名俞姓少年，可有這回事？」

惡君平高興得幾乎跳起來，他忽然覺得一個人一旦時來運到，眞是不可思議之至。一支混元太極令，剛剛謀取到手，沒想到平白撞來這個倒霉鬼，又爲他帶來這樣一則打燈籠都找不着的好消息。

這位武林惡客一面於心底轉着只待對方稍稍露出口風，立即下手滅口的毒念頭，一面裝得很嚴肅的點點頭道：「不錯，賞格是紋銀一萬兩整。」

灰衣漢子渾然不覺大禍即將臨頭，雙目在閃過一陣貪婪的光芒後，眨眨眼皮問道：「這筆賞金，將來何處領取？」

惡君平故意沉吟一下，方答道：「這樣好不好，由朋友先說出那俞姓小子目前的藏身之所，然後，咱們一起去將那小子拏下，再一起去襄陽分壇領賞，這樣，你朋友既可馬上取得那筆銀子，公孫某人亦可藉此邀獲微勞，可謂一舉兩得……」

灰衣漢子點一點頭道：「也是一個辦法。」

惡君平趁機接着道：「是的，事不宜遲，遲則多變。就朋友所知，那小子刻下何在？」

灰衣漢子忽然抬頭道：「公孫大俠適才說要去天魔敎襄陽分壇會見的這位護法，此人姓什麼，叫什麼？」

惡君平不假思索回答道：「五台天厭叟。」

灰衣漢子接着道：「這位天厭叟，公孫大俠以前見過沒有？」

惡君平搖搖頭道：「沒有。」

灰衣漢子又問道：「那座分壇，在襄陽什麼地方？」

惡君平順口答道：「城北大觀園。」

精眸一閃，忽然注目道：「朋友爲什麼問這些？」

灰衣漢子點點頭，未即作答，這特伸手去衣底抽出一支帶孔的悍形物事，在手中揚了揚，說道：「公孫大俠認不認得這是一件什麼兵刃？」

惡君平目光一掃，訝然失聲道：「神仙笛？」

灰衣漢子點頭道：「公孫大俠果然好眼力。」

惡君平搶着說道：「據公孫某人後來打聽所得，那小子乃六曹中笛叟俞雅維的後人，平朋友這支神仙笛，可是那小子身上得來？」

灰衣漢子搖搖頭道：「不是！」

惡君平有點迷惑道：「那麼！—」

灰衣漢子突然跨上一步，冷冷道：「這根笛子很少離開過那小子的身邊的，那小子此刻就站在你公孫大俠的身前！」

惡君平呆得一呆，旋即仰天大笑道：「這正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來！來，來，爲了你小子這片夢想一舉成名的苦心，你家公孫大叔，一定耐下性子，陪你多耍幾招，讓你小子過足癮頭就是了。」

俞人杰橫笛沉聲道：「請亮兵刃！」

惡君平側目哂然道：「兩人對敵，一個有了，還嫌不夠麼？」

俞人杰雙手抱笛，微微一拱道：「那就有僭了！」說着，長笛一洒，帶起一串笛花，當胸平平遞出。

惡君平身不由己的向後退出數步，張目咦了一聲道：「你小子不是使的神仙十八散手？」

俞人杰長笛霍地一收，淡淡說道：「再說一句：請亮兵刃？」

惡君平目光閃動，嘿嘿地道：「你以爲本爺怕了你麼？本爺不過是好奇而已！你小子現在使這套招術是跟人學來的。」

俞人杰平靜地道：「閣下見多識廣，還愁看不出來麼？承閣下禮讓在先，那就讓閣下重新瞧個仔細就是了！」語畢，手臂一揮，出招如前，長笛微微顫動，泛起朶朶笛花，當胸平平遞出，惡君平第二次看清之下，益發爲之吃驚不已。

原來，俞人杰長笛兩次出手姿勢雖然大同小異，用的却是金筆七十二式中，兩個相連而不相同的變化。

其間唯一之分別，便是第一次長笛出手，笛尖微微上揚，頗似普通劍招中之「問道終南」；第二次笛尖；即約略下沉，貿然看上去，極像一般條形兵刃，所常用的一招「撥草尋蛇」！若將第一式比喻爲扁舟揚帆，第二式即無異彤雲藏笛。第一式，勢走輕靈，可實可虛，第二式，眞勁貫注，一經觸引，隨時均可發出石破天驚之威力，不過，惡君平此刻雖已看出先後兩式之間的不同之處，並清楚它們不屬於神仙十八散手之招術範圍，但這位武林惡

客却顯然未能進一步認出，它們就是冠絕一代的天龍奇學：金筆筆法！所以，這位武林惡客，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此刻的確只是好奇，而且非眞的已經生出恐懼之心，當下只見他容得俞人杰長笛再度遞出，一聲長笑，身形蓬轉，人如旋風似的，一個拐彎，已然繞去俞人杰的背後，雙指疾出，迅賽毒蟒吐信，一下點向俞人杰後腦對口死穴！俞人杰從容不迫，身軀就地一轉，手中笛招，原式不變，仍然像剛才那般平平向前遞出！

由於雙方方位之轉換，俞人杰已將敵人一招不化自解，現在惡君平雙指點落之處，是他左上方肩頸之間的空門，而他手中那支神仙笛，則依然指向對方之下腹要害！

好個惡君平，果然不愧爲黑道中的一流高手，他雖然起手第一合便落下風，這時却毫無倉皇失措之態，只見他身處險境中，非但不向後退，反而上跨一步，手背一翻，化指爲掌，對準俞人杰肩頸之間，一掌如刀切落！

這是一種亡命的打法，也可以說是一種欺人的打法！

這種打法的一般結局，多半是兩敗俱傷，他如能順利得手，將俞人杰劈倒，俞人杰的長笛，就不難在他小腹上穿個窟窿，惡君平如此出手，他是眞的肯跟俞人杰同歸於盡麼？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原來這位武林惡客閱歷宏富，他算準像俞人杰這般年紀的後生小子，不論其師承如何高明，本身之天賦如何深厚，一旦面臨生死關頭，一定拿不出玉石俱焚之勇氣，換言之，俞人杰這時只要一亂步驟便將整個落入這位惡客所算中。

到時候，情形就會變成，俞人杰仍然難逃一死，這位惡客却可因俞人杰長笛失去準頭而僅僅受到一點皮肉之災。

可是，有一件事，却爲這位惡客始料不及，就是天龍奇學處在這種情形下，却並非一定要硬拚不可。

俞人杰眼見惡君平一掌閃電劈來，身形一拔，竟向來掌掌沿倒迎而上。

手中長笛，比例升高，他笛尖原來是指向對方之下腹，現在則移轉方位，改向指去對方之結喉大穴！這一着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過，兩者運用之優劣，却不可以道里計。惡君平原先之打算，是以兩敗俱傷相殘威脅，想來個胆大贏胆小，從經驗中得漁利，這種行險僥倖心理，嚴格說來，實不足爲法，因爲這裏面多少帶有一點欺詐意味，若是碰上一個不知死活的，他自己屆時亦將無法自全。

俞人杰現在使的這一招，就不同多了，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身形拔起之際，即已了然其後果。他得承受對方一掌，那是無可避免的，但在對方掌力無法發足的情況下，一掌所帶來的傷害，其程度勢將微不足道！

惡君平一掌切落——不，與其說作「切落」，毋寧稱做「撞實」，也許更爲恰當些——口中却不禁駭怒交加地罵出一聲：「好個臭小子。」

不過，這也是他這位武林惡客最後的一次罵人機會了，長笛遞足之下，但聞一聲脆響，宛如一隻堅厚的核桃殼應錚碎裂，一代武林巨猾，就此嗚呼了帳！

×　×　×

三天後，座落襄陽城北的大觀園前，悠然出現一名臉無表情的中年黑衣漢子，黑衣漢子來到這座樓閣依然，事實上已遭廢置的古園前，看清四下無人，身軀微弓，足尖一點，輕巧地越牆一掠而入！就在黑衣漢子雙脚找實地面，正待舉步繼續向裏走去之際，身後突然響起一個陰森森的聲音道：「朋友，你找什麼人？」

黑衣漢子緩緩轉過身去，目光一掃，冷冷反問道：「閣下又是什麼人？」

現身發話者，是個五旬上下的舊衣駝背老人，一張大馬臉，兩道八字眉，模樣醜怪得令人噁心！

他朝黑衣漢子上下打量了一眼，皮笑肉不笑的才又說道：「朋友大概不會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吧？」

黑衣漢子頭一點，道：「是的，清楚得很。現在還沒有弄清楚的，只有一件事情！」

「一件什麼事？」

「閣下之身份！」

馬臉老人一聲不響，伸手自懷中取出了一面黑色三角小旗，輕輕一抖，迎風展開，目注黑衣漢子道：「朋友還有什麼指教？」

黑衣漢子淡淡接了句：「不敢當。」衣袖一抖，手上已經多出一面三角小旗。

兩面三角小旗，形式與大小，完全一樣，所不同的，是兩面旗子的色澤，以及黑旗上繡的兩根枯骨架着一顆人頭骷髏，黃旗上則是一幅五彩交錯，鮮艷奪目的混元太極圖！

馬臉老人目光一直，駭然失聲道：「混元太極令！」

黑衣漢子臉孔微微一沉道：「總壇那位端木護法來過沒有？」

馬臉老人呵了一聲忙答道：「是的，本來應該今天到，昨晚接獲桐柏分壇傳書，說是那邊事情尙未了，可能要耽擱兩三天……」

黑衣漢子皺皺眉頭，又問道：「你們壇主在不在？」

馬臉老人恭順地接着道：「吳副分壇主半月之前被召返總壇血掌堂，遺缺尙未委派，蘇壇主這兩天有點不舒服，不過不要緊，上差請到裏面用茶，卑屬這就入內通報，我們都知道尤護教的太極令向不輕傳……」

黑衣漢子點點頭，示意馬臉老人前面帶路。

踏着鋪葉荒徑，穿過兩道剝落的拱門，最後來到了一座小暖閣前，馬臉老人擊掌召來兩名灰衣敎徒，向黑衣漢子告罪退去。黑衣漢子於暖閣中用着茗點，等了約莫頓飲之久，門外忽然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黑衣漢子正感詫異間，門口光綫一暗，已然出現一名年約二十四五，一身淡紫素裝，體態苗條婀娜，有着一張瓜子臉的絕代佳人！什麼？這兒的分壇主原來是個女子？

黑衣漢子怔得一怔，不期而然地自座中站起。紫衣女子纖手微揮，命兩名女婢

留在門外，然後進門向前走上數步，叠掌淺淺一福，脆聲地說道：「蘇金鳳參見上差！」

黑衣漢子還禮道：「勞動壇主！」

接着，賓主分別落座，由那兩名執役的教徒，重新獻上香茗菓點，雙方隨意寒暄了幾句之後，那位分壇主溫婉地主動問道：「上差貴姓？」

黑衣漢子欠身道：「在下復姓公孫，單名一個節字，以後尚請蘇分壇主多多指教！」

那位蘇分壇主聽說對方就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惡君平公孫節，似乎吃了一驚，口中連忙說道：「原來是公孫大俠，眞是失敬得很！」

這名黑衣漢子，當然不是眞正的惡君平。

兪人杰這次來到這座魔教分壇，情形有如盲人騎瞎馬，要想維持冒牌身份，可說相當吃力，因爲他對魔教中各項人事和章規，知道得實在太少！

他到目前爲止，知道的只有下列幾件事；就是混元太極令的原主人是個年輕的女子；姓尤，地位則是教中相當崇高的護教。憑着這道混元太極令，他可以會見那位總壇護法天厭叟端木剛，要求在教中安插一份優差。至於惡君平何以能夠得到這道太極令，他自然無法淸楚！所以，他抱定一個宗旨，步步爲營，處處小心；無論遇上什麼人，對方不露口風，他絕不主動開口。那位分壇主頓了一下又道：「公孫大俠這次蒞臨敝分壇，可有什麼見教？」

兪人杰輕輕咳了一聲，說道：「不知那位端木護法……」

那位分壇主趕緊接着道：「是的，他老人家本來預定今天抵達，因爲桐柏方面有點事，可能稍爲躭擱一下，不知道公孫大俠能等不能等。」

兪人杰點點頭道：「事情不急，我在這裏等着就是了！」

那位分壇主忽然笑着道：「公孫大俠是在江陵遇上我們那位尤姑娘的吧？」

兪人杰搖頭道：「不，是在楊家集附近。」

那位分壇主輕輕一哦道：「這麼說，他們兩個，還沒有碰頭了？」

第一道難題，開始出現。他們——是指誰和誰呢？

他無法發問，也不能回稱不知道。因爲惡君平能夠獲得一道太極令，也許就跟這事有關！兪人杰迅忖着，只得點點頭，含混地「嗯」了一聲，表示「他們」誠然尚未「碰頭」！

那位分壇主嘆了口氣道：「他們兩個，眞是一對歡喜寃家，女的醋心如此之重，而男的却又偏愛到處拈花惹草……」兪人杰聽了，心頭不禁微微一動。

他這次在江陵遇上惡君平，是在一所大院宅的後門附近。當時他這位武林惡客行動詭異，爲想看個究竟，乃一路從後追下，最後能夠除去這位武林惡客，並因而取得一道混元太極令，完全是一件意外。現在他聽這位分壇主的語氣，不由得猜想到，這道混元太極令，可能就是那位武林惡客代人偵察隱私的報酬！他接着想：提到性喜拈花惹草，那男的會不會就是那位花花公子戚玉郎呢？兪人杰正籌思間，門外忽然一陣風似的奔進來三個人！

其中一個，正是先前那名藍衣馬臉老人；另外的那兩名漢子，年紀均約在三旬左右；兩人臉色灰白，一身是血，不知道是在那裏受的傷，傷勢看來不輕。那兩名漢子奔入煖閣，本想跪下去有所禀報，不意身子一歪，話還沒有說出來，竟告雙雙同時昏倒！

那位分壇主抬頭寒臉道：「又是傷在那姓巫的手下？」

馬臉老人垂手回答道：「是的！抬他們兩個進門再說，這兩三天來，無論城裏城外，凡受本教保護的行業，生意都愈來愈差，他們倆氣不過，正想向那姓巫的責問，走到大糧倉附近，正好碰上姓巫的兩名手下，雙方一言不合，便告大打出手，後來，對方又趕來七八人，他們兩個因勢孤不敵，所以傷得都很重。」

那位分壇主揮揮手道：「先抬他們下去，等端木老護法來了再說吧！」

兪人杰待兩名漢子抬開後問道：「姓巫的是何許人？」

那位分壇主深深嘆了口氣說道：「此人姓巫，名永昌，外號九頭鬼鷹，若論武功，江湖上，算來不過是三流角色……」

兪人杰甚感詫異道：「這等人竟然也敢與貴教爲敵？」

那位分壇主抬頭道：「公孫大俠有沒有聽說過巫溪老怪這麼一個人？」

巫溪老怪這四個字，兪人杰可說尚是第一次入耳；但是，他現在的身份是惡君平公孫節，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得知道！所以，他這時不假思索的點點頭，表示對這位巫溪老怪知之甚稔，一面於口中反問道：「這姓巫的，難道與巫溪老怪有甚麼淵源不成？」

那位分壇主點點頭又嘆了口氣道：「那老怪行蹤飄忽，難惹異常，本教目前正在設法羅致之中，而這姓巫的湊巧就是老怪的堂姪，本教爲了大局着想，不得不暫予容忍，詎知姓巫的這厮，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越來越跋扈……」

兪人杰故意很憤慨的說道：「這樣下去，怎麼行？」

那位分壇主無可奈何地道：「可不是！現在就看我們那位端木老護法來到之後，如何表示了。據說他老人家過去跟這位巫溪老怪，一度過從甚密，這次要教中加以徵聘，也是他老人家的主意。在這之前，只好忍讓一些了！」

轉眼之間，兩天過去。在這兩天中，除了吃喝睡，兪人杰什麼事也沒有做。

這兩天陪伴他的，就是那名馬臉老人，馬臉老人姓蕭，名華相；外號「八步彈腿」，是一名「黑旗護壇」。

這位八步彈腿對他顯得很巴結，因此於無意中，向他透露了不少有關魔教內部之秘密。

首先他知道這兒那位分壇主蘇金鳳，外號「化骨美人」，一身「功夫」，相當了得，爲教中「知名」的「尤物」之一！

據稱：這座襄陽分壇成立三年來，已先後換過六名副分壇主。開始時，人人都不惜降格以求，千方百計的想謀取此一位置，但是，上任不到半年，却又人人求去

，來時生龍活虎，去時瘦骨如柴！最近那位吳副壇主，就是用轎子抬走去的……

饒得如此，這座襄陽分壇，仍然是總壇中人，來得最勤，呆得最久，來過一次還想再來第二次的地方。

此外，他又從這位八步彈腿的口中，獲知魔教除了總壇設有三座香堂，及在各大埠設有無數分壇外，其餘有稱職的魔徒，共分爲「護教」「護法」「護壇」等三級在；上述三級之中，又有「黃旗」「白旗」「黑旗」人區別。在教中除了教主和三堂堂主，地位最高的是「黃旗護教」，最低的則是「黑旗護壇」，一般初入教的教徒，則統稱「兄弟」或「姊妹」！

至於那位天魔教主，以及三堂堂主，都是何許人，八步彈腿沒有提及。依兪人杰之猜想，這一點可能連這位八步彈腿本人都不淸楚！

三座香堂的名稱，在入園的那天，兪人杰就記下了其中的一座名叫「血掌堂」，現在由「血掌」這兩字，他揣測那位「血掌堂主」也許就是恩師一度提過的那個「金花魔」！

這位八步彈腿如此這般的對兪人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兪人杰方面，他對這位八步彈腿，其觀感又是如何呢？評語只有兩個字：「該殺！」

武林人物，不分黑白，最講究的，就是道義二字。在上司面前，奴顏婢膝，極盡奉承之能事，轉過背去，却將上司刻薄得一文不值；在武林中，這種人該算是頂卑鄙的了！

第三天，那位天厭叟，果然如期到來。這位天厭叟，年約六旬出頭，雖然只剩下一條右臂，但精神之矍鑠，及步履之矯捷，却依然在顯示出一般無比的粗獷，剽悍之氣！

他在驗看了兪人杰那道混元太極令之後，立即和顏悅色的問道：「尤姑娘有何吩咐？」

兪人杰非常謙恭的回答道：「她想請端木老護法爲公孫某人在教中安插一個位置，吃碗閒飯。」

天厭叟用地哈哈大笑道：「想不到我們尤姑娘，居然這樣瞧得起老夫！行，行，行，你老弟在武林中，也算是一個脚色，如今投入本教，可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你老弟中意本教那一處分壇，只須說一聲就是了！」

這道混元太極令，它落在惡君平手上，與落在兪人杰手上，其意義全然不同。惡君平爲了能翻雲覆雨，滿足個人之私慾，一名分壇主，獨當一面，大權總攬，自是求之不得。

如今，兪人杰之目的，是在打入魔教內部，探求魔方底細虛實，俾謀剿滅對策，自然希望有機會進入魔教總壇。可是，希望歸希望，而對着這個大魔頭，他又怎能表示得太露骨？所以，兪人杰這時毫不考慮的欠身道：「公孫某人未有寸功微勞，不敢妄冀一步登天，但能追隨老護法，充一名馬前走卒，於願已足！」

天厭叟目光一轉道：「那麼，就暫時委曲老弟一下，在這兒襄陽分壇上，帮我們蘇分壇主，分分勞如何？」

兪人杰想起那位「八步彈腿」有關身邊這位「化骨美人」之種種描述，不由得暗吃一驚！正待開口遜辭時，天厭叟已然打着哈哈接下去說道：「總壇方面，黑旗護法，尚有缺額，老夫這次回去，一定全力保擧，只是，到時候，你老弟還捨不捨得離開這座分壇却很難說……哈哈……」

兪人杰知道事情已成定局，多言無益，好在爲時不久，仍有機會，當下連忙接着道：「多謝老護法栽培！」

天厭叟轉向那位有化骨美人之稱的分壇主，側目含笑道：「關於老夫這項決定，蘇分壇主有無意見？」

化骨美人蘇金鳳霞生兩頰，俛首微福道：「本分壇正值多事之秋，能延攬到公孫大俠這等人才，卑座還有何話可說。只是那姓巫的近來日見囂張，前天又傷了本壇兩名弟兄，實在叫人忍無可忍，尚望老護法有所指示！」

天厭叟朝兪人杰一指道：「有了我們這位公孫老弟，還愁什麼？你問問我們這位老弟，看他應付得了，應付不了！」

化骨美人蘇金鳳轉過臉來，連連使着眼色。意思是叫兪人杰千萬不可上老狐狸的當，爲表一時之功，輕易加以承諾！詎知兪人杰却當沒有看到一般，應聲俯身道：「卑座自信還能應付得了！」

天厭叟得意地道：「我說如何？」語畢，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那位化骨美人投出幽怨的一瞥，默然低下頭去。

天厭叟笑了一陣，忽然起身說道：「那老怪據說目前曾於雲夢地面一度現身，這兒的事，有了公孫老弟，足可使人放心，老夫現在要去追那老怪去了！」

說着，獨臂一擺，飄然出閣而去，待得兪、蘇兩人追出閣外，老魔已然走得不知去向！

兪人杰看見老魔只雖然剩下一條手臂，但一身輕功依然如此了得，不由得暗暗心驚。

那位化骨美人蘇金鳳轉過身來，看到兪人杰站着出神不語，若有所思，她誤會兪人杰剛才話說得太滿，正在發愁，忍不住嘆了口氣說道：「要你別答應，你偏不聽……」

兪人杰定一定神，連忙陪笑着說道：「這點小事，沒有什麼，過了今天，由卑座來出面處理就是了！」

那位化骨美人閃動着一雙盈盈秋波道：「你準備如何處理？」

兪人杰笑了一笑，說道：「對付這等老滑頭，得另有一套方法，你向他請示，他若叫你斟酌着辦理，到頭來其結果還不是一樣？」

那位化骨美人搶着道：「那比滿口應承下來，總要强些呀？」

兪人杰又笑了一下道：「應承下來，又有何妨？我們顧忌的，只是那姓巫的人，他那批爲虎作倀的爪牙，我們難道也動不得一下？」

那位化骨美人不禁點頭道：「是的，本壇弟兄，先後已傷七八人，有目共睹，事實俱在，我們就是偶而採取一次報復手段，在情在理，均不爲過，這倒是一條可行之策略。」

（未完）

明日世界・

家庭電腦化

刀戈・譯

右邊的圖，就是帶你進入未來世界的一個客廳裏，這個客廳，在基本的結構上——窗子，家具，地毯和電視機——和現在的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已經使用着許多電子儀器。

穿過一九八〇至九〇年這一段時間，電腦的改革不只改進了計算機和數字腕錶，還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

電視機的形狀已經不再是一隻箱子那般的了，已經改進到雙向體了，電子報紙早已經面世，只消按按手上的鍵鈕，就可以讓你見到新聞「版」，氣象「版」，塡字遊戲「版」，或者趣味問題「版」了。

電視電話固然在一九八〇年已經成爲事實，口訊的影印也不再是幻想了，這兩種儀器的結合，使到幾百萬的白領階級可以在家裏工作，而無須到辦公間去，只消辦公間裏的電腦把紀錄儲藏起來，而影印機則可以把資料分別發放到其他地方去，辦公間裏的同事，大可以利用電視電話交換意見。

許多人也許會高興跟同事一起在辦公間裏工作，但那些歡喜在家裏工作的，却可以節省許多花在交通上的時間，用來做其他的工作。而最大的好處，還是可以節省了那筆上班下班的交通費哩。

在未來世界的客廳裏，大部份的設備都是利用電子的，電子儀器的改進自一九八〇年起，到這時候已經達致最高峯了。

1 巨型電視機，可以隨意設計的，配有一個超光屏，即使是在白天播放，畫面也是一樣清楚玲瓏，此外就是立體聲系統。

2 電子電視活動攝影機，不用膠片的，只需要一卷磁帶，在這十年裏面，這種攝影機已經代替三元全息錄映機了。

3 手表屏幕電視機，機身厚度不及五公分。

4 電視唱機，隨時可以把電視的好歌，或者好看的片集重播。

5 家庭機械人，並非人形的，使用遙控指揮它送茶奉酒。

6 郵務機，此時大部份的郵件都採用電子形式，只要把信件放在家裏或者郵局的影印機前，即可由衞星轉送目的地。

今天，我們只可以利用影印機去影印一張平面的圖片或者證件罷了，但是，在未來的世界裏，却是連一件三元的物體，也可以影印出來哩，這種所謂三元影印機，本來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即已經存在了，那是一個原型，但是到了二〇〇一年，改進型已經出現了。

這種三元影印的操作程序是這樣的，首先是一個盛着特種液體的水槽固定地放在一個特別的光暈裏——這作用就正如影印的紙張暴露在光綫裏的時候一樣，它立刻便會變黑。當兩種不同顏色的激光交叉地穿過那個水槽的時候。在某一點上，水槽裏面的那些液體，便會凝結起來，使用同樣的方法，激光再把水槽裏面的凝固體從事雕刻，變成了任何形式的影印本。

各種不同顏色的激光，以及各種不同成份的液體，便會形成各種形狀的三元體了。這就跟鑄造一件器皿一樣，不過鑄造一件器皿，那定需要一個模子的，這個模子的做成，必需花相當的時間，但這種三元影印機，只消原本放在一旁，激光通過水槽，即可完成一份副本。

激光全息攝影術的改進，創造了三元影像，而這種影像正如海市蜃樓一樣，是無須銀幕的，這麼一來，就最方便於舉行業務會議了，正如圖中所示的，左邊的就是參加會議的成員，他們正在會議室裏接受一天工作的指示，而在他們對面的，就是他們的波士，但是，他並非跟他們在一起的，而是在距離他們幾千哩的總公司內。

到了晚上，即一天的結束，職員們又可以把他們的工作成績滙報，在總公司內放映出來。

同一系列的公司，每一個房間都可以裝上一只這樣的三元攝影機，就裝在天花板上面便成，如此這般，總公司方面，或者所屬長需要知道某一個房間裏面的情形，只消按下鍵鈕，在他自己的房間裏——這包括了在他的辦公室，或者家裏——就會投下一個立體的影像，彷彿面對着眞人眞事一樣，有聲有色。使機構裏面的上下工作人員，在操作和技術上的探討，更加密切。

這種電子式的業務會議，不但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而且還可以節省大量的金錢和能量哩。



恐怖詭異實錄　武元甲・譯

「當時，你的腦袋就變成像狼的一樣嗎？」

「我不知道當時我的腦袋是怎麼樣，我使用我的牙齒！」

（一五九八年時，一名「狼人」給律師這樣的盤詰。）

×　　×　　×

所謂狼人，就是一個能够使自己變成一隻狼的男人或者女人。關於狼人—WERWULF—這個字眼，是從早期的安格魯撒克遜語文翻譯過來的：WER的解釋是人，而WULF則是狼。狼人一共有三種形式：一是眞正的狼人；其次是狼狂（LYCANTHROPE，自以爲是一隻狼，不覺讓自己的所作所爲也模倣了狼）；而第三種則是所謂人形狼人——在外表看來他和一般人無異，但他的皮膚却是底調面的，這是一種古怪而又可怕的狼人。古時，上千的無辜者被剝皮，爲的是要看看他們的皮膚裏面，是否毛茸茸：

「兩晚前，

有人於午夜時份在聖馬可教堂後面的橫巷裏見到公爵，肩上扛着一條人腿。

他嚇人的在嗥叫。

說他自己是一隻狼，唯一不同的地方是狼皮外邊是毛茸茸的，而他的毛却長在皮膚的裏邊。」

（摘錄自約翰・韋斯達的「馬爾非女公爵」一書）

狼人和吸血鬼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一般相信狼人死後就會變爲吸血鬼。

人怎麼會變爲狼人的呢？這問題實在不容易回答了，如果你吃過一頭給狼咬死的山羊的肉，或者喝過狼的脚印上的積水，據說這樣就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狼人。請你記住，任何一種給狼或者狐狸咬死的動物的肉，吃了都會很危險的，因爲這樣你就會感染了瘋狗症或者其他疾病。如果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但一旦他口吐白沫，他就很可能給人認爲是一個狼人了，至於喝過狼脚印上的積水，最先的表現，就是這樣的了！

怎樣才可以識別一個狼人呢？如果你見到一個着有一對豎起的耳朵，掌心長着毛，指甲彎曲，或者兩道眉毛在眉心連結起來的人，那你就得小心了，狼人的眼睛經常都是直瞪着人類的。

基本上說，迷信狼人可以解釋爲每一個人不同的無知所引起的恐懼。話雖如此，許多人仍舊希望變爲狼人的，甚至準備抵受各種煞費苦心的儀式的折磨。最適宜於變形的時刻是午夜的圓月的光輝裏。據說如果你先把一頭新新殺死的貓咪的脂肪混和了大茴香塗抹全身，同時纏上一條狼皮造的腰帶，這樣你就會更容易變爲一個狼人。在俄羅斯，那個準狼人就會跪在一個圓圈裏面，用文火煮着一服所謂魔術藥，一邊又對狼魂念起一節頌辭：

「把我變爲一個强壯而又驍勇的狼人吧！

由稚年到老年都叫人畏懼。

答應給我一個高大的身材，永不損壞的。

又要有着大角鹿的速度，熊人的掌；

蛇的毒，狐狸的機智；

狼的謹愼，公牛的氣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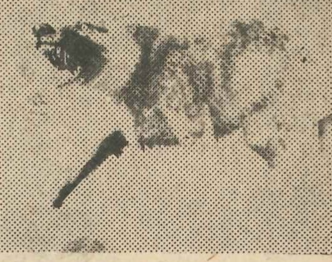
虎的咀巴，鯊魚的牙齒；

更要有一雙能够在黑暗中見到東西的貓眼睛。」

你要不厭煩地去嘗試，否則不會成功的，據說這樣在黑暗中就會有一個高大的像妖怪的那般的身材，然後逐漸變成「一具半人半獸，灰色的，赤裸裸的，有着兩條長長的腿和手臂，而脚和爪都像狼的異形」。從此之後，每當日落時份，他就會變爲一個狼人，直至曙曉下着露水的時候才變回人形，這種情形會一路持續到他死亡，或者在變成狼人時遭人用一顆銀色子彈射殺爲止。然後他的屍體必須埋在地下，千萬不要燒掉。

所有這些說法其實都是古老的迷信。有關狼人的報告最普通的是在荒蕪地區。那裏的狼一向都給人認爲是一種危險的動物，談狼色變，當城市逐漸伸展到郊區的時候，狼人開始絕迹了。狼人這種東西，便適切地納入古代的傳說裏，這不失爲一種很好的爐邊談話資料的，在漫長的冬夜裏，除了談森林的野獸，以及村裏的古怪人物之外，已經沒有可談的當兒。正如倫敦在一八八八年發生了那樁謀殺案之後，當地的長輩便會告誡他們的孩子入黑之後不要在東區的街道上遊蕩（不然那個「好人傑克」也會把你捉住）一樣。莊稼人也會很自然的恫嚇他們的孩子：「今天晚上不要到外邊的樹林去了，否則那個狼人就會把你吃掉。」不過，樹林裏的可能是一隻眞正的狼。

那麼，狼人這種東西究竟有沒有呢？奇怪得很，許多人對於這些傳說是深信不



雪堆裡驀地躍出一頭狼，向獵人撲過去，獵人眼明手快，一個坐馬，讓狼撲空跳過，他隨即把手一揮，刀鋒所及，一隻狼爪落在地上。

疑的。在一八六五年出版的那本叫「狼人說是一種恐怖的迷信」的書裏，作者薩賓說出了這些傳說是那麼的根深蒂固，「每一處地方和所有年齡的人對於這些傳說都是那麼的堅持，當然是有事實根據的啦。」他甚至說「半個地球的人都相信了」。

正如吸血鬼一樣，有關狼人的報告在最早的時代已經有所記載。羅馬詩人奧維德便描寫過一個皇帝給神要他變形：

「他想說話也不行了，從那一刹那起，他的咀巴吐着白沫，渴得要飲血，他在羣衆中暴跳如雷，殺人的慾望叫他氣喘如牛。他的衣服變了毛髮，四肢彎曲起來；像一隻狼一樣，雖然他還保持原先的表情。腦袋上面長着的，還是剛才的那一頭白髮，樣相猙獰，目露兇光，好一個憤怒的寫照。」

參考了他的樣相，只是闡明了一個人在瘋狗症中所受到的痛苦而已。

一個古典的狼人故事是第一世紀時代一個叫彼脫羅尼亞的羅馬諷刺作家說出來的，他的作品是世界性的。一個晚上，一名僕人和一個士兵結伴到城外去，突然之間，這個僕人給嚇得目定口呆，原來那個士兵忽然走到路邊，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下，然後變成一隻狼，嗥叫一聲，隨即便跳進樹林裏，那僕人準備檢起那堆衣服，却發現它已經全部變成石頭，僕人繼續到他的目的地去，有人却告訴他，如果他早一步到來，便可以合力打走一隻狼。那隻狼闖進一個農莊裏，殺死了一隻羊，後來給一個持劍的人把他趕走，那人一劍把牠刺傷了。僕人聽到這個故事，便匆匆趕回家去，來到剛才那個士兵脫下衣服的所在時，只見那裏留下一灘鮮血。回到家裏，他發現那個士兵給一名外科醫生裹紮着脖子，他那裏給劍刺傷了。

這類故事曾經流傳了好幾十個世紀，一五五八年，一名獵人在法國歐范尼森林裏碰見一名貴族，後者要求他如果有什麼獵獲，就帶一些到來送給他。後來這個獵人給一隻兇狼的狼襲擊，他拚命的招架，砍掉了那隻狼的一條腿，才能夠把牠擊退。回到家裏，他記起他的朋友的要求，便前去他的別墅探望他，告訴他這段驚險的經歷。當他的故事快要說完了的時候，他便從布袋裏取出那條狼腿，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那條狼腿竟變成了一隻優美的女人手。那貴族立刻給嚇了一跳，他認出了其中一隻手指所戴着的那只金戒指。於是連忙跑到樓上，却發現他的太太正在包裹着流血的腕臂。她直認是個狼人，後來給貴族綁在一根木樁上燒死。

狼人啣着一個女人回到他的洞穴。

就像特蘭薛雲尼亞（TRANSYLVANIA）是吸血鬼的老家一樣，法國中部就是盛產狼人的，據報一五二〇年至一六三〇年這百年之間，狼人被發現的個案達三萬宗。其中有不少已經受到審判，一五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杜利地方的兒童頻頻失踪之後，當地的法務院決定不能坐視了，隨即宣佈組織一個搜捕狼人團的辦法：

「由於他已經頻頻對一些騎兵襲擊，做成種種的傷害，而騎兵又無法提防和躲避，對他們實在是一種危險，本院現批准住在當地的居民，可以配備短槍，長矛和木棒對該狼人不防窮追猛打，格殺勿論，亦不屬違法。」

奇怪的沒有一個人懷疑那是一隻眞正

©一幅十八世紀的有關狼人的木刻圖。

的狼幹的。

這條法令頒佈兩個月之後，捕狼團無意中聽到一個孩子的尖叫聲，伴和着一聲狼嗥，於是他們連忙趕到現場，見到了一個小女孩，同時又好像見到一個叫嘉尼的人匆匆地離去。不過並沒有發現狼人的踪跡。直至六日之後，一個十歲的男孩子突然失踪，他們才闖進這個所謂「潘納的隱士」的嘉尼家裏，把他和他的太太拘捕。

嘉尼隨即便招供了，他承認在上個八月殺死一個男孩，同時在一個果樹園裏又幹掉了一個十歲的女童，他說他扮成一隻狼的樣子，使用牙齒和爪向她襲擊，他覺得她的肉非常美味，後來還帶了一些回去給他太太做晚餐，就憑着這項證供，嘉尼於一五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給活活燒死了。

被控是「狼人」的疑犯通常都是很爽快招供的，表面上是他們抵受不住嚴刑的折磨，但很多時候看來却是他們是自願的。一個十四歲叫格連的牧羊童便是一個例子，他的罪行發生於波爾夕（法國西南部一海港）一帶。這時候剛好是嘉尼被處決後三十年。他的口供是有價值的。他招認吃掉了五十多個小孩子。直認不諱的輕鬆態度叫擠迫的法庭內爆出陣陣笑聲，他描述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肉，吃起來「韌得像皮革」毫無味道，他又描述有一次他從搖籃裏抱起一個嬰兒，就要低頭咬下去，嬰兒呱呱的哭起來，差點兒震聾了他的耳朵。這些資料本來是不能夠認眞的，但有三個女孩子却極力指證他，同時他的證供又是那麼的詳盡和細緻，叫人無法不相信，結果法官只好把格連轉解高等法院審理。

後來格連便被判火刑，但是，這時候，由於疑犯的另一些證供，却引起了社會的哄動，於是有關方面，便把他再轉解到再高一級的法院審理，那裏的法官表現出了他有着出色的普通常識，首先，他記下了格連的故事：「當我十歲或者十一歲的時候，隣人介紹我認識一個農林處的官員，他還給我一塊狼皮，從此之後，我便經常披上那塊狼皮，招搖過市，把自己當是一隻狼。」法官參考了這個故事，便召來兩名大夫，因爲他認爲格連是害上了一種叫「狼狂的症候」，這種症候是會叫一個人的眼睛諸多幻覺的，然後法官又把案情綜合起來，作出一個判決。而他的那項判決，實在可以解釋了所有有關狼人這頭的案件的疑竇了。

「法庭考慮了這個孩子的年輕和魯鈍，他是那麼的愚昧和無知，通常一般七八歲的小孩子也表現得比他聰明，同時，他在各方面都顯示出他營養不良，矮小得不像是個十歲的孩子……這個小孩子又遭到他的父親遺棄，逐出家門，他有着的是個殘暴的後母，沒有了親生的母親，他在田野上遊蕩，沒有一個議員，甚至一個同胞對他關心，他到處乞食，沒有受過任何一種宗教的薰陶，他的本性已經給邪惡的刺激，需要和失望摧毀了，這是什麼使他這般可憐的呢？」

這小孩子終於給無罪釋放了，同時把他送到一家修道院去。七年後，法官前去探望他，發現他連最簡單的事情也無法了解，但他却仍舊堅持着自己是個狼人。

（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六

鬼堡艷跡

羅唐納・文

這一座古堡在格陵蘭以北，前面就是冰河，鬼女郎巴麗娜邀唐龍在堡內決鬥，展開一連串驚心動魄的鬥爭。

鬼女郎向唐龍挑戰

唐龍跟美國太空署負責人雷加拉博士坐在機密室裏面交談，逐漸從國際形勢，秘密武器，一直談到特務活動，雷加拉博士慨然說：「現時想找一些有份量的靚女特務，難之又難，在國際最活躍的特務巴麗娜，從來沒有碰上敵手，眞是難得，不過，你給她看上了，也是不容易的，最近她寫了一封信給你，直接寄到美國太空署轉達，你有沒有看過它呢？」

唐龍搖了搖頭，說：「我沒有看過那封信，不見得那是一封情信吧？」

雷加拉博士突然很鄭重的說：「它並非情信，而是挑戰的信。」

唐龍哼了一聲，說：「即使是第一流高手的特務先生，也不敢向我挑戰，難道那一位巴麗娜小姐有三頭六臂嗎？如果她挑戰，我很樂意奉陪，博士，你可以把那封信送給我看看嗎？」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巴麗娜確是刁鑽的傢伙，她用褪色墨水寫的，信封上面寫下我的名字，故此我把它拆開，看完了它，字跡逐漸隱沒，我只是隱約記得起她說些甚麼而已，如果你對她有些興趣，我不妨把它的大意告訴你。」

「好極了，你閱讀過它，等於我自己閱讀，請你講出她爲甚麼想向我挑戰。」唐龍說。

雷加拉博士聽了，說：「她並非眞眞正正向你挑戰，不過字句方面含有挑戰的意味吧了，她自稱十分仰慕你，很想見見你，希望你到漢堡去，到時她會好好的款待你，使你一生難忘。」

唐龍說：「如果我接受她的挑戰，到了德國的漢堡，怎樣找她呢？」

雷加拉說：「她沒有寫下地址或電話號碼，照情形看，她似乎有點自負，認爲你進入漢堡就無法瞞得過她，到時她會找你，此外，也有可能是她想借此考驗你的智慧，如果你是一個有本領的人，到了漢堡，你自然有辦法找到她。」

唐龍想了想，問：「這個女人的確是不容易對付的，我想問問你，她是否德國女郎呢？」

「是的，她不單是德國的美女，還有一段時間是西柏林的外圍特務，綽號鬼女郎。」雷加拉博士說。

聽了這句話，唐龍恍然大悟，說：「我逐漸明白了，她之所以向我挑戰，可能是她發生誤會，以爲我插身於國際特務的圈子裏面，跟她搶飯吃。」

雷加拉博士說：「她有怎樣子的想法呢？那是另一問題，現時她已經寫信向你挑戰，如果你不高興到漢堡去，不必理會她，反過來說，你想看看她，不是太過困難的，我們收藏的檔案當中就有她那一份檔案存放，你可以看到她最美的一面以及最醜惡的一面。」

唐龍眼睛一亮，說：「博士，我很想看看她的檔案。」

雷加拉博士說：「好的，橫豎今晚我有空，我可以帶你到檔案室看看她的一切資料，請你跟我一起走。」

過了一會，兩人先後走進了地下的檔案收藏庫。

那邊是在死亡谷地下三百呎深的地方掘出來，故此它有很大的容積，喜歡要多麼闊大都可以，至於收藏檔案部份，包括幻燈照片，硬照，生活方式以及各種活動紀錄，單是「巴麗娜」這一項，已經有一大堆的資料可供參考，另外有些幻燈照片，深深的吸引唐龍，他看了一小時之久然後離去。

他跟雷加拉博士再度密談，說道：「博士，我看過一切關於她的紀錄了，奇怪得很，她有一連串的裸照，迷人的曲綫眞的使我想入非非，你有沒有看過她的裸照呢？」

雷加拉博士笑着說：「我看過她任何一幅裸照，那是她參加瑞典天體協會的一段時間拍攝的，那時她十分年輕，只有十九歲，還沒有加入特務活動任何一個小圈子之內，她現時大概是二十八歲，比較以前更加成熟，也可以說她有更大的力量吸引男人。最可惜的是這一點，她肯接受任何一種委托，不過，要求的代價太高，在國際特務這個圈子之內，沒有人索價比她更高的了，不管暗殺政治舞台的領袖抑或盜取秘密文件，她都可以辦得到，代價是二百萬美元，她還說企圖僱用她的人，如果出價低過這個數字，不必找她。」

唐龍笑了笑，說：「雖然我不是國際特務，只是美國長期僱用的外圍特務，可是，我們所要的數字比較她低得多了，的確有可能使她發生不安的，她這封信雖然措辭十分客氣，但却含有殺機，她料定我必然很樂意接受挑戰的，這回給她料中了，我眞的想到漢堡看看她，既然我看過她的裸照，穿了衣裳的艷照以及盛裝的照片，她化了灰我也會辨認得出來，你可否給我一個月的假期，讓我到德國找她呢？」

「當然可以。」雷加拉博士很輕鬆的說。

只是短短的兩三分鐘，他的態度突變，冷然說：「唐龍，你不會是奉命渡假，此行還有一個任務，你跟她玩過，便要下毒手。」

「你的意思是否叫我把她殺掉？」唐龍猛吃一驚。

雷加拉博士說：「她不單是美女，還是魔鬼，如果你不忍心殺她，遲早你會死在她的手上！」

唐龍立即提高警惕，很冷靜的說：「博士，我跟她會面之後，一定找個機會把她殺掉！」

跌進了陷阱危機四伏

翌日黎明，唐龍乘搭由加州直接飛往德國的航機，他以遊客的身份出現，先到西柏林，玩了兩天，然後到漢堡去，他幹得很週密，自信沒有人跟踪，不過，抵達漢堡之後，他就有些後悔了，根本他不知道在漢堡的那一處找她，還是被她本人或者她的爪牙跟踪好些。

此念一起，他就故意在漢堡最熱鬧的消遣場合出現，盡量暴露自己，希望鬼女郎巴麗娜跟踪，爲了增加他成爲被人注意的目標，他花了一點錢僱用一個遊手好閒的人，打電話到他吃吃喝喝的地方，找他

聽電話，讓侍者在播音筒和擴聲器內大聲叫喚他，希望巴麗娜知道他已經到了漢堡，想不到這個方法仍是失效。

最後，他改變主意，不再暴露自己了，想盡辦法打聽她的行踪，旬日後，唐龍仍然找不到她，不覺心灰意冷。

初時他認爲漢堡比較紐約或芝加哥細得多，想找一個有名氣的女人，絕不困難，料不到他眞的置身於漢堡，日逛夜逛，竟然一籌莫展，爲甚麼他無法達到目的呢？他苦苦的思索，終於明白了一個秘密，巴麗娜既然是超級的特務，綽號鬼女郎，當然是行踪飄忽的，一般而論，這種女人雖然是名氣响噹噹，不過，她的名氣雖然响，只是特務份子，普通人茫無所知，怎能够在夜總會或者餐廳找到她呢？如此一想，他就覺得找她並非一件易事。

他已經到了漢堡，當然不會空手而歸，橫豎他沒有必須幹的工作，索性把心事拋開，留在漢堡逛逛，於是他眞眞正正以遊客的身份出現，吃漢堡飽，看小電影，玩得非常開心。

漢堡有一條街十分別緻，它並非很闊，禁止車輛行駛，兩邊的櫥窗有的是美女，擺出半裸姿態，在櫥窗之內走動，有時坐下來欣賞電視，旁若無人，這條街叫做花街，名符其實，凡是男性的遊客，到了漢堡，一定會走到那邊看看，唐龍早已知道有這麼一條街，不過，他並非好色之徒，一向不會注意它，那時他沒法找到鬼女郎巴麗娜，東逛西逛，自然會得在無意中走到那邊去。

在櫥窗裏面擺姿勢企圖吸引男人的賣笑姑娘，相當出色，看花了他的一雙眼，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個美女身上，因爲她的臉型體態跟鬼女郎逼肖。

他站在櫥窗外面，目不轉睛的看過了一會，忽然聽到有人向他打招呼，他轉過半邊身，看了一眼，便即發覺有一個中年婦人向他打手勢，兼且用英語交談，對他說知櫥窗裏面的女人全是有價有目，他看了又看的女人喚做「麗娜」，只要他付出五十美元的代價，便可入內，跟她走進櫥窗後面的細房小敍，爲所欲爲，只限三十分鐘，超過半小時，便要再付另外的五十美元，換言之，他肯交出一百美元，便可跟她纏綿一小時之久。

唐龍給她說服了，出手很闊綽，給她一百二十美元，說：「我想跟麗娜聚在一起談心。」

鴇母型的中年婦人，把他引進屋裏，又再帶他走進一間細房等候，五分鐘之後，坐在櫥窗裏面擺姿勢的女人走進來，嫣然一笑。

她的笑容跟他在太空署地下室看過的巴麗娜艷照那種笑臉一模一樣，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看呆了一雙眼。

他這一副聽態使她笑了又笑，說道：「先生，你是否看見了我就想起了你的太太？」

唐龍說：「我沒有結婚，只是看見你想起另外一個女人而已，她不是歡場的女人，喚做巴麗娜，奇怪得很，你跟她一模一樣，名字方面也是相差不遠，她不過多了一個巴字，你喚做麗娜，她叫做巴麗娜，這種巧合不是挺有趣嗎？」

跟着唐龍就改用較輕佻的口吻說：「眞是對不起，我絕對不應該在一個像你這樣美的女人臉前談及另外一個女人的。」

出乎意外，麗娜聽了，滿不在乎的說：「先生，這一個鐘頭的我，已經給你買下來了，你喜歡叫我採用任何一種方式去滿足你，我都可以做得到，你如果不想跟我共尋好夢，只是談話，我也可以跟你暢談。」

唐龍笑了笑，說：「像你那麼迷人的一個美女，怎可以面對面的坐着交談毫不動心呢？」

說完，他就走前一步，深深的吻了吻她。

這個吻把他們兩人撮合在一起，跌進一個幻夢似的國土之內，同諧魚水之歡，不過，半點鐘之後，唐龍就跟她分別離開那張床，穿上了衣裳，面對面的坐着。

她柔聲說：「你佔有我的時間還有三十分鐘，我知道你想跟我談談，讓我暫時做你的小主婦，煮一壺咖啡大家喝，邊喝邊談，好嗎？」

唐龍說：「好極了，相信你煮出來的咖啡一定特別美妙的。」

麗娜眞的走到小桌子那邊，很快就弄了一壺咖啡出來，倒進小杯子裏面，送一杯給他喝。

唐龍自稱想找一隻鬼

唐龍喝了一口，覺得甘香無比，連聲稱讚，跟着再喝一口，說：「麗娜，你眞是知情識趣，你似乎知道我想談些甚麼，是也不是呢？」

麗娜說：「是的，我眞的知道你想談甚麼，我直覺到你不是普通遊客，你到漢堡來，想找一隻鬼！」

唐龍愕然，說：「麗娜，你再說一遍好不好，我並非大法師，怎會找一隻即使我想找一隻鬼，我也不會走到漢堡來，因爲這個地方並非特別猛鬼。」

麗娜說：「不，漢堡雖然不是猛鬼的地方，但却有些女人比較一隻鬼更加迷人更加香艷，先生，你不必瞞我，你找的鬼就是這種女人，可以把她喚做鬼女郎！」

她的說話有些古怪，唐龍衝口而出的說：「麗娜，我想找的女人正是鬼女郎，你必然認識她，可否帶我去看看她呢？」

麗娜說：「我可以帶你去看看她，但却需要再過十分鐘左右，然後啓程。」

「爲甚麼？」唐龍說。

麗娜很神秘的笑了笑，說：「先生，你喝的咖啡雖然跟我喝的咖啡相同，但杯子不同，因爲你的杯子已經投入一些迷幻藥，十分鐘後，迷幻藥的藥力發作，那時你就判若兩人，迷迷惘惘，如在夢中，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才有機會找到你想找的女人。」

「爲甚麼你要捉弄我？究竟是你的意思，抑或是鬼女郎的意思？」唐龍微有怒意。

麗娜不理會他，說：「先生，你別查問，只是把你現時發生的感覺告訴我好了，你是否有些迷惘？」

「我不知道。」

「先生，如果你想清清楚楚的知道自

已是否迷惘，最好跟我在一起走到街上看看，如果藥力發作，你會發覺街上的霓虹光管的光氣結合爲一個整體，跟着有一個十分明亮的女人出現，她就是……」

唐龍有些不耐煩，站了起來，說：「走吧，快些帶我找她！」

他看來十分焦躁。

麗娜並非說着玩的，她把唐龍帶着走，從後門走出去，是一條窄巷，再從窄巷走到街上，說：「唐龍，我相信你沒有勇氣往前走了，前面是大街，光氣變幻，好像一個網，你已經脚步虛浮，還有勇氣穿過那一個虹彩的網嗎？」

唐龍眞的脚步浮浮，不過，他聽了不服氣，說：「我就算走得歪歪斜斜，仍然可以單獨走動，你不必扶我，讓我走過對面馬路給你看。」

說完這句話，他提起精神，脚踏實地，一步慢過一步的走向前面去。

如果唐龍保持原有的健康，他怎會畏懼虹影燈光呢？可惜他已經迷迷惘惘，那就大有分別，他在大街上面行走之際，身不由主，驟然看見前面的燈色結合爲一個整體，向他推進，他不單是不敢向前走動，甚至不敢站定脚步，在這一瞬間，他感到眩暈，片刻也不能够支持，迷惘中，他只是記得起身邊的女人，不自主的張口叫喊了一聲，喊的是：「麗娜！」

很快就有反應，他聽到一個柔和的語聲在身邊回答：「我在這裏，不要驚慌，我會帶你走出燈光霓虹陣的。」

有一隻小手伸過來，變成了盲公竹，他緊緊的抓住它，緩步走開，兩人走過對面的行人路，她站定脚步，說：「唐龍，你看清楚點，我是否你想找的人？」

唐龍定睛一望，拖着他走過馬路的女人，正是巴麗娜，便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鬼女郎。」

巴麗娜變成救命恩人

巴麗娜絕不介意他叫喚她的綽號，柔聲說：「唐龍，我用汽車送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唐龍被藥力所擾，失去了判斷力，茫然的點頭，巴麗娜不單是用汽車把他送到岸邊走向碼頭，還用快艇把他帶到較遠的海面，再用遊艇把他送到更遠的海洋。

遊艇停下來，有一艘潛艇冒出海面，他迷迷惘惘，馴若羔羊，竟給她牽着鼻子走，進入潛艇，仍是失去了正常的反應，看見了床，倒頭便睡。

他覺醒的時候，覺得有些震動，翻身坐起看清楚點，他立刻懂得自己置身在一艘巨型的船艇之內，並非在酒店房間裏。

他吃了一驚，就在這時，房門打開，有一個杏臉露出，似曾相識，看呆了他的一雙眼。

她先開口，說道：「唐龍，你認得我嗎？」

唐龍說：「我們好像會過面，眞是奇怪，我的記憶力似乎極度衰退，一時之間，想不起你是誰來，現時我想知道這個地方是否在一隻船裏面，你從外邊走進房間，當然知道，可否將這個問題的答案告訴我？」

「我當然知道這個秘密，不妨對你說知，這個地方是在潛艇之內。」她很悠閒的說。

「潛艇？我怎會走進潛艇的？」

「是的，唐龍，它眞的是艘潛艇，假如有人扶着你走過馬路，不至於困在燈陣之內，爲了救你及保護你，再把你帶到潛艇來，相信你不會介意吧？」

唐龍聽了，腦力忽然活躍起來，記憶力大大的增加，衝口而出的說：「我記得起來了，你拖着我的手走過馬路，你是：：鬼女郎巴麗娜！」

她嬌笑了一下，說：「唐龍，你的記憶果然恢復了，可喜可賀！你此行不是想找巴麗娜嗎？我就是巴麗娜，站在你的面前，你究竟找我幹甚麼？」

唐龍苦笑了一下，說：「巴麗娜，我有點餓，你可以請我吃一份早餐嗎？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吃早餐的時候再談好不好？此外，我還想洗漱。」

巴麗娜說：「唐龍，希望你一切復原，我到外邊叫人準備兩份早餐，跟你一起吃，左邊的一扇小門就是洗手間和浴室，有新的手巾牙刷，你任意取用。」

說完，她像一隻蝴蝶似的飛開。

唐龍很快就洗漱完畢，走出房間，便是細小的廳子，吃吃喝喝以及接見客人的地方就在該處，巴麗娜毫無惡意，很柔和的跟他打個招呼，說：「唐龍，坐下來談談，你說的早餐快要送來，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糾正一下，應該稱做晚餐，因爲現時候已是夜間八點三十分。」

唐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道：「眞是驚人了，這一覺居然睡了十多二十個鐘頭。」

巴麗娜說：「唐先生，你的體力旺盛到極點，才可以支持得來，換過了別人，吃了那麼多的昏睡性迷幻藥，可能要睡三日三夜然後恢復生理反應，你能够在不到一日便能自由自在的行走，兼且覺得餓，是常人辦不到的！」

那一份豐富的晚餐送上來了，還有一個細小的木桶，藏了一堆冰，冰塊當中，放置一瓶香檳，枱上的小菜大部份是海鮮，還有許多種形式的麵包和烘多士，另有一大碟水菓，有的是橙和葡萄，又有鮮紅的士多比利菓，她似乎很認眞的欵待這個嘉賓。

唐龍並非隨口說說，他眞的餓了，看見那麼多的食物，臉露微笑，搶着取食，順手倒酒喝。

只是喝了一口，酒香鑽入鼻孔，刺激腦部，他的記憶力更加靈活了，心花怒放，說：「巴麗娜，我甚麼都記得起來了，我只是在麗娜的香巢喝了一小杯咖啡，立刻迷迷惘惘，險些喪命，喝咖啡之前，我曾經在花街東瞧西望，現時我雖然留在潛艇之內，總是比較站在十字街頭呆若木鷄好些。請告訴我，這個巧妙的安排是否你的佈局呢？」

巴麗娜神色不變，說：「唐龍，我沒有佈局害你，照我看，你必然受到一場虛驚，如果你想知道那一個人佈局害你，請你先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快些告訴我，爲甚麼你萬里迢迢的走到漢堡來，別的地方不去，只是在花街柳巷穿插？」

唐龍定一定神，望了她一眼，說：「巴麗娜，我純然是接獲你寄給我的一封信才到漢堡來，既然我找遍了漢堡沒法找到你，我只好留下來，讓你找我。至於我在花街走動，那是很偶然的一件事。」

巴麗娜搖了搖頭，說：「唐龍，我沒有寫信邀請你到漢堡，首先，你要弄清楚這一點，再談其他，至於你說在花街走動，牽涉到我的身上，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昨晚你究竟發生了甚麼遭遇？」

唐龍沉住氣把他看見橱窗裏面的美女，接受她的美色誘惑，自動走進香巢，隨後喝了一小杯咖啡弄到失魂落魄這一連串奇怪的遭遇說了出來，嘆息了一聲，再說下去道：「我從來沒有吃過迷幻藥，眞料不到，它的藥力居然是如此猛烈的，我想走過一條馬路對面的行人路，已經覺得難似登天！」

巴麗娜說道：「唐龍，你眞是够運，當時我如果來遲一步，你一定死在馬路中間！你不是說燈光與霓虹光管的光氣結成了一個網，把你困在中間，寸步難移嗎？那是有名的燈光陣，的確有力量纏死一個人！」

唐龍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吃了昏睡性的迷幻藥，根本上就不能够走到馬路去，因爲這些藥物吸收之後對燈光有奇妙的反應，被燈色所刺激，靈敏神經失效，呆呆的站着，那個地方是一條大馬路，如果站到馬路當中會被汽車撞倒，就此喪生，一點也不出奇。」

巴麗娜說：「唐龍，你眞的有這種危險，因爲我沒有寫信寄給你，我甚至不知道你住在甚麼地方，你居然接獲這樣子的一封信，可見冒名寫信給你的傢伙另有其人了，他們配備人馬，明知你遲早會走到漢堡的，到了漢堡，你總會逛逛花街，到時你看見有一個橱窗之內坐着一個美女跟我相差不遠，名字叫做麗娜，你一定上釣。以後的事情，即使我不說，你也會知道，只要你吃了昏睡性的迷幻藥，走出大街，被汽車輾斃，他們就達到目的了，甚至於說那些人已經駕駛汽車在附近恭候，總之，我來遲一步，你就一命歸西！」

唐龍說：「那些人是誰？爲甚麼一定要取我命？」

巴麗娜說：「我怎會知道？不過，我可以查個水落石出的，他們冒名佈局謀殺你，不但損害你，還對我有很大損害，影響到美國的特務全部對我不滿，甚至發生誤會，找我報仇，那一帮人施展的詭計簡直是一弓射兩鳥，我一定要想辦法對付他們！」

巴麗娜說得如此肯定，對那些邪惡份子瞭如指掌，眞是難得，唐龍說：「巴麗娜，我當然是站在你那一邊的，如果你有辦法報仇，我一定參加一份。」

唐龍說得十分眞誠，巴麗娜說道：「唐龍，我知道你是十分誠意的，不過，目前我們還沒有查探出是那一帮人害你之前，先决的條件仍是要想辦法保護你，這一艘潛艇只是順路把我們送到中美洲的孤島，便即駛開，我把你放在島上，讓你跟大海龜一起過活，我會很快查明那一帮人跟你有仇的，希望你了解我，願意跟我合作下去。」

同到加勒比海玩個暢快

她說得甜，笑得甜，態度方面也是極柔和的，想不到綽號鬼女郎的一個美女，對他如此痴情，再又因爲她沒有殺他，還救了他，他怎能下毒手把她殺掉？此外，還因她美色驚人，慾火超過了殺機，唐龍渴望跟她睡在一起，更加不會貿然動手。

在潛艇裏面他們只是嘉賓，逼於分開地方睡覺，唐龍不想被潛艇上面的人輕視，故此他沒有苦苦的糾纏她，照他想，兩人到了中美洲靠近海地的孤島，她就是囊中物，不愁沒有機會結合體之緣，故此不會輕舉妄動。

爲了使她對他忠實，他不想查根問底，甚至沒有查問那一艘潛艇是那一個國家的艦隊。

巴麗娜說得對，兩人果然在海地附近稱做石獸島的地方登岸。離開潛艇並非立刻走上陸地，因爲岸邊的水不够深。艇上的人慨然把一隻快艇送給他們，唐龍懂得駕駛，自己做舵手，駕艇駛向海岸，眼見潛艇慢慢的沉入海中，他心知肚明，它一定是像蘇聯的潛艇，因爲他傾向於美國那邊，問也不敢問，到了他離開潛艇登岸，然後鬆一口氣。

既然上了岸，當然要找地方歇脚，她似乎對那個島認識較多，剛剛脚踏實地，她就笑着說：「唐龍，島上沒有土人，却有遊客，又有相當精雅的酒店，甚至有泳池以及網球場，你說奇不奇？」

唐龍笑容滿臉，說：「我建議我們住在酒店的時候署名新婚夫婦，夜間不一定睡在一起，這樣做方便些。」

她嬌笑了一下，恍如眞的是一個新婚少婦。

這樣迷人的伴侶，加上了淸雅脫俗的景色，唐龍樂得心花怒放，把一切煩惱抛開。

入黑之後，兩人面對面的小酌，喝了點酒，她的嬌姿更艷，笑得更甜，她無意中問了一句：「唐龍，你怎樣知道橱窗裏面擺姿勢的女人很像我？」

唐龍想了想，說：「因爲我看過你的裸照以及小電影，念念不忘。」

剛剛說了這麼一句，唐龍担心她聽了發生反感，趕快補充一句：「我說的小電影，並非是妖精打架那一類，只是單人活動的裸照而已，那是你在瑞典天體樂園拍攝的，照那套影片看來，你似乎未滿二十歲。」

巴麗娜低頭想想，說：「我記得起來了，那時我在瑞典女子中學讀書，無意中參加天體會，想不到你們得到這一套活動的小電影，你知道的，瑞典人對於天體活動根本上不算甚麼一回事，甚至男人跟女人同睡也很平常，躺在床上，那一個人的戰鬥力特別强，他或她就變成大情人，不愁沒有伴侶。」

唐龍說：「巴麗娜，你以爲這種生活方式怎樣？」

她很快回答：「性的活動太過奔放，有些不妙，男人跟女人先要稍爲接近，發生感情，然後睡在一起，那樣做比較有意思。」



格陵蘭的冰河在河水滾滾而流之際突然結冰，鬼堡就在冰河之前，那是人間絕境，唐龍單刀赴會，跟鬼女郎決鬥。

兩個人談了很久，逐漸進入一個神秘而又美妙的二人世界，不久之前，唐龍跟一個冒牌貨造愛，已經感到滿意，這時他跟眞的鬼女郎巴麗娜睡在一起，翻天覆地後，玩得十分開心，更加興奮了，把世界上一切煩惱，一筆勾銷。

唐龍很快就給她迷住，殺機變成了慾焰，甚至有些戀愛的成份，玩了一個痛快之後，唐龍就把雷加拉對他說過的警告忘得乾乾淨淨，在鬼女郎巴麗娜的引導之下，唐龍跟她遊遍了加勒比海的大小島嶼，不知不覺的渡過了旬日之久，巴麗娜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道：「唐龍，你有沒有想起報復這麼一回事呢？」

唐龍眞的沒有想起它，聽了這一句，然後回憶起他跟巴麗娜認識的一頁奇怪遭遇，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巴麗娜，讓我說一句眞心話，照理他們佈局想謀殺我，我是應該報復的，不過，沒有那一封用隱形墨水寫的信，我决不會走到漢堡，假如我沒有走到漢堡來，我就不會認識你，故此我覺得那些人雖然對我有害，却又有些好處，暫時我不想報復了，假如他們繼續向我幹出一些惡毒的行爲，我然後報復，仍未爲遲。」

巴麗娜嘆了一聲，說：「唐龍，你不想向他們報復，我也要找他們算賬！」

如夢方覺趕快回到美國

唐龍的眉心一皺，說：「巴麗娜，算了吧，你沒有受到甚麼損害，何必單刀赴會向他們挑戰呢？」

巴麗娜本來是微有怒意的，聽了這句話，忽然改變態度，說：「唐龍，我依你的話去做好了，別再談它。」

唐龍以爲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他仍然可以很愉快的跟鬼女郎渡假，玩個暢快，料不到那晚他照常的睡眠，早上覺醒，枕邊人已經失了踪，他猛吃一驚，一躍而起，到處找她，然後發覺到枱上有一張紙，他覺得心上一震，直覺到他永遠失去了她，趕快拿起那張紙看看，只看了一眼，他就呆呆的站着，似乎變成了一座石像。

他料到巴麗娜留書告別，果然是事實，信上寫的話不只是一句，有二十多句，充份反映出她的惆悵以及對他的愛戀。同時充份表現出一股有深度的戀情。

她告訴唐龍，她一定要回到漢堡，找那些人報復，漢堡不是他的「地頭」，叫他切勿再到花街去，如果他眞的愛她，立刻回到美國，向雷加拉博士報告。

雖然是二三十句，已經有足够的力量使唐龍的腦海中風翻雲湧，湧起了巨大的漩渦，使他難以决定取捨。

他應該盡快的回到美國內華達州死亡谷向太空署秘密基地報告呢？抑或他要單人匹馬闖入龍潭虎穴向那一帮不知姓名的特務殺手挑戰呢？他覺得心亂如麻。

當時他置身於「巴馬圭島」的一間酒店之內，他覺得無所適從之際，[illegible]然想起一件事情，既然那一間酒店有辦[illegible]打長途電話到美國去，爲甚麼不撥電話跟雷加拉博士談談呢？他想到就做，立刻到該酒店的管理處聯絡，三十五分鐘之後，他就有機會打長途電話跟雷加拉博士交談。

巴麗娜曾經對他說知，叫他切勿打長途電話，因爲那種電話在陌生的地方打出去，很容易被歹徒偷聽，他接受這種勸告，不過，巴麗娜離開了他，他就不必依照這個原則去做，急急忙忙的打電話了，電話接通之後，雷加拉博士第一句就問他在甚麼地方打長途電話，第二句問[illegible]是否捉到那一個魔女，把她殺掉，他不[illegible]道怎樣回答，只好含糊地說了一句：「這件事情相當複雜，不便在長途電話說個詳細。我想回來，當面向你報告。」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既然她已經逃走，你還是快點回來吧，我有些重要的話要當面對你說。」

不知道是雷加拉博士太過忙[illegible]，抑或微有怒意，他說過了這些，便即[illegible]斷電話，唐龍沒法可想，只好盡快離開「巴馬圭島」，乘搭渡海輪船到海地，再[illegible]海地搭航機回到美國內華達州。

他終於走進死亡谷太空署的[illegible]密基地，跟太空署雷加拉博士見面。

雷加拉博士向他望了一眼，[illegible]：「唐龍，眞是難得，你的氣色很好，全沒有失敗的氣氛！照我想，你必然看過鬼女郎巴麗娜，爲甚麼你不殺她？是[illegible]她太過性感，令到你不忍心下毒手呢？」

唐龍很冷靜說：「因爲她救[illegible]我。」

「她不是向你挑戰嗎?她怎會救你呢?」雷加拉博士說。

唐龍很快回答:「博士，有許多事情很難想像得到，首先我要說的是這一點，她沒有向我挑戰，那一封用隱形墨水寫的信是另外一帮特務冒名寫的，那些人担心我們查得出那個簽名並非她的筆跡，故此用隱形墨水去寫。至於她救我的經過情形，說來話長了，也許你對這件事情發生興趣，我試把它不厭其詳的說出來。」

唐龍於是把他身上發生的遭遇說了一個詳細，包括他們二人去中美洲加勒比海渡假的情形，最後，他很誠懇的說:「博士，我十分抱歉，沒有依照你說過的話去做，親手把她殺掉，事實擺在眼前，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再又因爲她絲毫沒有跟美國作對，我何必殺她?」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對我十分忠實，最隱秘的私生活也說得清清楚楚，我十分高興，不過，站在我的立場，我不能不採取另外一種目光去看這件事，首先我想說的是這一句，不單是你錯，我也有些錯，照例由太空署或者海外活動特務組指揮手下的特務殺一個人，並非用口講述，而是把那一個打算送進地府的人寫下來，還附上這傢伙的照片，收藏在黑信封之內，交給自己人，如此鄭重，可以增加接受委托的人的信念，特別堅强，决不會出錯，因爲你並非正式訓練出來的特務，只是由我引薦使你加入太空署的一員虎將，只能說是外圍特務，故此不必用黑信封叫你殺掉巴麗娜，只是口頭上吩咐，太過草率，再又因爲我沒有把必須殺她的理由告訴你，難怪你發生錯覺，以爲她可殺可不殺，此外，又見她的佈局十分週密，你誤會她是救命恩人，更加不想辣手摧花了，一言以蔽之，你不是她的對手，這一次她向你挑戰，你輸了!」

唐龍不服氣，不由自主的說:「博士，你認爲我險些被汽車撞死以及走進花街二十四號香巢結識妓女麗娜這一連串的奇怪遭遇，都是她的佈局嗎?」

雷加拉博士說:「是的，麗娜也是她的人!」

這種女人真是可恨

唐龍聽了，似信非信的向他望了一眼，說:「博士，你想說服我，還要提出比較堅强有力的證據。」

雷加拉博士說:「再簡單也沒有了，如果你這些奇怪遭遇不是由她導演，她怎會這樣湊巧，你快要倒在馬路中心，被汽車輾斃之前突然出現?你自己說的，當時是妓女麗娜帶你走到馬路邊緣，慫恿你單獨走過馬路的對面，鬼女郎突然出現，妓女麗娜沒有跟她搏鬥，很輕易的讓她把你帶走，倘若麗娜不是自己人，决不會這樣儒弱，即使她肯罷手，站在她身後的槍手也不答應。此外，她導演的戲還有一個漏洞，假如妓女麗娜眞的是另外一帮人，企圖加害於你，你剛剛走進二十四號香巢，他們儘可以躲在暗處射擊，一粒子彈就可以使你喪命，何必轉彎抹角利用迷幻藥使你失去了自主力，再把你帶到大街用汽車把你撞死?還有一點，你到了漢堡旬日，想盡辦法暴露你自己，假如她在漢堡，她很快知情，何以在你快要給人害死的一瞬然後一躍而出，變成你的救命恩人?難道十天之內她不在漢堡過活嗎?你完全沒有考慮過她爲甚麼及時趕到馬路邊緣救你是否做戲，可見你很快就給她迷住了，你甚至被她迷到失魂落魄，只是在她走開之後才打長途電話給我，跟她聚在一起的時候，沒有打過一個電話給我!」

唐龍的心情十分凌亂，想了想，他終於開口:「博士，有一個問題請你解答，假如她眞的是這一場戲的導演，想盡辦法纏住我，使我相信她是救命恩人，不會害她，她一定有目的然後這樣做，她的目的是甚麼?」

雷加拉博士說:「問得好!對於這個問題，我只是一句話就可以解答，她的目的就是想纏住你十天八天，讓其他特務份子幹另外一些令到美國太空署蒙受重大損失的勾當，幹完了，她才把你放走!」

唐龍微有所悟，問:「博士，是否在十天之內有甚麼轟動一時的新聞發生?」

雷加拉博士沉住氣說:「有幾宗意外事件發生，從普通人的眼中看，不算甚麼，可是，對太空署却是相當嚴重的，因爲它全是在十天之內發生，我不能不懷疑巴麗娜串同他們一起擺佈那個圈套，第一宗意外事件係太空署製造的液態氫收藏庫，突然爆炸，失去了二百萬磅液態氫之多，即使加工製造，也要花兩年半那麼長的時間才可以完成這個願望，缺少液態氫，任何飛行物體都沒法飛上太空。」

唐龍說:「這一點我有些明白，一定要把液態氫從噴射器噴出去，跟空氣所含的氧結合，它才會燃燒，火光熊熊，發生巨大的推動力，這種損失確係相當大，還有別的損失，它是什麼?」

雷加拉博士說:「另外一項損失是含有劇毒的輻射綫沙粒被竊，一共失去了五百萬磅之多。此外，沉在海底的原子輻射廢料箱漏氣，染污了加州一部份的海水，死了三百多萬條魚。假如那一連串的意外事件並非在最近的半個月內發生，我不會一口咬定它跟鬼女郎巴麗娜有關。」

唐龍說:「是的，你的判斷合情合理，我沒有殺她，十分後悔!現時我才知道一個比鋼鐵還要堅强的男人也會被美色迷住，其實我遇救之後醒覺過來，她告訴我，那個地方係潛艇的客艙，那時我應該知道她是蘇聯特務裏面相當傑出的人，而且進行一些邪惡活動，相當重要，蘇聯當局才肯讓她使用潛艇，我居然沒有向她查問半句，可見我眞的被鬼迷了。」

雷加拉博士說:「這也難怪，根本上她就是綽號鬼女郎的!」

唐龍突然想起了一件頗爲重要的事情，問:「博士，你認爲巴麗娜非死不可，她究竟有甚麼傷天害理的勾當幹出來，它跟美國太空署有很大的仇恨?」

雷加拉博士說:「她曾經接受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的巨額美鈔，約一百五十萬，把失去的文件找回來，那是她的功勞，不過，我們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才可以獲得她的助力，沒有虧待她，殊不料她不久之後就把美國太空署的兩個科學家用口咬死，還做中間特務，把美國的重要文件賣給蘇聯，這種女人眞是可恨!」

唐龍沉思了一會，毅然說:「博士，我想到漢堡一次。」

「你想找她嗎?」

「是的，我必須弄清楚這件事，如果我發覺她眞的是佈局害我，我决不會放過她!」

雷加拉博士微微一笑，說:「唐龍，這回你眞的是向她挑戰了，希望你馬到功成，在你啓程之前，我應該對你說知，現時在德國跟自己人聯絡的方法巳經改變了，你只要在路上單獨行走，把左手握拳，又再彈開，如是者連續八次，如果你發覺有人走在你的前面，用右手握拳又彈開，有十次之多，然後停手，他担心你看不見他的握拳姿勢，可能反反覆覆去做，每次都是又握拳又彈開，連續十次然後終止，這個人就是自己人。」

唐龍很是興奮，說:「我盡快啓程，决不會給她咬死!」

再闖虎穴結識胖子

唐龍雖然坐在雷加拉博士的面前擺出悔過的態度，似乎對雷加拉所講的話深信不疑，他的內心仍是半信半疑的，他必須查探清楚，照他想可能在他跟鬼女郎巴麗娜暢遊中美洲孤島的一段時間之內所發生的特務爆破事件，未必是她的同黨做出來，可能是巧合，不過，他如果查個水落石出，證明一切活動俱是由她策劃，他就會把心一橫，辣手摧花，既然這件事情的開端是在漢堡花街的中段，他還記得起二十四號的香巢跟麗娜結識，想打聽這種事情的眞相，唯一的綫索就是再到那地方，找那個沒有問過姓名的中年婦人以及麗娜。

主意打定了，他走出漢堡機場，還沒有投入任何一間酒店，先行到花街去。

花街照例是在晚上然後生意旺盛的，黃昏後的一段時間，遊客比較疏，尋芳客也不會多，正好查問一切，唐龍踏着斜陽走到那一條街的中段，站在二十四號香巢的前邊，欣賞橱窗美女，突然有一個中年婦人走出來，跟他打招呼，說:「先生，她叫芳名是喜蓮，如果你肯付出五十美元，便可佔有她三十分鐘，逾時加倍。」

她不是以前看見過的一個女人，可是，她所講的一套跟妓女麗娜的鴇母所講的話完全相同，對他說，那是很有意思的，最低限度可以反映出那些壞女人必然同一鼻孔透氣，那是着手偵查的一條路，他當然不會放棄，很快他就含笑點頭，拿出一百元美鈔，塞進她的掌心裏，加上一句:「你是怎樣稱呼的?我想知道你是怎樣稱呼，以後我常常來的，想找新貨，就會來找你。」

微胖的中年婦人聽了這些話，喜形於色，說:「我喚做狄茜，我的丈夫叫做蒙沙，任由你稱呼。」

「蒙沙太太，我並非想跟喜蓮睡覺，你叫她仍然留在橱窗好了，希望你收了一百元，跟我說幾句。」唐龍剛走進去，坐在細到不能再細的小客廳裏面，很鄭重的說。

蒙沙太太有點詫異，仍然很有禮貌的欵待他，說:「不管你是正派的人抑或邪路上的人馬，有問必答。」

唐龍說:「好極了，我只是想知道半個月前在二十四號香巢做生意的女人現時到了甚麼地方，此外，我還想知道她手下的妓女麗娜現時在甚麼地方過活，是否變成你手下的搖錢樹，末了，我還想對你說知，我並非跟她們有仇，只是有些錢債糾紛牽涉到她們而巳。」

蒙沙太太說:「先生，我說的是眞話，我是花掉一萬二千美元做頂手費在這個地方做生意的，由洛奇經手，故此我對你說的鴇母以及她旗下的妓女毫無所知。」

「你可否帶我去找洛奇呢?」

「本來是可以帮忙你的，可惜洛奇在五天之前死去。」

「哦?洛奇是怎樣死的?是否患病喪生?」

「不，他是在大街上面橫過馬路被汽車撞死的，那一條大街叫做奧登堡路，從後門走出去，穿過窄巷，便即看見。」

唐龍聽了，心上一震，那晚他吃過昏睡性的迷幻藥被人帶到後門外走出去準備橫過馬路的一條大街就是它!

既然沒法問出眉目來，唐龍不想久留，立刻告辭。

他覺得有些餓，索性找一間小酒店歇宿，吃一份晚餐，回到酒店房間休息，想不到剛躺下來他就呼呼的睡去，覺醒的時候，巳經是凌晨一時。

他打開玻璃窗俯瞰，下邊的街巷冷清清的一片，只是偶然看見三幾個夜歸人，他突然靈機一觸，想起了雷加拉博士說過的話，橫豎他巳經睡够，沒法再睡，穿了外衣走下去，依照雷加拉博士說過的話去做，在街上來來往往的走，後來，他由大路轉入橫街，再由橫街走出另外一條馬路，俱是那樣子走動的，有時握拳，有時放開，俱是用左手去做那種小動作，如是者走過了幾條街巷，仍然沒有人注意他。

突然，他發覺自己無意中巳經走到花街入口之處，他索性握拳走進去。

漢堡的夜色特別明亮，原因是許多商店關上了門，霓虹管却沒有熄，至於花街，超過了午夜仍然十分熱鬧。

唐龍在那邊來來往往的走動，佯作尋芳客，不久之後，他發覺有一個胖子好像喝到半醉，走得歪歪斜斜，靠近了他，說了一句:「讓開!」就從他身邊走過，唐龍定眼看看，那個胖胖的醉貓竟然用右手握拳，忽開忽合，開合的次數跟雷加拉博士說過的次數相同，不覺心上一喜。

只是花掉五分鐘，他巳經靠近了胖子，密密的交談，再由胖子把他帶到一間低級酒吧之內。

在漢堡一些比較落後的地區，有許多人喜歡喝酒，却又花不起錢，他們往往在凌晨一時到三時仍然留在酒吧之內，戀戀不去，站在較遠的地方看看，他們簡直是沉湎，如果有兩個頭腦清醒的人在那種地方密談，包管沒有人偷聽，可見胖子對漢堡的形勢十分熟悉，唐龍更加放心。

胖子先坐下來，隨意叫喚一些肉食，要了兩大杯「黑啤」，看見唐龍坐下，笑了笑說:「大家是自己人，甚麼話都可以說，只是名字以及編號不必說出來，這樣做比較安全些，你把我稱做胖子好了，但

白說，我從早到晚全無醉意，朋友，你需要我帮忙一些甚麼？」

唐龍先把半月之前他在花街發生過的遭遇說出來，然後鄭重的說：「我想知道二十四號香巢的鴇母是誰，怎樣找她，她本人以及她旗下的妓女麗娜是否特務，此外，我還想知道麗娜給我喝的一杯咖啡，杯中早已放置少許藥料，叫做昏睡性的迷幻藥，吃了它就會迷迷惘惘的在馬路當中散步，死於車禍。」

說完了這番話，唐龍依照他一向喜歡做的作風，拿出一千元美鈔來，硬要胖子收下，補說一句：「它不是公欵，是我私人孝敬你的禮物，不成敬意，希望你在三天之內給我一個回音。」

胖子收了鈔票，突然低聲問：「朋友，你是否依着一般遊客的生活方式過活，先行要了一間酒店房間，然後到處走動，晚上回到原處睡覺呢？」

唐龍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否担心我被人追殺呢？」

胖子說：「我確有這種想法，你還是另找地方睡覺吧，這間酒吧背後的橫街就有些床位出租，每晚不過兩元美金，希望你今晚在哪種地方睡覺，省得我担心。」

「好，請你帶路。」唐龍立刻決定。

胖子看來似乎生活秩序十分紊亂，只知喝酒，其實他是很精明的，他把唐龍安置妥當之後，便即展開工作！他這種人俱是在午夜之後大肆活動！天色發亮然後上床，兩天之內，唐龍留在「鼠輩」活躍的橫街窄巷，直到第三晚，胖子才有準確的回音，說：「朋友，你說的兩個女人，中年人喚做東厘哥夫人，早年是俄國美女，另外一個女人叫做麗娜，根本上她不是妓女，是特務，亦即鬼女郎巴麗娜手下的猛將，看來你要跟鬼女郎交手了。」

唐龍說：「我這次到漢堡來，目的找鬼女郎，你能否告訴我到甚麼地方找她？」說完這一句，唐龍隨手把一叠美鈔拿出來，塞進胖子的衣袋裏面，再說一句：「十天之前，我跟鬼女郎暢遊中美洲，有一天，我覺醒的時候已經看不見她，我只是有點事情找她問問吧了，不是她的情郎，也不是她的仇人。」

胖子說：「朋友，你必須吐實，鬼女郎的名義上是國際特務，但却傾向蘇聯，她本人是一個十分活躍的毒梟，大批毒品多數在加勒比海石獸島交易，照情形看，你一定是無意中做了她的擋箭牌，甚至由你抓住一個手提的皮箱過關，皮箱裏面貯備了海洛英以及迷幻藥。」

唐龍恍然大悟，再問一句：「為甚麼她需要一個像我這種平平無奇的男人帮忙她過關呢？」

胖子很快回答：「朋友，你不要忘記，你並非平平無奇的人，你是美國一級的殺手特務，海關裏面必然有我們的人，看見了你，他們不會檢查你的行李。」

唐龍沉住氣說：「那麼，有許多人認識我了，眞是可怕，胖子，請告訴我，你是否見了面就知道我是誰呢？」

胖子很冷靜的說：「朋友，你就是多次擊敗蘇聯男女間諜的殺手唐龍！」

唐龍呆了半晌，說：「眞是可怕，有那麼多的人認識我！」

胖子說：「朋友，千萬不要發生誤會，以致心上有一個陰影，根本上我不認識你，只是接獲太空署雷加拉博士的指示叫我在花街做出這種手勢，還說這種手勢只是為了唐龍一個人而設，我才知道你是唐龍，閒話休提了，你一定是急於找鬼女郎的了，我願意把你帶到白骨坑看看她。」

夜探白骨坑再晤鬼女郎

唐龍心上一喜，說：「胖子，你眞够朋友，你說的白骨坑在甚麼地方呢？是否在漢堡附近？」

胖子說：「是的，它跟漢堡距離只有六七十哩，為了掩人耳目，最好自行駕駛電單車去，那個地方本來是一個大城，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給盟軍炸毀了大半，剩下來的又給兩邊軍隊展開坦克戰和巷戰，全城崩坍，至今還未重建，因為它剛剛在東西德交界之處，雙方沒有人理會它，這種地方當然是邪門人馬做生意的理想地點，任何一次大批交易都是在白骨坑進行的，它稱之為坑，因為那邊確確實實有一條長達一哩的地道，本來是軍用品地下補給綫的地道，堆滿了白骨，索性把它稱做白骨坑，如果你想見見鬼女郎，我可以出頭僞裝做跟她交易的一個大亨，你做我的保鑣。即使你同意，我仍要跟她的爪牙碰頭，說妥了在那一晚交易，我們然後啓程，此行當然是很危險的，說不定你跟我的咽喉都會給她咬斷。」

唐龍很高興，贈給胖子五千元美鈔，說：「我只是一個人過活，死了算數，你如果喪命，總有幾個人哭個不停，這一點錢，送給你做安家費。」

胖子見財開眼，哈哈大笑。

第三個黑夜，胖子帶了唐龍走進一個廢墟似的地方，說：「前面就是白骨坑了，我們用強光電筒照路，逐步走下地道，有我帶路，決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鬼女郎巴麗娜出現的時候，你最好躲在我的背後，輪到你開口，你才露出本來面目，那時我退守第二綫，由你跟她交談。」

唐龍一口答應，到時發生的遭遇跟胖子所講的情形相同，鬼女郎突然看見唐龍，哼一聲，說：「唐龍，你終於找到我了，如果你奉命殺我，開槍吧！」

唐龍說：「我沒有殺機，有的只是愛念。」

鬼女郎巴麗娜縱聲狂笑，說：「唐龍，你已經找到我了，如果你眞的愛我，一週之後，請你單獨走到格陵蘭冰河前面的千年鬼堡找我，別帶任何人到來，既然今晚根本上沒有交易，恕我先走一步。」

她轉身就走，眼睛一霎，已經去得無影無踪，胖子扯了唐龍一把，說：「她說得對，既然你不想拔槍射擊，她又不高興在陌生人的面前跟你擁抱，當然是改期晤叙好些，她已經遠去，我們用不着留下來，回到酒吧喝酒再談吧！」

唐龍無可奈何的跟他離開。

喝酒的時候，唐龍說：「我知道在北極圈附近有些河流突然結冰，叫做冰河，格陵蘭最多這種冰河，至於千年鬼堡，却聞所未聞，你懂不懂它是甚麼地方呢？」

胖子說：「它是毒梟收藏最大宗私貨

的巢穴，一千年之前大概有甚麼皇族在那邊建築了一座堡壘，規模之大，舉世無雙，後來皇族的人在一場浩刦中全部喪生，於是它變成無人入居的古堡，這一類地方被毒梟看上，一變再變，它又變成毒品的倉庫，理該如此，她單獨邀你到那邊會面，你索性搭航機到格陵蘭，夜間潛入鬼堡，便會看見她，假如她沒有露臉，你不妨一個人留下來，多帶一些乾糧好了，始終你會找到她的，不過，她會不會把你的咽喉一口咬斷，那就要賭你的運氣。」

鬼堡深井龍鳳門

格陵蘭是北美洲最大的一個島，佔地二百一十萬平方哩，人口不到一百萬，可見它怎樣荒涼，不過，它的首都戈德霍普仍是相當熱鬧的，整個格陵蘭島只是它擁有一個機場，唐龍跟胖子分手後，先行搭航機到戈德霍普，走出機場，以遊客的身份出現，到處逛逛，打聽冰河以及千年鬼堡的眞實狀況。一週後，單獨走向那邊。

格陵蘭島已經是北極圈的邊緣，其中有一截簡直伸入北極圈之內，冷得要命，唐龍在白天走到冰河看看，遠眺鬼堡，夜間單身走向那個地方，覺得他已離開了塵世。

遠處是白色的雪山，下邊是冰河，只是深綠色的樹木生長，沒有人，也沒有野獸，那晚的氣溫是華氏表零下十二度，鬼堡屹立在眼前，一片白石嶙峋，恍如羣鬼現形。

唐龍提高警惕，放輕了脚步走進去，胖子說過那一座古堡規模宏大，亂石堆積，根本沒有路，確是事實，唐龍憑着經驗所得，認為一座堡壘，最機密的一處必須是最低的一層，他已經進到鬼堡，索性往低處走，花掉一個鐘頭過外，他然後抵達古堡的地窖，他認為那個地方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一處，坐下來，扭亮手提光管，慢慢的抽吸香烟。

突然聽到一個嬌柔的語聲，由更低之處升起來，說：「你一定是唐龍了，如果你想見我，立刻從深井走下來，那個井口就在你右邊，有燈光透出，一望而知。」

唐龍一聽就知道這番話確是鬼女郎巴麗娜說的，他不再考慮，挽着手提光管從井中的鐵梯逐步走下去。

那些鐵梯又長又窄，不容易走，走動的時候不停的聽到上邊有些鐵器碰撞聲，他毫不介意，一口氣降落到最深的井底。

果然不出所料，鬼女郎坐在前面，看見了他，嫣然一笑，說：「唐龍，得到一個像你那麼英俊而又多情的壯健男人作伴，雙雙走進地獄，多麼有趣。」

唐龍愕然，說：「巴麗娜，你千辛萬苦邀我到鬼堡來，只是想跟我同歸於盡，是也不是？」

「是的，確是如此，希望你不要埋怨我！」

唐龍說：「我絕對不會埋怨你，只是覺得驚奇而已。」

鬼女郎巴麗娜鄭重的說：「唐龍，我並非說笑，我一直有一種絕症，它是腦癌，近年我的行踪飄忽，不喜歡跟一般人接觸，只是喜歡地洞和墓穴，顯然我的腦癌逐漸加强，逼我走上絕路，即使我不說，你也會知道，腦癌發作的時候，我會變成野獸那麼兇，一口咬斷任何人的咽喉！」

「可是，你沒把我咬死。」唐龍說。

她笑嘻嘻的說：「因為那一段時間我的腦癌沒有發作。」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的估計錯了，根本上你並非串同蘇聯特務，誘我離開美國，然後發動爆破的攻勢，摧毀太空署的燃料倉庫以及海底原子廢物貯藏箱！」

她說：「是的，他估計錯誤了，照你看，我是否你的救命恩人？」

唐龍說：「你眞的救了我，大概是你偶然發覺我可供利用，然後救了我，我們在中美洲走動的一段時間，我替你帶毒過關，是否如此？」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

唐龍忽又道：「眞是奇怪！巴麗娜，你認為自己快要變鬼，為甚麼販毒？」

她長嘆一聲說：「我希望多找一些人變鬼！你知道吸毒的人遲早一定變鬼！」

唐龍說：「你眞是可怕！閒話別說了，你約我同死，是否屬實？」

「當然屬實，在我結交的許多男友當中，只是你有資格跟我一起走進鬼門關，坦白點說，你走下深井，上邊井口的鐵門已閉，沒法可以衝出去，除非用極强的火焰燒熔它，我們沒這種東西，故此必死，我盼望我們二人在這裏尋歡作樂，死前盡量享受，喝一千美元一瓶的酒，吃最名貴的餐，此外，就是兩性間的享受，還有音樂助興，如此優待，希望你不會後悔。」

唐龍沉住氣說：「是的，人生始終是不免一死的，死前還要捱苦，病和老！我們先行走進天堂，再到地獄，眞有趣！」

唐龍把心一橫，完全依照她的吩咐去做，狂歡極樂。

深井之下的秘窟另有小孔透氣，故此他們不會焗死，又有電爐取暖，眞是天堂一般，可惜那些享受只能支持兩三天，便即結束，唐龍一向豪氣逼人，他絕不傷心，到了他覺得體力消耗殆盡沒法支持的一瞬，眼前一黑，便即昏迷不醒。

他以為死去，殊不料他在沉黑中忽然覺醒過來，睜開眼睛看看，牆壁一片白色，知道是醫院，衝口而出喊了一聲。

許多張臉孔同時出現，其中有一個臉孔比較熟悉，湊近一點，問：「唐龍，你終於恢復知覺了，你認不認得我是誰？」

「你是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我躺在甚麼地方？」

聽了這話，雷加拉博士笑容滿臉說：「這個地方是內華達州美國空軍醫院。」

過了幾天，唐龍出院了，雷加拉博士講述當時的情形，他才知道胖子報告他遠赴格陵蘭千年鬼堡跟鬼女郎晤叙的遭遇，雷加拉火速派出一隊人去救他，胖子也同行，他們很遲然後找到隱蔽的鐵門，用氫氣吹筒燒熔了它，沿着鐵梯走下洞穴最低的一層，發覺兩人半死半活的擁抱在一起，用氧氣筒急救，只有唐龍復甦，可惜他陷入昏迷境界，急送美國空軍醫院留醫，醫生認為他能够復元簡直是奇蹟！（完）

下期預告：唐龍跟鐵甲勇士苦鬥，步步驚心，九死一生，詳情請閱下期「鐵甲勇士」。

飄花夢

（本文承自第36頁）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能。」

陳介宇道：「你要我說什麼話？」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收起你的野心，安分守己，做一個樂天知命的達人。」

陳介宇舉起那失去右掌的右手，苦笑一聲，道：「你看我這隻右手。」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斷了？是誰下的手？」

陳介宇道：「胡少先。你看我這個樣子，還會有什麼作爲？」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主要還是看你心裏的想法。」

陳介宇道：「你要我怎樣表示，才相信我的心意呢？」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血手無敵蕭六公爲禍人間，罄竹難書，你要眞有改過遷善之心，你就把他這次重現江湖的活動情形，和盤托了出來，以示誠意吧。」

陳介宇不自覺的望了洞內一眼，怔了一怔道：「這……」

八表飛鷹白行空笑道：「血手無敵蕭六公這番如果得以逃過刀劍合璧之戮，你要洩漏他的底細，他當然不會放過你。」

一旁胖球忽然接口道：「血手無敵蕭六公縱然能從兩位少俠刀劍合璧之下逃去，已是强弩之末，余兄弟不才，願與他併骨此地。」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三位再不行時，還有老夫我。」

陳介宇長嘆一聲，道：「罷了，在下把他的種種和盤托出來就是。」

接着，話聲一低，陳介宇把血手無敵蕭六公這次重出江湖的意圖和準備，都說出來了。

八表飛鷹白行空哈哈一笑，道：「你果然說的是眞話，你現在就可以回你的齊天堡去了，看看你的齊天堡是否受了絲毫損傷。」

眞要放他走了，陳介宇忽然搖起頭來，道：「有您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又何必急急趕回去。」陳介宇雖然下定了決心，改惡向善，但血手無敵蕭六公的積威，還是令人寢食難安，爲求心安理得，自然還是等下去看個究竟爲是。

洞中呼喝之聲不絕於耳，喝聲最多最大的還是血手無敵蕭六公。

白玲子手足發軟的道：「爲什麼還不結束，我好担心啊。」

秦婉如倒是鎭靜如常，淡淡的道：「時間越長，對杜胡兩位越有利，小妹敢說，杜胡兩位已經勝券在握了。」

白玲子打起精神道：「何以見得？」

秦婉如道：「血手無敵蕭六公所練的血手印，利在速戰速決，時間一久，他雙掌運功不散，一則大耗眞元之力，再則更有血管暴裂，被自己毒掌反噬之虞。」

白玲子不大相信的道：「你怎樣知道這些？」

秦婉如道：「書本上知道的。」

白玲子憂心忡忡的道：「怕只怕血手無敵蕭六公血管尙未暴裂之前，他們就遭了毒手。」

秦婉如一笑道：「刀魔劍怪的傳人，要是這樣差勁……」

「誰說我們刀魔劍怪的傳人差勁！」兩個血人，但却意氣飛揚的從洞內走了出來，走在前面的便是胡少先，發話抗議的也是胡少先。

白玲子大叫一聲：「杜大哥……」就要跑上去，却被秦婉如暗中伸手拉住了。

情急之時見眞情，白玲子這聲杜大哥，無意中流露了她對杜平的眞情。

這時，胡少先的心情却有點黯然了，一種失敗者的情緒猛然襲上了他的心頭。

胡少先錯愕的眨動一陣劍眉，忽然一回身，向杜平道：「杜大哥，請亮劍。」

杜平怔道：「兄弟，你這是幹嗎？」

胡少先道：「我們之間還有一場君子之爭。」

杜平還是沒有完全領悟過來，迷惑的道：「什麼君子之爭？」

胡少先一揮手中魔刀道：「爲了白玲子的所屬，杜大哥，你說，我們是不是也要在刀劍上分個高下？」

杜平說道：「爲白玲子，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在刀劍上一分上下了。」

白玲子大叫一聲，道：「你們不要打，我誰也不喜歡。」

秦婉如忽然笑着接口道：「眞的麼？誰也不喜歡？」

白玲子急得跺脚道：「婉如，怎麼能在這節骨眼上開玩笑？」

秦婉如正色道：「小妹不是開玩笑，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也只能喜歡一個人，你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種鄉願的作法，爲小妹所不取。」

白玲子道：「你能解決這個問題？」

秦婉如道：「能。」

白玲子道：「如何解決，請指教。」

秦婉如道：「說出你自己的選擇，小妹就嫁給那落選的人。」

白玲子道：「那你不是代人受過，成了犧牲品？」

秦婉如一笑道：「事在人爲，別先披上悲觀的色彩。」

白玲子點頭道：「好，我聽你的面對現實了。」

胡少先一收手中魔刀道：「玲妹，讓我先說話好不好？」

白玲子秀臉微微一紅，道：「請。」

胡少先一笑道：「我知道你的心事，但是我不願此時此地聽你說了出來。」

白玲子訕訕的一笑，無話可答。

胡少先向秦婉如點了一點頭，鼓足勇氣，道：「秦姑娘，請你告訴我，我應該娶的是誰？」

秦婉如羞答答的說道：「自然是小妹我。」

胡少先道：「其理安在？」

秦婉如細聲軟軟的道：「因爲最有福氣的人，是被人所愛。」

胡少先哈哈一笑：「婉妹，你說得是，我們走吧。」胡少先帶着秦婉如走出數丈之遠後，又低聲道：「我第一眼就喜歡上你了，只是丟不起這個人，所以裝腔作勢的要和杜大哥鬥一鬥。」

背後傳來八表飛鷹白行空的笑聲道：「大家回齊天堡喝喜酒去吧……」（完）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六"鬼堡艷跡"）

↑ 這是全世界最凶險的地方，亦即鬼女郎棲身之處，唐龍夜探鬼堡，向她挑戰，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才僥倖功成身退。

（請參閱本刊封面裡彩頁）

漢堡夜間的燈色忽然結成一片，變幻出一座迷離恍惚的天堂，於是「鬼女郎」突然出現。

→


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じきんたん